

學術世界 每期國幣二角

學術世界

第二卷
第二期

世界書局印行

金刃玉案千秋業

紅樹青山兩岸詩

張學良先生遺稿

目 要

孝經異論書法	唐文治
中石器時代之研究	陳柱
漁岸秋柳詩李箋補缺	鄭師許
誠實與誠編製之方法	李兆元
通鑑民族思想蠡測(續)	陳一百
兩漢書經說考(續)	陳千鈞
白香山之文學	蔣庭曜
民俗博物館在現代中國之重要性	張明仁
馮龍維評才調集	荆三林
馮氏遺律詩評(續前)	馮武
文苑	金麟
詩	蘇紹章
詞	鄧次公
論學書三首	鍾
傳青主論書梓語上	泰
講壇	李樹等
世界學者介紹	容範甫先生傳略
世界學術消息	容範甫先生傳略
	交大三日刊

南京圖書館藏

世界書局發行

字典 辭典

(各書減低定價 概售實洋)

▼中文字典辭典

標準音小字典 一冊八角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一角二分 乙種一角二分

國音學生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詞性紅皮中華字典 一冊七角

殿刻康熙字典 甲種一元四角 乙種一元四角 丙種八角

學生小辭林 一冊四角五分

大眾實用辭林 一冊二元

▼英漢字典

世界英漢小字典 一冊四角五分

袖珍簡明英漢字典 一冊五角五分

寸半簡明英漢字典 一冊四角五分

日用英語四千字 一冊三角

▼英漢辭典

世界英漢兩用辭典 一冊七角

世界綜合英漢新辭典 甲種二元五角 乙種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基本英語辭典 一冊一角五分

▼漢英辭典

世界漢英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英文文法辭典

英文文法辭典 甲種五角 乙種二元五角

英文文法兩用辭典 一冊二元

▼日華辭典

假名日華兩用辭典 一冊二元五角

日華辭典 一冊一元四角

漢日語辭典 一冊一元四角

▼中文專科辭典

文白話兩部合璧作文辭典 一冊七角

思想家大辭典 一冊二元一角

社會科學大辭典 一冊二元八角

政治法律大辭典 一冊二元七角半

中國法律大辭典 一冊二元一角

經濟科學大辭典 一冊二元七角半

新醫學辭典 一冊二元八角

中國藥學大辭典 (附中國藥物標本圖影) 三冊十四元

二十餘年
所為
京書
天樂不
腹情
空
人堆
日戲
女更
取勤
唱渭
城

壽堂
弟

後



唐瓷墓志銘

唐京兆府長安縣人。自。帝。宗。之。留。美。而。回。歸。江。居。于。
 第。一。室。皇。極。三。壽。夫。并。年。合。婚。
 行。禮。成。于。平。馬。家。數。錢。尋。為。
 凶。當。至。任。行。於。市。上。獲。獲。首。步。
 殺。來。葬。于。大。麻。里。中。限。葬。家。近。
 林。立。馬。鳴。守。受。性。
 成。年。禮。也。路。家。辛。卯。自。
 百。方。查。長。國。葬。世。年。于。三。朝。四。道。
 早。折。死。為。痛。夫。是。秋。有。
 天。地。之。變。月。朔。廿。日。
 葬。於。夜。復。三。年。建。仲。秋。八。月。癸。時。辰。二。時。甲。子。
 東。宮。葬。於。山。之。南。出。土。時。曾。有。新。婦。是。禮。也。
 至。如。禮。也。每。言。去。禮。由。致。以。乃。
 大。人。亦。不。出。也。
 命。不。出。也。

學術世界第二卷第二期目錄

唐堯墓志銘·····	黃賓虹藏
嚴又陵書中堂·····	葉長青藏
汪梅翁乙丙日記評·····	張爾田
虹廬筆乘·····	黃賓虹
孝經翼·····	唐文治
論書法·····	陳柱
中石器時代之研究·····	鄭師許
漁洋秋柳詩李箋補缺·····	李兆元
誠實測驗編製之方法及計劃·····	陳一百
通鑑民族思想叢測(續)·····	陳千鈞
兩漢書經說考(續)·····	蔣庭曜
白香山之文學·····	張明仁
民俗博物館在現代中國之重要性·····	荆三林
馮簡緣評才調集·····	馮武
馮氏瀛奎律髓詩評(續前)·····	金鶴紳
更生記(續第二卷第一期)·····	洗玉清
文苑	
文十二篇	
中庸通義序·····	蘇紹章遺著

重修宗忠簡公墓碑..... 陳衍

改建閩越王廟碑記..... 陳衍

孝經翼自序..... 唐文治

洛寧雷先生清德之碑..... 邵次公

唐荆川先生年譜序..... 鍾泰

書殷烈婦殉夫事..... 李澍

叢桂山詩序..... 陳柱

記游虹口公園..... 陳柱

姜龍蟠先生傳..... 姜志純

文史通義注後序..... 沈訥

天演新言緒言..... 卓蘭齋

詩五十六首..... 陳衍 黃賓虹 錢夢孫等

詞二十二首..... 鄧邦述 蔡嵩雲 楊鐵天

論學書三首..... 陳柱

與呂日泮論學書..... 陳柱

與桂林石砥中論詩書..... 呂集義

與陳柱尊教授論詩書..... 劉健

傳青主論書粹語上..... 陳柱

講壇..... 陳柱

史記伯夷列傳講記..... 陳柱

世界學術消息..... 轉錄交大三日刊

汪悔翁乙丙日記評

明本

張爾田

張孟劬教授。近以所評汪悔翁乙丙日記評本見示。旁行斜上。丹黃滿目。於汪氏之妄譽聖賢。多所匡正。奉誦一過。爰命姪女荔英。遂錄於此。以與世人共覽之。廿五年八月陳柱記。

汪悔翁乙丙日記

燈下瀏覽一過。紀洪楊遺事可取多。惟好譏彈聖賢。是其一病。隨筆謚正數十條。非敢妄議前輩也。因悔翁太蔑視古人。故不覺下語稍峻。知我罪我。是在識者。丙子清和月嘉遜翁記於尊術顯士之室。

汪悔翁乙丙日記卷一

此書目觀洪楊之禍。當時上下臣工。柔弱無能。儒道失效。故多憤時疾俗之言。其詆孔孟。尤為偏宕。恐世人易惑。略為加墨糾正。觀者詳之。

汪悔翁乙丙日記卷二

賊改四書五經。刪鬼神祭祀吉禮等類。不以人廢言。此功不在聖人下也。

後世必有知言者。第十頁

洪楊改四書五經。以其與天主教抵觸也。禮本從宜。後王未嘗不可定禮。洪楊何功之有。

上古之初。閭閻闕闕。弱肉強食。相爭相害。不知紀極。書闕有間。無所考信。爾民之才智者出。其權不足以召剛暴。其力不足以勝強梁。於是絕物棄智。卑己尊人。以全其生。禽獸之民。聞而慕者從之。因稍稍為之品節。以為治。黃老之所謂道也。三皇之時。所行者也。閭世既深。民之才智者出。以為不足以勝剛暴強梁也。變其術以自持。而即以其術化人。則謂之德。於斯時也。民心日智。而憂害之心日深。剛暴強梁之徒。互相吞噬者日以厭。遂相率而歸之。樂其化之和平。可以養生也。五帝之精於三皇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尤也。孔子出。又從而精之。曰仁義曰禮樂。然以不試。故用世之言寡。孔子之後。諸子放恣。各立門戶。於是孔子為儒家者流。老莊列之所謂道上古之道也。在渠稱引。猶今之言唐虞三代也。語非不美。不可行也。時勢為之也。孔子所謂道德齊禮五帝之世也。道政齊刑三王之世也。升降之故。風氣為之。皆不得已而然也。孟子者儒中之辨士也。其言不無過偏自是之處。究其弊。苟揚等爾。儒者得志少而不得志者多。故宗孔子者多。宗其言仁言禮而略其經世之說。又以軍旅未之學。而諱言兵。由是儒遂為無用之學。與佛老等。佛老之遺棄外

物以全其真。與近儒之言理言氣言心性無益於世也同也。此皆孔子不得位。無所設施故爾。道德之不行於三代之季。猶富強之必當行於今。故敗孔子之道者宋儒也。輔孔子之道者申韓孫吳也。崇宋儒之言以為儒。而申韓孫吳之論皆從略。致不仁者乘間竊發。追憤其說。遂併孔子而擯斥之。則宋儒階之厲也。第十頁

汪氏之學。略近於顏習齋。習齋敢於罵宋儒。尚不敢於罵孔孟。汪氏則不但罵宋儒。且因宋儒而罵及孟子。又明目張膽罵及孔子矣。兩漢以後。實所罕見。習齋不失為儒者。若汪氏者直不能以儒論。使生於戰國。亦一商鞅耳。亂世人心浮動。多反常理。吾何責焉。

既知敗孔子之道者為宋儒。則何必罵孔子。既知輔孔子之道者為申韓孫吳。則以申韓孫吳輔之可矣。又何必罵孔子。講孔子之道者未必欲廢申韓孫吳。講申韓孫吳者先欲廢孔子。可乎。

道學家其源出於孟子。以爭勝為心。以痛詆異己為衣鉢。以心性理氣誠敬為支派。以無可考驗之慎獨存養為藏身之固。以內聖外王之大言相煽惑。以妄自尊大為儀注。以束書不觀為傳授。以文章事功為粗跡。以位育參贊篤恭無言無聲色遂致太平之虛談。互相欺詐為學問。其高於釋氏者不勸人喜舍。釋氏所以便其乞也不言天堂地獄禍福爾。故如此而為聖人。不賴於聖也。如彼而成佛。世惟恐有佛也。以其乞食乞莊嚴無厭也自了漢而已。聖害人精而已。佛

已。佛第十頁

宋人所謂道學。固多喜言孟子。然孟子何嘗以爭勝為心。拒楊墨。孟

子已自言是不得已。至於痛詆異己。則汪氏之罵聖賢。又何嘗不然。妄自尊大。束書不觀。不但孟子不如是。即真宋儒如朱子亦不盡如是。所謂自了漢而害人精者安在耶。滿紙狂吠。全失儒者態度。宋學末流。本不能謂之無敵。駁之者亦須有程度。若汪氏吾見其實不配罵宋儒耳。

今勸人溺初生之女。皆曰不忍。曰作業。愚者則曰報應曰鬼神。及生齒日繁。則曰既庶矣。民為盜賊。而刑最輕。有首從得贓及滿貫與否之別。無光棍之律。有失入之罪。曰仁也。哀矜勿喜也。官吏寬縱有罪曰慈也。於是吏胥姦宄弄法於上。姦民刁狡剛暴不畏法於下。曰事失勿濫。漏網吞舟之魚也。舍彼有罪。諱盜為賊。曰刑措也。寇猶未至。縱內外監重囚。使乘亂姦掠良民。以投長毛為致死力於我。曰此待報之囚。雖當死部覆未至。故體好生之德。放縱囚之科。道之以德也。勸官吏除去官派。曰體統不可失也。勤於巡行。訓練兵勇。周察地形。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微幸寇所未至。曰吾不戰而屈人之兵。我戰則克也。寇將至則先逃。曰臨事而懼。死而無悔。死而不厭。聖人所戒也。閉城而禁民之徒。曰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也。文

定之於見危受命。曰君子臨難苟免。禮所戒為凡民言也。寇他去城邑已

江寧空。曰運籌帷幄。折衝俎豆。吾所收復也。石景芬之寇所未至。或言武備。曰。佳

兵不祥。黷武有戒。忠信之甲冑。禮義之干櫓。衆志之成城也。獲姦細則釋

之。曰。不嗜殺人也。或阻之。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君獨無之。是非人也。或

曰。彼賊也。曰。吾為故焉用殺。人性皆善。吾將做七縱之攻心。使之有恥且

格否將滿。以辱之。畫地以牢之。君勿欲吾入。酷吏傳也。嗚呼。古人有知當自笑。狂以濟寬刑。亂國用重典。刑法世輕世重。威克厥愛。允濟諸言之孟浪矣。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我瞻四方。日蹙國百里。羣公卿士。無然泄泄。登登靡所。瞻烏爰止。聽我藐藐。凡百君子。鼓鐘於宮。耽樂飲酒。載號載嘷。介爾眉壽。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赫赫師尹。亦孔之醜。第十頁

成敗者事也。是非者理也。事可變通。理不可失常道。凡聖人之言。皆其常道也。若治亂世。自有反經合權之法。豈能一概而論。汪氏以事爲理之標準。知權而不知經。使處平世。則必悔其言之易矣。

欲滅丁口。何必主張溺女。孔子但言既庶。此外未加一語。何嘗主張不滅丁口。凡後人引書以爲口實。皆不善讀書之過。不能坐罪古人。後世尙有飾六藝以文姦言者。亦可舉六藝而痛罵之乎。亂世人心走頭無路。怨天怨地。自打嘴巴。不料汪氏儒者。而亦如是也。

經傳聖賢之言。不過一種方案。全在醫家對症用藥。得宜不得宜耳。譬之五穀。雖家常飯。病人服之。或益其疾。今因病人不受五穀。遂謂家常飯不可用。而痛詆之。有是理乎。若汪氏者。真不善讀古書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此孫子語。亦須有謀。我戰則克。孔子語。孔子雖不必自己執戈。獨不能將將乎。臨事而懼。如曹操非不欲戰。光武見小敵怯之謂。去兵去食。乃指必不得已時。爲政焉用殺。有恥且格。皆非政治上軌道。教化普及。人民程度提高。不可言各有當。安可亂引亂。

去兵去食。效死勿去。見危受命。庶幾近之。然亦何嘗教在上者責之民乎。楊文定固繆。汪氏引以爲口實更繆。自古皆有死。指在上者。民無信不立。謂人誰不死。終不可無信於民也。楊文定誤讀論語矣。此解用集解古注義。大約當時人皆看朱注。不看古注。即以爲孔子是如此。汪氏多見漢學家。既欲駁論語。奈何不博攷通人也。

詩三百篇。皆孔子所刪定。既不信孔子。何又引此。

賊之勝人處。去鬼神禱祀。無卜筮術數。禁煙及惰。早起夕眠。眠不解衣。殺之外無他刑。以多殺爲貴。此皆勝我萬萬也。第十頁

洪楊去鬼神禱祀。卜筮術數。以其信天主教也。迷信天父。又與鬼神何異。至於多殺爲貴。則又其所以敗也。汪氏但見其一時之勝。而稱之。非通論也。

自陳能武略者。另期試以走馬硬弓刀石。不取馬步箭空言者斬決。能翰林者

責其讀通鑑通典通攷。其衙門設學士。正四一人詹事從四一人少詹正五人侍講四人

從春坊庶子。正五人中允正五人洗馬從五人贊善從五人共八人國子祭酒。從一人

司業。從五人南書房正五人尚書房正五人武英殿正五人待詔正七人共三十六人

加修撰。從五人編修正六人檢討從六人共實缺五十六人。候補。正七人無定額。則人

不奔競於無用。而朝亦得真才矣。第十頁

走馬硬弓刀石能勝外國槍礮耶。通鑑通典通攷紙上談經濟。能愈於八股耶。汪氏議論語是空言。此等獨非空言耶。魏默深輯成一部

經世六大著作。尙不能救國。汪氏直是廢話。

將在謀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今皆不然。如收拾人心四字。乃平時之良藥。此時人心雖不願從賊。而賊來亦無如何。其願從賊者皆無業遊民。無田可歸農者也。彼不知性善否也。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蓋己安於弱。不能禁人之不強也。管仲則轉弱爲強。卽百里奚亦非制挺以撻堅甲利兵者。孟軻之言。可笑又可憎也。第十頁

將在謀不在勇。孔子嘗言之矣。好謀而成。軍旅未學。乃對衛靈公語。託詞耳。奈何輒詆孔子不言兵耶。若使孔子好言兵。易言兵如汪氏。又何以爲孔子耶。

魯之弱也久矣。豈待子柳子思爲臣時而後弱耶。試問汪氏有何術能禁人之不強。豈不諱言兵即可禁人之不強耶。使汪氏與公儀子子柳子思易地而處。則知之矣。

謂管仲轉弱爲強。須知管仲以前之齊本不弱。豈三家分權後之魯所可比。然而魯雖弱久而後亡。亦未始非安於弱者之效也。不能知人論世。何必讀書。

百里奚何必責之以制挺撻兵。豈不能制挺撻兵者卽不賢乎。卽是

小人非君子乎。孟子何曾可笑可憎。汪氏此言。乃真可笑又可憎耳。不取管晏陳仲子。而取百里奚匡章。一戰勝齊有南陽而曰先王之制在所損。彼以仁義說齊梁。而其效何如。又欲宋輕效尤。蓋無理取鬧。大言爭

何以見得孟子有媚嫉勝己之心。汪氏心目中視孔孟。殆如陸建瀛一流。此真無理取鬧之尤者。以法律論毀人名譽者有罪。汪氏主張刑名。試問此語犯法否。

黃石齋劉念臺史道鄰。人莫不惜其不用。然用之有益於亡乎。流寇方張。而議道學可乎。史公在南渡卽無馬阮能禦王師乎。於此見諸葛之不可及。第十頁

此亦成敗論人。石齋念臺道鄰往矣。惜乎汪氏不見並世之曾文正公也。若在金陵克復後。必不敢再作此語。

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蓋其時近古。猶尙德禮也。故國有君子。可不被兵。自漢以來。萬不能行。所謂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也。賊匪論語去祭祀及大而無當不可行於後世語。未知此語刪否。第十頁

論語。遠人不服也。尙有和無寡均無貧安無傾三句。然後云夫如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可見非專恃文德也。奈何斷章取義。遂詆孔子耶。

文德謂文化道德。不講文化道德。雖殺盡遠人。能使之心服乎。此固不論古今也。

有君子之國。豈必無武備。有武備之國。豈可無君子乎。讀書如此。真可謂死於句下者。

君子不必專指文人。悅禮樂而敦詩書。豈非將兵者乎。古人何嘗言

治其國則武備豈不素講。教化豈不素善。若但作自了漢吟風弄月。恐亦不得謂之君子矣。汪氏將君子看錯。故有此等呆議論。總之古書語太簡奧。豈能一言而面面全到。全在讀者融會貫通耳。

汪氏後面罵今人不殺小人而忌君子。而此又謂君子無益於國。然則汪氏之見。其去今人也幾何。

季氏伐人國。孔子沮之便當刪。然則使孔子慙慙之耶。此是何種理由。何種公理。

慕容尙在。晉國寢兵。司馬未亡。契丹致敬。謂其國尙有人也。何謂漢以後不可行乎。汪氏以史學名。何不一攷之。

汪氏此書大而無當語亦不知凡幾。未知應刪否。

無兵無餉固然。不知今日即如此言。他日能變爲有兵有餉乎。我欲以此變者自守。賊能變者自守乎。將何以待此賊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平威時誠不可。臨變猶不變法乎。祖宗知今日至於此極乎。動遵聖賢。無求備於一人。非論語乎。第十頁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惟我一人之言是聽。凡主張變法者皆如是。實則亦一大話空談耳。變法所以圖強。強在何處。至今日事已驗矣。惜不令汪氏見之也。

人各有能有不能。無求備於一人。此語如何可詆。即以軍事而論。亦須分科。豈能責學陸軍者兼海軍耶。

孔子之弊過仁。亂過文。用不善用所短。而諱言兵。又不善用其長而不服

善。好駁人妄議論人。長於修己。短於治世。不自服其迂腐。浮誇大言。高自標致。綜練名實。始知其盡屬想像之空談。或億萬中間有一二幸驗者。遂堅執爲左證。今人更加之蒙蔽粉飾巧詐息玩。不殺小人而忌君子。以至此極也。賈誼論陳涉。干寶論劉淵王彌。過秦論晉紀總論推廣言之。葛榮爾朱榮李

密王世充竇建德黃巢朱溫徐壽輝韓林兒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張獻

忠李自成羅汝才惠天相李定國白文選艾能奇孫可望及洪秀全楊秀

清石達開韋昌瑋羅大綱諸人。其才能不大過於其時之將帥哉。然欲其俯仰周旋。一味文雅。彼必不能。若因其才而任以偏裨。其迅發果毅。必有可觀者。而取才之塗。限於成例。遂使烏附徒能殺人。不能治病。哀哉。第七頁

謂孔子釀亂無用。然則洪楊之亂。孔子釀之耶。舉世不講仁不尙文。遂不亂耶。汪氏又何所見而云然。

古所謂文皆是廣義。凡文化等等皆文也。孔子力能翹關而不以力聞。豈過文者。孔子亦言智勇矣。何謂過仁。

謂孔子諱所短不善用其長。全是臆說。流俗皮相。豈能論聖人乎。謂孔子不服善好駁人妄議論迂腐浮誇大言。全無左證。請汪氏舉

出憑據。不能以莫須有三字便罵人也。

汪氏先不能辨君子小人。罵人何耶。賈誼干寶是論其事耳。何嘗有取於陳涉劉淵。不可誣古人。汪氏所取者皆葛榮爾等人。宜其罵孔子矣。

汪氏既佩李自成等人。何不去作牛金星。

反側之子。雖有才能為人用耶。張獻忠輩亦嘗受撫矣。熊文燦能用之耶。

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諸人。肯為偏裨耶。此等語獨非迂腐浮誇耶。非想像之空談耶。明眼人請一辨之。

孔孟之道如良醫。皆治病於未然。視人所以用之。若病已成。則雖良醫束手矣。今因病之難治。而追咎各方。不問用之者當不當。且因此而遂詆其醫為不良。汪氏論聖賢。何以異於是。既知周孔為參朮。則不用參朮可矣。俟可用參朮時再用之未晚也。豈可因此遂永遠廢參朮耶。總之無論滋補剋伐。皆以當病為主。不當病豈惟參朮。即五穀亦能殺人也。彼兵刑之學。祇能治標。不能治本。更不必主張太過矣。

汪氏頗有虛名。觀此段則其見解亦與近日吳虞輩等耳。使世界公認孔子為聖人。不知汪氏置身何地。噫。言不可不慎也。

嗚呼。安得一始皇在上。而使白起王翦章邯項羽黃巢朱溫張獻忠李自成等效力於下。而為蒼蒼者一洗之。稂莠除。嘉穀植。惡木伐。美箭生。亦益烈山澤之德也。殺無道以就有道。季康子先得我心矣。欲善民善。儒者好空言虛理以欺人。此言其尤也。

始皇黃巢輩。除稂莠固有餘。能生嘉穀乎。始皇至二世而亡。黃巢朱溫亂天下成五代。張獻忠李自成徒為有清驅除耳。稂莠未必除。而嘉穀無完種矣。快意於一時。復又何益。而乃痛詆儒者空言虛理何

也。孔子之言。未必是虛理。若汪氏之言而不虛也。乃真實禍耳。

文化與教育旬刊

第一〇一期要目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日出版

- 大江南北(二)……………熊夢飛
 - 蘇聯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張德培
 - 兒童閱讀指導……………邊受義
 - 情緒的緊張與訓育(續完)……………方東澄
 - 名著介紹——波頓氏青年教育……………無名
 - 最近文化與教育界……………編者
- 零售 每冊四分 國外六分
- 半年十八冊 國內六角 國外一元二角
- 全年三十六冊 國內一元 國外二元
- 社址 北平宣外香爐營頭條四十五號

虹廬筆乘 (續)

黃真虹

玉工巧思

天南逸史周玄暉言無錫華虹山家藏古玩玉器甚多。偶有賣古董者至。出數種求售。中有玉孩兒一。其白如脂。長可五寸許。但從首至腹。俱有細墨點。直洒而下。製造甚工。而攢眉蹙額。作悲啼態。見者惡其不祥。鮮有市者。華獨諦玩不去手。因詢所值。以三金對。華卽如數與之。喜形於色。賣者問市此安用。華微笑不言。固詰其故。乃命童子書房持一玉兒來。與之相比。形體頗肖。但先所得者手持筆作揮洒狀。開口而笑。此則若因墨汚而泣。玉工巧手。良有畫家寫真之意。故爲可貴。

玉解配合

松江徐繼齋家藏漢玉鐔。形製古雅。螭文奇巧。口有硃砂斑銅綠縷。二大點。惜缺其蓋。其弟往京謁選。偶至廟上閒遊。見店中一玉筆。銜其口。亦有紅綠兩痕。把玩良久。依稀似玉鐔蓋。詢其價。僅索五金。酬以三數。遂售。持歸寓。謹藏之。選後詣兄。出前鐔行酒。弟命奴持京師所得蓋來配之。宛然如一。而紅綠點亦聯合無間。遂持贈兄。大喜。後出示博古者。云價值

千金。然非得蓋則不成全玩。其配合似非偶然者。

翁山玉杯

蓮花榜眼。卽粵屈翁山大鈞也。翁山爲歙汪右湘作嘉蓮詩二章。右湘見詩嘆賞。以爲在所徵同人百餘篇之右。昔黎美周以黃牡丹詩稱狀元。鄭超宗寶以金鑿二器。今屈子亦可稱嘉蓮榜眼。因以一玉杯自所居黃山之下阮溪貽翁山。翁山復賦玉盃詩二章以報之。所謂花國狀頭那有兩。香園詞客故多才也。汪有水香園嘉蓮產其中。翁山嘗寤時以此盃暨諸古玩入質庫。僅獲一金云。

鬼工

元詔娶魏孝武帝后。魏宮奇寶多隨后入詔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城鬼作也。鬼作卽世所謂鬼工。世稱鬼工球類此。

犀玉

昔有一武將。好蓄珍玩。亦多藏書。積至數萬卷。宋刻書亦萬卷。古金石文字。龜滿一室。他如三代秦漢尊彝環璧之屬。晉唐宋元法書名畫。官哥定窯。宜成之磁。端窳大理靈璧之石。貓眼龍睛火齊木難之寶。罔不畢具。而犀玉玩好酒器尤多。內一犀杯不甚大。製極古雅。獨置一室。香氣馥郁不絕。酌以熱酒則更甚。又一玉鎮紙。作兩螭盤繞。而一昂一伏。值天日晴朗。兩螭滑膩如脂。香勝沉木。真異物也。及主人將歿前一日。鎮紙忽墮地碎。犀杯爲其子獻於某王子。後某王子已伏誅。其犀杯又不知屬誰人之手矣。

象牙雕技

高江村士奇言。直大內時。見有三異物。一小金合。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舟車盤匣筆研投壺碁局弦管升斗算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餌鉗而觀之。其一鑲象牙爲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丹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窰塔波。高二寸許。以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噓氣輒可飛動。然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搜剔而成。守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藏之侈爲異寶。後以奇技淫巧之物。不一虞目。曾有以是言者。取觀之。以爲瑣屑。無當於用。

清宮珍寶人

清帝耽安逸。多離宮。冬春居大內。夏處熱河。秋處奉天。平時處圓明園。園去城遠。駐園中閣員奉事者。夜半起。乘騎達園。其奏回城日。尙未午。後園燬。中原多故。遂不北巡。奉天熱河。設滿員駐守之。二宮多寶藏。熱河尤多。某殿壁嵌桃樹高逾丈。根柯悉寶石。葉皆翠玉。枝上百餘桃。纍纍下垂。盡紅霞洗也。每約重四五兩。又壁嵌明皇墜馬圖。悉玉製。肉色鬚髮。袍靴大越數尺。精及毫末。莫不妙肖。若天成然。最精則明皇黃袍丹裏。墜狀袍角掀起。丹路露。有雲縹波詭頰益三毫之致。一案中虛藏機械。悉秘戲圖。手案人物皆動。髮鬚若活。光緒末宮中興土木。慈禧思移熱河行宮。物入大內。共載一百八十巨車。計二萬數千具入京師。熱河藏棄自後半入內廷。若建博物院。如意大利。每年得游覽古物資且五六千萬金。留中央以爲教育費。一舉兩善矣。

玉價低昂

自來葉爾羌和闐諸處皆產玉。而以和闐爲尤多。前所入貢之品。則由葉爾羌大臣奏進。其商回之舊賣初無例禁。自清乾隆四十三年高拱請間年一次。官爲開採。於是定例。玉禁始嚴。凡私赴新疆偷販玉石。卽照竊盜例。計贓論罪。又辦事大臣期成額阿揚阿等先後請於密爾岱及巴

探剩河玉器遂爲無價寶矣。有雙冠軍購玉烟壺一枝。用白金一千八百兩。又冷姓商攜玉碗四口。徑五寸。索值五千兩。及己未春弛玉禁。其從前因販玉獲罪者俱核釋。兵丁轉售之。及密爾岱巴爾楚克卡倫俱議裁。先是葉爾羌奏進大玉。至是令卽於所至之處棄之。因棄於烏沙克塔台焉。惟商販應稅者於赴票進關時。注明若干。每月造冊移付嘉峪關稅員查核。於是玉大賤。年餘前索價五千之四碗。祇須八十兩矣。按和闐產玉之地有五。曰玉隴哈什。曰桑谷樹雅。曰哈琅圭。曰塔克。惟出玉隴哈什哈喇什二河中者美。其水皆出南山。東西夾和闐城而下。和闐古于闐。漢書所謂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拉哈什河。哈什譯言玉。哈喇譯言黑也。故玉色黯。東曰玉隴哈什河。玉隴譯言察視之辭。（俗言瞧看）其玉尤佳。嘉慶間充貢之地皆罷採。歲惟取玉於此河。其葉爾羌之玉。則採於澤普勒善阿。採恆以秋分後爲期。河水深幾沒腰。然常渾濁。秋分時祭以羊血。神矣。至曰葉爾羌幫辦蒞採於河。設氈帳於河上。視之。回人入河。探以足。且探且行。試得之。則拾以出水。河上鳴金爲號。一鳴金。官卽記於冊。按冊以稽其所得。採半月乃罷。所謂玉子也。後來產亦稀。回民應貢出資購以獻矣。葉爾羌西南曰密爾岱者。其山綿亘不知其終。其上產玉。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恆雪。欲採大器。回人必乘犛牛挾大釘巨繩以上。納釘懸繩。然後鑿玉。及將墜者。繫以巨繩。徐徐而下。蓋山峻恐玉之猝然

墜地裂也。今斧鑿碎玉堆積隨時可以採之。抵鵠其玉色青。蓋石之似玉者。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瑤琳瑯玕焉。密爾岱是其地矣。

雕刻奇技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清高宗六次南巡。江浙各處名勝俱造行宮。俱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并銅磁玉器架墊。有就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爲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游赤壁。一方篷快船兩面窻榻梳干兩櫓頭梢篷及柁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巾袍而髻者爲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於側。若對談者爲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啓窻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房置木盤。盤中安茶三盞。舟師三人。二坐一臥。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年遊宕。不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始能鏤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高宗聞其名。三召至啓祥宮。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圓明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爲洞簫。吹於一大松頂上。守衛者大驚。具以狀奏。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此回吳。好飲如故。士元製一象牙臂擱。刻十八羅漢渡海圖。數寸

間。有山海樹木鳥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竟銘多字

鏡文隱起。字體類六朝隸古。惜無元號足徵。其文鑄於紐之四周者八字。曰冰光耀日。菱芳照室。字字皆可分合。宛轉反復。誦之無不成韻。成文者。又有細密八字在紐之外。圓線夾縫中。曰澄雪皎波。清月曉河。讀例同上。良工心苦。奇可翫也。鏡面作宛轉花紋。而綢繆文字。羅羅清疏。釋其雋語。變化萬端。迥殊恆製。亦離合體之別具一格者。文列如後。延年益壽。代變時移。筌簡等義。績線分詞。篇章隱約。雅合雍熙。鉛華著飾。盡萃妍媸。旋樞合配。懿德章施。宜光秉耀。列像標奇。先人後己。悅禮敦詩。懸壺象設。啓厘光馳。傳芳遠古。照景豪釐。堅惟瑩澈。迹異磷淄。連星引月。藻振芳垂。研齊錦繡。色配漣漪。虔思早暮。慎守閨闈。圓虛配道。象罔齊儀。烟凝綴玉。影表方技。捐瑕濼垢。釋怨忘疲。蓮芳表質。日素凝姿。編辭衍意。質動行隨。前詹(同瞻)後戒。雪擁雲披。翻翻動韻。映掩辭摛。蟬輕約髻。柳翠分眉。全茲節志。敬爾尊卑。鮮含翠羽。景透輕池。源分派別。地等天規。共計一百九十二字。迴環鏡銘。顛倒錯綜。文俱成誦。此鏡六鶴得之關中。後為好事者索去。言并拓本亦不可搜致。僅錄存其銘。偶檢書衣中得之。翫其元句

或出於唐時宮闈舊製。亦足見掃眉才子之匠心矣。(未完)

仿古字版精印

楚辭四種

- ▼楚辭補注
- ▼離騷圖經
- ▼屈原賦注
- ▼楚辭拾遺

本書集楚辭、屈原賦注、離騷圖經、楚辭拾遺四種而成。楚辭由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為集部中之鼻祖；屈原賦由戴震加注，多悲歌慷慨之作；離騷圖經為蕭尺木繪畫，精緻活躍；楚辭拾遺，則又以攷證為主，堪作讀者之一助。

▼精裝一冊 實價五角 寄費掛號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孝經翼卷一

唐文治

孝德宏綱篇

詩唐風鴛羽篇

肅肅鴛羽。集于苞樹。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

所。肅肅羽聲。鴛似鴛而大。苞叢生也。樹柞。所。肅肅有堅固怙恃也。有所猶言得所。

極。肅肅鴛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

常。肅肅鴛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

淚下如縷矣。昔周文王之治岐也。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

養其老。故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言徧

爲孝德也。是以保定國家亦孔之固。後世適與之相反。仰不足以事

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救死而恐不贖。有心人讀此詩。能無動不忍

之心乎。是故行孝必先行恕。欲自立必先立人。能孝能恕能立人。則

民心統一。歸向而國日強。不能孝不能恕不能立人。則民心怨恫。離

叛而國以亡。

詩小雅小宛篇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宛小貌。翰羽也。或云高也。

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二人父母。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齊肅也。聖通來也。明當甚也不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中原高原之

蜾蠃上小青蟲。螟蠃土蜂。取桑蟲負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己子。式用也。穀善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題視也。脊令水鳥。飛

此篇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曰不能蓺黍稷稻粱。父母何怙何食何嘗。怨憤極矣。孰使之然耶。孟子曰。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又曰。彼陷溺其民。蓋奪民之時。無異奪民之產。使之不得耕耨。更無異奪民之食。小民盼盼然終身勤動。坐視父母之啼飢號寒。甚且轉死溝壑。豈非陷之於阱而溺之於水耶。孰使之然耶。書曰不有康食。吾安享鼎鍾厚祿。而使人民父母不得安食。言念及此。

其疾遇往也。征行之速。忘厚也。所生謂父母。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交交往來親桑扈。猶謂肉

食不食粟。與與同病也。舉詩作汗。鄉亭之擊曰。狂期廷曰。賦。

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集木。臨谷。恐墜履。冰。恐陷。

此篇周大夫刺幽王也。首章承先。二章敬身。三章啓後。四章勤學。五

章愛百姓。六章悲身世。曾文正選入鳴原堂論文中。謂生平最喜讀

此。以其意義甚廣。無所不備。而孝親爲尤急。明發二句。人與天相應。

天明將發。而人心之良知亦乍發。凡人當平旦之時。披衣起坐。鮮有

不懷其父母者。此良心也。擴而充之。則良知周浹於宇宙矣。禮記祭

義篇引之以爲文王之詩。孝之至也。日邁月征。卽論語所謂日知其

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惟其好學。是以無忝所生。倘因循玩愒。暴棄自

甘。忝莫大焉。至於身居民上。貪利忘義。忝辱尤甚。蓋爲子者。品行一

朝墮落。父母之名譽。豈不因之墮地乎。宜岸宜獄。以哀籲天。農民之

痛苦極矣。集木履冰。道路以目。士夫之恐怖極矣。如是則國家危亡

可立而待。此幽王所以終於被弑也。生斯世也。動輒得咎。萋楚荏華。

殆不足以喻其苦。雖然。禮記儒行篇有言。身可危而志不可奪。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詩小雅蓼莪篇

材至長大乃無用。不得終養父母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莪。藟也。

緝之聲矣。維艸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

銜恤。入則靡至。緝。小。而。大。喻。幽。王。不。使。富。分。貧。也。鮮。真。也。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也。恤。憂。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鞠。養。也。拊。通。撫。復。暫。離。而。又。回。顧。也。腹。懷。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烈。烈。高。大。貌。下。律。律。同。發。疾。風。下。弗。弗。同。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不。得。終。養。也。

何。故。觀。此。寒。苦。之。害。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不。卒。言。不。得。終。養。

此篇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

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搗羽思念於父母尙存之日。而蓼莪傷感

於父母既沒之後。則尤可痛也。故此詩爲千古孝思絕作。曰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逮存者讀之。宜如何自傷也。秉政者讀之。宜如何自警

也。夫何以至於斯極也。曰緝之聲矣。維艸之恥。緝碎艸。未有能全者

也。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生不得奉養。死不得視含殮。故自憫

曰鮮民。見生可悲而死可樂也。夫國民而至於求死。國未有能存者

也。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

殺之也。一聞耳。夫間接以殺人之父兄。轉而自殺其父兄。易刀兵以

相殺。此推刃之道。天道昭然。無或爽也。禮記曲禮篇曰。太上貴德。其

次務施報。父母之大德。人子非可以報施言也。然卽以報施言之。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長。大。貌。莪。藟。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則。粗。惡。不。可。食。或。子。初。生。猶。是。美。

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終也父無怙而母無恃欲報之而不可得能無痛徹於心乎夫何以至於斯極也愛民者讀之當動其不忍之心矣晉王真以父死非罪每讀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三復流涕門人爲廢此篇詩之感人至性若此

論語學而篇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鬥之事

人性至善豈有好犯上好作亂者乃叔季之世多有好之者何哉一則由於氣質之乖戾一則染於氣質之浮囂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驚世駭俗而得高名也於是國民多好犯上作亂國性澆漓而天下大亂矣阮文達論語解謂此章兼孝經春秋之義蓋春秋誅亂臣賊子於已然之後孝經杜亂臣賊子於未然之先說極精確君子務本節劉向說苑引作孔子語或謂本立而道生乃古逸詩句木著於地謂之本仁人之於孝猶枝葉之有根本也使木而離地則立槁矣是猶幼子之離父母也本立即中庸所謂天下之大本道生即中庸所謂天下之達道中和之德充於家庭皆中和之氣也中庸立天下之大本本孝弟爲仁之本即尙書親睦九族推之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恩以保四海聖門論孝必極其量於天

下不限於一身也初學記引鄭本爲仁作爲人不足信

論語學而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

朱註引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汪氏容甫謂無改者爲其合於道也三年可概以終身有非道者改之可也其說甚辯吾友曹氏叔彥謂三年指居喪而言苟非大無道之人事關民生休戚國家存亡何至斬焉在憂服之中改絃更張急不能待且引蘇禹厲宣事爲證愚謂曹氏說正當不磨禮記祭法篇禹能修鯀之功楚辭天問篇纂修前緒遂成考功鄴道元水經註龍門以下猶有所謂鯀隄者以鯀之惡禹猶能修其功而底於善周宣王時詩無一語及厲王之失皆可謂孝矣自此義不明爲人子者動欲顯親之短揚己之長以妄作聰明本實先撥居心不可問矣又按子張篇論孟莊子之孝當與此章參看

論語爲政篇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色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先生父兄也饋飲食之也

鄭註言和顏悅色是爲難。朱註引禮記祭義篇。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是指人子之顏色而言。包氏謂承順父母色乃爲難。是指父母之顏色而言。愚謂色難。當兼父母之色與人子之色而言。太和之氣。周浹於家庭。此其所以爲難。是乃天地間生理生機之所發見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必父母之色與人子之色。所合無間。其和氣發於無形之中。是乃所謂生理生機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是不獨父母與人子之色。即父與母之色。亦或有未能一致者。孝子當巧變以安之。則尤難矣。言念及此。人子體察本心。培養愛情。當復何如。若僅僅周旋膝下。承望顏色。不過偏端而已。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蓋就聖門賢者而言。禮云中。孝用勞。又云。其不能養。孝經言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古人有聞其父叱積而泣下者。若能盡己之力。代勞善養。亦未始非孝。聖人斯語。蓋爲賢者發爾。

論語里仁篇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見志默察父母之志。不能從己也。不違。順父母之志。

命也。勞憂勞也。

曾子曰。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

此皆人子心理之所感發也。幾諫者。或云相幾而諫。與微諫義亦通。幾諫一層。見志一層。不從又一層。敬一層。不違又一層。勞一層。不怨又一層。僅十七字。而有七層意義。惟論語記載有此精密文法。而其最要者。尤在不違二字。不違者。非以從親之令爲孝也。蓋父母有過。而使子行之。則於不違之中。必當彌縫其闕。匡救其失。而使其過消弭於無形。是以憂勞籌劃也。事父母篇。又載曾子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巧變者。非變詐之謂。乃至誠所感發也。須知此章所言。乃謂父母有大過。所謂得罪於鄉黨州閭之事。若係家庭細故。而亦斷斷焉曰。將幾諫也。則非孝子之心矣。至大戴禮記所載。更足發明論語之義。行之如由己者。父母之行。即己之所行也。巧變在其中。則父母處於無過之地。故無咎。由己爲賢人。自矜其賢。而揚父母之過。故亂。爭辨者。爭是非也。兄弟爭是非。猶不可。况對於父母乎。或曰。孝經言當不義則爭之。何也。曰。此爭字指婉言以道之。非辨也。若爭辨則逞意義而責善矣。孟子曰。父子相夷則惡矣。又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方也謂其地也之地召己可以即歸也

父母之年易盡也。遊一日則少一日。故人子以不遊之福爲最大。然有不得不遊者。或求學也。或就業也。或從政也。此在父母若係獨子。當離別時。或有牽衣隕涕者。卽不然。以大義相勉。而其淒然之意。常在無形之中。夢魂之隨其子。醒時有涕泣者矣。而人子之夢魂。依依於几杖。戀戀於庭闈。思之能毋恫乎。然禮記內則篇有言。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欲其尙武而有事於四方也。則安得而不遊。故聖人垂教曰。遊必有方。雖然。旣遊矣。或值父母疾病之時。人子有晏然歡樂而不知者矣。有聞疾奔赴而無及者矣。故人子以不遊之福爲最大。文治年二十五。處館天津大沽。因我母多病。臥寐不寧。每當平旦披衣。輒思念我親不止。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天下人子。必有同情。曾作父母在不遠遊制義以自戒。其後比及結處云。行邁靡靡。中心如醉。得我父慰勞之語。不覺悲從中來。冬日烈烈。豈曰無衣。念我母縫紉之艱。曷禁愴焉欲涕。乃後世不孝之徒。良心泯滅。其於父母。譬若擊鳥。飢則相依。飽則颺去。此天道之所深惡。亦人道之所必誅也。回憶此文。已近五十年。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故特申聖人之訓。而補之曰。人子以不遊之福爲最大。雖然。不遊而不能盡其孝。近依膝下。遠如萬里。其良心又安在乎。故不遠遊者。必當曲盡孝道。

斯謂能享不遊之福

論語里仁篇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喜父母之壽。懼者懼父母之衰。

人生凡事皆可追補。如求學之時。辦事之時。皆可追補。惟事父母之年。則一往而不可復得。故聖人不曰父母之年當知。而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蓋喚醒萬世爲人子者之良知也。人子而不知父母之年。其良知安在乎。喜懼二字。要看得活。以常理言之。父母在五十以前。則喜時多而懼時少。在五十以後。則喜時少而懼時多。然當父母強健。則往往而喜。當父母疾病。則往往而懼。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常往來於胸中。所謂喜懼交併也。然更有在無形之中。人子不可不知者。大抵父母年齡之長短。係於心境之鬱舒。心境而愉快也。則年齡自然久長。心境而抑鬱也。則年齡自然迫促。故父母之壽與不壽。實視乎人子之孝與不孝。由是思之。其爲喜乎。其爲懼乎。當兢兢業業。求所以永父母之天年矣。故曰。不可不知也。

以上引論語六章。皆孝德大要。深望萬世爲人子者。於父母之年。不能追補一層千萬注意。喚醒良知。及時盡孝。若貽悔於後來。已無及矣。

論書法

陳柱

或問余。此文爲何而作也。曰。爲欲成書家者而作也。世界之美術。唯吾國書法一門。最爲特異。他國雖亦有習字一科。然不過高小學生之任。未有如吾國之千門萬戶。雖專門名家。老身長子。而猶不能盡究者也。

近有德國美術家某女士來華。參觀某美術學校。課程無書學一門。語黃賓虹先生曰。吾聞貴國書學最爲優美。且士大夫之畫均從書法而來。貴國之美術學校。有圖畫而無書法。無乃非知根本者與。賓翁報然久之。吾謂吾國近來一切皆以西洋爲轉移。西洋有者。吾國有之。則曰此西洋亦亟應保存者也。西洋有者。吾國無之。則曰此西洋所有。吾國不能不急起直追者也。西洋無者。吾國有之。則曰此無用之物也。宜亟淘汰之矣。凡事皆不必究其是非。而一以西洋之有無爲是非者也。面之黃而不白也。鼻之直而不鈎也。無可奈何者也。不然。則亦相率而白其面鈎其鼻矣。甚矣國人之無是非。而以西洋之是非爲是非也。彼見西洋之文學家無書家。彼見西洋大學之無書法一科。則中國雖有又烏得而不汰之。然則中國大學文科及美術學校無書法一科。又何足怪。吾今欲一矯此弊。故爲作此文。庶使青年之士。有志於吾國文藝者。略知書法之重要。與乎學習之途徑焉。

音樂者感於耳而悅於心者也。圖畫者感於目而悅於心者也。古人所謂陶冶性靈者也。倘以爲音樂圖畫等美術。皆非五穀。不能充飢。皆非所需。則吾又何說。不然。則書法之要。亦猶圖畫也。就圖畫而論。南宗之士大夫畫。又高於北宗院體畫。以院體尙形似。南派尙神似也。書法之爲畫。則更超出於南派畫矣。蓋以畫尙有物形。而書則已超出於物形之外也。然古來之論書者。於鍾繇書則云。『若飛鴻戲海。羣鶴游天。』於崔子玉書則云。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於張伯英書則云。『亭亭如雲中明月。灼灼如水中青蓮。』於王羲之則云。『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關。』孫過庭書譜亦云。『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臨危據稿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傾。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間。殊衄挫於豪芒。』然則書法精者。未嘗不可作圖畫觀也。古人謂圖畫爲無聲詩。吾亦謂書之工者。爲無畫之畫也。古人謂『論畫以形似。見與見童鄰。』院體畫求形似者也。南宗畫不專貴形似者也。書之工者。其爲畫也。超乎形者也。決非賞形似。

者所能識者矣。故書法者吾國最高尚之圖畫也。他國之所無者也。他國之人非學之二十年，不能識其優劣者也。真吾國之國粹。吾人所當保存而光大之者也。今之學美術者，竟多不注意。不亦謬乎。學書最要知執筆。故先講執筆。執筆之說，近代包安吳、康南海論之最詳。然多攻玄其說，以炫神奇耳。近人張樹侯云：「執筆之法，古今聚訟。學者往往爲之眩惑。吾以爲真多事也。老子曰：道法自然。此真美術家之無等咒也。吾謂執筆者尤當明此理。」此言可謂中肯。然則孰爲自然乎。不外「虛拳實指」四字而已。其法以食指中指名法小指與拇指相對環抱筆管。拇指力大可獨當一面。其餘四指力小乃共當一面。拳中空虛務使能容一雞卵。至於執筆之高低，則視乎寫字之大小及正草而定。大抵大字執筆宜高。小字可略低。草書宜高。行楷篆隸可略低。大字宜懸腕。草書宜懸腕。小楷則懸腕與否隨人所便。若書小楷而猶懸臂，則違反自然。假令能工，亦枉用心力而已。

次講用筆。用筆有中鋒與側鋒兩種。大抵中鋒爲圓筆。側鋒爲方筆。篆多圓筆。分多方筆。亦有圓中方。方中圓者。字之方圓各有其美。則用鋒之中側亦不可妄分高下矣。

吾於中鋒側鋒之外，好用逆鋒。畫左行者筆管微向右。筆鋒微向左。畫右行者筆管微向左。筆鋒微向右。凡上行下行莫不如此。故一字須筆筆換鋒。筆筆有提頓。筆筆有起落。久之習熟，則八面鋒到矣。此法大字較易。小字最難。草書尤難。此法黃賓翁語余者，謂之八面鋒。賓翁又謂余用

筆如用刀，鋒皆向前去。今習之一年，頗有所獲也。

方寸以內字宜坐書之。方寸以外字宜立書之。身手均宜正直。左手雖不執筆，出力亦當與右手均。寫時心目均不能外岐。專心靜氣。每書小字，以四五十分鐘爲度。大字以二三十十分鐘爲度。必宜休息。蓋精力既倦，雖強爲之，亦難得佳構也。夫作字之不可苟如此，故可以爲正心修身之學。可以爲健身運動之術。

又次講點畫。字之成體，不外點畫。積點成畫，積畫成字。正猶作文者積字成句，積句成文也。故欲書之工，先究點畫。古人謂如印印泥者，謂每點則筆墨入紙深厚而凝重也。古人謂如屋漏痕者，謂積點成畫而不見其點之迹也。如錐畫沙者，謂每畫之筆不可輕浮也。論點畫者，昔人有永字八法。然此祇可以說行楷。未可以說篆隸也。近人陳公哲護八法未備，衍成七十二基本筆畫。吾以爲八法固太簡。七十二法又未免太煩矣。容俟他日論之。

又次論結體。點畫既工，乃可以論結體。結體之最淺工夫，厥爲勻稱。再進則須有顧盼有向背。古人論結字者，如楷書有歐陽率更三十六法，而李淳進之大字結構八十四法，尤爲完善。然其結果所獲，亦不過勻稱顧盼等法而已。簡而言之，大字重結實，小字貴疏朗。字畫多處宜疎朗，少處宜結實。至於因時制宜，又不可執一論矣。

又次論布白。布白所以異於結體者，結體在有筆墨處見妙，布白在無筆畫處見妙也。有筆畫處只求其勻足矣。無筆畫處則有時不必求勻。

而有一方焉特別空虛。則字體倍覺其靈妙。而結構並不見其鬆懈。筆畫并不覺其不勻。則布白得其宜也。古鐘鼎布白最多變化。如毛公鼎散氏盤孟鼎尤堪玩味。自漢至六朝書家尚多重之。唐以後則漸少變化矣。字體之能雅而不俗。全在布白變化得宜。大抵每字能得其重心之所在。則筆畫之疎密雖不勻。而筆力之重心極正。如是則勻在氣力而不在筆墨。故布白之道。比結體尤高也。

又次論師法。漢人傳經極重師承。惟書亦然。元鄭杓書法流傳圖載自蔡邕張芝以至晉二王。唐之顏柳等。無不各有師承。今之學者倘得名師指示途徑。口講指畫。因事半功倍。不然則師法古人。能得其道。亦自成家。

字體有大篆小篆隸書八分章草楷書行書今草之別。兼善之者。自古迨難其選。然即學行楷。亦必上溯篆隸。傅青主云。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則奴態不足觀矣。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一蓋學書之當本於篆隸。猶學文之當本於六經諸子矣。學篆書當先讀許氏說文解字。精研有得。先明六書之條例。然後可以下筆。先通小篆而後可以習鐘鼎。習鐘鼎須讀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卷齋集古錄。孫詒讓古籀拾遺。先明鐘鼎字體之構造。而後可以臨摹。

古器有字者甚多。然若論字數多而宜於學者。則莫如毛公鼎孟鼎。頌敦散氏盤諸器。最好能得精拓本臨之。近代臨鐘鼎者。唯吳大澂爲最。

工。寫有篆文論語。篆文孝經。可資參考。若清道人之臨毛公鼎散氏盤。向

桑之臨孟鼎。黃穉棠之臨毛公鼎散氏盤。靜敦。亦各極其工。然臨鐘鼎者。不特貴乎其能臨某一器而已。貴乎其能以此一器之筆法。以書他篆。使人一望而知其筆法結體之得力於某器者。此則惟黃賓翁之於孟鼎。工力至厚。蓋不必臨孟鼎之文字。能得孟鼎之體勢也。

界乎鐘鼎與小篆之間者。則有石鼓。論者以爲周宣王時器。其字體爲大篆。其筆畫齊整。近小篆。近人揚濠叟吳浚卿均以石鼓名家。而楊則未能變化出新。吳則未免墜入野狐禪。

學小篆則李斯之精悍。漢篆之淵茂。均當取法。李斯刻石。傳世者尙有泰山碑瑯琊刻石會稽刻石等。漢篆有魯孝王刻石三公石山碑等。然或多翻刻。或多剝蝕。卽三國時之天發神讖。禪國山碑。佳拓亦已難得。惟近出土之三體石經。雖斷爛已多。而其存者則字鮮剝壞。古文小篆兩者尙存。學者所宜珍也。

習隸分當以漢碑爲法。先須一讀顧藹吉之隸辨。卷末有偏旁五百四十部。依說文之次第。證以說文之說。明隸分之變體。必讀此然後籀篆變爲隸分之理明。隸分之結體既明。而後作字乃有意思。然後於漢碑之中。擇己之所喜者臨摹之。漢石刻篆分之最有名者。如斐岑碑。景君碑。石門頌。乙瑛碑。禮器碑。孔宙碑。西嶽華山廟碑。衡方碑。西狹頌。鄒閣頌。校官碑。白石神君碑。曹全碑。張遷碑等甚衆。各有所長。未易軒輊。

學楷書大字當以魯龍顏。虞鶴銘。龔寶子。好大王。鄭文公。石門銘。秦

山經石谷。爲最。中楷則六朝諸碑。佳者不可更僕數。近人輯有六朝墓志

菁華不下百數十種。學者可擇其稱意者再求佳拓以臨摹之也。唐則歐楷虞顏亦多佳碑。小楷則淳化閣帖中鍾繇諸帖及蘭亭序。曹娥碑。玉板十三行。黑女碑。其尤著者。貴在佳拓耳。

章草由分隸而來。本早於楷書。然古來習者最少。以其於諸體書中爲最難也。今所傳者惟淳化閣帖中張芝八月帖。蔡琰我生帖。司馬懿阿史帖。皇象文武頑圖二帖。杜預歲忽親故二帖。衛瓘頓州帖。索靖妖嬖七月兩帖。陸雲三月帖。衛恆一日帖。此外則有王羲之豹奴帖。玉煙堂帖有漢章帝之千字文。皇象急就章。及三希堂之隋人出師頌。出師頌或以爲索靖書。又有月儀。或亦以爲索靖。其中如章帝之千字文。雖爲後人誤題。然其來亦甚古。決非唐以後人所能僞也。又近世出土之流沙隊簡。亦多章草。均可以爲習章草者之師法。此外趙子昂之急就章千字文。宋仲溫之急就章書譜。懷瓘同筆十法。海山仙館有宋仲溫一帖。筠清館帖有楊宗道臨張芝一帖。均足資參考。

學今草則莫於備淳化閣所刻。就中尤以二王爲最。淳化帖宋拓本自不易得。得影宋拓本已可臨矣。又有唐拓十七帖。尤爲右軍神品。右軍今草從隸出。尚與章草相近。子敬則結體圓長。本於小篆。然已頗尙氣勢。古意漸漓。已開唐宋諸家方便門戶矣。此外古帖如大觀樓寶賢堂以及清刻之三希堂。均宜參考。

凡學書宜分取法及參考二者。取法者縮篆隸分則以漢爲止。章草及今草則以六朝爲止。行楷當以唐之歐褚虞顏爲止。若今參考則凡古

今名家皆不能不博覽兼研者矣。

唐以前真蹟已極少。得見宋元人真跡斯可矣。宋元人真跡亦已不易得。得見明人真跡亦可矣。卽近代大家亦多有師承者。必多見名家真跡。然後可以晤古人用筆用墨輕重疾徐濃淡深淺之妙。

又次論選毫。制筆之原料。大抵有兔豪狼豪羊豪及雞豪等。兔豪狼豪性剛。所製成之筆爲健筆。羊豪雞豪性柔。所製成之筆爲軟筆。雞豪最軟。羊豪次之。古代名家大抵多用健筆。至後代始用羊豪耳。明陳白沙自製茅筆。然止可以書大字。不可以書小字也。

要而論之。學書之道與學文不同。學文可先博而後約。且非博則無從得約也。學書則不然。當先約而後博。非約則無從而得博也。故學書當先擇性之所近者一種以學之。日習二三小時。至兩三年後便成體勢。乃再取他種之相近者習之。如是者又兩三年。又任取性之所好而足以救己之病者習之。如是又兩三年。則於書法可略有小成矣。若成家之學。則非三十年左右不能也。

學書最貴專而恆。不得此二字。必終身無成。既專矣。又要博。不博則陋。陋則俗。亦不得謂之成。

學書之根底不獨在多師古碑帖。且須於經子詩文有根柢。然後下筆有書卷氣。否則其書亦不足貴也。讀書所以變化氣質。作字則可以表現氣質。故書家之才學德性。往往可於字體判焉。

中石器時代之研究(續)

鄭師許

五

在敘述中石器文化內容之前，自不得不先說明文化發展的根元的自然環境的大略。蓋自然環境為文化發展之母，未有無母而子可以生產的。特別的是在文化較低時，受自然的支配力較大。從而史前文化，多半培養在自然環境之內。故自然環境的復原，不止單是時代標定的準據，而另一方面應以文化遺物的內容為基礎。

但是這裏所謂中石器文化期的自然環境的研究云云，在這中石器文化研究尚未進步的今日，自不得不有待於其姊妹學的研究有高一段的進步。

如上文所述中石器文化地理的分布範圍甚廣，從這一點觀之；又從其此等自然環境材料尚不充足言之，現在亦能敘述一個大概的情形。本期的環境，就一般而言，係在舊石器時代的後期，歐洲的寒氣之處，

當第四冰期終了之後，續有小冰河期後，氣候次第趨向緩和，人類從洞

窟裏向野外解放，在環境上來一大變化的時期。而地質學方面，止云沖積初期。但其經過年代一如舊石器時代，不甚長大，像沖積層的內分與地質學同，不過是其末端而已；苟不得不把住何等的自然環境，自不得不有待於所謂第四紀地質學的發展。僅在這根據，其所知的概要的一部，不外北歐而已。

在北歐中石器時代的研究，特別地是形成其編年學的研究的根底者，主要者是動物編年和植物編年。前者不能如後者一樣顯著；但如冰後期的地質編年，得以各種貝類名種為代表。植物編年多為北歐編年的準據，其中於泥炭遺物層，殆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此等據動植物的編年研究，當知北歐冰後期代表的動植物的變遷，根據此等習性，然後當時一般的自然環境，得以考察。

這裏先彙錄日本史前學權威大山柏所製表示北歐冰後期各科

綜合的編年表，以為討論的根據。

Nature		地質 Geologie		動物羣 Fauna		植物羣 Flora		
文化	自然	時代 Zeit (Geobro-nologie)	土地運動 Erdbewe-gung	氣候 Klima	貝類 Muschel	鹿類 Hirsch	樹木 Holz	泥炭 Torf
鐵時代 Eisenzeit	●	米亞期 Mya	上升 Hebung	大陸的 Continentalisch	海螺屬 Mya 椎實螺 Linnæa	Rothirsch 鹿 Ren 鹿 Danhirsch 鹿	木 Buche 赤楊 Alnus Japanion	新水蘇泥炭 Jungera Sphognum Torf
青銅時代 Bronzezeit	●							
新石時代 Neolithikum	●	歷托列納期 Litorina	下降 Senkung	海洋的 Atlantisch 準海洋的 Subatlan-tisch	湖濱螺 Litorina 蛤 Tape	赤鹿 Rothirsch	灌木 Buche 櫟 Fichte	境果綠 Granghorizont 綿苔泥炭 Wall-GrasTorf 古水蘇泥炭 Aelterer Spha- gnumtorf 樹木蘆葦泥炭 Holz-n. Schell-Torf
中古時代 Mesolithikum	●							
舊石時代? Palaeolithikum	●	安息勒斯期 Ancyclus 沃羅特亞期 Yordia	上升 Hebung 下降 Senkung	北的 Boreal 極北的 Subarktisch 極北的 Arktisch	橋螺 Ancyclus 扁卷螺 Planorlis 貝花蛤 Yordia Astarte Othrina	大角鹿 Elch 馴鹿 Ren	松 Kiefer 其他 Espe. n. Birke 其他 Espe. Birke 山林 Dryas	肝臟泥炭 Lebertorf 泥土狀泥炭 Jorfonudde

間期即向溫暖，冰河的一部分，與此成比例，而開始溶化，因其雪溶化，受冰塊剝削之地形，亦漸漸表現。

學上為沃羅特亞期，寒氣尚甚酷烈。今日生存極北地方之動植物，已不能棲息。這沃羅特亞期於西歐文化上約當舊石器時代末之馬地倫時

那時以波羅的海為中心之北歐諸地方，土地遂起沈降作用。現時芬蘭 (Finland) 地方，全沒於海。斯干的納維亞半島，全成島嶼。此在地質

期 (Magdalenien)。但在沃羅特亞期的終末，人類的棲息，已被確認。即中石器時代初期，相當於舊石器遺承文化期者，與沃羅特亞期之初期

(一) 沃羅特亞期 (Yoldia Epoeh) 在歐洲以法國平地為中心之舊石器時代，有地質學上洪積時代及幾次冰河現象 (Gletscher) 尤特殊者為舊石器時代後半期所受最後冰河的襲擊。而認為此冰河之一大中心者，如從斯干的納維亞至丹麥一帶，完全陷於冰雪遮蓋的狀態之下，所以一部分舊石原人，不得居住。從而有斯干的納維亞不能發見舊石器之理由。越過此最後冰期之頂點，漸漸冰

迥異，氣候爲向溫期，與馴鹿（*Reh*）爲伍之大角鹿（*Elch*），植物中與 *Dryas* 同生存之白樺，同時出現。

(1) 安息勒斯期 (*Ancyclus Epoch*) 在沃羅特亞期之次，即安息勒斯期。在波羅的海附近，其情形與前期相反，土地隆起已著，在芬蘭地方，陸地繼續上昇，丹麥附近，依然繼續隆起，現今諸島，連續不絕，與瑞典西南連接。波羅的海成一大內湖。鹽分減低，終至淡度極強，內海地方至繁殖楯螺 (*Ancyclus*) 及其他淡水產的貝類。

氣候繼續向溫，但是在斯干的納維亞則殘冰尚存，籠蓋大地。植物則松樹全盛。在這種松林中有所謂森林系動物 (*Wild Fauna*)，而赤鹿、野豬之類，漸次南遷。與今日斯干的納維亞之氣候，日以接近。斯時頗適應於人類的生存。而另一方面，氣候溫暖的代價，因冰河的溶解，氾濫以起，從丹麥始，北部德意志平原，氾濫復氾濫，迄今與寒氣相搏戰之石器時代人，至謂水爲大敵。

(二) 歷托列納期 *Litorina Epoch* 又其次爲歷托列納期。在波羅的海東部，芬蘭地方，土地變化已止，大略成爲今日狀態；但丹麥附近將成之土地則，復行沈降，與瑞典之間，成爲今日之奧厄爾新地 (*Oere Sund*) 海峽，而其他則成爲今日之島，北部德意志北海岸及西部地方，完全陷沒。

氣候甚爲溫暖。在安息勒斯期末期，松林之外，櫟已茂盛；在歷托列

納期，櫟達於全盛。同時灌木及檜等亦已增殖。氣候比之今日，據奧伯

馬爾 (*H. Obermaier*) 氏所計算，約高十度，可以想見其非常之暖云。

這歷托列納期的初期，即史前學上所謂貝塚時代者，海岸生活者的遺跡，因環境而生變化。以上所述爲北歐自然環境變化的大略。

要之中石器時代的自然環境，爲冰期的過去，即所謂冰後期，爲氣候趨向溫暖之時。雖然中石前期，人類或尚有逃避洞窟以避寒冷氣候之事，但中石器時代人已不以洞窟爲居住的地方了。因此之故，中石器時代人，甚見繁榮，從海岸地帶開始，向各地廣爲分布。新石文化，遂以移行。然則文化發展之基礎，根於自然環境的變化，最爲人類適應生活之結果云。

六

史前文化的諸現象，多培養於自然環境之中。舊石器時代的末期，爲冰河環境，不特其所生文化事業既已異常，即後期舊石器時代，如馬地倫時期的藝術等，亦成所謂冰河藝術也。不獨藝術爲然，基於環境的變化，即生活式樣，當然亦生變化。即所謂文化式樣的差異以起。慣於冰河環境的人們的一部分，因環境變化而不能順應，依然多數遺承冰河環境的生活式樣，結果，不適應環境的生活現象以起。那麼，文化的倒退，必被認識。若基於自然環境的變化而順應之，其所生生活式樣之力，如果高強時，決決不起倒退現象。這中石器時代的文化，在地的環境上，可變化者甚多，如自沃羅特亞期末期至安息勒斯期初期所經過之事是

也。本期文化人的直接祖先，在今日已不明白，但彼等祖先的每人，因以上環境變化，而各與以本期文化的基礎。故本期文化人必為對環境順應性的保有者，如後述的種種新文化要素，亦所以因此而生。

在本文化期內，不單是氣候向上，人類棲息甚為舒適；但氣候向溫，與冰河溶解而氾濫了，初期的中石人，受水的洗禮，終於與水親近。

然而這些決不得止於積極的場合，在所謂越出涉水的程度時，進而為入水的狀態，這是第二次的嘗試。此間的事情，於根本上有人類習性的人們，與其他多數哺乳類相異者，為缺乏游泳習性。如不熟習，是游泳不得的。從而最初不是親水的動物。

因之，從中石期的中半，氣溫益益上昇，人們且至得着親水的本領，一方面天然物可以獲得，而適應於海岸生活了。在本文化期的末期，例如丹麥貝塚時代的設定，一度已占着水產獲得的意味。當然以此為導火線，遂有專門從事漁者生活的引導了。

又一方面，安居的希望，不獨人類為然，亦為動物的通有性。其故人類類的食物，不限於陸產，即海岸亦得一併包括在內，於是食料的範圍，着着擴大，直至以少許勞力得滿意食慾為止，此又人人所傾向者也。

如此，保有順應自然環境的文化要素，為彼等各石器時代人們生活的必須條件。一面以這些為今日文化的特徵。

然就中石文化的內容觀之，不充分者甚多。從而如舊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文化階梯不明白，文化交涉不明顯的各個中石文化，不過

以歐洲為中心，各處獨立存在而已。但是中石文化者，以舊石器時代終末的傳說同時培植新石文化的始原，此為不動的事實。而其地質時代為沖積期，與新石器時代相比較，其層位的共存動植物亦較古。

此外更與舊石器文化比較，於其生業上舊石器時代的人們只是「獵者」，中石器時代的人們，加以水的洗禮，新發明釣針，於是從事漁獲，產業上起一大革命，因而有「漁者」的分業。

又從食料上考察，殆不止以陸產為食料，併用魚貝等水產矣；其範圍着着擴大，從而「無獵之飢」的侵襲機位亦以減少。

更有中石器時代人新飼畜家犬，人類從茲得一生活伴侶。為其後來在新石文化時「牧者」分業的原始。

中石文化的構築術，其各個文化不悉見；在西歐的後期中石文化的一個文化期中的法國西北部坎皮尼（Champigny）裏，發見精妙的豎穴住居跡，同時在後期丹麥的貝塚文化中也有敷設小石的爐跡。以故，中石器文化後期，野外構築住居的存在，得以考定，但特種的營造如墳墓等則不能考定，此與歐洲新石文化的階段相同。

更從文化遺物考察之，如石器以打製為主一點，與舊石文化無變。特地個個抽出觀之，中石文化不盡由舊石文化發達而來，其中有較舊石文化蘇魯特時期（Solihut）之石槍為劣者。不論就其內容言，與舊石器有特殊異徵之處，如掘槌則近於打突具；在巨石器（Megalolith）及細石器（Microolith）等中亦可舉出者。在中石後期，祖型斧已經出

現，如新石文化中普遍可見之磨石斧及尖頭鏃等，則尙未有也。

於骨角器與舊石文化對比，此不能適可對比者，惟有有鈎鈞針等發育之點可以見之。然就各文化的個個觀之，若如丹麥馬臘毛斯(Malmose)的式樣石入骨鈎同樣發育的器具，則以坎皮尼式樣之石器為主體。骨角器的發達，殆不可見。在各文化中個個亦不一樣。又具器一向不發育。

中石文化的藝術，則歐洲後期舊石文化的式樣已稀。且有寫實的傾向，近於變化的紋樣藝術。此時繪畫雕刻，已全衰滅，惟彩礫(Painted Pebbles)僅有留存而已，係以氧化鐵之赤色顏料，以指描畫，疑亦為初期文字之一種。

中古文化比舊石文化進展之一要素，即為粗陶器一事。無論其不能歸互於全般，且在中石器文化所有者，常為其後期所產。其出土雖尚稀，然既有粗陶器，則其食料及其他之儲藏，亦殊有可能性也。而日常生活自不得不大與以安定性，即彼等的生活從來多在所謂日暮之時不能離開飢餓之事，到如今卻可齋來大大安穩也。而彼等之願望，亦隨時得以滿足食慾。即不斷的食料之充實的要求，得以滿足也。其生活上已有餘裕。於是以其餘力為基礎，可行文化之運動。所以可稱為次期新石文化之發展的原始。

要之中石器時代為人類文化發達過程上之一過渡期，為新舊兩

石器時代中間連鎖文化之一階梯。蓋中石文化之鮮明，為明示人類石

器時代文化之發展過程，而於石器時代研究一事中，確信為當前之急務，因敢集合諸家成說，介紹於吾國人之前。

民國廿五年八月廿五日於滬上四部書齋。

內政研究月報

推進縣政研究專號

目錄

發刊詞	戴健標
推進縣自治之研究	蔡培
推進縣警衛之研究	松風
推進縣保甲之研究	戴健標
推進縣土地行政之研究	鄭震宇
推進縣公共衛生之研究	胡定安
推進縣教育之研究	高踐四
江寧實驗縣財政改革述要	梅思平
推進縣救濟事業之研究	吳時中
推進農村經濟之研究	張家良

定價 預定全年十二冊連郵兩元

發行所 南京東倉門口三十三號

內政研究月報社

漁洋秋柳詩李箋補缺

李兆元

本刊第一卷第八期。載有李兆元漁洋山人秋柳詩舊箋。末首僅存一行。至爲可惜。茲蒙四川帥淨民君以所缺者抄示。不勝感謝。

爰亟登之。柱謹志。

桃根桃葉鎮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煙。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纏綿。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記否青門朱絡鼓。松枝相暎夕陽邊。

此首專爲福王故妃童氏作也。按明紀補注重氏周府宮人。逃亂至慰氏縣。依福王於旅邸。生一子已六歲。福王南奔。各不相顧。福王卽位。陳濟夫奏妃尙在。福王不召。後自越其杰所指宮。弗納。旋下錦衣衛獄。童氏在獄中細書相遇日月及離別情事甚悉。付掌獄馮可宗呈覽。棄不視。可宗辭審。福王命屈尙志嚴刑拷掠。斃之獄中。先是福王命錢謙益採訪淑女。王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演戲爲樂。首句桃根桃葉正指其得新寵而行樂也。次句言任重妃之流落而不召也。三四句言今日雖棄置勿顧。而妃自來叩闕陳詞。是不啻秋色向人猶旖旎也。春閨曾與致纏綿。則正指旅邸相依。兩情纏綿時也。第五句愁字悲字亦暗包妃至弗納。旋下獄情事在內而不忍斥言。是詩人溫厚處。帝子原指湘夫人。今指童妃。徐夔注引魏文帝

柳賦序大誤。第六句直以宣帝詔求故劍大義責之。諷刺雖切而措詞微婉。尤得風人之旨。末二句重復追憶當年以深悼之。妙在記否二字。直向福王心中下一棒喝。故與第四句意相應而不相複。第一首夢遠句追憶馬后。見開國之如彼。末首悼傷童妃。見亡國之如此。照應在有意無意之間。關雎爲西周之始。白華爲西周之終。先生此詩命意處。直接三百篇。世稱爲風雅之宗。夫奚疑。

待焚詩稿

排印二冊實洋一元二角

陳柱尊教授著。詩共千餘首。當代詩人如陳石遺先生。稱其才力恣肆。在有清一代。甚似宋芷灣譚叔裕。又謂如見桂林山水之奇。又謂足下豪傑之士也。根抵盤深。題至而沛然暢所欲言。氣與識足以舉之。張孟劬先生稱其獨往獨來。真氣橫溢。三百年中。極似湯海秋。而學力勝之。必名於後無疑。蓋作者於詩無家不學。無家不埽。不分門戶。不傍古人。於舊體詩中自闢領土。欲研究近代文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價銀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誠實測驗編製之方法及計劃

陳一百

一、命名：誠實測驗

二、範圍：本項測驗暫包括下列兩大類

1. 欺騙測驗

2. 謊語測驗

三、問題之重要及其功用：考教育之目標，不僅在養成國民之生產知識與技能，而實在造成整個之良好人格。惟以往編造之測驗，多偏於智能方面，而一切教育事業之效率，亦多僅以智能之造就為衡量之標準，此實與本來之教育目標相背。年來德性教育之呼聲日高，因此測驗之編造，亦漸轉移於人格之測量方面。考人格中最屬重要之品性，莫誠實若。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西諺亦云：『誠實為最妥之方策。』故信實一特性，尤有設法測量之必要。此種測量之成功，其將有裨於兒童及訓育問題之研究，實未可限量。

四、欺騙測驗之編造

1. 留痕法——此法為 Voelker 所創，今可仿造而略加改良。其法如下：

(a) 試卷為一紙對摺而成，共四頁，開口以一封條貼着。第一頁為

填字式或他式之試題，第四頁為已有答案之試題，第二頁完全空白，第三頁則塗有一層薄蠟。

(b) 測驗時，試卷第一頁朝上；主試旋宣稱有答案之試題印在第四頁，即底頁，非至記分時勿得翻閱。主任此時須在場監視，以防作弊。

(c) 規定時間到後，主試即令各被試拆開封條，將試卷展開，使底頁與第一頁均向上，俾被試可同時看見第四頁與第一頁，以便校對記分。

(d) 主試隨令各生參閱第四頁之答案，為自己之試卷記分。

(e) 被試之是否作弊行騙，主試祇須比較第一頁試卷之內容，與第三頁蠟面所留下之痕跡便知。

(f) 記分法可參照 Oddy 所創擬者。

2. 複試法——可參考 Raubenheimer 之誇大測驗編造方法。大致如下：

(a) 試卷分為兩部，兩部之間題，除用為練習者外，數目大致相等，

且亦關於同一事物。上部問題之方式如左：

1. 你知道美洲大陸是誰發現否? ()

2. 你知道金字塔在何處否? ()

3. 你知道孔子是那一朝人否? ()

4. 你知道孫總理是那一縣人否? ()

其他

測驗時，令被試在每題下面括弧內，依照下列標準，為自己

記分：

本人認為完全知道的 2分

本人認為約略知道的 1分

本人認為完全不知的 0分

主試並給予充分有力的動機，使其欺騙，同時並以最有效之方法，撫蓋本測驗之真正目的。

(b) 上部做完後，即施以下部測驗，稽核被試對於自稱完全知道之題目，是否確能對答無誤。下部測驗假定為普通之彙選式，則其與上部相對之題目應如下：

- 1. 美洲大陸之發現者為(一)達爾文(二)俾士麥(三)哥倫布(四)威靈敦.....()

- 2. 金字塔在(一)亞拉伯(二)埃及(三)巴力斯坦(四)羅馬.....()

3. 孔子生的時代是(一)夏(二)秦(三)宋(四)周.....()

4. 孫總理的故鄉是(一)檀香山(二)香山(三)廣州(四)南海.....()

(c) 記分之精密方法，尙待研究。

3. 覆份法——此法為 Hartshorne 及 May 所創，實為測驗誠實最精密之方法，今可參考編制之。其法如次：

(a) 測驗中可分為難度測驗及速度測驗兩種。難度測驗可包含(1)算術測驗(2)見聞測驗(3)造句測驗及(4)相反字測驗等；速度測驗可包含(1)劃字測驗(2)兩位數加法測驗(3)替代測驗等。

(b) 根據大規模測驗之結果，將每測驗分成完全相等 (Equivalent) 之兩覆份。

(c) 測驗時，一份於有作弊可能之情境中施行，一份則於絕無作弊可能之情境中施行。其法不詳。

(d) 兩份之難度或長度既完全相等，被試如未作弊，則兩次之分數，當大致相等。如兩次分數相差超過某一定限度，則可決其有作弊行為。此所謂限度，並不難以統計方法計出之。

(e) 利用統計方法，亦可計出每人作弊多少之程度。

4. 劃圖法——修訂美國德性教育研究會所編之 "Cardboard Test" 此法似頗可靠。

五、欺騙測驗信度之決定：

1. 重試相關法

2. 覆份相關法

3. 各測驗交互相關法

六、欺騙測驗效度之決定：

1. 測驗結果與訓育處記錄之相關。

2. 測驗結果與秘密觀察結果之相關——此法為新創，似為較可靠之標準。

靠之標準。

七、謊語測驗之編造：參考 Hartshorne 及 May 所創之方法編制之。

八、本項測驗之適用團體：中學及小學。

九、需用材料：

1. 特製之測驗試卷二千份

2. 參考書籍及測驗十餘種

紅豆曲

木版珠印本一冊實洋一元五角

廣西容縣王維新撰。北流陳柱尊教授校印。廣西曲家。傳本甚少。王先生為嘉道間人。著作甚富。多未刊行。陳教授先校刊此一種。佳製甚夥。欲購者請將實價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仿古陶淵明評傳

王緝塵著 本書先述淵明之家世及其少年時代。次述其求仕與歸田之趣旨。再論其文章道德。立身處世之大旨。淵明澹泊寧靜。亮節高風。自為後人所崇拜也。

仿古陶淵明全集

(附蘇東坡和陶詩一卷)

陶潛著 淵明之詩，蕭散沖澹。出於自然。東坡一生服膺淵明作品。謂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此書凡十卷。附諸家評陶彙集。及靖節先生年譜考異上下各一卷。用仿古字版精印。古雅精緻。不損目力。

以上兩書合訂精裝一厚冊 實價四角 寄費掛號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通鑑民族思想蠡測

(續)

陳千鈞

三 大復讎

君子烏乎有仇國恥也。國家不幸而有恥辱，惟有臥薪嘗膽以雪之耳。倡大復讎主義莫早於春秋；春秋莊四年齊襄滅紀，春秋大書特書曰：「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云：「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又云：「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此春秋大復仇主義也。烏乎大美其能復仇，能復仇，則國恥可雪矣。通鑑於亡國而能復國，於恥辱而能雪者，則紀之於事，仇及亡國無興復之志者，則諱之。孔子曰：「知恥近乎勇。」知恥必思以雪之也；國亡家破，猶苟且偷安，雖不賣國，其罪亦與賣國同矣。

甲 美復仇 通鑑雖無美復仇之明文，但楚襄王迎婦於秦，溫公諷之以爲楚君不得其道，臣不得其人，以楚之大而爲讎人之役。則其諷楚之不能復讎明矣。不復讎則諱之，復仇則必美之矣。烏乎不明言以美之？竊以爲復讎者義所不辭，且記之，亦所以美之也。

(1) 燕昭王之求賢復國仇 燕有子之之亂，齊人乘之，遂破燕。

卷三周赧王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單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此昭王之艱苦求賢，立志復國仇爲何如邪？卷四周赧王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中略)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爲昌國君。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出亡之衛。」(中略)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

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蒞者百有餘人。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昭王積二十餘年之發奮圖強，卒能以弱小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昭王自謂「痛之入骨」，蓋有復仇之大志久矣，安有不能復仇者乎。

(2) 田單復國 卷四周報王三十六年：「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

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余謂田單令食必祭祖，不忘先人也。及燕人壞墳墓則激之，所以不忘祖宗國家。假神師以安畏怯之弱衆，用火牛以寒燕軍之膽，率必死之士，故能復國。』

(3) 漢武帝雪平城之恥 卷二十一 漢武帝太初四年：『冬上行幸回中，匈奴响象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漢武帝不忘國恥，卒服匈奴。

(4) 中國人大殺胡虜 卷九十八 東晉穆帝永和五年：『於是伏都鉢帥衆攻閼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閼農帥衆數千，毀金門而入，鑿權閼之殺己，馳招閼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閼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閼使尙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

各任所之，數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胡三省注云：趙人，謂中國人也。當時北方陷於胡，晉室偏安一隅，吾中國人之被陵辱或殺戮之慘，爲亙古所未有，說詳下此役雖爲希閔殘暴之輩所倡，與溫公對夷狄主張所謂不可多殺之人道主義不合，說詳下而溫公對此役不加以非議者，豈非當時中國人久在胡騎鐵蹄之下，如此方可一吐民衆胸中積年之義憤者，非邪？

(5) 北方父老歡迎桓溫北伐軍 卷九十九東晉穆帝永和十年：「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立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軍於饒柳以拒溫。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秦丞相雄於白鹿原，沖溫之弟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灊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

民衆歡樂之情緒，真非筆墨所能形容，誰謂民衆不知愛國邪？

(6) 劉裕滅南燕 自晉室偏安，桓溫雖進兵關中，而不能竟其功；若能稍快人心者，其惟劉裕之滅南燕及後秦乎。卷一百一十五東晉安帝義熙五年：「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中略)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中略)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餼，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

胸，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振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義熙六年：『南燕賀賴盧公孫

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腳弱者太多，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尙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凋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溫公於其下論之：『臣

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蓋深惜之也。

(7) 劉裕滅後秦 劉裕滅後秦，亦足稱壯舉，惜乎不能守也。卷一百一十七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爲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脩敬山陵，詔許之。(中略)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於是向洛陽一帶進軍，節節勝利，直攻長安。卷一百十八，義熙十三年：『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旣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尙數萬人，鎮惡論士卒曰：『吾屬竝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謏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

士曹風，通靈全圖，而更志行屠戮，以快志心，遂其施，曾將統之不如。

胡軍度降於太尉，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吾人將

遇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慨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後秦既滅，劉裕欲謀篡位，又匆匆南歸，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爲之嘆息，卽關中父老亦爲失望矣。「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露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及裕歸，留其少子鎮關中，不久諸將自相殘殺，秦地復淪於寇。故溫公論之曰：「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鄠之都，復輸寇乎！」至足令人浩歎者也。

(8) 唐太宗雪高祖稱臣突厥之恥 卷一百九十三 唐太宗貞觀三年：「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尙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勣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昔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務頽，庶幾可雪前恥！一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蓋不諱言恥，終能雪恥復仇者，其唐太宗之謂乎。

(9) 民衆相率逐契丹 卷二百八十六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溫公詳記契丹既入大梁之後，縱兵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建草穀」。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大略如此於其下遂記當時吏民之起義兵，逐丹。「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滎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中略)東方羣盜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此可見當時政府軍隊不能抗敵，民衆乃起而殺賊，梁暉送款晉陽，則後漢高祖之能成帝業，亦民衆之歸附也。故下又記：「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難者。」更可知矣。民衆相率抗契丹，而契丹遂不能北歸矣。按通鑑當書之曰：「義民」而稱之曰羣盜者，仍舊史未暇改耳。

(10) 譏楚襄王婚其讎 卷四周赧王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於秦。」夫襄王懷王之子也，懷王被困辱死於秦，襄王無仇讎之心，反與爲婚姻之好，故溫公於其下譏之：「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烏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強，烏得陵之哉！善乎，苟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

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此以楚君臣之無用，不能復仇，見讓於溫公；反之，則溫公之大復仇可知矣。

燕昭之復仇，田單之復國，皆戰國時代之不可多得者也。吾國民族之強大，盛稱漢唐，其初立國也，皆不免夷狄之侵辱。漢武帝唐太宗之發奮圖強，四夷俯服，則所謂敵國外患者，適足以資其自強耳。在通鑑千餘年史中，外禍之烈，首推西晉末南北朝及五代之世，有復仇之能者，祇劉裕耳。以心懷寶位，不能竟復仇之功，溫公至所深惜者也。其餘政府不能防患於未然，及恥辱既臨，又不能誓雪恥辱，在在見爲政者已無能爲矣。於是民衆遂起而自衛，雖無正當之組織，以與外敵抗，而胡人之遭慘殺，及後漢初民衆之羣起殺契丹官吏，卒能逐契丹於域外，雖不能盡雪恥辱，亦且快國難於萬一。於此可知外患愈壓迫，而吾民族益自認識其本身，發揚民族精神，終能復興吾民族焉。此讀史者之尤當注意者也。

乙、美有興復之志 國亡而不能救，恥辱而不能雪，雖有舉復之志，惡足以美，大其有志也。志之以見人心尙未死也。

(1) 王導有克復神州之志 卷八十七晉懷帝永嘉五年「周顛奔琅邪，王睿以顛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

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王導後雖不能光復中原，而安定江左基業，亦不易也。

(2) 祖逖興復中原之壯舉 卷八十八晉愍帝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可見祖逖之壯志，及當時建康政府之無決心矣。卷九十一東晉元帝太興三年「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

將軍遼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賤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遼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遼脩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遼書求通使及互市，遼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遼牙門董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遼，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遼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遼者，遼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於此可見祖遼之智勇，大河以南，復歸於晉，不日將可驅胡虜於域外矣。同上卷太興四年：「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觀此，可知司馬睿之忌才，及祖逖大功之所以不遂，竟以憂卒者矣；遼死後繼者非其才，河南地復淪於胡人，令人堪長歎者也。

(3) 陶侃欲致力中原 卷八十九 晉愍帝建興三年：「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卷九十三 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五月，以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

史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欲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賞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樽酒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遺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三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此則陶侃之發奮自勵，與其警策僚屬，爲何如邪？惜乎祇能平定內亂，尙未遑北伐胡虜，故臨終猶有遺憾。晉書本傳，侃疾篤，上表遜位，有云：「臣聞者猶爲犬馬之齒，尙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遺母丘與於巴東，受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殺，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可以知其志矣。

(4) 庾亮欲開復中原 卷九十六 東晉成帝咸康五年：「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爲都督河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鎮

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惲爲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魏興；西陽太守翼爲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鎮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以建威將軍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惲徙屯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翥爲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夏四月，執漢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後以朝廷蔡謨等議以爲未可，詔亮不聽移鎮。後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亦以爲未可而止。

(5) 庾翼有滅胡之志。翼，亮之弟也。亮死，翼繼任征西將軍，鎮武昌，戎政嚴明，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卷九十七東晉康帝建元元年：「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承之子也。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

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桓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前趨丹水；桓溫爲前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中略) 庾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鎮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先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荆江寧益梁交廣七州

豫州之四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翼可謂有決心者矣。建元二年：「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熊於丹水，爲熊所敗，翼貶宣爲建威將軍，宣慙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又以司馬應誕爲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梁州刺史，戍西城。(中略) 翼還鎮夏口，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不幸翼於次年(穆帝永和二年)疽發背死爲可惜也。然其後桓溫之能滅蜀北伐，皆其舊部，卽溫之大用，亦翼薦於成帝謂「溫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人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云。翼亦人傑也哉。

(6) 褚裒北伐之失敗。卷九十八東晉穆帝永和五年：「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達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中略) 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裒，求援於褚裒，裒遣都將王龍李邁將銳卒

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龜等戰於代陂，龜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襄退屯廣陵，陳遠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襄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襄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襄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不久，襄亦以慚憤發病而卒。

(7) 崔浩之北伐無功 卷九十九東晉穆帝永和八年：「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謝尚不能撫慰張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中略)謝尚姚襄共攻張遇於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善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於潁水之誠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於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後浩以連年北伐無功，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遂廢爲庶人。浩素與溫不和也。

(8) 宋文帝有恢復河南之志 卷一百二十一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劉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義欣，道憐之子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

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冲爲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爲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中略)不幸爲魏所敗，此後數年，與魏聘使往來，和親之約幾成，而通鑑書曰：「帝依違答之。」以見非其志也。及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二十六年又記：「帝欲經略中原」云云。不久而魏寇至，此後數年，兵戈不息，進退無常。及二十九年，魏世祖被弑，更謀北伐，終亦無功。

(9) 宋明帝之北伐 卷一百三十一宋明帝泰始二年：「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軍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鼎之所有，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吓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此可見明帝之決心矣。惜張永沈攸之攻彭城不克。三年，正月，永等大敗，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其後攸之復攻彭城亦大敗。四年冬十月，發諸州兵北伐，而魏反南侵。五

年，沈文秀守東陽，魏瓘之三年，城破，不屈。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明帝有志而無力，恢復不成，反以失地。

(10) 譏不能興復 晉愍帝建興元年祖逖有恢復中原之志，請

兵於司馬睿，而溫公於其下記曰：「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

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云云。司馬睿

之心可知！按晉書祖逖傳作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云

云，是司馬睿之罪猶可原也。通鑑於逖言之後，書曰：「睿素無北伐之

志，真誅心之論也。及逖經營有效，睿復以戴淵居逖之上，以掣肘之，

則睿非特不能成人之美，又且忌才矣。及愍帝建興四年，長安城破，愍

帝被虜，爲睿者當如何自奮，庶幾雪恥復仇者乎？通鑑卷八十九「丞

相容開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

期，甲寅，據張暎校宋本增甲寅二字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

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

免從事中郎周楚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辭職。容曰：

「政刑失中，皆吾開塞所致，一無所問。」此事晉書元帝紀記西都

不守，帝出師露次……云云，卽有祥瑞甚多，以爲中興之象，無殺淳于

伯事，觀此則元帝將興師北討，或猶不忘復仇也。劉隗傳又祇言建興

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爲之奏冤，又不言殺伯之

原因，通鑑合而記之，可見元帝雖有刻日北征之言，而無雪恥之志，乃

諉罪於督運令史，言其冤卽可見元帝無興復之誠心，而容之文過，則

欲蓋彌彰矣。故宋胡寅讀史管見論之曰：「琅琊才具不優，志器非遠，

感激東海與己揚州之惠，因自以建鄴爲琅琊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

軍，容以方定江東爲辭，祖逖說以恢復，容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

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審有此心者，

當爲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儲峙餼糧，其規模措畫，無非北向之

計，一日奮發，尙恐大事之濟，未易就也。今既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

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刀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

逆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而重歎，則當

時爲何？此所謂於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此胡氏讀通鑑可謂獨得

溫公之心者矣。通鑑卷九十東晉元帝太興元年：「詔羣臣卿士，各陳

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

一失也。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

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

瀆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達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

也。」云云。可知當時之風尙矣。及卷九十五成帝咸康七年，燕使劉翔

請命於建康。「翔病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尙，嘗因朝貴宴集，謂

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

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

誕爲賢，譽諂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王濟民乎？」充等甚

慙，詔遣兼大鴻臚鄒播持節詔拔城射命洪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於

江上翔請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草猶宜早除，况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則當時胡虜之猖獗，中原之未能興復，江左上下，不能辭其咎矣。

或曰：「溫公讓晉元帝無興復之志，惜劉裕不能竟恢復之功，大書當時有志之士，不忘興復之事，吾已知之矣；惟美其興復之志，言而有微乎？」曰：「有之！」何以見之？昔者溫公之修通鑑也，網羅一時之才如劉敞、劉恕等輩佐其事，而獨裁於溫公；今傳通鑑問疑一書，爲劉恕之子義仲，嘗備聞兩公互相論難之言所記者也。劉恕嘗欲以晉元比蜀漢，後魏比於東吳，甚而降東晉爲列國，而溫公則以爲非是。其言曰：「光因道原言，以吳蜀比南北朝，又思得一法，魏吳蜀宋齊梁陳後魏秦夏涼燕北齊後周五代諸國，名號均敵，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國之法，沒皆稱殂，王公稱卒；周秦漢晉隋唐嘗混一天下，傳祚後世，其子孫微弱播遷，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欲用天子法，以統臨諸國。」云云。據汲古閣本而通鑑卷六十九魏紀文帝黃初二年溫公正閏論亦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稱其有紹復之望者，即美其有興復之志矣。

於此可知溫公修通鑑之大義，其斷斷於復仇興復者，正以民族之

故也。人民果其自忘其民族，則民族其真滅亡矣。通鑑卷九十五東晉成帝咸和八年「春正月丙子，趙王勒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胡三省注云：「晉雖未能復君父之讎，而焚幣一事，猶足舒忠臣義士之氣。」讀史管見亦論之曰：「……石勒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東晉嗣世，乃不戴天之讎；張賓爲勒謀臣，猶有擢髮不足數罪之言，則晉之待勒，不言可喻矣。設受勒幣而與通好，忘宗國之憤，弃君父之大怨，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難焉……」兩人皆贊美東晉此舉之得宜，而溫公書之，亦以東晉上下猶未忘讎仇之心者非邪？疑溫公之意，以爲東晉者，復仇可也，興復可也；及仇而不能復，亡而不能興矣，則興絕之，永矢不忘讎也。若認賊作父，報顏事仇者，斯乃天良喪盡者矣，豈不哀哉。（未完）

七言絕句作法舉隅

全一冊定價五角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七絕一體變化多方自來詩人能之未必知之知之未必能言之馮振心先生歷任各大學教授本其經驗輯爲此書示學者以規矩凡得七絕作法五十六類一類之中又析其同而異者先博舉其例而後綜攝其法良工心苦金鍼度盡學者手此一編可以無師自通學校用爲教本或參考書尤宜各地世界書局皆有發售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後書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順帝紀。陽嘉二年詔曰。儉以恤民。政致康乂。

梁商傳。商上疏曰。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

以上後書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子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寇榮傳。榮上書曰。如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

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謝弼傳。弼上封事曰。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楊彪傳。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愚案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謂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利弟復利兄。是不相及也。又鄭志。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比相坐。康誥云。門內尚寬。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較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誥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也。康誥與此二說。同惟鄭志。子不祇。作子不孝耳。又案昭二十年。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謝弼二說。與此同。正義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為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王鳴盛曰。父不慈。四

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武五子傳。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作業德。愚案此用書康誥語也。毋今字也。匪非也。愚攷說文。匪。器也。从匚。非聲。地理志。凡。匪。匪之匪。皆作業。穀傳。買業。詔而相。順。卽用詩。其命匪。詔之。語。蓋。業。匪。古。通用。而。猶。假。匪。為。非。也。又。案。史。記。作。毋。德。徐。廣。曰。毋。一作。非。索。隱。曰。蘇。林。曰。非。德。也。本。亦。作。德。德。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業。段。玉。裁。曰。毋。德。德。疑。亦。用。康。誥。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等。語。今。攷。諸。先。生。曰。無。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則。德。非。業。皆。非。正。字。其。字。正。作。非。說。文。非。遠。也。从。飛。者。下。趨。取。其。相。背。故。諸。先。生。詳。非。德。為。上。背。德。漢。人。訓。故。之。學。皆。有。依。據。後。人。釋。為。薄。釋。為。廢。釋。為。敗。者。皆。失。之。古。飛。字。多。作。業。易。飛。亦。作。肥。通。音。通。用。此。丕。則。蓋。與。無。過。丕。則。有。衍。同。孔。傳。訓。則。為。法。非。是。陳。喬。樞。曰。據。漢。書。毋。作。業。德。則。知。今。文。尚。書。勿。作。非。謀。非。彝。勿。字。亦。當。作。毋。也。字。

王曰。鳴戲。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用康乂民。

武五子傳。齊王閔策曰。烏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意不感。迺囚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前書

愚案此亦用尚書康誥文也人之好德一節作釋惟命不于常女念哉義其精

酒誥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陳忠傳。忠曰。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禁。則為攻盜。攻盜成羣。

則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後書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

若來三月。惟丙午臚。

律歷志。三統歷。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後二歲得周公

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

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

惟三月丙午臚。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臚。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

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愚案大傳曰。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以召誥是攝政五

案孟康曰。臚。月出也。音數尾。反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其書則亡。段玉裁云。古文月采篇

十字。乃漢魏人注語。王伯厚引尚書正義。月采當作月令。是也。師古時誤為王文師古臆

為月采之說。殆未可信。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此周書七十一篇中。月令

也。今缺。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三日。粵臚。此亦周書月令。文隨唐時尚存矣。王伯厚藝文

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惟丙午。臚。未檢出。何書。此蓋惟丙午。臚。之異文。今文尚書也。

惟作維。臚。作臚。臚。從出。臚。與出。雙聲。方言。臚。作也。廣雅。臚。出也。疑。漢書本作丙午。臚。孟康

二。

郊祀志。匡衡等奏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

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於豐。鄩。成王郊

於維。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

議曰。兆於南郊。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

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徒

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宋意傳。意上疏曰。昔周公懷聖人之法。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

父。加以賜幣。

何敞傳。敞奏記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

夏禹元圭。周公束帛。以上後書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

孔光傳。元后詔曰。俊又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

耆老。愚案耆老。今作壽考。義同。前書

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

自時中乂。

婁敬傳。敬曰。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

以亡。

地理志。昔周公營維。以為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以上

班固傳。固東都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杜篤傳。篤論都賦曰。成周之隆。適即中洛。以上後書

亦不可不鑒於有殷。

崔駰傳。駰獻書戒竇憲曰。漢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

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後書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王莽傳。羣臣奏莽居攝稱假皇帝疏曰。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

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

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

言我復子明君。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

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成湯既沒。而太

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小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與殷道。周武

王既歿。周道未成。成王幼小。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

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歎歎曰。昔周公

攝政。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

律歷志。三統歷。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後二歲得周公

七年復子明辟之歲。以上前書

桓帝紀。和平元年太后致政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後書

于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

翼奉傳。奉對曰。昔成王徙雒。盤庚遷殷。

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郊鄆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之以

爲都。是爲王城。雒陽云。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以上前書

野王二老傳曰。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

而大城於郊鄆。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

有其備。庸可忽乎。愚案尚書正義引鄭說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

老所言爲武王。豈周公遷雒。即殷遺民爲承武王之志。與觀地理志。武王遷九鼎。周公致

太平營之以爲都。而可知矣。又案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乃卜澗水之東北。即池之南。惟

玉食。蓋即做洛誥文而爲此書也。

黃琬傳曰。昔周公營洛。以甯姬。以上後書

俾來以圖。及獻卜。

劉向傳。向奏曰。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目設卦指爻而復說義。

書曰。俾來目圖。前書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爰延傳。延上封事。桓帝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周公戒

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愚案李賢注。尚書周公成王曰。孺子其朋。孺

毋作火。始燄燄。

梅福傳。福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

後防之亦無及矣。愚案唐肅今作談談段玉裁曰此今文尚書也與與肅雙聲韻風古亦作炎風又按古文尚書實作炎炎讀目體反左氏傳人之所

忌其與目取之杜注引書此句作炎炎釋文炎音鹽正與鹽語釋文音鹽同炎音鹽者讀為韻也以廣韻推之陸法言切韻韻音以贈切韻音以冉切韻不音鹽也蓋包因釋文音韻蓋不致說文韻讀各字妄謂讀即韻字可音鹽耳集韻五十韻炎讀為一字目體切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郊祀志。谷永說上曰。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不享。

谷永傳。永對曰。絕卻不享之義。愚案義古儀字此即用釋語文也 以上前書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威秩無文。

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大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威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前書

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前書

桓郁傳。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上疏皇太后曰。昔成王幼小。

越在極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

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翟酺傳。酺上疏曰。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行。耳聞正言。一日在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以上後書

公無困哉。

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無困我。

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愚案我今作哉。大昭曰。哉乃我字之譌。以上前書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成格。王入太室禩。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律歷志。三統歷。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愚案前書

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至三十餘世。
黃瓊傳。瓊建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以上後書

白香山之文學

張明仁

1. 白香山之生平

白香山，(七七二——八四六)名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本太原人，後徙下邳。香山爲秦將白起之後，祖父名鏗，爲鞏縣令；父季庚，爲建州別駕。弟行簡，與香山皆以文學名世。今爲敘述方便計，分香山生平爲三期：

(一) 求學生活 香山幼聰穎過人，年十五六，初至京師，袖文謁顧況，况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見香山「野火燒不盡」句，歎服延譽。貞元十九年，(八〇三)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祕書校書郎，以後即開始其「宦海浮沈」之生活矣。香山與元九書中，自言其求學生活之情形甚詳，今錄如后：

僕始生六七月，乳母抱弄於書廚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及五六歲時，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腐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蓋以

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

大凡學問之成就，半由天授，半由人力。香山始生六七月時，即能辨「之」「無」。其天授之厚如此，而又加之「苦學力文」，則其能成爲一代作家，實非偶然也。

(二) 「宦海浮沈」之生活 香山自登科第後，授祕書省校書郎，即已入官場矣。元和間，由翰林學士左拾遺，拜太子左贊善大夫，直言敢諫，即所爲詩文，亦多存諷諭。元和十年，(八一四)盜殺宰相武元衡，香山上書論其寃，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惡香山者，言其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香山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乃奏貶刺史，王涯復論不當治郡，追改江州司馬。香山儒學之外，頗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爲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潞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而自爲廬山草堂記，以明其志。香山與元微之(稹)友善，時微之在通州，篇詠贈答，不以數千里外爲遠。其與元九書一文，即作於此時，其對於文學批評上重要之主張，悉見於此書。十三年冬，(八一八——八一九)量移永州司馬。召還京師，升主客郎中，知制誥。長慶

初，(八二一)轉中書舍人。時國是日非，賞罰失宜，河朔再亂。公連上疏言軍事及時政，皆不見用，求外任，乃除杭州刺史。公在杭州，築堤澹湖，今杭州之白堤，即公之遺愛。後秩滿，除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八二七)拜秘書監，遷刑部侍郎，俄除太子賓客分司，封晉陽男，食邑三百戶。太和三年，(八二九)稱病東歸，求爲封司官，遂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香山此時，宦海浮沈，忽忽半生，行年已近六十；後遂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以度此老年生活矣。

(二)老年生活 太和五年，(八三一)香山爲河南尹，是年友人元微之卒於武昌，有哭微之詩。七年，(八三三)復授太子賓客分司，曾在洛陽買宅，有竹木池館，家妓樊素、蠻子，並能歌舞，香山逍遙其間，以娛晚景，曾有池上篇自序，可見其老年生活之情形。文云：

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久之。曲未皇，而樂天陶然石上矣。

香山又效陶潛五柳先生傳，作醉吟先生傳以自況。集中「閑適」

詩，多作此時。開成元年，(八三六)除同州刺史，稱病不就；尋授太子太傅，晉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八三九)得痺風之疾，乃放諸妓女，自爲墓誌，病中吟咏不輟。會昌中，請罷太子太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胡杲、吉

七十歲，「尚有狄兼蔡、盧貞二人，以年未七十，雖預會而不及列，故又稱『九老會』」。會昌六年，(八四六)卒，年七十五。(舊唐書作卒於大中元年，年七十六；此從新唐書及李商隱所撰碑文。)宣宗以詩弔之，贈尚書右僕射。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行世。

2. 白香山之詩

白香山之文學，以詩最著，而香山之得力者亦在此。集中所存詩，計三千餘首。以數量言，蓋亦超軼往古矣。

香山之詩，曾自分爲「諷諭」、「閑適」等類。大約「諷諭」類中，中年所作居多，如秦中吟、新樂府、賀雨詩，均作於貞元元和間。(新樂府與賀雨等，作於元和四年，其時公年三十八歲，見胡直齋所撰年譜。)意在諷刺時事，醒悟人君；而「閑適」類中，則以老年所作爲多，蓋斯時已飽經憂患，無復少壯豪氣，唯以詩怡悅性情而已。胡適之先生云：

那是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又是一個朋黨最厲害的時代。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都是那時代的犧牲者。元白貶謫之後，諷諭詩都不敢作了，都走上了閑適的路。

觀胡氏此言，可瞭然於其改變作風之故。

香山詩中之特點，可分爲四端而論述之：

(一)富於同情心 詩人天性，最富於同情心。我國偉大之作家，

皮、鄭、劉、真、盧、貞、張、澤、及香山七人，爲商會於履道宅。詩云：「七人五百

杜甫、白居易、陸游等既屬如此，即國外之拜倫、雪萊等亦莫不如此。香

山因富於同情心故見社會之紛亂民生之痛苦一一皆從筆下寫出所謂：

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飢寒！（傷宅）

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爲主人，廷尉居上頭。以中爲樂飲，夜

半不能休。豈知閹鄉獄，中有凍死囚！（歌舞）

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

戶中人賦。（買花）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况彼無衣民。迴觀村閭間，十

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

大寒歲，農者尤苦辛。願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褐裘覆絺被，坐臥有

餘溫。幸免飢凍苦，又無傭畝勤，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村居苦

寒詩）

此種名篇佳句，無不由於同情心之所磅礴。又新製布裘有云：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如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朝擁坐至暮，夜

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

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穰暖皆如我，天下無

寒人。

此種富於同情心之作品，在香山集中，隨時可以見之。又香山琵琶行中，

敘在尋陽時，聽商婦彈琵琶事，有云：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

一部……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

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遠船月明江水

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

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今夜聞君琵琶語，

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

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

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此詩信手拈來，一字一淚！香山之富於同情心，於此尤可見之。

（二）悠遠之意境 香山能爲激直之諷諭詩，但亦能爲悠遠之閑

適詩。如池上篇云：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

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

白髮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

海寬。雲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

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遊哉，吾將終老於其間。

秋居書懷云：

門前少賓客，階下多松竹。秋景下西牆，涼風入東屋。有琴慵不弄，有

書閱不讀，盡日方寸中，澹然無所欲。何須廣居處，不用多積蓄。丈室

可容身，斗儲可充腹。况無治道術，坐受官家祿。不種一株桑，不鋤一

隴穀。終朝飽飯澆，卒歲豐衣服。持此知媿心，自然易爲足。

二詩皆能寫出此種悠遠之意境，亦有着墨不多，而趣味盎然者，如早秋、獨夜云：

井梧涼葉動，鄰杵秋聲發，獨向簷下眠，覺來半床月。

招東隣云：

小榼二升酒，新簾六尺床。能來夜話否，池畔欲秋涼。

此種悠遠之意境，又非他人所可企及矣。

(三)工於寫實 香山生當天寶亂後，社會之紛亂，民生之痛苦，在

香山耳目中，聞見既多，感慨益深，因以其生花之筆，一一將其事寓於詩中，故能慘切動人，爲寫實聖手，如秦中吟十首中，每一首均含有一嚴重之社會問題，讀之使人「性情搖蕩，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洪邁語)

今舉二例如下：

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姝。顏色非相遠，貧

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

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

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迴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

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

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議婚)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

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罇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

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

食人。(輕肥)

又香山新樂府五十首，專寫當日時事，意存諷諭，尤可見其寫實手段之高超，限於篇幅，僅舉道州民及賣炭翁二首如下，藉見一斑：

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餘。市作矮奴年進送，號爲「道州任土貢」，寧若斯！不聞使人生別離，老孫母哭兒，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類。詔問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蠶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從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到子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下淚，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爲字。(道州民)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上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賣炭翁)

(四)語句通俗 香山作品，無論詩或散文，語句皆力求通俗，不尙文飾。相傳香山之詩，老嫗皆解(見第四章白香山之文學批評)此事雖未必可信，但其詩之明白曉暢，則爲讀者所共觀也。

香山散文爲其詩名所掩，鮮有人注意，然其價值亦有不可磨滅者。在今將研究所得，論述如次：

(一) 內容方面

襟懷高尚 香山生性好靜，喜放浪於山水之間，以怡其情；故每有所作，一種高尚之氣，自然流露簡端。嘗在廬山築草堂以居，而爲文以記之曰：

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謔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而後頽然嗜然，莫知其然而然。（廬山草堂記）

又如冷泉亭記云：

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蓋，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上，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潺復潔，散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士，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

有高尚之襟懷，乃樂居於高尚之環境，而下筆之際，遂不覺有高尚之氣生焉。此等文學，讀之可以神氣清爽，俗氣潛消，蓋不僅其措辭之妙而已。情感真摯 人具七情，有感斯發；然情之爲用，必以真摯爲極至。香山篤於友愛，觀其祭浮梁大兄云：

嗚呼！追思曩昔，同氣四人，泉壤九重，剛奴早逝，巴蜀萬里，行簡未歸；

浩然一身，漂離在此，自兄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豈料避弓之日，毛羽先衰；垂白之年，手足斷落。誰無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有如今日！

情詞嗚咽，不忍卒讀，實爲千古抒情傑作。又觀其答元微之書云：

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警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鸞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籠烏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

此段不加粉飾，而友情自然流露，誠抒情文之最爲動人者也。

(二) 形式方面

求暢達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可知辭能達意，卽已盡文章之能事，然自古爲文者，每好雕琢辭句，使其心中所欲言者，反不能達於筆下，而香山爲文，則祇求暢達，不務雕琢；故能暢所欲言，一洗艱深晦澀之弊。觀前所舉各例可見，故不再舉。

描寫細膩 香山之文，其描寫細膩處，可於其荔枝圖序中見之。文云：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雪，漿液

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此文不及一百字，而舉凡荔枝之外形內質，莫不刻劃入微，實不可多得之作。

4. 白香山之文學批評

香山之文學，與其對於文學批評上之主張，實相貫澈。故欲研究其文學，則對於其文學批評上之主張，固不容忽視。此篇即專就其文學批評方面討論之。

香山對於文學批評上之重要主張，約有三端：

(一) 人生的藝術 文學批評上之主張，有人生的藝術及爲藝術而藝術兩派，香山則屬於人生的藝術派。其與元九書云：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王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導洩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時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刈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矣。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

當「導洩人情」以求合於六義之旨。其他嘲風雪，弄花草之章，無關於諷刺者，皆所不取。觀其與元九書云：「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詞合爲事而作。」已自可見。而其新樂府自序中，言之尤切。其言曰：

其辭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覈而實，欲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觀此一段，即足證明其屬於人生的藝術派，所謂「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即爲提倡人生的藝術，而反對爲藝術而藝術也。

(二) 措辭不尚文飾 香山之文學批評，既屬於人生的藝術派，故其辭力求平易，不尚文飾，務使人人易曉，方有裨於人生。其所作策林云：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此段即表明其輕文尚質之說，又墨客揮犀有一則云：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

此事縱不盡可據，但元稹亦言其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則其詩之易於了解，固可信矣。

觀上所言，香山以爲文學之責任，上焉者須能「補察時政」，下焉者亦

(二) 詩樂合一 香山以其美刺與此，因事立題諸作，謂之「新樂

府」蓋欲返於詩樂合一之途觀其策林一段尤足爲其主張詩樂合一之證，今錄如下：

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與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好粗。

以上係香山對於文學批評之主張，然其所以造成此種主張者，厥有二故：一爲香山平日受傳統之影響，認爲三百篇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之美刺詩，遂抹煞一切爲藝術而藝術的文學。一爲生當天寶亂後，民生之憔悴未蘇，人君之昏庸益甚，故不得不諷刺時事，以醒愚頑。香山此種對於文學批評上之主張，影響後世甚大，故特表而出之，以爲治文學者之參考。

5. 白香山在文學史上之地位

白香山爲我國古代第一流作家，其在文學史上，地位之高，盡人皆知。本篇卽就其在當時之地位，及其在後世之地位分述之。

(一) 在當時之地位

香山之詩，在當時聲名最大，流傳亦廣，觀其與元九書有云：

日者聞親友間禮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

寓霞者欲聘倡伎伎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昨過漢南口，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

又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

爲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微之詩名，與香山相埒，觀其論述，尤可見其在當時之地位矣。

(二) 在後世之地位

香山不獨在當時地位已高，卽在後世，亦有過之無不及。欲證余言之不謬，請舉後世最負聲望之文學批評家，對於香山之評價如下：

宋洪邁容齋隨筆云：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

事。

金玉若虛溥南詩話云：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伴。至長篇大韻，動輒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長牽長之態。此豈燃斷吟鬚，悲鳴口吻之所能致哉！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云：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一卷，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

趙翼又云：

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之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試平心論之，詩本情性，當以情性為主。奇警者第在詞句間爭難門險，使人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較勝於韓孟。世徒以輕俗訾之，此不知詩者也。

觀諸家所評論，香山在後世之地位，可以想見，近二十年來，因文學上之改革，舉凡我國古代文學作品，皆為之重新估價。而香山文學，無論在內容上，或形式上，以現代眼光觀之，亦為我國有數之作家，從此香山在文

學史上之地位，將益為增加無已矣。

曾文正公家書

仿古字版

附家訓 手札真蹟 大事記 榮哀錄

精裝一冊 實價二角（寄費一分）

曾文正公為清代大儒，並為一有數之軍事家，道德文章，名垂不朽。平生著作極富，數達百餘卷。其家書、家訓、手札三種，於處世立身之道，語多中肯，茲特刊行於世，並附大事記及榮哀錄二種，以供讀者之研讀。

世界書局發行

民俗博物館在現代中國之重要性

荆三林

(一) 引言

在歐洲從亞力山大時代起，博物館就有了雛形，(1)慢慢發展到了十五世紀初葉，就有正式博物館的成立。到近代，博物館在各國已林立，尤其在蘇俄，博物館的數目已經達到二百多個，(2)可以說整個蘇俄的社會文化教育，是在利用着博物館。不但蘇俄，現在歐美的社會文化教育，也完全成了一種博物館教育呢！甚而還有兒童博物館的設立，(3)連兒童教育也利用着博物館。所謂博物館，並不是一個古物的保管機關，也不是任何物品的保管機關。可說是整個社會文化的教育機關，他的價值是超過圖書館的。圖書館祇能供給知識階級的閱讀和參考。而博物館則可以用娛樂的性質來供給一般人的欣賞和觀覽，灌輸一般的知識和文化。它是能補助一切的教育，確是整個的社會文化教育。再者，一個完備的博物館中，要含有保管、陳列、及教育等種種意義，要分科學、歷史、社會等等部門。而他的陳列品，不僅純是原來的物品，還可分爲模型、圖寫（照片附）等類。這樣博物館的功用及價值，便更大了。

(二) 所謂『民俗博物館』

博物館有特別的與普通的兩種不同的性質。特別的博物館，是含有某種特殊性質的。普通的純粹是爲教育而設立的。這二種都有它相當的用意，尤其是普通的博物館，在社會上的功用更大。民俗博物館就是普通性質中的一種，是以民俗的材料而用博物館性質組成的社會文化教育機關。現在把它的材料、功用和組織約略列之如左：

1. 民俗博物館中的材料——它材料的基礎，當然建築在人民——社會——的生活、風俗、與習慣上。人民生活的要素，可以分爲物質的和社會的（或文化的）兩種。在物質方面的材料，可以包括人民生活、中應用物品的全部。例如：日用器具、民間工藝，及其他一切民間的器物。至於社會方面的那更多，可以包括人民全部的生活狀況。例如：婚、葬、禮俗、會社，(4)及其他民間之固有組織，人民之生活等類……這都是民俗博物館中的材料。這些材料，搬到博物館中，一經學者的整理，如分類、說明、製型、圖寫等等。還用科學的方法加以佈置，便可供大衆的參觀，來領略相當的智識或文化。

2. 民俗博物館的功用——各地因爲自然環境之不同，生活也絕對有異。但是，也有互相應用的地方。而且要改革社會，必得先對人民之

固有生活加以認識，因為整個社會的演進，是經過了相當歷史的，絕對不是突然可以改進的。總得對於各方人民之生活狀況而加以深刻的認識，才能作出新的生活而適用於人民。而且，人人都有相當的模倣性，對於好的自然可使人民自己去學習，風俗之與人民生活，可以說是有着重大關係的，不論是學術或者是社會等，都離不開民俗。所以史學家告訴我們：『空間的旅行等於時間上的旅行。』——因此，我們走進一個民俗博物館裏，可以說能得到了全球的及整個歷史的文化知識，如同走遍了一個世界的人間一樣。我們可在民俗博物館裏，研究得一個整個的社會的——人民生活的——狀況，這個功用是如何的重大呢？況且，民俗博物館的觀眾，不一定要智識份子，即普通一般人民，也可得到相當的知識。再者，民俗博物館的材料，不一定限於一地：它的範圍可說有兩種，第一種的範圍可以包括全球人類的風俗與習慣。第二呢？即一國，一省，一縣，一地方，都可作為一個民俗博物館材料的範圍。第一種的功用自然是很大。第二種的功用亦並不小，它最低可以使我們一目瞭然的知道了某一個地方的人民之固有社會的狀況，及現在人民生活的。——這種種的功用，可說是除民俗博物館而外，任何文化機關所不及的了。

3. 民俗博物館的組織——一個完全的民俗博物館之組織，自然是很複雜。假設是一個附屬於其他機關的民俗博物館，自然是很簡單的。但是，我們以普通的獨立的民俗博物館之組織來說，總離不了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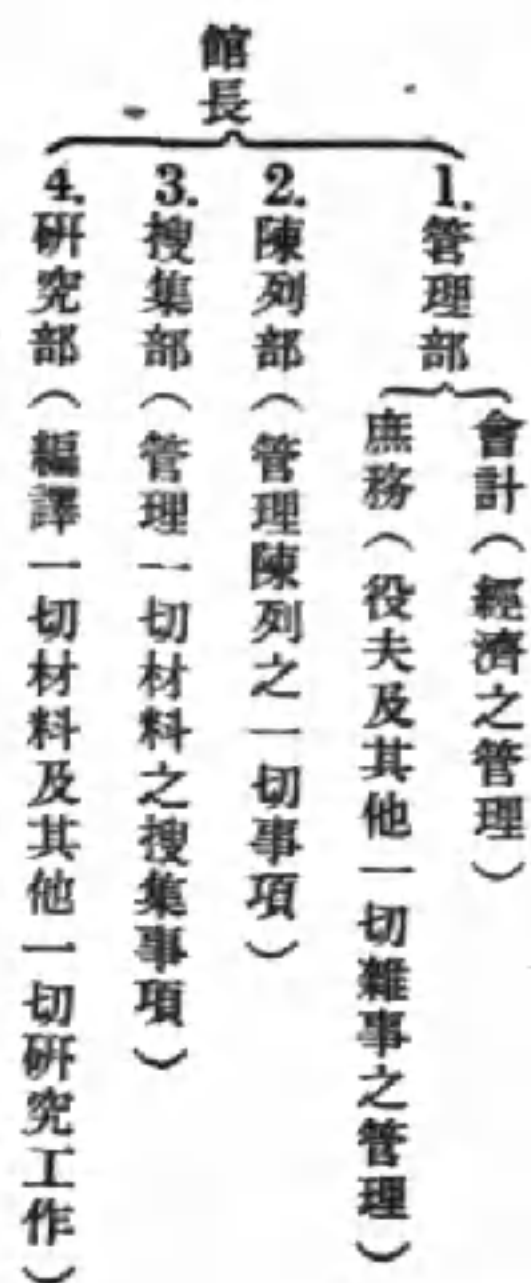
的四種工作：

A. 管理——在任何機關中，管理是一種最重要的工作。而在博物館中，管理也是一種重要的工作。——所謂管理者，是專指館中行政上之管理而言。而其他工作則各部分任之。所謂在管理的部分中的工作，如經濟，人員，及其他一切館務管理的工作皆屬之。

B. 陳列——陳列在一個博物館裏是最主要的一件工作。尤其在民俗博物館裏，其價值更重要。而在通常博物館裏陳列的方法，其最大弊端，就是不能使觀眾得到相當的知識，這是一件最背乎博物館原則的一件事。我們要細看它所以如此的原因，大半是把陳列看的太輕，而且去陳列者，亦大半是不懂陳列意義的人。這樣自然會發出種種的弊端：第一是把博物館中的材料當作珍寶。第二，是陳列者的本身沒有相當的知識。——況且，一個博物館的功用全在於陳列上，豈可馬虎麼？最低，陳列的方法能使觀眾得到所陳列的意義才可，尤其民俗博物館，在陳列上更得注意。應當使觀眾能一走進陳列室如走進了一個社會一樣，如從此境域至彼境域而觀覽了整個的人間才可。因此，陳列的工作，亦得特別的要具有相當知識的人去工作。——而且使彼等專門於陳列，不必顧慮他事。

C. 搜集——搜集的工作，是博物館中重要的一部分。博物館一切材料的來源，都由搜求而得。搜集的工作亦得有相當的部分來專管。——如調查，採集，製型，作圖等，都是這一部分的工作。

D. 研究——研究也是一件重要的部分。如材料之編輯成書，及譯外國文之材料，與一切研究事項。可以說整個以文字來輸入或輸出材料的工作，都是研究部分的工作事項。——現在把民俗博物館之大概的部分及工作列表如左，以供研究：



——上所述者，不過是一個民俗博物館之大概而已。及至組織時，絕不是這樣的簡單。而且在德國漢堡已有一個規模較大的民俗博物館，亦可作我們參考的。

（三）現在中國爲何需要「民俗博物館」

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存在，就是有許多人民。而且人民知識高的國家，才能够在與發達。人民知識愈低的國家，自然是日趨敗亡的。所以一個國家建設的基礎，是人民知識的建設。而中國人民，大半還都目不識丁，任憑一般人怎樣叫着「普及教育」。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社會知識，從那裏着手可以普及呢？現在一般人注意的普及教育，第一步是教他們識字，可是我們細細的去研究一下，這個方法是否可速即發

生效力。自然是不可能的。第一件：因爲一般不識字的人，大半是勞農或工。他們的時間和精力是完全消磨在他們的職業上，絕對沒有工夫再去學認字。第二件：是他們的習慣已經養成。再者他們不識字也可以維持了他們的生活，再也不願意去學認字了。第三件：他們大半是年齡稍大的人，——有二十歲以上的人，再從學字起，也不會發生效力。第四件：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學字的好處。因爲這種種的關係，可以說這些要他們識字的工作，是一件無益的工作。不過認字祇管可以認字，而使他們能得到相當的知識，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但是是一個人，對於他眼前的事物，他們絕對可以分出善惡。再者，可以說人人都有向上擇善的心理。他們祇要看到好的事物，絕對是可以模倣的。——進一步說，一個見過的事物，他最少可以知道而記下。——而且暇時都喜去娛樂。

一個博物館可以當作一個娛樂的場所。——民俗博物館可以當作一個整個的社會，像是社會的照像。內面是形形色色，無奇不有的動作與物體。他們可以娛樂，在娛樂裏，他們得到了大社會的知識。可以說是得到了全人類生活的知識。這樣的方法，其效力的速及大，可以說是任何方法都不能及的。

現在我們中國所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人人都知道其重要的是文化，政治，經濟與武力等侵略。但是我們回頭來看，他們所以侵略我國的原因，是我們文化的衰落，政治的不就軌道。經濟的不景氣，武力的散漫薄弱。這個問題的解決，是整個人民的知識問題，非從知識的根本着手

不可。以現在來說：人民沒有相當的知識，就是向他宣傳一切，也不過是『對牛彈琴』。他們根本不知道的事物，如何能輸入他們的腦海呢？所以現在漢奸可以乘機活動，也完全是人民祇知道當奴隸而已。他們根本就懂得什麼是正路，什麼是他本身的職務……這樣，所以中國越來越沒辦法，經濟絕不會景氣，而政治連帶着也沒有軌道，武力更是談不上了。所以，中國的民族依舊是一盤散沙，依舊是東亞病夫。

所急需的第一步，就是知識的普及——教育的普及——問題。這一個問題的解決非用博物館教育不可。——而我們中國現在的博物館，不是特殊性的，便是古物的保管機關。完全與博物館的原則不相符合。更是談不到博物館教育。——現在所需要的博物館，是普通性的博物館，是通俗的博物館。而且是一種能輸入文化知識，及能作社會教育的博物館。而民俗博物館呢，是整個人類生活的一種寫照，可以輸入文化知識，可以普及教育，又可供一般學術家的參考。甚而說，可以因人民的生活而改良社會。這種博物館，是我們中國現在所需要的，而且是最需要的，是一個效力最大的博物館啊！

(四) 結論

民俗博物館，亦有兩種不同的性質。就是完全的——包括全球人類之生活及地方的兩種。一個完全的民俗博物館之設立，自非易事。而

物館，設立時極易，而且經費又不多。雖在此經濟不景氣之中國，民俗博物館之設立也還是有可能性的。希望將來，民俗博物館能夠林立，用博物館的方法來普及教育，使人民皆能得到相當的知識。則吾中華民族幸甚。

(1) 亞力山大，將侵略所得之物，命亞里斯多德保存。同時託勒米斯特 (Ptolemy) 在亞力山大的世界希臘化政策鼓勵之下，創立了一個博物館。

(2) 蘇俄的博物館，完全是他們宣傳教育最有力的工具。

(3) 美國有兒童博物館的設立。

(4) 『會社』是農村中一種固有的社會組織。『會』是廟會或神會。『社』是村社，或神社等…… 二五五十一，於開封。

自然室詩稿

精印一冊實價壹元

北流馮振心教授著作者得詩法於陳石遺夏劍丞二先生與陳柱尊教授齊名時稱二妙自然室詩風骨高騫參合唐宋白描設色兩擅勝場石遺先生稱其詩有雄直氣不事矯飾而真力彌滿劍丞先生稱其清才勁氣最不可及有極近楊誠齋者於近代詩家實能拔戟自成一隊凡欲研究近代詩學者不可不讀 寄售處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小規模的完全民俗博物館，最低也得找到相當的材料。地方的民俗博

馮簡緣評才調集

馮武

才調集有吾鄉默庵鈍吟二馮先生評點本行世。二馮之姪簡緣先生亦有評識。通行本中不載。汪丈啓東從余表兄翁忍華處輾轉覓得過錄。余因乞丈作爲札記以公同好。虞山錢萼孫識。

昭陽作噩之歲。日在鶉火之次。重閱一過。是集默庵鈍吟兩先伯皆有批閱。本子不一而足。俱爲友人藏棄。不復得見。余壯年所看。亦有三四本。今不知所在矣。大抵韋君於唐人以元白太白飛卿端已牧之義山昭諫爲宗。其餘爲郝莒附庸。其所尚平而不險。奇而不怪。麗而不濃。清而不寒。誠得六義之微旨。而津梁後學者。至其所錄。大半豔詩。亦其性情之所近也。詩之爲道。豈專在是哉。夫子之不棄鄭衛。亦以爲戒云。點畢誌此。簡緣子馮武。時年六十有七。

癸酉夏。余以蠶測粗閱一次。甲戌秋。又得兩先伯批閱本。再加臨閱。閱畢不勝慨然。以兩先伯之詩學。而所見不同如此。因嘆詩之爲道。誠未易言也。武年十八。先君子早殉國難。時方從塾師學舉子業。世際流離。又無從侍兩先伯。然性好風雅。暗中摸索。管見如是。校對之下。以尺量天。不揣妄陋。然鄙見多與先鈍吟合若符契。而與先默庵合者殊少也。簡緣武復記。

才調集

蜀監察御史章穀集 虞山馮武簡緣評

卷一

白居易代書一百韻寄微之 長律詩只要鋪敘勻稱。滔滔寫去。韋君所謂天海渾茫是也。

白居易秦中吟 小雅之遺。

白居易祓禊日遊於斗門亭 三聯名句。此以晴潤二字襯者。薛能牡丹 脫盡牡丹蹊徑。八句詩無一句著紙。

薛能蜀黃葵 若遠若近。不卽不離。太拙後卽唐人亦鮮能及。

薛能贈歌妓 諛得不虐。

薛能晚春 三聯是晚唐。

薛能贈歌者 恰稱歌人。

薛能舞者 不輕不重。下語當行。

崔國輔雜詩 別本有與沾二字。先鈍吟謂有算帳氣。

崔國輔怨詞 怨而不露。

崔國輔少年行 畫出年少。

崔國輔中流曲 此等語仁者謂仁。智者謂智。

孟浩然二首春怨 送杜十四之江南 孟詩卻錄此二首。詩不在奇峻也。

劉長卿揚州雨中張十七宅觀妓 起得超。

劉長卿北歸次秋浦界青館 味之無盡。

劉長卿登餘干古城 是古城。是登。

韋應物西澗 三四名句。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 千古唱不盡。

王維隴頭吟 如何不淚流。

賈島代舊將 四十言無一字不是舊將。

賈島春行 二三四名句。

賈島上杜驢馬 長江體。

李廓長安少年行十首 十章辭旨相稱。才氣裕如。裘馬翩翩之致。宛乎如見。

李廓鏡聽詞 眼前語。誰道得。

李廓猛士行 句句驚人。只如此已道盡猛士。

李廓落第 下第絕唱。更妙在無怨誹之氣。

李廓贈商山東于嶺僧 詩要別出機杼者此是也。

常建弔王將軍 頷聯形容深入。極其慘淡。

劉禹錫江令宅 愛總持者謂憶之。惡總持者謂譏之。唐人妙處正在裏許。不失詩人忠厚之旨。所以去三百不遠。

宋濟東鄰姜女歌 卻是無邪。

宋濟塞上聞笛 第二句襯起開笛。

王建華清宮感舊 不滿明皇之意。隱然言外。所謂纏綿悱惻也。

王建宮前早春 是宮前。

王建宮中三臺詞二首江南三臺詞四首宮中調笑詞四首 此十首詞他人決做不出。

王建贈樞密 敘事體。

李端蕪城懷古 是蕪城。

耿緯秋日 一三四句。俱說憂。

耿緯送王潤 說出心事。非紙上語。

李華長門怨 不露怨意。

錢翊客舍寓懷 三四名句。

錢翊蜀國偶題 諷刺色荒。言者無罪。

錢翊送王郎中 三四十字包涵無盡。

錢翊未展芭蕉 第二句。一句已說盡。

李遠失鶴 句句是失鶴。

李遠贈寫御真李長史 句句是寫御真。

劉禹錫臺城 絕妙小律詩。極其錘鍊。故純是精華。

溫飛卿送人東遊 起聯疎然。

溫飛卿西州詞吳 此等詩宛然三百之遺。若紫陽解之。定是思婦之作矣。

矣。

溫飛卿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 妙在渾厚。

溫飛卿夜看牡丹 第一句。只此一句着題。

溫飛卿題柳 六字擬起一字。

溫飛卿途中偶作 四句。下句尤勝。

溫飛卿偶遊 恰是妓家。

溫飛卿郭處士擊甌歌 一篇皆詠其聲。

溫飛卿張靜婉採蓮曲郎心似月月易缺十五十六清光圓 此意較長

吉更圓。

溫飛卿照影曲 昭諫擅長處。

溫飛卿塞塞行 比長吉更有力氣。

溫飛卿湘東宴曲 四句一意。前段詠歌謔。中段詠水去者。後段詠陸去者。

者。

溫飛卿碌碌詞 古興意。即白頭吟意。

溫飛卿蓮浦謠 鍊語精俏。從長吉來。

溫飛卿達摩支曲雜言 蔡琰子卿。真千古同慨。

溫飛卿三洲詞 興義不露。讀者得之。詩道如是。必欲直解。去之遠矣。

溫飛卿舞衣曲 夜深不睡。

溫飛卿蘇小小歌 雖恨芳心。總說不出。

溫飛卿春江花月夜詞 四句破。

溫飛卿懊惱曲 此篇是性情之正。男兒溺情娼妓。百鍊剛自化繞指

柔也。

溫飛卿咏嘯 句句是嘯。

顧况悲歌六首第三首 發乎情。止乎禮義。

顧况梁廣畫花歌 極贊畫。

顧况送別日晚歌 兩句逐字破到。

顧况行路難 非其人枉托肺腑。不如求己。

顧况弃婦詞 此是焦仲卿妻體。直話最難。

顧况送行歌 詩忌淺露。如此何其深也。

吳融浙東筵上有寄 貼題語。

崔塗夕次洛陽道中 三四名句。

崔塗巴南道中 一三四名句。

崔塗春夕旅遊 三四名句。

崔塗巫峽旅別 破得沈著。

盧綸晚次鄂州 不破之破。三四名句。

盧綸古豔詞二首 自在韓致光上。

盧綸代員將軍罷戰歸故里寄朔北故人 名句。

無名氏一十三首第八首 此首似香奩。

卷三

韋莊關山 端已長於鍊句。以工俏爲勝。

韋莊思歸 人道不出。

韋莊與東吳生相遇 眞語。別人卻未能如此之工。

韋莊章臺夜思 名句。

韋莊延興門外作 三十四五句。二十字俱精綻。

韋莊關河道中作 此是巧處。

韋莊歎落花 名句。

韋莊貴公子 俱說御苑東。只落句著題。

韋莊惜昔 工麗之極。

韋莊春日 好起。

韋莊立春 三四名句。

韋莊歲宴同左生作 第四名句。

韋莊南昌晚眺 將綠字紅字襯起芳草落霞。又將遮字襯起紅綠。此是

鍊句之法。

韋莊癸丑年下筆獻新先輩 不敢得罪新貴。

韋莊綏州作 邊上語。

韋莊和同年韋學士華下途中見客 奇。

韋莊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七言五首 五章如畫。與李廓長安

韋莊傷灼灼 細膩入情。

韋莊長安清明 起聯得手。

韋莊秋霽晚景 是秋霽。偏是晚唐人道得出。然已開詞家風氣。

韋莊使院黃葵花 詠物妙境。

韋莊奉和觀察郎中春暮憶花言懷見寄四韻之什 字字襯。

韋莊擣練篇 似飛卿。

韋莊長安春 亦是詞之始基。

莊莊撫楹詞 詠崔杼事。

韋莊贈峨嵋山彈琴李處士 韋君偏取此種。

李山甫寒食二首 如畫。

李山甫牡丹 的是牡丹。

李山甫寓懷 如此做。卻不是宋詩。從讀書來也。

李山甫公子家二首 細膩。傳神。

李山甫上元懷古二首 名語。妙語。

李洞終南山二十韻 著意創獲。

李洞斃驢 因驢斃而無意四方。但思負琴攜杖。逍遙自適。看山水之如

畫。欲買漁舟放浪而已。

李洞贈龐鍊師 謹極。

李洞客亭對月 無限感嘆。

李洞病猿 腹聯別甚。自喻。

少年並驅。

薛逢題昭華公主廢池館 托微波以通詞。

裴庭裕偶題 善說神情。

李昂感夫人楚舞歌 戚姬心事。委曲訴出。聞者墮淚。

沈佺期古意呈喬補闕知之 此是歌行。今人以爲律詩之祖。

王冷然汴河柳 與楚舞歌工力悉敵。

汪遵題太尉平泉莊 李德裕。

高適燕歌行 高常侍好處儘多。此卻取平者。

孟郊古結愛 東野卻取此篇。不解。

陸龜蒙薔薇 是薔薇不是薔薇。

陸龜蒙春夕酒醒 細麗。

張籍寄遠客 淡而有味。詩家最難。

張籍宿溪中驛 洗盡鉛華。

張籍惜別 緊湊。

張籍襄國別 人 好破。

張籍送友人遊吳越 名句。

張籍蘇州江岸留別樂天 猶長江之上杜陵。

曹鄴始皇陵下作 說得爽快。

卷四

杜牧早雁 三四名句。

杜牧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氣概岸然千古。

杜牧長安送人 七八名句。

杜牧驪山感舊二首 唐人多詠貴妃。莫過於此。

杜牧江南春 絕唱。

杜牧寄人 與妓之作。

杜牧寄遠三首 隔千里兮共明月。風緊雲輕。的是將秋。

杜牧月 賦月不說月。是善詠月。

杜牧定子 與赤壁篇同是一法。是牧之擅長處。

杜牧揚州題 風流御史。

牧杜漢江 平平寫去。自是驚人。

杜牧柳 妙在低斜兩字。

杜牧悼吹簫妓 修辭能事。

杜牧題贈二首 贈妓只消如此。

杜牧代人寄遠二首 亦是代妓。

張泌寄人 句有神助。

張泌長安道中蚤行作 是早行。

張泌洞庭阻風 青草綠楊襯起。寫景絕技。

張泌春日旅泊桂州 三四名句。

張泌晚次湘源縣 整麗。

張泌春晚謠 流麗近情。

張泌春江雨 雨則燈細。

戴叔倫秋日行 起得竦健。

宋邕春日 名句。

曹唐病馬五首呈鄭校書章三吳十五先輩 五首說不遇處。語語酸辛。

曹唐大遊仙劉晨阮肇遊天台 遊仙十四篇。俱勻淨可愛。

曹唐長安春舍敘邵陵舊宴懷永門蕭使君五首 韋君不忌平。只要整

豔。

施肩吾夜譚曲 極似飛卿。

施肩吾代征婦怨 好怨。

趙光遠咏手二首 一細艷。二不如前章。

孫啓題北里妓人壁三首 贈妓詩極當行。

崔珏和友人鴛鴦之什三首 三首整鍊穩貼。

崔珏有贈二首 亦是妓。

司空曙病中遣妓 真。

司空曙江村即事 絕作。

卷五

元稹夢遊春七十韻 微之詩蕩閑險檢極矣。大都為鴛鴦事。

元稹古決絕詞三首第二首 疑極。

元稹蓄微架清水 結驛。

元稹和樂天示楊瓊 似白。

元稹憶事 此為有品。

元稹友封體 太無賴。

元稹離思六首第一首 極似。

鄭谷登杭州城 名句。

鄭谷十日菊 節去是破十日。千古通慨。

鄭谷雪中偶題 名句。

鄭谷鷓鴣 都官只此一聯得名。

鄭谷京師冬暮詠懷 第四名句。

秦韜玉長安書懷 落想在和空到底。

秦韜玉春雪 是春。

秦韜玉貧女 可慨。

秦韜玉咏手 秀不如趙光遠。

紀唐夫贈溫庭筠 整貼。

雍陶鴛鴦 鴛鴦名句。

劉禹錫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說去後新進。

劉禹錫竹枝詞三首第三首 是詞不是詩。

劉禹錫寄樂天 二四名句。

劉禹錫和樂天送鶴 名句。

白居易王昭君 的推此為第一。

白居易題王侍御池亭 道破。

白居易憶梅叔 另是一格。

李白二十八首 選李不選杜。杜不可選。而李猶可選也。

李白長干行二首 從上而來。下筆自古。古則雅。晚唐諸公。遂覺時氣矣。

李白白頭吟 文君不如韓憑妻。

李白大隄曲 無句不豔逸。無字不古雅。讀此但覺他人形穢。

李白會別離 此公只是不吃力。

李白江夏行 性情之正。風雅之遺。

李商隱錦瑟 與元相同意。玉溪但說得文雅。如此與會真何異。

李商隱碧城三首 一章言女子之所居也。落句言美人之可愛。二章

言可見而不可親。意其別有往來。李君獨自悵悵耳。三章言其已有

所就。深藏洞房。而密約之期。言情之札。早已知之。或疑其非豔詩。吾

不信也。

李商隱代元城吳令暗為答 吳質字季重。為元城令。此代季重為甄后

作也。即是答魏宮私贈。

李商隱齊宮詞 偏說得蘊藉。

李商隱銀河吹笙 此亦私約。不至竟夕悵望耳。

李商隱題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謂妓家已有令狐八在。落句是戲。

李商隱可歎 自赴東城密約。卻令室人靜坐。

李商隱追代盧家人嘲堂內 戲其目之病也。

李商隱訪人不遇留題別館 訪美人也。

李商隱代應 此代答盧家人嘲。

李商隱龍池 為楊妃。

李商隱淚 要做淚。不做哭。

李商隱水天閑話舊事 悄。

李商隱漢宮詞 此刺專事神仙而無心用賢也。

李商隱席上作 鄭亞令賦。理應如此。

李商隱留贈畏之 義山不見親於韓瞻。故有此作。

李商隱馬嵬 一路敘來。結寓諷刺。

李商隱深宮 含蓄甚不易。

李涉潤州聽角 閑得好。

李涉牧童詞 新。

李涉寄贈妓人 淺得妙。

唐彥謙十七首 唐君西崑之副。

唐彥謙牡丹 的是牡丹。

唐彥謙離鸞 次第井井。

卷七

許渾郊園秋日寄洛中友人 三四名句。

許渾春望 三四名句。

許渾穎州從事西湖亭讌餞 名句。

許渾南遊泊船江驛 名句。

許渾經段太尉廟 名秀實。

許渾題潼關西蘭若 三四名句。

許渾凌歊臺 三四名句。

許渾咸陽城東樓 三四名句。

趙嘏長安秋望 真堪得名。

趙嘏長安月夜與友生話故山 三四名句。

趙嘏新月 新月。

趙嘏東望 細膩風光。

趙嘏感懷 蕪心也。

朱絳春女怨 無造次語。

姚倫感秋 三四名句。

劉方平秋夜泛舟 三四名句。

劉方平春怨 怨在箇中。

薛逢漢武宮詞 諷刺隱約。

崔塗讀庾信集 子山南人留北。

項斯蒼梧雲氣 是蒼梧雲。

李宜遠塞下作 名句。

陶翰新安江林 兩聯皆名句。

溫憲郊居 新俏。

李頎古意 六句秀句。

王駕古意 意厚。

于鵠送客游塞 起得陡。

于鵠江南曲 第三句概。

徐寅初夏戲題 有所指。

卷八

羅隱十七首 昭諫龍行虎步。在唐人中已不可多得。

羅隱中元夜泊淮口 有力。

羅隱所思 才力相稱。

羅隱梅花 西山切梅。領聯寬。腹聯不得不切。

羅隱登夏州城樓 一起已是邊地。壯語。氣概壓人。

羅隱曲江春感 是何志氣。

羅隱西川與蔡十九同別子超 是妓。

羅隱春日題禪智寺 直逼李杜。

羅隱金陵夜泊 極似水邊夜景。切夜泊。結愈力。

羅隱寄前宣州竇尙書 活句。

羅隱牡丹 一語已是牡丹。腹聯是此花名句。

崔顥黃鶴樓 才大如海。

于武陵九首 吳武陵專做名句。

于武陵夜與故人別 情至語切。

于武陵寄北客 名句。

李涉山中 無句不俗無字不文。他人句句通文。卻句句俗。

戎昱四首 亦做名句。

戎昱中秋感懷 傳語。

戎昱聞笛 新。

戎昱客堂秋夕 不同。

戎昱霽雪 字字著意。

李德裕長安秋夜 清貴。

高適封邱作 常侍此時尚尉封邱。

曹松長安春日書事 可歎。

曹松九江暮春書事 三四名句。

曹松古塚 奇。

錢起闕下贈裴舍人 大雅之音。

羅鄴牡丹 沈著有餘。含蓄不足。

羅鄴巴南旅舍言懷 三四名句。

羅鄴下第 道盡敗興。

羅鄴東歸 此種滋味如何。

羅鄴僕射陂晚望 妙處不須奇。

羅鄴聞子規 第三句襯。

章碣焚書坑 詩道如是。

王昌齡閨怨 偏是唐人能道著。

李嘉祐贈別嚴士元 別本作落地聽無聲。先鈍吟云。落花誰去聽也。

李嘉祐赴南巴留別緒七少府 第四名句。

鄭準代寄邊人 三四名句。

鄭準題宛陵北樓 第四名句。

吉師老題春夢秋歸故里 四句破。

韓偓小隱 如畫。

韓偓殘春旅舍 細。

杜荀鶴春宮怨 千古同慨。以暖字高字起下六字。以碎字重字襯上

八字。

杜荀鶴冬末同友人泛瀟湘 三四名句。

杜荀鶴溪興 妙不過。

杜荀鶴旅館過雨 字字著。

張喬荆楚道中 三四名句。

卷九

胡曾車遙遙 范德機謂守字作主。

顧非熊秋日陝州道中作 第四名句。

賀知章柳枝詞 秀而不纖。

李賀一首 歌行不取長吉。卻取飛卿。以才勝也。

張喬送友人歸宜春 起得輕活。

陳陶寄兵都任曉郎 修詞。

崔峒題重福寺禪師院 三四名句。

李洞喜鸞公自蜀歸 名句。

江爲江行 第二名句。

姚合遊陽河岸 名句。

姚合聞蟬 名句。

王昌齡塞上作 氣概嶽嶽。

陳羽冬晚送友人使西蕃 名句。

僧清江贈淮西賈兵馬使 新。

僧滄浩留別嘉興知己 前四句一聯。

僧皎然尋陸鴻漸不遇 後四句一聯。

卷十

無名氏三十七首

無名氏春二首 以下十五章非長吉庭筠不能。

無名氏紅薔薇 四月。

無名氏驪山感懷 以下別是一手。

仿古字版

諸葛孔明評傳

諸葛孔明全集

八陣圖十餘幅 名貴之至

【諸葛孔明評傳】王緇塵撰 作者崇拜諸葛孔明。推爲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對於孔明之言行道德。文章學業。頗有相當之認識。全書凡八九千言。一氣呵成。

【諸葛孔明全集】諸葛亮著 本書凡二十二卷。得十六萬三千餘言。爲武侯三十六世孫義在崇禎壬申年所輯。孔明一生之著作。無不搜羅完備。凡唐宋以下。詩、賦、論、贊、碑、頌巨公文人之筆。異同之論。咸並載之。

合訂一冊 實價七角 寄費掛號 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馮氏瀛奎律髓詩評

(續前)

金鶴辨

趙昌父憶梅結語云。昏昏廓陰霧。皎皎上朝曦。默庵云。落句有唐人遺意。然學其格亦不佳。鈍吟云。住不得。

劉後村梅花云。造化生尤物。一居然冠衆芳。東家傅粉面。一西域返

魂香。一真可嬌芍藥。未妨妃海棠。一平生恨歐九。極口說姚黃。一原

注。孟郊詩。芍藥真堪嬌。虛谷云。後村詩細味之極俗。亦頗冗。默庵云。一翻

覺東野亦不好。鈍吟云。第三句陳而誤。又云。有何佳處。

張澤民梅花有云。風流無俗韻。一恬淡出天姿。鈍吟云。率句。又我

輩。二字一詩仍要。誰家笛自橫。首回春。一三最與月相知。千

林成獨韻。一難弟又難兄。又云。萬古月宮桂。一猶吾異姓兄。又云。與

臺桃李輩。誰弟又誰兄。鈍吟云。少做幾首何如。

李和父早梅中四句。瘦成唐杜甫。一高抵漢袁安。雪裏開春國。花

中立將壇。雙鈍吟云。讀此一卷。而不痛罵宋詩者。非唯無目。亦無鼻也。

杜工部和裴迪發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云。東閣官梅動

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一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

來傷歲暮。速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默

庵云。自唐以後。只得林逋兩句。餘人瑣瑣。徒贅卷帙。查初白云何曾屑求工通體是風神骨力

崔魯岸梅次聯云。惹袖尙憐香半日。一向人如訴雨多時。鈍吟云。亦恨格卑。

韓致堯梅花云。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着艷陽。龍笛遠吹胡地

月。燕釵初試漢宮粧。風雖強暴翻添思。速雪欲侵凌更助香。速應笑暫時

桃李樹。一盜天和氣作年芳。默庵云。此託喻非咏梅也。鈍吟云。全是喻

耳。有諷刺。

李義山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知訪寒梅過野塘。久留金勒爲

迴腸。謝郎衣袖初翻錦。一苟合爐薰更換香。何處拂胸資蝶粉。一幾回

塗額藉蜂黃。一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場。鈍吟云。較宋人紛紛

比擬。何雷鶴鳴之與蟲吟耶。又云。讀此知后山之拙矣。以三四爲俗

李建勳梅花寄所親。鈍吟云。意亦與宋人相近。下語蘊藉可愛。

方玄英胡中丞早梅三聯云。芬郁合將蘭並茂。凝明應與雪相期。虛

谷云。凝明二字似生而實佳。默庵云。余意偏不喜凝明二字。

林和靖梅花吟。懷長恨負芳時。爲見梅花輒入二字詩。雪後園林才

半樹。速水邊籬落忽橫枝。速人憐紅艷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一堪笑

胡雛亦風味。解將聲調角中吹。默庵云。次聯玄英語。三聯不佳。鈍吟云。似

重雄語。意卻勝。又云山谷謂水邊籬落忽橫枝一聯勝疏影暗香一聯。其論未精。以意味勝耳。紀曉嵐云後四句不成詩。

林和靖山園小梅云。聚芳搖落獨五字暄妍二字。占盡風情向小園。雙抹

疏影橫斜水清淺。速暗香浮動月黃昏。速霜禽欲下先偷眼。速粉蝶如知

合斷魂。速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默庵云。暄妍字不穩。次聯

真精妙。鈍吟云。首句非梅。次聯妙絕。又云。何如何遜枝橫卻月觀。花遠凌

風臺。查初白云疏影一聯終勝雪後二句。紀曉嵐云占盡風情亦不似梅五。六淺近亦滑調。雖按疏影之詩話謂疏影暗香近似野鶯。蓋者妄也。

王半山次韻道隱憶太平州宅早梅。鈍吟云。詩篇不避舊句。自然豐

贖。

王半山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第二首有云。不御鉛華知國色。祇

裁雲縷想仙裝。鈍吟云。何必是梅。惟第三首尚有唐人意。

王半山黃梅花詩。鈍吟云。亦無醜相。默庵云。亦安。

蘇東坡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次聯云。數枝殘綠風吹盡。一點

芳心雀啄開。結云。行當更向馭頭見。病起烏雲正作堆。鈍吟云。大手落句

有氣力。

鈍吟云。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惡詩也。虛谷所引

丹鼎奪胎那是寶。玉人頰頰更多姿。俱不佳。鶴野按認桃辨杏。宋人已譏之矣。

黃山谷次韻賞梅云。要知宋玉在鄰牆。一笑立春晴照粉光。三字淡

薄自能知我意。幽閒元不為人芳。微風拂掠生春思。一小雨廉纖洗暗粧。

一只恐濃葩委泥土。誰令解合返魂香。鈍吟云。首聯殆不能捉筆。又云。此

詩少氣力。全不似山谷。何也。

陳后山和叟梅花。百卉前頭第一芳。低臨粉水浸寒光。捲簾初認

雲猶凍。一逆鼻渾疑雪亦香。一鼎實自期終有待。一天真不假更勻粧。一

江南望斷無來使。且伴詩翁入醉鄉。一鈍吟云。凡筆不稱大名。鶴野按曉嵐

句五

張宛丘梅花中四句云。調鼎自期終有實。一論花天下更無香。一月

娥服馭無非素。玉女精神不尙粧。三字

廖明略和補之梅花詩中四句。自許輕盈羞粉白。一何人閒麗得鄰

窺。三字寒欺薄酒魂消夜。一月入重簾夢破時。一鈍吟云。腹聯好。

陸放翁梅花四首有云。月地雲階暗斷腸。一知心誰解賞孤芳。相逢

只怪二字影亦好。一歸去始知身染香。一鈍吟云。妙。月地雲階四字亦妙。

又。層玉定煩修月戶。一堆金難買破天荒。鈍吟云。新句。

陸放翁園中賞梅。閱盡千葩萬卉春。此花風味獨清真。鈍吟云。起劣。

田元逸江梅有云。冰膚宛是姑仙女。三字粉面端疑騎省郎。默庵云。

姑仙女成何語。

盧贊元和田南仲梅起云。壽陽粧額太矜持。一不待宮貂賜口脂。一

結云。莫遣王孫三弄絕。三字早尋疏影對江湄。虛谷云。起句尾句類崑體。

鈍吟云。不類。觀此知方公全不曉崑體也。鶴野按曉嵐云。崑體之不佳者。

胡澹庵和和靖八梅有云。暗裏尋香自不迷。一照空焉用夜燃臍。三字

雙鈍吟云。此豈佳事。又。唐人未識高標在。浪自紛紛說李蹊。二字鈍吟云。

李詩是太史公語非唐人。又如八詠格高凌太白。雙夜更分明。四字不可私。雙自古騷人酷嗜梅。雙滿世趨炎我獨來。雙等句皆不好。雙紀曉嵐云用無梅句法亦僅趨炎句更鄙。

趙又若奉和姚仲美蠟梅。陽和都未見芳霏。初喜寒苞發故枝。絕色

負無朱粉態。連真香寧許燕鶯知。連凝愁金谷登樓日。斂黛溫泉賜浴時。

寫作新聲傳玉笛。誰人持向月中吹。鈍吟云。破未清切。下都不是題目。腹

聯全無蠟梅意。默庵云。腹聯與頷聯不接。紀曉嵐云五六俗格

方元修正月七月初見梅花起云。雪淨冰融溪作鱗。梅花經眼日當

人。抹一

韓无咎紅梅腹聯云。半依修竹餘真態。一錯認天桃有暗香。一鈍吟

云。格似卑。卻工貼。

尤延之次韻尹朋梅花詩。默庵云。斜枝瘦影暗香俱套。鈍吟云。此平

通。

尤延之梅花中四句。也知春到先舒藥。連又被寒欺不放花。連索笑

幾回驚歲晚。相思一夜繞天涯。鈍吟云。亦平平耳。然絕無惡態。

尤延之德翁有詩。再用前韻有云。把酒問花花解語。一定應催促要

新詩。雙又立馬黃昏遠曲池。幾回踏雪問南枝。鈍吟云。立了如何遠。不知

幾箇黃昏。

趙昌父梅花詩有云。平生欠汝哦詩債。雙歲歲年年須要還。雙鈍吟

云。不勞。查初白云俗

韓仲止春山看紅梅次聯。點綴初非桃有豔。連橫斜寧與李爭華。三字

一鈍吟云。李是白的。如何爭。紀曉嵐云俗極

韓仲止澗上蠟梅香甚起云。照眼花枝是蠟梅。一結云。何苦無吟不

舉杯。一鈍吟云。破題直出蠟梅二字妙。

戴石屏梅詩結云。絕似人間隱君子。自從幽處作生涯。默庵云。淺陋。

劉潛夫落梅次聯。枝疏似被金刀剪。片細疑經玉杵殘。尾聯。月中徒

倚憑空樹。也勝吳兒賞牡丹。雙鈍吟云。玉杵句妙。又云。牡丹非吳地花。梅

花吳中甚多。末句未安。

劉後村趙禮部和予梅詩十絕。送林錄參韻。難之萬如詩中。殆不可

辨。別課一詩以謝。有云。自羞貧女釵邊朶。連難傍宮人額上花。連鈍吟云。

壽陽事。亦陳言也。如此卻新。

張澤民梅花二十首。第一首有云。懸知骨法清如許。一傳得仙人服

玉方。雙二首有云。滿天霜月花邊宿。一無復莊周一四字蝶夢狂。三字四首

云。雅志絕羞。四字松大夫。三字又云。亦知世有春風伴。一問萬花中四字

着得無。三字五首云。地僻何妨絕供給。雙六首云。金蘭氣味四字無人識。

十二首云。孤山兩句一條冰。雙十三首云。天寒花信未能靈。三字十四首

云。風流晉宋之間客。雙清曠羲皇以上人。雙十五首云。纔有梅花便不村。

鈍吟云。一首。多不通語。二首。亦有不通語。又。纔有梅花云云。俗不可耐。徒

費紙筆。紀曉嵐云二十首總不免俗語多重複絕少新意

陸太初見梅雜興云。人間誰是識梅真。一棄實求花後世心。一何似只如三代日。一分甘投老萬山深。一寄來陸凱渾多事。一說到林逋亦費吟。雙耿耿知音唯月在。雙無言相看古猶今。雙默庵云。枯辣氣。鈍吟云。惡境。又云。既說棄實求花後世心。何又云知音唯月在耶。

雪類

杜工部對雪云。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聞葉。一帶雨不成

花。一金錯囊垂罄。銀壺酒易除。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默庵云。五六本

直下語。言囊雖垂竭。酒尙可除也。有待乃待共飲之人。非待酒也。方注全誤。查初白云老杜語中作紀。唯嵐云金錯囊查點不好。

韓昌黎春雪云。拂花輕尙起。一落地暖初消。一云云。鈍吟云。萬鈞之

力。盧谷云。昌黎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隱匿瑕玼盡。一包羅

委瑣該。一鈍吟云。如此體物。又何怪近人之天醫切茯苓也。然總不如白

狗身上腫一腫字。鶴神按銀杯縞帶葉石林王漁洋皆議。之拂花落地二句查初白云扣定春字。

梅聖俞獵日雪次聯。寒日弓聲健。一陰藏免徑除。一鈍吟云。氣骨自

是不同。

梅聖俞次韻范景仁舍人對雪。三尺沒腰雪。京華頻歲無。高低相掩

覆。竅隙似封糊。云云。默庵云。似昌黎。又。粲爾娥奔月。幡然叟赴醮。便不好。

紀曉嵐云。事仿昌黎而淺拙者。

陳后山雪中寄魏衍云。薄薄初輕暖。一雙扉已映空。一雙融泥還結凍。

落木復沾叢。意在千年表。一情生一念中。一遙知吟榻上。一不道絮因風。一

默庵云。佳事佳句。古人用之無不宜。其病只在熟耳。陸士衡謂朝華可謝

矣。求新異謂之翻案。此宋人膏肓之病。翻案句多不韻。鈍吟云。謝朝華於

已披。謂句雖工。避之可也。然自是古人佳事。必以爲諱。非文人風流勝概。

且雪詩禁體不始后山。此落句亦陳言耳。余謂此輩詩題。若能無禁忌。直

接古人也。才大思雄。自然不襲不犯上也。巧避常詞。洗出新意。又次也。翻

案求奇。下也。平熟有規格。猶勝於醜俗。江西詩不韻。又云。古人佳話。如名

花香草。年年在眼。千古如新。直用之。不過失於熟耳。其害小。如后山語。便

是倒卻詩人架子。俗甚矣。其害更大。如坡公云。柳絮才高不道鹽。何嘗不

新妙耶。必欲作此語。下句亦應有回互。不應如后山之翹也。又曰。柳絮因

風。用之則陳熟。然着以爲怪。卻又傷俗。江西派用事欠韻。正坐此等見識。

默庵云。落句若在唐以前。可作笑端矣。宋人詩愈苦愈不韻。緣讀書少工

夫。落句道好亦得。道不好亦得。在宋人且說好。在唐人畢竟不好。

陳后山雪詩。初雪已覆地。一晚風仍積威。一木鳴端自語。鳥起不成

飛。一寒巷聞驚犬。一鄰家有夜歸。一不無慚敗絮。未易泣牛衣。一鈍吟云。

起好。第四句妙。默庵云。歸字不對犬字。末句弱。查初白云夜歸句數兩句爲一句不嫌踏覆。

陳后山雪後黃樓寄眉山居士下半首云。人行畫圖裏。鳥度醉吟中。

一不盡山陰興。天留憶戴公。鈍吟云。憶戴事何如。絮因風即吟榻上。何以

用此。

陳后山雪意。睡眼拭殘籬。開門雪已濃。客來迷舊徑。虎過失新蹤。一

云云默庵云新字晦取巧之過。鈍吟云俱是大雪如何題是雪意又指冷

類阿玉。玉字胸寒屢掩酥。一抹。默庵云平爛。又塞上風沙惡。一抹。征衣到也

無。一鈍吟云此落句陳言也。后山尚不許用謝夫人事。乃用此何耶。默庵

云。古人不如此下語。無論方君不知。后山總不知。紀曉嵐云指冷一聯俗觀

呂居仁雪盡中四句云。晴空落雁少。古木聚鴉稀。一抹。肺病猶宜酒。

一囊空合與衣。鈍吟云。第三聯太寬。紀曉嵐云少

曾茶山雪中登王正中書閣云。對雪誰同語。登樓似欲仙。一抹。人家

修月戶。丈室散天花。鈍吟云。次聯宋對。紀曉嵐云月

范石湖雪意方濃復作雨有云。雨吾寧不識。雙雪汝幾時成。雙嵐云

上一下四句法本為野調

蘇東坡雪後書北臺壁云。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

玉樓。兩字寒起粟。光搖銀海。兩字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一宿麥連雲

有萬家。一老病自嗟詩力退。一空吟冰柱憶劉叉。一鈍吟云。凍合一聯予

不取。正以銀玉影射可厭耳。請知詩者論之。默庵云。自是雄健。又云。玉樓

銀海。正是病處。去唐遠甚。鶴野按石林詩話謂此二句超

王半山讀眉山集次韻雪詩起云。古木昏昏未有鴉。凍雲深閉阿香

車。一結云。戲按亂掬輸兒女。羔酒龍鍾手獨叉。默庵云。第二句勉強。末句

押又字。此獨好。下篇。袁安交戟豈須叉。便欠自然。又云。蘇公偶作荆公偶

和。後人正不勞着筆。我嘗謂世人詩集中。有擬鏡歌。和江淹雜擬。及尖叉

韻。此人必不知詩。悠悠此世。解我者畢竟無幾人。鶴野按沈德潛說詩時語毛

之韻可無作也

黃山谷詠雪奉呈廣平公中四句云。夜聽疎疎還密密。一曉看整整

復斜斜。一風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開頃刻花。默庵云。自是大家。鈍吟云。

次聯畢竟好。婆娑頗無意致。

徐師川戊午山間對雪次聯。積得二字重重二字那許重。三字飛來

片片又何輕。結云。表裏江山二字應更好。溪山二字已復不勝清。鈍吟云。

次聯醜甚。

胡澹庵追和東坡雪詩有云。餘光猶得映書車。三字又云。三百青銅

落盡叉。一默庵云。詩有擬不得者。江文通雜體是也。有和不得者。尖又是

也。有不必用者。江韻是也。知此可與言詩。

默庵云。方君每以字句之硬暴者為格高。殊非詩旨。又云。詩家第一

件不在格。且亦本無格。

陸放翁作雪寒甚有賦。結云。老人別有超然處。一首新詩信筆成。默

庵云。結句嚼了飯。

楊誠齋和馬公弼雪。結聯云。憑誰說似王郎婦。一鹽絮吟來總未安。

一鈍吟云。王郎婦俗煞。絮有何不可。

月類

康令之詠月云。臺前疑挂鏡。簾外似懸鉤。虛谷云。鏡鉤一聯。老杜後

亦用之。豈暗合耶。鈍吟云。常詞耳。何費辨耶。

盧谷引歐公詩云。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默庵云。不但事業。只是人品不好。

杜工部月夜。今夜鄜州月。一閨中只獨看。一遙憐小兒女。一未解憶

長安。一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默庵云。起二

句已見家在鄜州矣。第四句身在長安。出得渾合無迹。五六緊應閨中。落

句緊結鄜州長安。如此詩是天生成。非人工碾就。如此方稱詩聖。鶴脚按增

謂香霧一聯修麗

杜工部初月有云。微升古塞外。一已隱暮雲端。默庵云。極佳。詩話

謂此詩喻肅宗初立者非是。

杜工部月云。號山無定鹿。一落樹有驚蟬。默庵云。此聯奇。紀曉嵐云無定鹿三

字不

杜工部月起云。四更山吐月。一殘夜水明樓。結云。斟酌嫦娥寡。天

寒奈九秋。虛谷云。東坡以四更山吐月為絕唱。鈍吟云。李義山詩多學此

等結句。

杜工部玩月呈漢中王五六云。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默庵云。應

是比。

杜工部八月十五夜月。十六夜玩月。十七夜對月。默庵云。此偶然排

次耳。若三首同時。則必於六七字着實出題面矣。

錢起裴迪書齋望月前四句。夜來詩酒興。月滿謝公樓。影閉重門靜。

一寒生獨樹秋。虛谷云。姚合極玄集取此詩。月滿作獨上。予以獨字重

改從原本。默庵云。詩酒發興。故接獨上。不嫌其重用獨字也。月滿則呆矣。又云。獨上二字妙絕。且謝公樓內已含月字。不必再贅也。鈍吟云。仲文不避重字。湘靈鼓瑟詩可證。紀曉嵐云。月乃題眼不可不點。鶴脚按亦不必明點者。

白居易西樓月云。悄悄復悄悄。城隅隱林杪。山郭燈火稀。一峽天星

漢少。一年光東流水。生計南飛鳥。月沒江沉沉。西樓殊未曉。默庵云。白集

正作律詩。以其有聲病故也。仄聲律詩。唐人此類極多。品彙出而廢。

張司業西樓望月末聯。明日千里去。此中還別離。一默庵云。末句即

卻望井州是故鄉也。

劉賓客八月十五夜玩月。天將今夜月。天將今夜月。一逼洗寰瀛。暑退九霄

淨。秋澄萬景清。星辰讓光彩。一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儻然是玉京。

默庵云。首二句壓倒一世。鈍吟云。破無迹。妙。又云。第二日用不得。卻不說

出中秋。

王元之中秋月前四句。何處見清輝。登樓正午時。莫辭終夕看。一動

是隔年期。一鈍吟云。首聯亦可。次聯緊補。默庵云。劉老星辰一聯。別夜當

不起元之莫辭一聯。別夜移不去。又云。此亦不辨其為宋。紀曉嵐云。隔年一聯。即唐人一壁西

樓是隔年意不審何以獨得名

曹汝弼中秋月首四句。年年相對賞。一永夜坐吟牀。衆望自疑別。

孤高非異常。鈍吟云。好破。三四殊劣。查初白云三四意好而辭未暢

梅聖俞隴月。默庵云。詳玩詩意。當作隴月。隴隴義不同。

隴后山十五夜月結。聯不應明白。似欲動人歸。默庵云。落句極暮

楊誠齋中秋前一夕玩月首聯。月擬來宵好。一吾先今夕遭。雙鈍吟
云。誠齋自開戶。不傍古人。自是一種好詩。但病於語意不問匝處也。此聯
病在吾字及遭字耳。

陸放翁夜中步月上半首。夜半不成寐。起尋微月行。風生驚葉墮。一
露重覺荷傾。一默庵云。上半清妙。鈍吟云。佳極。

白樂天中秋月云。萬里清光不可思。添愁益恨遠天涯。誰人隴外久

征戍。何處庭前生別離。失寵故姬歸院夜。一沒蕃老將上樓時。一照他幾

許人腸斷。玉兔銀蟾遠不知。鈍吟云。章法奇。又云。方氏所謂雌雄風不通。

鶴神按生一
本作新字

蘇子美中秋松江新橋對月和柳令。鈍吟云。第三句雲頭灑灑開金

餅。俗笨。五句。佛氏解爲銀世界。醜俚。七句。地雄境勝言難盡。亦俚。

梅聖俞依韻和歐陽永叔邀許發運結聯。曾非惡少休防准。雙衆寡

而今不易當。一默庵云。結未練。鈍吟云。未工。

梅聖俞和永叔中秋月夜會不見月酬王舍人結云。更愛西垣舊詞

客。共將詩興壓曹劉。一虛谷云。梅公之詩。爲宋第一。歐公之文。爲宋第一。

默庵云。宋詩必以歐梅爲冠。鈍吟云。愚意歐在梅上。四學士皆不及坡公。

元遺山亦謂歐梅勝坡谷。

仿古元曲選

精裝二冊
實價二元

臧晉叔選 本書選雜劇凡九十六齣，類
皆曲調悠揚文句綺麗，而其劇情之婉變
，洵爲古今所稀有。全書用仿古字版精
印，不特澹靜古雅，抑且美妍悅目，惹
人人愛，他如裝訂之美，價格之廉，與
舊書肆中者相較，無不勝彼一籌。

世界書局發行

更生記(續)

沈玉清女士

抵手術室，當中置割症床，上懸六只電燈，燿若午晝。陳列應用刀叉鉗剪鑷鉗之類，寒氣逼人。看護爲余更衣，臥割症床上。復以布蒙余面首手足。已而米醫來，在頸間施局部麻醉，是爲預備時期。約二十分鐘。時余仰臥榻上，思潮疾迅起伏，最無統系，最不可思議。先君先母先姊及歐陽滄夫人黃邵文夫人等之印象，皆湧現目前。自念幼從陳子褒先生誦習文史者六年，繼在香港聖士提反女校專習英文者二年。在嶺南大學研究文學及教育學者六年。畢業後讀書講學，刻苦辛勤，以迄今日。生命一日存在，則仔肩一日不釋。欲釋重負，惟有死日。倘不幸而限命，則撒手人天，於一己未嘗不爲得。倘蒼翁以爲責任未了，延其時期，則亦安命委心，聽之而已。然而著作多未完稿本，絳帳有前列生徒。宋元書本，校讎未竟；經史正義，闡發未盡。況案頭金鴨，日待添香；簾外珠蘭，時需披拂。寶硯朝暉，素琴夕張。琅玕館中，將長此樓空人去耶？

嚶鳴同遊之友，若德芸朗若玉堂三公者，竟不及一訣耶？他日者，九家村裏，香豆花邊，朗公輓我之金縷詞，將過於輓陳仲偉時之哀感頑豔耶？抑於白雲山下，青草墳頭，移植其贈余之美人髮(草名)如植其贈

生故舊之歎歎嗟嘆爲何如耶？廣東藝文志未脫稿，溫翁丹銘之悵惜何如耶？豐於才者膏於遇，富於感者斬於年，余果不能例外耶？前旌一幅，白粉書名。素志待酬，玉棺遽降。行路聞之，亦將爲流涕耶？收拾遺編，安排墓誌者，又何人耶？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不及黃泉，決無相見。今將於此一割相見耶？褒師遺集，尙未編成，何以盡弟子之責耶？國難方殷，人心待挽。今竟費志以歿，不能大聲疾呼；盡匹士之責耶？繼而轉念：余自束髮受書，卽有志於學。從無絲毫個人樂利之心。練衣布裙，菜羹糲飯，所以刻苦自勵，笑獨自甘者。欲犧牲個人幸福以爲人羣謀幸福耳！一靈未泯，九死不悔！天非夢夢，或未許余如是而止而終無成就也。思潮正利那萬象間，忽聞醫生曰：「我輩禱告。」曰：「我輩在天之父，造物之主，全能之神。神之可愛女兒，現在危難之中；生命付託在神之手。望神沛恩憐恤，以安寧施在病者身中，以權能施在醫者手上。使醫者力量所到，病者得到安全。阿們。」禱畢，醫生開始施術。余亦反聽收視，斂神歸氣。萬念立除，一誠內守。俄聞刀叉鉗剪，錚錚作聲。醫生如裁衣之開領，剖余前頸。力掀其皮分上下。雖不覺痛，而血流滑滑濕項背。復以鉗取甲狀腺，揪把挖抗，醫悶欲絕。

醫生旋旋旋割，割後立以藥線紮血管，惟痛至不可言狀。嘔吐者再，藥法

復甦者三迫醒，口已縫密，看護爲去掩目縛手之帶，四人昇余出手術室，置臥室原臥榻上。壁上鐘報四時也。

時余若醉若醒，朦朧迷惘，不能辨臥室方向。似新至陌生之地者。親友繞榻木立，相對如楚囚。不交語，無笑容，亦無聲息。余微啓雙眸，一望復閉。心腦忽醒，而口不能言，身不敢動。受割處復奇痛。自念今之割求免痛苦耳。及割後更痛，又未必能不死；且與死較近，不亦自尋煩惱乎？然古今忠臣孝子烈女義夫，多由不畏死不顧痛苦而成。即余之就醫，亦拚死而後來。死且不懼，何懼痛苦？但思維只管作勁，創痛依然不減。時則歸雲翻墨，殘陽似血。層樓之外，雜樹蕭森；病室之中，萬籟俱寂。蓋時將入夜，親友皆遵院例暗暗去矣。俄而風聲雨聲落葉聲，隣右鷄聲，天邊雁聲，遠村犬吠聲，點點更聲，隔室就醫者之呻吟聲，斷續而至。室內一燈一榻一侍者一影，影或立或坐，或輕步而出，或屏氣復入。或曲腰視余之面，或屏氣聽余之息，或掩口與醫者耳語，或浣手爲病者添藥。全神注定，細意熨貼。而余割處之奇痛，亦得隨此聲影動作而略減。因更默溫詩詞以與死神抵抗。心占一絕云：

「刀鉗又剪雪皚皚，霜氣凌眸酸不開。莫道鉞裙盡無勇，從容曾

過斷頭臺！」

初余入手術室時，六妹聞護士言二十分鐘可出。乃候而三十分，候而四十分，仍無消息。駭極，戰慄，頻頻向護士打聽，至汗下如雨云。又各親友皆散後，米醫生來診視，見余痛甚，囑看護注射止痛藥。又梁君鏡堯去

後復來，睹余神色沮慘，睇目相視，呆立如木。繞室逡巡，復趨起至榻前，以被覆余雙手。小立看護曰：「先生歸休！探病者八時須去也！」鏡堯嘿嘿去。凡此皆醒後所聞，然則余所云心腦忽醒者，有時仍不醒也。

是夜未嘗合眼。看護每四句鐘爲注射止痛藥一次。清晨五時，米醫生來換藥曰：「傷口甚佳！可安心。」六時，彼即乘機北飛。以後料理，由其助手麥德思醫生負責。

廿六早看護進鮮橙汁，喉間痛極不能下咽。涎沫源源不絕。吞則痛不可支。微微發熱，又不敢轉側。惟有廢食以待。仍終夜不入寐。

廿七麥醫生來換藥。取紙筆以痛苦告之。曰：「必進食。不然抵抗力不足，熱不能退，傷口不能合，而痛苦愈甚。」乃少進牛乳。看護謂：「割症後四十八小時，當痛止苦減，惟在子則不然，似當倍之。體弱故也。」

割後第三日，德公始探得余入院割割消息。即夕馳告朗公。朗公頓足曰：「洗子，真不知天高地厚者也。盈盈弱質，若不勝風，根本固不應奏刀者。況大病數月，尙未復元，更以何力支此鉅創深痛。嗚呼！吾不得而知之矣！吾不欲問之矣！」

廿八喉間仍奇痛。六妹羅妹倩，李君熙斌及其夫人，梁君鏡堯及其夫人，吳君仲文及其夫人，簡鑑清夫人次第來視病。余惟目謝，未能言也。下午二時，七妹從香港來，曰：「得姊進院割割信，即告知兄弟。五兄持信著急曰：『三家果施割耶？有危險性者也！竟毅然割耶？噫！已割矣！廿五下午已割矣！未有第二兩報消息也！』即從囊出款授我，曰：『此區區者作

旅費，新即代表我晉省一視真相。我明日亦有公事應晉省，可抽閒一晤，祈先我一行。」七妹四時去。五時，五弟果至。次兄偕。五弟曰：「精神尚佳，余輩以公事來省，恕不能久陪。」坐不三分鐘，次兄促其去者四次。去後，梁護士問曰：「隨令弟來者何人？胡一入室便望望然欲去也？」余臥書紙上曰：「此二家兄，渠大抵公爾忘私者也。」

廿九三十兩日，精神較佳，能細聲作話矣。老友林何玉滿女士亦以同病同時入院。渠體壯碩，痛苦遜於余。其母何太夫人留院護愛女，并恆來關照，心滋感激。然他人有母，緊我則無！創痛之外，又加心痛。

十月一日至三日，喉痛漸漸減。惟終日胃間有噯氣，復吐酸汁。食蘇打丸無功。醫生謂因仰臥太久之故。囑欹枕小坐。噯氣果止。計臥床七日，絲毫不敢轉動。體容直，頭容正，腰與頸如生鐵鑄成。得此一坐，如劉季登大寶，今日始知帝皇貴也。

十月二日，以心占之詩交六妹轉朗公。得復函云：「敝鄉有謠，「心肝跌落腳躑頭。」言挂心之極而忽得安心也。我今心肝跌落腳躑矣！蓋從鄉旋省後，德公以足下入醫院割甲狀腺告，懸念不能置。越二日令妹來，知尊恙著手而愈，不禁爲之呼酒也！足下真天下之大勇者：於大病之後，不謀諸朋友，不告諸親戚，毅然爲此流血之事。使乍聞之下，心悸失眠。及讀所吟詩，又瘳容淡定有古大臣風，不止林下矣。」

十月三日以後，病魔已退，食量漸增。米醫生所辦之醫院，皆純粹素食。

據云：「肉類所含之養料，蔬果皆有之。一磅檸檬汁之滋養，勝於一磅鷄汁。」余在醫院亦遵例素食，十日內體重果增加五磅，豈非奇效？從前有高僧勸余歸佛，謂以此智慧，必能普渡衆生。余以未能自渡，奚能渡人？答之。自此次受割之後，深感被宰割者之慘，真欲繼佛長齋。彼肉食者奈何飽一己之口腹而毆衆生爲犧牲也！

十月六日爲夏歷重陽，余適新沐；朗若玉堂二公來候。朗公云：「當吾聞子進醫院，大不謂然。今子一意孤行，而得完滿結果。殆所謂天命，非盡人力也。所最奇者：當子臥病香港，人人勸轉西醫；而子充耳若不聞，果以篤信伯壇醫生而獲效。此次人人皆勸子勿奏刀，而子又充耳若不聞，果以奏刀而獲效。迹類固執，然卓識定力，實有不可及者。」余命護士將所割出之甲狀腺二枚交看，大如安期之棗。朗公反覆細玩，玉翁但搖首咋舌表示痛定思痛耳！

八日朗公詩筒來，題爲乙亥重九日療養院視玉京仙子病。仙子襲雲絨脂白外套，白紡短夾襖，拖雪羅長裙，月白軟絨護頸。絨之兩端合結成一花球懸胸際。散髮繽紛，赤足不襪，跣白緞睡鞋。左右女護士，皆白衣白裙白襪白色文履。手套亦白如瑞雪。惟唇脂一點，襟綉鮮紅十字。肅客入。醫令限談五分鐘，既屆，護士以時計置客前，客即告退。病者目送侍者身送，莊嚴哉！得詩一首：

「散髮癡仙倚病粧，雲羅套子雪羅裳。層樓亦是登高處，不佩萸

是日下午二時離醫院返嶺南大學抵校後楊果庵夫婦李權亭夫

婦，李熙斌夫婦，高冠天夫人，陳榮捷夫人，陳元覺夫人，趙恩賜夫人，胡繼賢夫人，梁敬敦夫人，龔約翰夫人，鮑令留夫人，香雅各夫人，周鳴岐女士，胡從生女士，陳德芸君，何洪濤君，陳廷愷君，謝扶雅君等，及諸弟子輩，聞風先後馳至。含笑握手慶更生。謂余精神奕奕，丰采勝平時。蓋歷年之多病，皆根源於此。今年在省之百醫罔效，在港之瀕於十死，亦由此腺之漸甚使然。今病根既除，而全身皆呈活潑故也。然亦幸有醫生及各親朋之維護，否則不及割而先死矣！德芸賚來杜詩一部，附字云：「頃檢出北山崔氏藏大本四川板杜詩鏡銓都十冊，謹以奉贈。為曾過斷頭臺之大勇女詩人壽。并賀更生，乞晒存。」朋友之情，令人興起。

聞米勒爾醫生今年五十六歲。美國人。為世界三大外科能手之一。來華多年。曾割甲狀腺三千，無一失誤者。祝彼永年，使同病者皆得救也。廿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脫稿於嶺南大學之碧琅玕館。

紅豆曲

木版硃印本一冊實洋一元五角

廣西容縣王維新撰。北流陳柱尊教授校印。廣西曲家。傳本甚少。王先生為嘉道間人。著作甚富。多未刊行。陳教授先校刊此一種。佳製甚夥。欲購者請將實價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仿古 字版詞 綜

朱彝尊選纂 汪森增纂

彙尊未冠。即肆力古學。無書不覽。詩文並勝。詞尤清麗。是書由其手纂。而汪森增補之。採撫繁富。鑒別精審。迥出諸家詞選之上。本書所選。自唐而至於元。均係名家之作。得詞凡二千四百闕。蔚為大觀。世之愛好詞者。此書當為必讀之書。

▼精裝一冊 實價七角五分

寄費掛號
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文苑

文十一篇

中庸通義序

蘇紹章遺著

人烏乎生。秉天地之中以生。天地烏乎始。本至誠之神以爲始。誠烏乎在。在忠恕。忠恕烏乎行。依乎中庸之道而無不行。中庸者固立人之道。其功在慎獨。而其極則與天地參者也。曩者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談天雕龍炙輶堅白同異之徒。百喙爭鳴。紛然淆亂。道已幾乎息焉。迄於今茲。外學朋興。新說浸灌。侈物質之文明。競自由之畸論。更欲舉吾國數千年立國立人之道。拉雜而摧棄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吾怒焉懼亡國之無日也。北流陳君柱尊自其未冠時。曾及吾門。

既冠游學東瀛。亦嘗與俱。每休假之暇。輒勤勤商榷國學。慨然志於文章性道之事。不爲形下之學所眩。比年任南洋大學教職。首撰莊子通一書。而游於方之外以通其志。近復爲中庸通義一篇。實求方內之學以盡其性。舉當世所目爲迂闊臭腐而不敢道者。獨爲通天地之故。窮鬼神之情。辨南北之異趨。綜中外之衆理。銳然以明道自任。使茫茫墜緒。昭乎若揭。日月以行。固古者孟軻揚雄氏之志也。夫孔子之道。微見於易。而顯著於春秋。易言吉凶而生乎剛柔。春秋紀災祥而隱懲善惡。其凜凜於天人之際者。用意至深。故論語言執中而本諸危微。子思述中庸而推本慎獨。獨不可見。猶鬼神之不可見而無乎不見也。獨不可聞。猶鬼神之不可聞而無乎不聞也。世之非鬼神者衆矣。孔門之徒不語神怪。而獨聞獨見之中。常嚴十日十手之指示。迨人道既立。

逢極之淫昏之世。毒亂之朝。投之水火盜賊而卒不滅。此非至誠之道。亙萬古窮大圓自有其莫破莫過者存。則人類滅絕久矣。悲夫。一曲之士。說說不休。以爲雕刻衆形。分晰萬物。足以機械天地。而不知其糟粕也。爾雅之釋天也。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甯。此非至誠之神則四時烏乎行哉。其釋地也。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此非至誠之神則四民之性又烏乎靈哉。抑非有中庸之道者。則又烏乎備四時之氣。淑四民之性。而與天地終始乎。胡當世學者不務爲中庸之歸。而競以機械相尙。此莊子所謂儻忽往來於中央。日鑿一竅。其不死渾沌不止也。苟讀陳君書。明子思慎獨之教。以求孔子中庸之道。而得其所以切實爲人者。天地庶幾長存。吾中國其猶國乎。丙辰冬蘇紹章序。

重修宗忠簡公墓碑

陳衍

宋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義

烏宗忠簡公。諱澤。字汝霖。墓在今鎮江東門外陳家灣。京峴山之陽。歲久不修。江蘇教育廳長周君佛海。暨舉廳同人以爲宗公丁金虜蹂躪我中國之秋。百戰破敵。大振我民族禦侮精神。匪尋常武功匹也。今坏土荒圯。何以礪頹靡而昭來許。用相率知訾。暨地方父老人士之勤贊。於民國二十三年首春。肇工重修。再閱月而告蒧功。乃使衍爲之碑銘曰。

猗嗟宗公。篤生東瀾。對策直言。少負大志。天水鑄錯。連結女真。從此多事。料敵如神。滅奚契丹。辱亡齒寒。敗盟長驅。遂陷太原。單騎泣磁。一麾出守。邢洛五州。率然尾首。慶源南侵。神臂擊走。康王再使。叩馬獨諫。九子繼獻。十世興漢。建成廣平。佐帥赴難。六賊方蹶。迺相汪黃。立排我公。如屏李綱。連戰皆捷。雪涕勤王。趙野范訥。曾楸陳。粹僉以爲狂。一誤再誤。二聖遂北。名曰中興。割地蹙國。名曰朝廷。偷安視息。昔在光武。大降羣盜。惟我宗公。是則是微。百餘萬衆。死力願効。疏廿四上。留中不報。徽猷龍圖。襄陽東都。留守舊京。渡河空呼。吾謀不用。亞父

其疽。諸將喪氣。萬姓嗟吁。哀哉素旆。東指丹徒。箕尾竟騎。佛狸未殂。賈志逐北。封狼居胥。公其有靈。石馬前驅。

改建閩越王廟碑記

陳衍

吾州城隍廟在越王山之麓。昉於晉大康遷城時。其神實維閩越王。蓋有功德而莫之或先者。王姓騶氏。諱郢。大禹之裔。無諸之胄。其時漢武專制。恃其武力。久欲虛我閩地。東甌反覆。忽漢忽吳。王發兵擊之。並擊南越。因而拒漢。推王之力。足以統一諸粵。復禹迹於東南。不幸肘腋變生。餘善弑兄媚漢。以篡國。卒又叛漢。身死國亡。此王之所以益繫懷思歟。三山志八閩通志徒載王剏築州西大路。畚土成丘。百姓分立四廟祀之。東在善溪。西在西湖。南在南臺。北卽茲廟。特表著其一端耳。今三方皆廢。惟茲廟獨存。值釐正祀典之際。宜改稱東越王廟。其歷代附祀有唐樊光宋蔡襄孫覺元董文炳藍光韓準李士瞻明湯和。其宋楊某張某盧某范某元闕某名皆失傳云。

案先王祭法天神地祇率主以人鬼。五天帝五人帝外。稷則爲厲山氏。社則爲共工氏。不使民惑於所不可知也。城隍地祇類。實配以閩越王也。

孝經翼自序

唐文治

有聖人。有豪傑。有賢士君子。皆性情中人也。漢有韓信。當代稱英豪。於漂母一飯之德。感念知己。報以千金。後人名之曰投金瀨。爲其知恩也。人子之于父母。自嬰孩至成人。飲食教誨。須怙恃于其親。乃悍然不知圖報。甚者不愛其親而愛顯官。不敬其親而敬貴人。嗚呼。天下何貴有此忘恩無義之輩哉。孔子有言。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漢廷篤引申之曰。仁人之於孝。猶手足之有腹心。枝葉之有根本也。腹心傷。手足豈有不僵哉。根本潰。枝葉豈有不萎哉。惟天下多無本忘恩之徒。于是意氣紛呶。爭奪相殺。倒戈相向。而生民實受其殃。吾爲此懼。爰作孝經翼以諗來茲。孝經載其綱。而此則及于節目。孝經言其大。而此則涉于淺近者也。

天之蒼蒼。其有知耶。可得而省驗者。氣焉而已。聖人在上。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豈因果報應之說哉。和氣積則生機暢。戾氣充則災沴滋。平日清明。不勝日昃澆雜。與夫瘴癘之氣。造物者扶輿磅礴於其間。生人飲之者。自不覺耳。君子保合太和。蓋有道焉。老子曰。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五洲大戰國。僉謂非殺不足以制人。嗚呼。此痛心之論也。秦政項籍。車偪旋覆。拿破侖威廉第二。皆善戰無前。一則幽囚荒島。一則身敗不振。華盛頓純孝之子。崛起什伯之中。轉戰大陸。遂霸美洲。世界至今稱之。至德要道。好仁無敵。推諸東海。此心同此理同也。推諸西海。此心同此理同也。而吾國獨迂闊視之。不知其何心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戰術詎非今之急務哉。惟當正其本。保元氣而致人和。俾民心固結而已矣。

吾於是徵諸經學。將以五福錫庶民。壽考康甯等是也。詩大雅既醉。五福咸備。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是爲休徵。不孝不弟。是爲咎徵。而六極憂貧惡弱隨之。易繫子克家。意承考。書美克諧。以孝世之盛也。詩詠永言孝思。迨追來孝。迨其衰也。變風變雅。疾痛慘怛。而呼父母怨矣。儀禮六禮。特重喪祭。漢大小戴。爲之傳義。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至喪祭之禮廢。倫紀耗斁。人心遂不可問。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之。一曰不孝之刑。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春秋世衰。邪說暴行有作。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深塞逆源。所以誅天下之亂臣賊子。孝經和順道德。所以培天下之孝子忠臣。凡茲六經。靡不以孝爲質幹。漢鄭君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效作孝經。以總匯之。孝經爲羣經鈐轄。大儒之言。洵篤論哉。蓋天經地義。本教所由生。天理民行。萬世不能滅。

吾於是徵諸政治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孔子引君陳篇之辭。孟子老幼及人。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義卽衷是。論語以仁政分言。孟子以仁政合言。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孝弟而已矣。孝

弟者。仁本卽政本也。俯仰千百年。上契周文。下道齊桓。聖德霸功。有宜於今者。有不宜於今者。而其歸本於孝。則一。周文家法。著於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文王爲子止孝。發政施仁。民無凍餒之老者。風化純懿。自岐周達於江漢汝濱。千古孝子之模範。卽千古仁政之典型。孟子雖黜五霸。時稱桓公爲盛。葵邱之會。首曰誅不孝。齊語載桓公親問鄉長。有慈孝于父母。發聞于鄉里者。則以告。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則以告。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于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則以告。是其倡慈孝之德。寓于訓練壯丁之中。等而上之。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彬彬乎周禮遺規矣。後世政治家體孝慈則忠之旨。文王我師也。其次齊桓可取爲法。

大同之說。烏乎始。始於洪範之彝倫攸敘。人倫明而後天敘。天秩定。萬事得所措手。孔子正名學也。禮運大同。奧旨。在脩十義。而以父慈子孝爲首。廣之能以天下爲

一家。中國爲一人。視天下猶吾身體髮膚。人民土地。有受損者。猶吾身體髮膚之有疾痛也。夫是之謂大同。宋橫渠張子作西銘。以乾坤爲大父母。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而歸功于存心養性。吾於是而知人生不忍之心。與天地生生之機相通也。齊宣不忍殺一牛。孟子與之以王。冀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人盡泯其所不忍。則率獸食人。人類之滅久矣。康誥曰。如保赤子。孟子曰。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分吾國人民。皆如赤子之匍匐入井矣。父母之心。何如乎。然而世多昧焉。不知者何也。吾於是而知良知之學。足以救人心也。易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孟子申其義。謂不慮而知者爲良知。不學而能者爲良能。親親敬長。在家庭爲愛敬。達之天下爲仁義。明陽明王子遂倡致良知之學。充知覺于萬事萬物。且夫生斯世也。知覺靈警。爲應變之權輿。然本心之知不良。將日流于欺詐行私。而爲賊仁賊義之漸。伊尹之先知先覺。要在堯舜其君民。不養良知。豈能造于先知。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

四海其致良知之極功乎。然則孝經學其必本于性理學乎。天命之謂性。盡萬物之性。立生民之命。非大孝者其誰與歸乎。謹揭宗旨。用誌萬世。

洛甯雷先生清德之碑

邵次公

先生諱同聲。字應甫。姓雷氏。河南洛甯縣人。世居坡頭。邨累葉懋聞。肇艾趙繚。玄嫩俶德。亶貽來昆。考玉山。孝弟力穡。勞謙有終。伯父興山。竺信貞固。足以幹事。唐穆連萼。匏筦總響。靈鹹所都。式降高賢。先生同氣二人。雁行序長。童咳岐薺。齊敏龔孝。爲伯父所容。魁紉就傅。躬行亟敕。周珍韞朴。幽采夜發。櫟木區萌。氣揖霄滅。遐近知者。交口敷推。甫冠入縣學。補廩饒生。辭翰瑰麗。公卿仄膺。爲大梁書院上舍生。六藝七錄之書。太平經國之略。儒術誠正之理。靡不緝達典要。窮擇祕眇。絲是文藻。喬皇才性曠展。餘事學書。雅有唐賢風格。聲華彪炳。弁纁士林。以國子貢生。選授新蔡縣教諭。時值新政施行。先生輸奉錢。勅立兩等小學。鼓匱勸業。以道誼諭民。以

詩禮飭士。斯夕蔑莫。文教份份。十又餘年。膏澤四野。弦歌競起。黔獻播其德。橫塾濯其風。迄今稱頌弗替。皆曰雷先生吾良師也。秩滿。大吏命就省城法政學堂肄業。意在儲新政材。亡何畢業。而鼎革事興。先生挂冠歸田。春松秋蕙。自領馨逸。白雲元鶴。永契素懷。中間曾任勸學所所長。平糶局局長。縣志局局長。嘉惠粉梓。徇苦弗避。竭志悴力。一如在官。夫其出處語默。動與義程。棲隱勤事。不啻其擣。古之君子。胡以逾焉。元祿弗融。壻焉契闊。民國某年。歲舍某某。某月某日。奄疾告終。春秋五十有九。夫人某氏。子某某。從子某某。誰穆穌胸。俳絲世業。先生既歿。甸郢賓朋。親爨鄰舊。莫不譔泗感念。輟春絕瑟。誓啓共辭。伐石述德。用彰清濁。在昔林宗有道之碑。元卓校官之譙。流曜悠遠。傳馥曠世。緬維景行。瞻仰何窮。迺申頌曰。於昭雷君。密少之靈。涵光履順。才以道成。梨庶圭壻。鄉遂典型。亦見亦隱。如璧如珪。屹矣豐碑。曩哉令名。川陵可徙。神保永甯。

唐荆川先生年譜序

鍾泰

唐君玉虬。荆川先生之裔孫也。爲先生輯年譜成。過子而索序曰。子知荆川之學者。不可以不爲是書序。夫子何足以知先生之學哉。雖然。吾嘗見梨洲黃氏之論先生矣。曰。先生之學。得之龍谿者爲多。此不能無疑焉。推梨洲之意。豈不以先生天機爲宗。無欲爲工夫者。於龍谿爲甚近耶。然先生天機無欲之論。實發於與雙江一書。而書中卽亦言學者舉心動念。悉是欲根。往往託無寂無感無善無惡之說。以度其放逸無所忌憚之私。此心原無放逸。則不必論主寂。有放逸。則不可不論主寂。譬如人元氣原無病。則不必論服藥。有病則不可不論服藥。夫無善無惡者。龍谿之教也。而放逸者託焉。先生則病之。主寂者。雙江所主。以爲救正龍谿者也。先生則取之。且有方。竊執事之教。以自淑之語。由是觀之。則謂先生爲近於龍谿。無寧爲近於雙江也。抑先生嘗有書與龍谿矣。曰。兄篤於自信。是故不爲形跡之防。以包荒爲大。是故無淨穢之擇。以忠厚善世。不私其力。是故或與人同過而不求自美。又曰。古人舉大事。冒大不韙而

猶不蒙人之疑。今吾輩出格作一小事。而人已羣然疑之。母乃不邇不殖。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不顧不視。不取不予。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又曰。兄所論伊川金櫟子之說。以此施於點檢形迹之人。則爲對症要藥矣。向非其人。則如以者參治肺癰。藥豈不美。或以助火而長病也。凡此所云。辭雖甚婉。皆深中於龍谿之病。然則先生於龍谿。方且爲諍臣。爲苦口之藥。而顧以其學與龍谿之學等而論之。混淄澠爲一水。豈爲知味者哉。且人之於學也。或體段略同。而工夫有頓漸甘苦之異。或歸趣無背。而作用有廣狹大小之差。先生始好伊洛之學。繼入陽明之門。初求之槁形靜坐之中。後參之事物紛擾之際。其工夫至苦。其次第至密。與龍谿所謂不假工夫修證而得者。頓漸甘苦不侔也。又先生博學多識人也。長於文。長於兵。長於算數。長於百家雜技。四十之後。乃一切捐之。而反求於心性之微。雖一切捐之。反求於心性之微。而其博學多識自在也。不惟自在也。迨夫於心性之微。而有得

焉。向之博學。向之多識者。乃益得以神其機而大其用。故一出而平肆毒東南之倭寇。而文亦發揚恣肆。自成一家之文。此與龍谿之專談良知。并歸一路者。廣狹大小。又不侔也。向非綜覈先生之平生。確見其前後致力之功。進德之實。於梨洲之言。疑似之間。殆無有能辨之者。夫子何足以知先生之學哉。顧蓄此疑久矣。而未有以解也。今也先生年譜之成。予乃得有所藉以爲參稽。以爲質正。予或不終於疑也。是則予之幸也。乙亥季冬江甯鍾泰拜序

書殷烈婦殉夫事

李樹

烈婦姓熊氏。邑之沙溪人。諸生殷樹妻。樹習吏事。暮年病風。臥牀不下樓。呻吟尋次。手足拘攣不能動。婦實左右之。不意油燈忽覆。火發樓上。勢盛不可嚮邇。家人倉皇四竄。莫知爲計。樓旣逼窄。救者獰升而上。挾婦出走。已脫險矣。顧不見其夫。呼號奔突。反身往救。梯絕援窮。遂同燬焉。是爲戊辰三月二十七日之夕也。嗚呼

烈已。晚近來風教陵夷。人倫道苦。死生患難。能念及所天者鮮矣。至衝冒烈焰。以衛所天。不得已而卒以身殉。其事尤鮮。如烈婦者。豈不可以厲世而磨鈍乎。遂書其事。以諗來者。

惠安鄉農曰。抗大難而投暴燼。士大夫猶趑趄不前。而女子乃能之。無他。至性所激。而利害不復顧也。使千古士大夫。遭逢阨運。匡救國災。亦能奮不顧身。則天下大勢。何至於糜爛而不可爲。卽不可爲矣。而赴湯蹈火。與之拚命。亦足整綱常而維名教。乃隨俗波靡。視爲氣數之適然。卒至四維不張。同歸於盡。豈不哀哉。噫。愧此婦矣。

叢桂山詩序

陳柱

叢桂山詩者。吾師蘇寓庸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天才踔厲。傲骨峻峻。志潔秋霜。行方冬雪。少年射策。早馳軾轍之名。晚歲從軍。彌聘陳王之筆。弔大夫於汨水。哭太傅於長沙。憂國哀時。感物悼世。鬱其忠愛。發爲狂歌。奮其

才華得斯餘事。此則文人不耦。自昔已然。明月暗投。於今同慨者也。柱少不努力。壯已傷悲。學禮學詩。久負鯉庭之訓。可羣可怨。幸窺闕里之堂。竊以爲詩者。人心之畫聲。風化之鉤匠也。嘗聞之陸平原之言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然而詩賦同源。正猶比興相埒。雖短長異曲。而文質同工。故體物緣情。亦詩亦賦。體物所以明理。緣情將以感人。上徵臣鄰之賡歌。下逮雅頌之篇什。雖五音鱗會。諸體攸分。而探厥淵源。豈外情物者哉。自茲已降。屈平宋玉。揚其艷波。劉漢曹魏。激其急節。晉宋闡其玄理。齊梁競其繅絃。唐賢播其風華。宋儒暢其義論。或慷慨以使氣。或馳驟以任才。或長短以縱橫。或舒緩以節奏。或呻吟以流涕。或放蕩以不羈。論興亡則壯士寒心。咏氣節則懦夫立志。派別紛紜。感歎匪一。而緣情體物。綺靡瀏亮。代有作者。咸與同之。斯則歌詠之本源。抑亦鉤鈞之能事也。而俗儒弗察。管窺是守。妄爲門戶。遂好詆訶。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執漢魏以笑晉

宋。挾三唐以傲六朝。或樂右丞之清幽。毀翰林之豪縱。

或守昌黎之排宕。攻杜陵之古拙。瀏亮者斥爲率直。綺靡者恥爲妖嬈。豈知陶冶性靈。本乎情物。組織文質。隨乎性靈者哉。其惟先生。卓乎流俗。好學不倦。擇善而從。溯百氏之洪流。挹六籍之芳潤。兼收並蓄。異夫一孔之儒。既正而葩。得乎六義之旨。故其爲體也。長或百韻。短或廿言。或沈吟以經年。或操觚以轉瞬。莫不體兼唐宋。原本風騷。要以家國爲懷。不離仁義之本。故能言出有物。情見乎辭也。柱升堂有日。入室無期。睹彼縹緲。已切高山之仰。感茲風雨。益起鳴鷄之思。爰列嘉篇。都爲一集。付諸剞劂。用垂典型。若夫敷衽陳辭。揚推今古。百爾君子。或亦有取於斯。

更正

本刊第二卷第一期載有月賦著者爲陳柱
誤漏署姓名特此補正

記游虹口公園

陳柱

丙子暑假。七月新秋。暑氣猶炎。炙人似火。困居一室。行

坐難安。豆泣釜中。殆無以喻。爰攜諸女。爲虹口公園之游。先過乎族孫千鈞之館焉。至則粉果沙梨。粲已盈案。少年枵腹。肆其鯨吞。予雖不食。看而快意。於是相約就道。更添香果。彳亍而行。須臾遂至。青桐盈門。列隊而立。風吹葉動。如翔翡翠。涼意沁人。頓忘炎熱矣。入門左步。經乎曲曲之徑。止乎蒙茸之島。綠陰四圍。茅亭半見。微風乍起。水波隨動。島人三兩。默爾垂綸。詎思莊叟之筌。何異任公之釣。誰爲鷓蚌。自失風波。予乃假寐。憐以永思。等大塊於微塵。則海外九州之地。在呼吸焉。齊毫末於邱山。則足下一錐之土。有世界焉。小大既自無常。得喪豈不在我。且巢林之鳥。不過一枝。飲水之鼠。所期滿腹。而何以互相吞噬。起於不足。得非天地不仁。以殺機爲生氣。抑豈人性本惡。以能奪乃能守乎。才欲寤言。日漸西降。青草如茵。與天共碧。俯仰恍惚。忽迷上下。俄似此身。倒插天上。出戶而行。不及百步。族孫千鈞。飯予小店。容膝之室。忽患人滿。對酒不飲。歡已如醉。提攜壺觴。又回書舍。姪女雅梅曰。今夕七夕。故鄉歡迎七姊時也。

則相與把酒對酌。樂骨肉之情話。敦宗族之歡誼。酒闌獨步。秋氣漸涼。萬籟寂其無聲。白露忽其欲滴。銀河在望。似聞灘聲。遼星掛天。倏明倏暗。豈上帝將眠之際。抑牛郎剪燭之時。如此夜游。超乎象外矣。

姜龍蟠先生傳

姜志純

先生諱冠鼈。字殿甲。號龍蟠。姓姜氏。初名有鼈。純之至戚也。祖諱士槐。父諱國教。俱業農。以起其家。世居邑之嘉湖。其鄰近有妙理壩者。宜於耕種。乃祖愛之。遂徙家焉。先生以清光緒癸未年六月初五日卯時生。卒於民國乙丑年四月二十七日巳時。享年四十有三歲。葬於葛尺塘尾山。娶武舉毛炳談公之長女爲室。子男三人。長宗書。次宗渭。皆服先疇。季宗揚。在校修學。有繼承父業之望。女子有五。俱已適人。先生未周晬而孤。賴母氏劉教養成。人性穎慧。少隨二伯父某某公讀。好弄。稍長。受業於堂兄鏘鳴先生。乃折節讀書。而學大進。既又從桂馨耀卿諸名宿遊。尤有心得。惟曾一應博士弟子試。

以其文異於時人。未售。先生固無意於科第者。乃專致力於古文辭。然科舉不久亦罷去矣。先生已壯。課徒於家。莊嚴雍穆。生徒咸敬畏之。其教課頗重講解。先行示範。繼以回講。設有疑義。必反覆譬喻。至無疑義而止。時純已入里塾矣。偶至其家。謁之。輒忻慕焉。稟於家父。逾年。遂就學焉。先生嚴而明。背誦偶有遺漏。卽夏楚隨之。純性疎懶。每不堪其苦。故入學未數日。屢欲遁去。卒聽師母之勸。乃專心向學。始漸有進境矣。初至之日。先生令純屬對。茫然無以應。幸得同席之教。從茲頓悟。習未匝月。遂冠儕輩。同學中不能應者。多倩爲代庖。然先生故未之悉。第知純學業大異曩昔。而呵責始免。先生旣以課徒名於時。邑中豪富。爭欲敦聘。而卒如家父之請。設教於吾鄉。時從學者四五十人。純仍與焉。所學者爲學校國文課本與夫新近文章。蓋純於經書已將遍讀矣。然猶未習作文也。乃躍躍欲試。自命題而自爲之。凡若干篇。錄之置諸座右。蓋冀先生檢去斧正也。已而果然。並予以硃評。自此而後。有探先生者。先生嘗爲道及

之。適有濟巨先生在座。聞而喟然曰。噫。莫欺此地童蒙學。中有他年翰苑人。先生應曰。若在科舉時代。翰苑人雖不可必。但取一衿則如拾芥耳。語未已。相視而笑。冠帶幾絕。至今思之。猶有餘憶。純於去秋曾入闈應考。高等文官。榜發之日。得中副列。知弟莫若師。良有以夫。民國四年夏。純考入縣立高小。踰二年。先生爲便於侍親。及照料家務計。辭館。課於家。純於假中返里。必晉謁。先生與語文學。道古今。論爲人之道。娓娓不倦。日旣黑。繼之以夜。時或達旦。其教誨之殷勤。情感之真摯。蓋有如此者。暇或挈純散步原野。擷草食魚。而告余曰。躬耕自食。洵屬樂事。然當茲神州鼎沸。國事蜩螗之秋。固宜磨厲以須。整頓乾坤。此汝少年事也。豈可不知自勉哉。純感而志之。不敢忘。民國七年夏。純考入省立第八師範學校。然屢困於家境。而卒賴先生之策畫。克底於成。十二年秋。應縣立高小之聘。先生聞之。喜甚。翌年。設宴以款先生。席間或談及純之所以有今日者。皆先生之力也。闔座粲然。而先生亦爲莞爾。先生嗜酒。劇飲不醉。酒

酣則談吐風生。滔滔不絕。若決江河。言談之資。往往採取史籍所載。忠烈博愛之陳迹。以勵民風而培國本。若夫道人之短。說己之長。則所不屑也。先生喜賓客。故親朋過從甚密。至則款待優渥。從未稍缺。或有寒友抵家。青眼相待。數月仍如一日。若屆年節。甚有假爲避債之所者。亦樂與之。嘗謂人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夫既知之矣。而以其窮困也。拒之於千里之外。則友朋之義絕。與禽獸有何異哉。先生家道小康。好施與。鄰里中待以舉火者。有所請。無不應。貸去而無償者。亦不追索。或且再請而再與之。未嘗稍有吝色。間有赤貧者。棄嬰兒於其門前。必出資招人領養。且戒之曰。彼父母逼於生計。抑痛而出此。吾何忍坐視其凍餒而不救哉。汝其善食之。將來於汝不無少補焉。夫樂人之樂。憂人之憂。先生之存心也。故凡同室之人有相關者。先生必披髮纓冠而往救之。鄉鄰有糾紛。亦必待先生平議而後止。若有釁端既啓。各不相下者。而取直於先生。則往往喻之以理義。動之以利害。俾咸感服。及其事諧。或需賠償。而一

時無所取給者。先生慨然代墊。而因之不得償者。在所不計也。憶先生大殮之日。有鄰媪臨喪而哭之曰。嚮者里中之子弟。沐先生之化而向善。困乏者賴先生救濟而生存。民智日以啓。民風日以醇。是惟先生之績。而今而後。恐將無所取資矣。今先生棄世已將十年。而鄉里長者每以先生之居仁由義。詔諭其子。設施教育者。亦莫不以先生爲法。蓋先生繫人之深。至於如此。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於斯益信。是誠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矣。嗚呼。先生往矣。吾不得而復見之矣。而今世欲求如先生其人者。殊不易覯也。

堂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夏。姜志純敬撰於江山讀耕談經

文史通義注後序 二十四年八月

沈 訥

注書之事。後勝於前。其甘苦疾徐之數。豈易言哉。非身歷者不能知也。李善之注文選。五易其稿。蓋出處必究

其最先。援引必著其篇卷。此注家之任也。亦有前修下筆。記誦偶疏。句舛字訛。移此就彼。又有典實習用。世忘其原。叩諸作者。瞠然無對。誤則挽諸正。迷則揭其本。此固同屬注家之任。而已非可望於魚魚鹿鹿輩矣。雖然。注解之事。體同書鈔。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彥和特識。已先言之。如孔賈之疏羣經。篤守故訓。未敢破注。號稱殫洽。而終不免依傍門戶。未能自成一家之學。豈若康成箋詩。每異毛傳。子玄注莊。自據義趣。卓然有以自樹立者哉。注家之能此者。千年以來。更不數數觀也。至於因前人注書之誤。後學乃以注解之體。作駁議之文。如曾子固所謂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又能不偏不倚。明著短長者。則我師葉長卿先生所注文史通義。實當其選。注家立體。此爲極軌已。文史通義一書。清會稽章學誠所著也。章氏之學。高明有餘。而沉潛不足。高明有餘。則多武斷。沉潛不足。則多臆說。如謂佛典本於義文。證以象通六藝。又強以士衡文賦。所謂文心。合諸

彥和序志。因謂劉出於陸。此則純爲牽強附會之說矣。改易革象。君子以治曆明時。爲治憲明時。以符己說。雖可諉爲避高宗之諱。然以下各篇。亦未嘗不用曆字。改荀子非十二子爲十子。遂謂荀卿未嘗非思孟。不悟韓詩外傳之未必盡同。此則改書就己之失也。周易之名。先已有之。而謂始自武王。九地之語。原本太元。而謂出自離騷。則信口妄談矣。至於讀書疏略之處。則如不知七略佚文。有老子。上經之目。藝文道家之有鄰氏經傳。徐傳經說。而謂劉班著錄。老子不稱爲經。不讀孟堅自注平原之爲朱建。而妄議漢志序次之方。其自相矛盾處。則如詈太玄潛虛之僭竊王章。而於范曄習鑿齒之身非史職。則一無所譏。見大戴禮保傳偶引青史子。遂以周考青史子爲尙書春秋之類。不當入於小說家。而於臣壽周紀虞初周說。則一無所云。其沿襲前人之舛誤。而不自知者。則如本退之之送王秀才。而謂莊子乃子夏之門人。不知莊書之稱田子方。亦不過如庚桑楚。則陽之流。豈其所私引者。盡爲其師乎。又本離龍史傳

之說。謂史遷本紀立名昉自呂覽。不知大宛傳贊已兩見禹本紀之名。其援引不知其最先者。則如用弓始於真誥。而謂元人說郭始立此名。墓誌始於前漢。西京雜記記杜鄴之作銘刊石可證。而尙本文選善注。謂起自有宋顏延之。之於王琳。又有前人已以此說。而自命爲獨得之祕者。則如詩教所言戰國之文原出六藝。實卽漢志諸子略所云。今異家者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之意。文德之說。論語識大戴禮論衡文心雕龍亦均已言之。而皆自謂前所未有。人所不知。若此之類亦多矣。非武斷卽臆說也。師皆一一糾之。自章氏之卒。一百三十四年以來。治其學者雖衆。而能爲其功臣。能爲其諍臣。明著其說。條而辯之。未有若是注者也。其中如濫觴之引荀子子道。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之引齊策。不同世俗之但知原本家語及辯姦論。此則章氏當年下筆之時。恐亦未必盡知。比於代流注家之鈔撮類書。不究根本。其相去又何如哉。尤有進者。當今之世。章氏之學大行。其說之醇乎醇者。實承周官史通之遺緒。然治

其學者未必好也。獨於其疵駁之處。則羣然同喙。以爲別識心裁。相與稱揚。學風丕變。王充崔述遂同見推尊。循是不止。將見沉潛度數之士日少。而放言高論驚世駭俗者之猖獗。當遠勝於明末王學者之束書不觀。自命聖賢。讀易未識八卦。已疑十翼非孔子作。學詩未得劉長卿一白。已呼宋玉爲老兵。學弊至於如此。非於其素所心悅誠服者。加以針砭。使明知其失。復歸於正。又烏能救之。然則師之注是書之意。與曾子固所謂孟子記神農墨子之言。又辭而闕之。復何異哉。章氏雖非許行夷子之比。其學亦頗多獨到之處。然其流弊所極。疑古廢經。必有甚於二家者矣。瘖口曉音。蓋亦出於不得已也。至於散則爲注。合而成論。正彥和所謂雜文雖異。總會是同。其用心立體。區區注家二字。又曷足以範之乎。作始去秋。於今脫稿。以訶實始終其事。亦略諗於所謂甘苦疾徐之數。命爲之序。永惟一載以來。追隨從事。蓋有繙一語而究全書。檢一事而遍羣籍者矣。其未得之也。則蹙然而形諸夢。其既得之也。則不知其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屢易其稿。遂臻於成。乃書其所欲言者如此。附於簡末。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受業沈訥敬序。

天演新言緒言

卓蘭齋

天演有二。曰物競天擇。而輔之以天行人治。蓋天演者。儒氏之所謂道之大原出乎天者也。而黃老之自然也。其物競天擇。即陰符經春生夏長秋殘冬殺之意。而天行人治。即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之義。孰謂中國之創說乎。赫胥黎曰。儲能效實。合而言之。天演也。此二儀之內。仰觀俯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莫能取外也。是故天演者。舉凡物理之當然。世界之固有。上取諸天。下取諸地。遠在荒古。老至京垓。莫外乎天演也。夫天演者。合而言之。道也。玄也。理也。吾於是曠思千古。默想京垓。凡人道禮樂刑政宗教苦樂天行人治。迨及孔老佛釋。道學。通塞。民權。流血。發前人所已言。所未言。壹行於己意。命曰天演新言。嗚呼。夸夫狂言。知我罪我。不暇計也。然曠觀風雲變幻。中外一家。亦復乎不能已於言者也。

詩五十六首

桂湖口號

陳衍

楠桂千株萬栢蓮。新詞未唱柳屯田。若為傳向完顏亮。立馬蜀山千萬巔。

桂湖弔升庵先生

經言為人後。為子無明文。後者主繼統。本來為君臣。袁麻三年喪。君父禮可援。子者屬天親。昭穆所必分。公羊為之子。蛇足增三言。兄弟變父子。此義不敢聞。譬如唐宣宗。武宗其姪孫。乃使禰武宗。於理殊不倫。嘉靖繼大統。與獻所必敦。大夫父為士。祭禮從其尊。更接追王禮。三王本國君。妾母以子貴。公羊且云云。明儒疏經術。諫評徒斷斷。一逢獨夫怒。杖斃何紛紛。與人骨肉事。辜我父母恩。先生雖嚴譴。性命猶保存。一代著作家。相如復子雲。可憐黃安人。薄命怨三春。日歸復其雨。奇詩訟煩冤。景蘭商嗣音。國亡休並論。

曾望蟻峯上武夷。老年復此訪蟻頭。玻璃江上陰陰處。山木兩邊聞子規。

三蘇詞

老泉御將語。長公好兵喻。千秋紗縠行。一代杜武庫。

贈星伯

人生舊游地。重到必流連。讀書况兒時。青燈故依然。眉山尚未死乃同坡
公。遠景在前樓。正如温故書。有味在陳編。

眉州道中次白與韻

眉州過去又嘉州。更向烏尤作小留。未上峨嵋無好句。只餘一路唱山謳。

喜堯生至次白與韻

相逢失喜欲顛狂。廿五年前共醉鄉。便合千尊攜美酒。玉簫金管泛沙棠。

與堯生會宿於烏尤寺別二十有五年矣

與君一別從舊京。君歸山中掩柴荆。書言入山無出理。斷難相見於此生。
我言嘉州非天上。千山萬水吾能行。諸侯相見稱曰會。申以約誓爲涖盟。
况君氣誼若弟兄。子由美叔有同情。肯如坡嶺得會宿。烏尤何必非彭城。
今年快踐卅年約。交馳函電勞友朋。謂曩昔諸君吳船入峽泊萬里。籃輿兒子亦兼程。
對牀四夜忘飄泊。風雨竟作瀟瀟聲。倘非繫結不可解。誰能辛苦求合併。
子猷訪戴何足道。韓孟會合詩曾成。大峨何妨拖泥去。離堆兩字愁聞名。
相逢一笑方未已。預恐相送涕縱橫。

蓼莪紀念歌

孟秋節屆。白露將零。追念 先大夫棄養已十三年。 先太夫人棄

養已三十年矣。三復蓼莪之篇。悲從中來。不能自己。爰擬長歌。聊以代哭。效屈荀體。不求工也。丙子七月唐文治記。

吾父兮生我。吾母兮鞠我。暫離我兮還顧我。出入周旋兮提抱我。恩斯勤斯兮。常恐失其所。嗚呼。欲報之德兮。仰昊天而罔極。

獨誰與飲兮。飢誰與食。笑誰與憐兮。啼誰與惜。兒如蓬厲兮。父母心焦裂。

求醫訪藥兮。籲天揮涕泣。伏將死之子兮。如救民之水。深與火熱。禮重報

施兮。父母之憂。惟其疾。冬誰温牀兮。夏誰涼席。出告反面兮。誰有常而有

業。兒能孝兮。親心悅。兒不孝兮。親心鬱。親心悅兮。年歲可登百。親心鬱兮

形神頓消滅。嗚呼。兒生多忤逆兮。追思徒嗚咽。

吾家貧困兮。質屋數椽。風雨淩其兮。環堵蕭然。研經讀史兮。吾父課精嚴。

吾母慈訓兮。幼子毋謊志希賢。千里求學兮。一書傳。吾父諄諄慰勉兮。吾

母肝疾正纏綿。舊衣補綴兮。吾親汗血苦難宣。嗚呼。人生庇蔭兮。惟堂上

之椿萱。良知一點兮。無味本源。萬事皆可追補兮。不可追者。父母之年。

青年易逝兮。風燭殘生。一朝棄養兮。祈禱無靈。哭聲聲喚喚聲聲。兒之聲兮

親慣聽。如何親不應。千山萬水兮。隨吾親。千辛萬苦兮。累吾親。吾親行將

入土兮。豈能化土附吾親。千秋墓木兮。寸寸兒心。嗚呼。豐筵祭墓兮。不如

菽水之逮存。

教子孫。良知醒。毋若吾生悔無門。吾將上天兮。省吾親。慈烏何處招親魂。

吾將入地兮。從吾親。西方淨土空杳冥。早歲求功名。功名奚足榮吾親。壯

歲學爲文。文章詎足顯吾親。惟有積善兮。洗心。學道兮。敦躬行。愛民兮。教

國性存吾順事兮。歿吾寧。三復蓼莪經。哀哀痛鮮民。嗚呼。告世人。良知醒。人生惟孝為根本。孝悌之至通神明。視無形兮聽無聲。手舞足蹈兮樂始生。天地大德兮惟生生。太和元氣兮永保我太平。

桂林龍影巖

宋元祐畫碑在此古名佛堂

黃賓虹

風力吹雲過雨初。招提曲折出林終。羣碑甞墨重摹古。佛洞珠塵一扣虛。花氣細縷泉聲潤。竹痕蕭灑月樞疏。閒尋歸去長堤路。白浪溪橋漲滿渠。

靈巖

雁宕

壯游日月兩廉纖。小步溪橋淺漲添。霧合昏黃窺豹隱。石橫沉黑動虬潛。門前草色泥衝屐。枕上泉聲溜挂簷。歸擬雲山木屐仕。好分澗潤到毫尖。

梯雲谷

灑面生寒雪竇穿。進珠寫玉噴鳴泉。別溪風雨虹收霽。透樹村墟水拍天。雙屐梯經荒磴滑。一簾欄倚小橋懸。披雲恍向仇池入。袍笏應教拜米顛。

大龍湫坐一帆峰下觀瀑布

摧崖裂石出層阿。風裏飛泉蹴沫多。石口片帆橫碧海。天懸匹練落銀河。詩心入畫王摩詰。逝水通禪諾詎那。一峽倒傾雄萬壑。况經夏漲雨滂沱。

碧霄洞

磴道盤空勝侶稀。碧深深處掩荆扉。雲中雞犬丹留竈。嶺外松篁翠溼衣。雕鑿難窺神斧運。樵蘇不到月輪飛。循源欄曲峯逾偏。削玉高撐柱十圍。

施劍翹

錢振鏗

東海析木津。山西晉國都。女子將有行。涕淚落衣裾。我有戴天誓未報。焉能抑鬱賦關雎。能為兒報誓。乃許為兒夫。男子心口不相符。誰為伉儷情。殺身為專諸。西飛織烏過隙駒。三年五年約更渝。比年出入將兩雛。大兒七歲能讀書。小兒兩歲玉不如。一啼一笑皆可念。終日摩挲如意珠。我有戴天誓未報。眼前慈愛不須臾。求人終不若求己。安用長跪哀庸奴。出門返津海。猶與老母俱。誓人罪孽重。安思這天誅。皈依居士林。講經禮淨屠。誓人有迹迹。早暮乘華車。誓人何形狀。露骨面有鬚。惟恐老母在。事發相根株。呼我同懷弟。迎母江南居。獨來復獨往。志氣始發舒。袖有柏郎寧。寶之此堪慮。是日入招提。僧俗羅庭除。誓人正拜跪。合掌念南無。一聲霹靂起坐隅。下者穿脊上貫顛。老佛下地金光趨。貴人王孫逃廟廡。如龍如虎二十載。到手如獵塚中狐。天雷收聲白日靜。篆煙天裏浮香爐。回頭喚僧俗。安心莫亡捕。伸眉入圓扉。萬死樂有餘。殺人人殺尋常事。孝女艱難今世無。

讀陶集

夷叔聖之清。西山最不平。愚人復何罪。只為近人情。癸亥二月春草生。

言遷告陶淵明。莫使門前楊柳絮。隨風飛到石頭城。人生一字當自愛。今朝未死還堪悔。

歌紡織之利利必多。君不見支機織女在天河。支機石。踏吾來過雲錦因。風鳴玉珂。從今不畏人投梭。

天寧寺後散步

密樹重陰夏令新。愁中於此弔殘春。百般啼鳥時來去。惟有黃鸝不露身。

曹操

朝殺楊德祖。夕殺孔文學。徐州雞犬都無存。老賊殘忍逾黃巾。破壁牽后天道盡。老賊安得為人臣。對酒當歌行樂處。也識人生似朝露。乃知曠達非為仁。凶人得之能殺人。

綽裕太史導觀廣東紡織廠賦此寄贈 張其淦

東南杆軸古所重。吾粵紡織之廠茲權輿。羅君導我觀半日。令人驚喜眉展舒。珠江富庶冠各省。厥厥乃在河南隅。銅鑪猛烈發光焰。鐵軸旋轉啣機樞。三益既縲在俄頃。七襄終日如運虛。借問紡織伊何人。萬千手眼仕女圖。載玄載黃妙渲染。中量中數融精麤。吳練越縑詎能及。珠館滌夷如可呼。羣工補習有學校。網羅炎海皆珊瑚。連雲列屋新結構。恍若淵室較人居。時方建女工宿舍笑余廿載歸來客。老眼摩挲迷咫尺。為吟杜甫白絲行。萬草千花動凝碧。杜甫手當抽繭順自然。眉不頓蛾那易得。喜君美譽馳南北。學成羣策屈羣力。共仰穗城紡織師。誰知蓬島文章伯。羅侯羅侯聽我

東塾夫子光緒己卯冬冒哲齋太守招集菊坡精舍時梅花盛放同集多七十老人詩有花對老人開語余前日尋菊坡精舍遺址感慨繫之

人開語余前日尋菊坡精舍遺址感慨繫之

此句成詩二首

花對老人開。老人同賞梅。菊坡邀勝侶。穗石集仙才。今訪藏經閣。已同朝漢臺。登臨生百感。墜瓦撫莓苔。

梅為前代種。花對老人開。句向林間覓。春從地底回。暗香尚浮動。暮雪與徘徊。不盡蒼茫意。長歌歸去來。

菊坡看梅花用東塾夫子友招看荷花韻

羅浮癯仙老不死。閻浮一漚觀白水。普騰清夢隨滄桑。萬千億劫一彈指。菊坡枯樹皆作花。河畔雪飛楊子家。依稀西郊落曉月。惆悵東壁侵斷霞。杜陵歸來哭不得。欲向城南望城北。用杜寒天鶴守已可憐。凍殺城頭老鴉翼。

立秋雷雨

陳寧士

風雷壯闊乍迎秋。快雨騰騰洗積憂。豈但梧桐飄一葉。全將暑氣掃神州。

夜來香

微波一碧脫塵埃。窈窕繁枝並蒂開。冠佩巉峨名士相。神光倚逸謫仙才。初疑玉宇幽香接。乍覺銀屏夢影回。媚夜未須妨定力。最宜綠鬢照深杯。

均默書聯見貽賦謝

羚羊挂角昔言詩。墨妙如公絕似之。倚筆追摩秦漢上。曠懷獨得古今奇。神光離合非凡賞。大氣清剛是我師。青鳥欣傳聯帖至。瓊瑤生壁對軒眉。

偶書

文詞點點貴何補。花木芬腴夏亦春。怪底洞庭都化酒。千秋醉煞獨醒人。

題黃躬厂畫家柱尊守玄閣注篆圖

繪畫譬論玉。要剛健溫潤。質色兩無虧。巨眼獨辨認。如錐之畫沙。如泥之著印。小學挽頰波。得公始丕振。後世揚子雲。千載捷轉瞬。北碑南帖中。搜討不少吝。龜甲鐘鼎文。祥光耀兩鬢。一鏡接眼花。恢恢若游刃。撰作注篆圖。點畫皆傳信。偉哉守玄閣。共仰北流峻。

廣州雜興

邵祖平

山林路啓蠻夷長。水國儀開廣利王。曾是干戈化玉帛。千金誰飾陸生裝。輪舶通津人異音。輕裝短後意駸駸。乍開乍落花爭笑。半露半陰暑易侵。薛荔牆頭舒望眼。枕椰樹下結同心。參軍蠻府何爲者。自喜嫺隅入倦吟。來遲無奈荔支何。未看紅棉悵此過。春月難同韻楊柳。秋風從不上林柯。墟香戶戶分紅藥。潭碧家家養白鵝。越女多情還惜別。佗城東北是天河。不遇主人猶看竹。莫憂水厄但斟茶。網絲馳道多行馬。藤蔓園林盡伏蛇。國破君臣悲紹武。臺荒宮館識昌華。中原一髮休言遠。嶺海從來屬漢家。

旅感

楊文昭

我馬已云瘡。停驂問出途。征塵迷罔兩。隨地有荏苒。警柝傳關外。烽煙報粵區。鉤心行鬼域。戰骨鮑豺羆。飛火嚴追比。囊沙困餉需。軍功慚禦侮。民力憊征輸。羆虎三城戍。哀鴻四野呼。如斯長擾擾。何以慰嗚呼。憔悴難堪矣。昭蘇可望乎。叩關思問帝。占筮欲求巫。多難遭茲世。殷憂亦有吾。樓槍拋井里。萍梗託江湖。去去辭鄉邑。迢迢適此都。旅居非所願。棲息乏良圖。戀爾知禽倦。臨河歎鮒枯。饑饉憑借魯。供帳愧依吳。有笑懸秋鏡。抽才識夜珠。瑤階森杞梓。玉尺度株儒。矜竈傾筐匣。言歡共盞盃。淡交清似水。欣慰緩如繻。在昔親袍澤。從今仰秣莠。共憐同息難。相與互提扶。嘯虎風從起。騰蛟雨與俱。同聲相號召。吾道豈終孤。白水盟車笠。黃金市駿駒。相將赴廣口。攬轡載馳驅。

村居散步

久病喜新愈出門天色好旭日動蓬萊。薄氣充林蕙宇宮。雲生機。春寒
懷抱。天聲發騎籟。初陽醒宿草。葉底響晨暉。花間一鳴鳥。青溪來老農。牽
牛就藟藿。少婦影朝霞。荷鋤去絕早。事動欣所託。寄趣各有造。我行求所
適。藉此驅煩惱。欣然就歸途。健如黃犢走。山花及野草。隨意採盈手。微物
無所施。博趣將兒逗。得花忙插頭。得菓笑開口。仰面報阿爺。山菓味亦厚。
阿爺昔遠遊。亦曾嘗此否。聞語轉沉吟。奔忙惜難老。但得骨肉歡。富貴吾
何有。

蝴蝶曲

錢蕙孫

羅浮影幻宮妝立。片片春雲作裙業。化出人天絕代姝。前身合是仙山蝶。
仙蝶飛來南海家。珊珊鑲骨擅容華。明珠擊出爭相看。白璧生成未有瑕。
豆蔻梢頭剛十六。年年攬鏡春江綠。謝逸詩篇擬未工。滕王畫本摹難足。
阿父當時北度關。一官鹽鐵又南還。極天風浪收驅早。擗取文姬向海山。
海山徧吸人間電。玉奴一到開生面。幻魄初傳謝氏情。斷腸替寫英臺怨。
龍眼琉璃一笑溫。娟娟過慢影留痕。奪來天上三分月。消得江南十萬魂。
小姑居處原芳潔。無奈懷春情內熱。宋玉牆東倩影來。因風吹上梅邊雪。
花爲郎貌雪爲懷。有約雙飛好事諧。駕帶從教親手結。繡簾長爲畫眉開。
南園草綠春如海。片石三生盟誓在。鳳子呼名最有情。韓憑抵死期無悔。
好夢如雲不自由。是鄉那得老溫柔。歡場橫被錢神誤。孽海曾難宿願酬。
翻雲覆雨高唐惡。鑄就黃金成大錯。紈扇何曾便棄捐。粉衣早識多輕薄。

剪斷蓬頭更換新。公庭對舞翠眉顰。溝頭疎澗東西水。從此蕭郎是路人。
春駒却向燕臺住。一曲霓裳人盡顧。太息燕脂北地顏。爲他金粉南朝誤。
虎帳牙旗督八州。十三年少富平侯。才驚相見還相許。彼是無愁此莫愁。
鳳城正值中秋夜。羅幃香塵生舞榭。玉笛梅花並較量。瓊枝璧月雙無價。
酒闌人倦畫樓陰。擁髻燈前意不禁。繡被焚香魂欲醉。良宵何止值千金。
此際有人軒榻側。徙倚燕喜仍羈國。絕塞謠驚白雁來。翟泉識兆蒼鷄出。
金釘銜壁可憐宵。猶道將軍抱舞腰。十二瓊樓春栩栩。何心河上賦消搖。
軍書火急來行館。倒屣靴尖渾不管。祇覺鶯鶯綺夢酣。那知東北胡塵滿。
紛紛修竹上彈章。誰放周師入晉陽。畢竟傾城更傾國。還須分飭到紅妝。
紅妝有恨憑誰訴。手疊空箱江海去。此局全看玉韞輪。有金還買花鈴護。
依然畫裏見真真。百億蓮花盡化身。一世羣芳輸玉貌。諸天尊號擬金輪。
織兒撞壞家居好。嬋娟情重江山小。兵柄多年解玉符。仙槎萬里通蓬島。
青天碧海照雙心。此日難爲邂逅吟。萬一微波通縷線。可能舊夢試追尋。
英雄兒女情何限。今昔秋雲分聚散。剛把桃根渡口迎。又聞駿足瑤池返。
鞠部聲名動石城。秦臺傳粉一含情。忽驚金彈拋林外。毋復瓊花唱後庭。
續劉首都念家山破屋霜換。琵琶別抱誰恩怨。爲惜名娃誤沼吳。莫教禍
或警以難。水終亡漢。小劫紅桑入嘆嗟。遊仙枕上說南華。還傾銅狄千行淚。來寫金
莖一朵花。

丙子春涪陵縣屬鶴遊坪沈家鎮雙輝甲王家溝
居民譚九風因天旱失收烹子療饑食不下咽

懸樑自縊感作此歌以紀之

賀紋

譚氏九風原非貧。家居累世鶴遊坪。陌上薄田十數畝。黃口白髮可聊生。
 耕餘兼工織篋藝。獲酬藉補家不逮。傷哉大旱已三年。顆粒無收心轉悻。
 雖有薄技向誰備。飢寒豈獨一家似。今已掘盡草木根。地無一毛命安寄。
 可憐譚家膝下兒。一男二女皆無知。正月兩女先餓斃。二月一男又死離。
 夫婦年高五十強。一室空空何所望。况是奄奄飢欲絕。不如將子一烹嘗。
 嗚呼但見肉橫飛。一割一啼淚沾衣。生柴帶葉火初紅。轉看嬌兒已成糜。
 古臣殺子以媚君。千載相譏非人心。又有易子而相食。亦屬救亡計之極。
 今豈易子無可易。抑或饑迫時不及。念切子女骨肉親。烹不忍食見天真。
 人事慘傷誰如此。懸樑同盡最堪憐。君不見世間多少饑民號。轉死路旁
 風蕭蕭。

路工吟

蜀省多山交通不便修築公路誠為當務之急然人民久因水火已不聊生今復應此工役則其苦更有難於

言者聊為此吟以訴之

蜀道崎嶇苦難行。羣山萬壑接天青。將軍朝令築公路。郡縣暮征十萬人。
 哀哉兵役已頻年。鄉民聞之心膽寒。保甲抽丁按戶口。少壯安能幸逃走。
 催吏鞭笞動相加。命急如雷誰敢後。老父叮嚀農事忙。稚子牽衣索壺漿。
 到此有家顧不得。別淚儼隨江水長。蜀地東南多大山。荒涼極目絕人煙。

旬然崖樹時壓人。虎咆狼哮魂為驚。彌天慘氣連雲黑。道旁白骨榮草根。
 路工未竣不得歸。月滿關山夢魂飛。家人啼餓痛欲絕。那隨春風寄邊陲。
 回首陌田今已蕪。明日歸來擬何如。秦時長城隋運河。民淚比今孰為多。

暮春

羅君惕

黃塵匝地江鄉遠。莫用馮闢苦憶家。風暖日長人意懶。小園寂寞落楊花。

雞鳴寺

玄武湖中煙水平。秋風吹上古臺城。六朝春夢無人覺。欲倩寒雞唱一聲。

明孝陵

曾因天日照。一戰敗張王。龍虎城終破。牛羊墓已荒。山花隨地放。野草過人長。千古興亡例。登陣且莫傷。

丙子七月與經邦遵政行熙質彬五人攝影率題

長句寄贈介凡南京

周策縱

租龍避雨太山峯。覆之者五大夫松。千年移植江以東。虬枝瘦幹勁似銅。
 五丁入秦迎美女。引蛇撼山氣虎虎。忽然化石乃爾奇。君看此物有英姿。
 文公送窮曰五鬼。此物疑是鬼之比。不然我輩胡太窮。面目黧瘡顏不紅。

觀風捲地草木折。連雲三暮雪滿天。指隨廣製示敢息。難抗嚴霜冷不眠。

常事三子。致老。實。彬。元。生。三。頭。度。我。言。集。百。感。懷。在。則。不。同。

不才自况陳元龍。應有豪氣。胸中不才。幼慕楚重。隨于斛龍。文力可扛。奈何弱冠百不就。眼花散作光。朦朧。要知惡駭安足害。如松如石如鬼怪。要知弱癯安足醜。靖節先生友五柳。囑君當風毋見招。此中五柳不勝搖。君如有語曷相問。此中五酉都能應。

讀吳碧柳白屋詩存

詩境重新大小吳。先生詩稱大吳小吳。蓋指吳用儔先生也。好詩與好色無殊。先生有二吳好詩如好色之句。君詩屈子峨嵋樓。我好君詩好色無。

哨徧孤憤

李瑜

霧隔岸孤。煙隱渡遙。拂檻輕塵。翳秋恨。遶荒苑。亂蟬稀。莽蒼林。鳴颿紛起。徧野迷。情榮庚郎哀賦。臨高破眼。驚顛顛。嗟撫佩。蘭摧。寒衣。芟老。烟瀾。會挽難止。甚彩虹。騰影媚。澄暉。好語情。退征雁。徐歸。鷗困蘆塘。驚倦蘋汀。駐棹未濟。噫。迴鳳西飛。帝關深閉。猶凝睇。執扇思。縱繫金樽中。莫沉醉。怕絳闌歌殘。形樓舞榭。窺簾薄露。寒侵袂。更躍雀。繞樓。層糾驟動。長驅誰攬。鸞轡。悵擁紗。塞馬幾度嘶。獨暗惜。新亭淚。頰垂。儘嚴宵。蕙愁慵寄。披霽無路。重到。忍斷凌雲志。試開華表。淒涼鶴語。換盡飄零蝶夢。漢宮衰草。事終違。且移燈。憐數蠅蟻。

吳兩生惠我詩集題贈

陳柱

憑欄正憶舊山河。讀子嘉篇感更多。莫似靈均清見妬。如聞杜老醉時歌。能窮合作文章伯。織恨其如日月梭。最是落花歌幾曲。乾坤欲息奈誰何。落花詩八首。最足以代表作者生平思想。第七首悲宗教信仰全失。無復精神。生活全世皆然。不僅中國尤為卓識。易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其謂是邪。

振心到寓酒後率賦

半年不見見忽別。六月二十日予別。又賦逢喜不支。一醉敢先天下樂。兩訪振心宿二夜。家互賀得蘇兒。誰言經國多羣賊。黃梅聞詩云。傷心羣賊言經國。枉自吟詩廢百為。夜色沈沈談不倦。滿天風雨打門時。

寄黃賓虹先生北平

最憶黃山老畫師。故都看畫已多時。差逢降將迎胡虜。幾為憂邊聽鼓聲。文酒江南何日再。兵戈嶺表足愁思。寄詩遙祝須珍重。天下興亡一局棋。

題唐蔚芝師萬言書手稿為崔龍

萬言難動九重聽。老淚今猶濕帝京。何異買生長太息。徒令劉向獨傳經。銅駝豈合終荆棘。浩氣真能薄日星。寄語崔郎應記取。河汾老事在昇平。

游虹口花園同兒一百四女松英梧英蕙英姪

女荔英

青草如茵水似油。七年重見倍清幽。微波曾激三山浪。一雨真成六月秋。坐對小湖歌濯足。行經曲徑又高邱。平生此樂真堪記。盡與兒曹日日游。

游兆豐花園與女松英蕙英姪女荔英姪孫

千鈞坐地小酌並命同賦

亂世能貧始自由。提攜兒女散幽憂。偶聽鳥語吾忘我。靜對松風夏亦秋。芳草如茵供坐飲。小溪漱石更清流。家庭韻事誰如我。盡日哦詩盡日游。

後兩週重游兆豐花園與兒一百四百女松英蕙

英姪女荔英姪百年小酌園中

閉門日日易愁生。又與兒曹載酒行。我漸耽游忘老大。世將據亂到昇平。一杯共向青山賀。百慮隨隨白日傾。若把前游比今日。由來黃白辨難明。
前游飲廣東雙蒸今日飲花雕諸子女喜飲花雕而常喜飲雙蒸古有黃白之論故借用之

聽月樓飲茗偶成

彭天龍

初陽如水滿牆頭。却憶中宵雨不休。深巷曉來聽賣菜。猶疑身在望江樓。
在樓紅

中秋夜借庚白琴南遊密鎮作

高吟放膽挾宵行。林氣燈痕着眼明。雲影畫天江不夜。月光墮水一無聲。

留別持恆詩社社友

陳松英

荷花香裏路迢迢。惆悵歸心不自聊。半歲吟哦如夢裏。一朝離別黯魂銷。諸君才氣吞江海。愧我肝腸苦刻雕。舊學商量何日是。相期後會在聽潮。

遊東大池

大池水綠染人衣。無數春山笑晚暉。堤上千枝紅欲灑。鞭絲帽影盡依依。桃花片片逐風飛。春送桃花暫告歸。我向晚霞多處坐。落紅如雨上征衣。

老子通證

全一冊實價四角

北流馮振心教授著老子一書自來注者最多說亦最難此書截斷眾流首以老子解老子次以諸子解老子方法最爲縝密持論最爲客觀馮友蘭教授與著者素昧平生見此書特著論介紹其爲學者所推重可知矣
寄售處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卻攜夜色共徘徊。恰喜嫦娥笑口開。江靜風平秋似水。樓殘搖盞月光來。

寒食詞

江寧鄧邦述韻賦遺藁

高陽臺

癸卯秋溷陽尚書侍姬歿於武昌節署。公治事如平日。了無戚容。居嘗謂幕僚曰。時事孔棘。齒梁刺肥。據高位而好內者。其人必全無心肝。雖然。賢者豈盡忘情哉。櫻桃樊素。白傅遺愁。朝雲琴操。蘇子感逝。乃譜斯曲。以慰其私。

好月藏暉。娟雲墜影。竟光樓上黃昏。粉怯脂屏。憑誰款住纖魂。簾衣瑟瑟西風起。聽鶯歸。灑盡啼痕。漫思量。半臂禁寒。半榻留溫。韶華細數春多少。正番風吹過。棟子花熏。紅燭雙行。十年幾箇宵分。禪心便是沾泥絮。一絲絲。也是愁根。懺情天。證果華髮。洗脫塵氛。

蝶戀花

一樹梧桐分兩院。青翠爛斑。暗逐流陰變。倒插茱萸花一串。香紅刺入離人眼。隔別吳宮緣分淺。細雨斜風。

容易成秋怨。織盡回文君不見。登樓望斷南歸雁。綺夢初回殘夜柝。紅雨敲窗。樹葉蕭蕭落。病骨今年真瘦弱。新霜被底先知覺。青鎖連環蟬翼薄。鏡檻圍春。旖旎渾如昨。對影迷離屏一角。熏籠背面人蕭索。

南浦

送季垂叔之黃州

竚立怨西風。把隼旗。翩翩又吹東去。擊楫誓中流。波濤外。愁見亂山無數。斜陽顧影。天涯咫尺。浮蹤聚。離懷謾訴。試回首當年。竹林游侶。江南燕子飛來。問塵尾香囊。都還在否。渺渺益愁予。青衫淚。分付斷歌零舞。驪駒三唱。留之不得。何須駐。鷗盟請署。莫誤了。髯翁雪堂同步。

鷓鴣天

銷夏雜詠

寂寂宮槐晝漏長。湘紋不動夢生涼。鑪煙上下迷空霧。鈎影東西送夕陽。花片亂。柳絲忙。春風捲起隔年香。歸來燕子重相問。可是兒家玳瑁梁。(簾)

經過邯鄲夢不醒。軒然臥榻起鼾聲。宓妃枉有流連意。
帝子曾無繾綣情。依竹障。伴桃笙。醉鄉且自覓營生。
無端闖到槐安郡。螻蟻紛紛告太平。(枕)

一着參差錯滿盤。疏簾清簟意闌珊。眼前黑白收關誤。
手底倉黃打劫難。人寂寂。夜漫漫。燈花紅盡畫屏山。
當場國手知誰是。贏得旁人帶笑看。(棋)

絲竹啞啞響未停。歌筵酒令又紛更。新聲舛誤憑誰顧。
舊曲淒涼不可聽。邀月舞。遏雲行。宮商細與譜分明。
拈來紅豆知多少。百折千迴記不清。(曲)

山自岿巒水自深。綠天世界證禪人。自來繾綣西山曲。
底事徘徊上堵吟。花黯黯。月沉沉。七絃變徵激哀音。
懊儂別有愁懷抱。聽到倚蘭淚滿襟。(琴)

銀燭燒殘夜色幽。輕盈團扇鬪風流。花陰醉蝶爭先捕。
草背流螢不易兜。題錦字。繫瓊勾。一番歌舞一番愁。
西風獵獵真無奈。篋底銷磨五月秋。(扇)

解渴濃於酒一卮。調和百末總相宜。劇憐啜苦頻搖頰。
可有回甘少上眉。翻蟹眼。泛烏鬚。箇中火候幾人知。

當關熱客紛無數。怕是相逢水厄時。(茶)
皎月當空照素襟。茶糜一炷夜沉沉。情絲嬾娜渾無着。
臭味差池不自禁。青瑣隙。畫簾陰。煙銷灰冷窅然深。
盤中字跡分明在。共見當時一片心。(香)

四字令

甲辰春闈前病中作

眉酸眼重。魂酥體慵。蜃窗斜月朦朧。聽一聲曉鐘。
芙蓉夢空。蒂苓味醜。鏡花知爲誰容。况春風惱儂。

高陽臺

訪緬香樓遺址

如社第七集

蔡嵩雲

柳共橋湮。蘭隨壁毀。秦淮甚處芳留。曾幾斜陽。空餘冷
月荒邱。吟蛩似學琵琶語。絮當年。雪苑清遊。羨雙修畫
閣闌邊。畫舫溪頭。探幽怕聽焚琴慘。悵凝塵玉鎖。小
劫珠投。洗淨鉛華。爭輸扇墜風流。傷心數點桃花血。染
齊紈。一筵千秋。念鶯儔不近橫波。莫誤迷樓。

泛清波摘徧

燕京雜憶

麗小山格

如社第八集

翻風柳小。宿雨花妍。偏是暮春燕薊好。賸寒遲日。那有
江南餞春早。宸遊道。名園鳥語。平野聽嘶。雲際翠微青

未了。四月尋春。自憶華年暗愁少。我懷渺。宮禁尙餘
斷煙。輦路看生荒草。桑海胡塵再來。亂笳昏曉。塞鴻杳。
天外信息已非。尊前故人難到。可奈神壇樹色。夢魂傾
倒。

浪淘沙慢

殿田漢洪水新劇劇然動客詞以紀之
倚清真曉曉陸重一體

晚風勁。隄楊蘸水。岸葦鳴葉。巡柝驚喧乍發。防燈亂颭
半滅。正樂話田家三五節。捲鼉浪。穴土崩裂。蕩萬頃黃
雲。去何所。羣黎命今絕。傷切。遍邨樹影波沒。賸露莽
煙榛高邱處。慘楚鴻淚咽。嗟禍至須臾。知幾長別。課輸
未歇。明鏡前。愁似昏霾寒月。隣塿爭呼狂流洩。銅犀
老。鎮威頓竭。地靈杳。枌榆空飲血。問天變。孰與人謀。瘁
衆力。安瀾喜近朝陽熱。

點絳脣

宿香港竹林寺有懷錢仲聯

楊鐵夫

蟲咽僧窗。前番離思今宵絮。蠶園韻渚。都是尋詩處。
梧柳樓頭。商略黃昏雨。今何許。嵩雲秦樹。一例相思句。

訴衷情

用溫飛卿體

水遠山遠。斜照晚。畫橋西。簾篆悄。黃鳥背人啼。去路蔓

中迷。徘徊。陡聞鄰馬嘶。訝郎歸。

女冠子

用牛嬌體

竹鑪茶竈。落落供薪風掃。晝眠遲。雲冷封吟屐。霜寒覓
破衣。鬢絲禪榻。齋鼓梵鐘時。人靜耐尋思。客支頤。

碧牡丹

用晏小山體時近中秋

司馬非遊倦。身等嵇康懶。飛絮游絲。買樹沾泥春晚。偷
得閒來。脚力欺人軟。好山好水綠淺。春心眼。濟勝勞
宿辦。空想游仙汗漫。竿謝登場線。豆就嗟來棧。故事緜
山。鶴馭鸞笙天半。翹首月明庭院。

水龍吟

中秋夕陪姚秋園園柳亭步月登粵秀山

故鄉原有中秋。從今不信西湖好。樓臺倒影。街衢潑水。
時忘昏曉。夾路歌聲。前簷燈火。市喧爭鬧。更鶯簧麝馥。
沿途笑語。雙雙燕。芳叢繞。驚心故侯老去。撫青萍倚
闌人少。飄零大樹。沈霾遺鏃。龍濟光據粵築山爲
歌學今變韻尙韻然西風秋草。掉
臂游行。摩肩雜坐。呼鑿古道。奈同游赤壁。兼饒酒客。讓
東坡老。

論學書三首

與呂日泮論學書

陳柱

日泮足下。前奉兩書。以開學伊始。滿於一切。前書草草。未盡欲言。今重讀來札。殷勤下問。好學樂道之情如此。敢不略陳一二。以答雅意。然來示以修身正心求爲完人之道相問。如僕者安足以答此。然古聖賢之言。具在史冊。吾人倘能多所覽觀。抗志希古。慎思明辨。終於篤行。則古人所謂希賢希聖之功。何難企及。大氏人之大患。莫患乎鄙與陋。鄙者無聖人立己立人之心。而以修齊平治之旨爲迂闊。所志不過升官發財之念。所愛不過妻子戚黨之間。陋者無而爲有。虛而爲盈。執一察以自矜。不知學問之廣大。此猶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者也。往者科舉時代。凡爲學生。何人不讀四子之書。然躬行聖人之道。以修己治人者幾人乎。不過借此以爲升官發財之具而已。其立志已鄙。則心不能高明。故雖日日執筆爲文。代聖賢立說。而終與聖賢之學問毫無關係。其卑鄙齷齪之心。且日甚一日也。人鄙則心陋。以其不知求博也。陋者亦必鄙。以其不知有卓也。故學者不欲大成則已。苟欲大成。則先要立志高尚。而繼之以博學。然所謂博學者。又非徒然泛觀。貪多務得之謂也。必先治

畢此書。再及他書。先治羣經。以端志行。繼讀諸子。以廣見識。終則讀史。以宏經驗。蓋歷史者。古人一切成敗興亡之實驗。吾人能詳細觀覽。不啻己身之經驗也。讀通史則足以熟知每事之得失。讀正史則足以多識各人之成敗。尤足增長個人立身治事之才識。今之學者。畢業大學。何嘗無相當政治學問。然一入仕途。非蒼黃易色。則荆棘叢生。既不諳國情。遂亦乖於處置。中塗折足。怨天尤人。此坐鮮讀史書。尤坐不讀正史故也。今之學者。誠宜有以矯其弊矣。若夫詩文則道德學問之發於文字者而已。未有道德學問充於內。而其詩文不工者也。爲詩文最貴乎有真性情。有真性情者。必以民胞物與爲懷。古今言詩文者。六經以外。咸盛推屈原太史公曹子建陶淵明及唐之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孟東野白樂天等。以其最富真性情也。能養其真性情。而擴充之。未有不可以希聖希賢者也。嗟夫。今之學者。鹵莽苟且。欲獲一畢業資格。以達其富貴之願。足矣。而足下獨先以學爲完人之道相問。而後及於詩文之末。豈非所謂空谷足音者哉。

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柱白。

與桂林石砥中論詩書

呂集義

砥中長兄侍者來書極論唐宋詩分野及其得失洞見真知僕前所
未聞不禁心折第論義山詩與私心刺謬度終不可隱藏敢爲左右一吐
幸恕其狂謬使畢其詞焉僕居常與友朋譚論輒以爲欲論列一時代學
術或一家著作必須對是時社會情形以及作者生平出處有深澈之瞭
解然後據爲張本加以推演終於歸納庶不致謬以豪釐差之千里朱子
解詩於國風諸篇多斥爲淫奔私通而作足下譏爲膠柱鼓瑟之見斯論
竺矣朱子大儒稍涉新奇猶不免後人非議吾輩末學尙論古人敢不審
慎此僕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竊嘗考義山生當季唐時政日非閹人柄
國鈞黨之既成義山本恃才寡兀之人爲令狐綯所嫉遂致沉淪記室
鬱鬱無以伸志一腔憂憤洩之於詩顯言必危於身故不得不出之晦詞
謾語借閨苑瑤臺閨閣暱蝶之詞輾轉以達其美諷之意其思苦其情深
隱約中猶存風人之遺旨故前人評其詩謂皆有所寄託就中可得而指
陳者有如朱長孺所謂活獄弘農則忤廉察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蕡
之斥則抱痛於巫咸乙卯之變則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
党項興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
之不經警色荒之覆國云云至北禽一章何義門則批爲東川幕府不得
意寄託之作碧城三首朱竹垞則斷爲追刺明皇太真無題四首紀曉嵐
則定爲皆寓意之作謂祖述美人香草之遺以曲傳不遇之感故情真調
苦足以感人他如無題中之相見時難一篇曉嵐又謂此亦感遇之作其
餘可以意揣詞度者尙多後人不究義山生平出處惡其癖晦難解輒欲

盡棄舊論創爲新說以爲如此方可還義山真面目豈知義山嘗有楚雨
含情俱有託之句爲己詩下箋註乎善哉遺山之言曰詩家總愛西崑好
獨恨無人作鄭箋可謂識體矣僕往者讀義山詩雖深覺箋註紛紜附會
穿鑿難以置信然亦不肯輕附衆人之論而非薄義山蓋主文譎諫國風
所不廢况芳草王孫美人君子自離騷以至漢魏樂府莫不皆然如此而
詩用乃廣詩旨乃深以此求義山庶不至失之過遠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抑尤有說者王荆公謂唐人學杜而得其藩籬者唯義山一人而已斯言
蓋爲江海三年別乾坤百戰場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
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諸篇而發非指無題之什也僕以爲義山
自有安身立命之處如韓碑籌筆驛安定城樓及弔古諸作大氣淋漓直
追杜韓飛卿柯古萬難比肩集中盡摒無題篇章猶不害其爲大家宋初
西崑諸公但賞其風情綺膩詞藻妍華之作競爲唱和欲崇義山適足以
抑義山此豈西崑諸公所及料邪至足下謂古來名家無一非至情至性
中人詩必發抒性靈乃能名世誠是誠是惟亦有說性靈乃天賦本能必
須學力以培之格律以輔之乃能發揮光大今有人焉縱才華絕代若不
學無術品格卑鄙出語雖時見聰慧然率爲齊東野人之言此豈得謂雅
人君子乎袁子才其人其詩都非僕所心折尤以倡爲性靈之說貽害後
學至今不稍衰每與友人言及輒爲之拊髀太息蓋詩不講工夫徒憑靈
感輕視學問惟重聰悟其流弊必至人人束書不觀衝口成詩詩伯詩翁
將寒巷隘衢如此何貴有詩更何貴有詩人乎宋儒言理學者朱主道學

與陳柱尊教授論詩書

劉健

問。陸主尊德性。朱學數傳。猶不失其統緒。陸學一傳而爲楊慈湖。遂至援禪入儒。今人於詩之倡爲性靈者。其失將毋同。夫詩固言志者也。然志之深淺大小。言之曲直莊調。則顯有大別在。溫柔敦厚。豈得與俳諧怒罵同日而語乎。試以杜詩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句。與袁詩今日教君輸一着。新詩和到是明年相較。其相去爲何如邪。若曰。此言之雅俗云爾。性靈無與焉。然倡性靈者非袁氏乎。而造就亦竟如此。尤而效之。不更甚邪。僕數年治詩。性靈與學力。思想與經驗並重。見世人感於袁說。其鳴靡靡之音。詩格喪滅殆盡。一部隨園詩集。遂誤盡天下學詩種子。故不覺因足下一言。以發吾狂悖謬之處。知所不免。然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足下遽於詩道。當不厭往復也。僕鄉居多暇。時發古今詩集遍讀。就中偏嗜尤深者。於魏晉之際則陳思陶謝。於唐則杜韓韋孟。於宋則蘇陸。於金則元遺山。於元則趙松雪。於明無所好。青邱學古未化。前後七子。優孟衣冠。不足道也。有清一代。詩人雖衆。然少當意者。鄭子尹。金亞匏。江攷叔。力追杜韓蘇黃。不媿大家。足下亦嘗讀其集否邪。近人陳石遺。陳散原。鄭蘇戡。頗有篇章。儘多不朽之作。吾師陳柱尊先生。著述等身。餘事爲詩。亦詼詭雄奇。於韓孟昌谷之外。另闢一境。而其傷時感事諸作。悽愴沉鬱。又於少陵爲近。洵一代製作。足下如尙未讀其集。僕可借閱也。僕頃所爲作。亦不下百數十首。哀時憤世。深恐以此獲咎。然不能自抑也。至所以爲詩之法。則深慕雄渾壯闊。但苦未成耳。幸足下之有以教我。也。倉卒陳詞。不皇一一。呂集義頓首。上。九月一日。

柱尊先生講席。頃奉雲箋。敬悉一是。拙稿蒙代披露。至深感謝。兩借

先生今世文學宗匠。久所欽仰。今荷垂注。深爲快慰。謹肅一稜。並附拙作數章。聊爲贄見之儀。藉伸景慕之殷。統希勿吝裁正爲感。竊謂中國舊詩詞之格律既嚴。而作家又復陳陳相因。乏真摯之情感。但習於爛祭典故。摻摻舊章。以自矜其淵博。所以自唐以後。特出者絕鮮。時賢斥之爲不能代表時代。亦非無因。今欲救其失。自當以言之有物爲主。所謂詩不苟作。語無虛發。均宜本諸個人真性之流露。既不矜誇。亦不虛僞。典故成語。偶然奔赴筆下。即可用之。如己出。實非勦襲也。又須時時融以晚近之思想現狀及成語。庶可表現時代之精神。至於舊詩詞之格律謹嚴。誠足以苦人。是以時賢乃盛倡白話詩。思欲取而代之。抑知中國文字之組織。本與西文不同。中文每字一音。其趨勢自然發生排偶之句。又受印度聲明之影響。遂有四聲之區分。西文乃由於多數字母之拼合。其字之長短不齊。故其爲詩。往往須使每句之長短不齊。而後能使之諧合爲一。(散文詩自係例外)今白話詩乃多欲使原來文字之整齊者化爲參差之句。似亦未悉其本也。又如中國文字極重聲調。西文亦然。白話詩多不講音律。故成誦者絕少。要知詩非徒以自治。尙須能諷詠。諧合音樂。始足發揚人性之共鳴。已往之詩詞曲。皆可合以音樂。配以管絃。伴以歌舞。即西國之名詩。亦何莫不然。中國詩之格律太嚴。往往不便於盡情發揮。亦是一病。

今欲矯其弊須酌量通融不必完全拘執於固定之格律昔人常有拗句及平仄不協之處要當以意為主不必重辭失意也今所用以表現之工具雖尚未臻完善猶愈於無工具以其尚有軌徑可循也以舊器盛新酒未為不可較之徒事改創格式而羌無意義者何如此意自非數語所能盡既承垂注姑妄言之想蒙印證也。

公與兩僧先生詩皆能卓然自立其為當傳無疑健竊有志於是力有未逮尚盼時時教掖之實深感幸勿此敬請吟安劉健謹啓六月十四日。

文化與教育旬刊

第一〇二期要目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插頁

岳武穆滿江紅詞 摘錄菲希德對德意志國民講演 黎錦熙楊立奎題辭 熊夢飛紀念詩

不是說話的時候了

編者

經濟地理上東北四省的重要性

王益厓

民主的精神與聯合戰綫

陶希聖

「九一八」後中國教育的動態

一戈

國難五年來之中國文化運動

李旭

國難中的邊疆教育

宗亮東

「九一八」五週年大事記

編者

零售 每冊四分 國外六分

半年十八冊 國內六角 國外一元二角

全年三十六冊 國內一元 國外二元

社址 北平宣外香爐營頭條四十五號

師大月刊

第二十七期

理學院專號目錄

- 一人類原始之生活……………陳映璜… 1—20
- 二地理上我國小麥產銷之研究……………王鍾麒… 21—45
- 三餘屬之研究……………張春霖… 46—48
- 四曲線與曲率……………景毅… 49—78
- 五關於熵 (Entropy) 之研究……………凌大環… 79—87
- 六植物與其自然環境……………王祥珩… 88—95
- 七行星及其大氣……………朱安恕… 96—110
- 八外蒙人口與產業之現狀……………李祖偉… 111—137

附錄

- 九隋唐時代西域歸化人考(續)……………王桐齡譯 138—169
 - 十唐代商業之研究(續)……………李彩璋… 170—177
 - 十一地理材料的搜集和整理……………王鍾麒… 178—181
-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出版課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十八、文字之文。

禮記玉藻篇。教學臨文不諱。

左傳隱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乎。曰。為魯夫人。

十九、載籍之文。

論語學而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論語八佾篇。文獻不足故也。

二十、文辭之文。

易繫辭上。其旨遠。其辭文。

荀子非十二子。終日言。成文典。

二十一、文學之文。

論語先進篇。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墨子非命中篇。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不先立義法。

二十二、音韻節奏之文。

禮記樂記篇。聲成文謂之音。

禮記樂記篇。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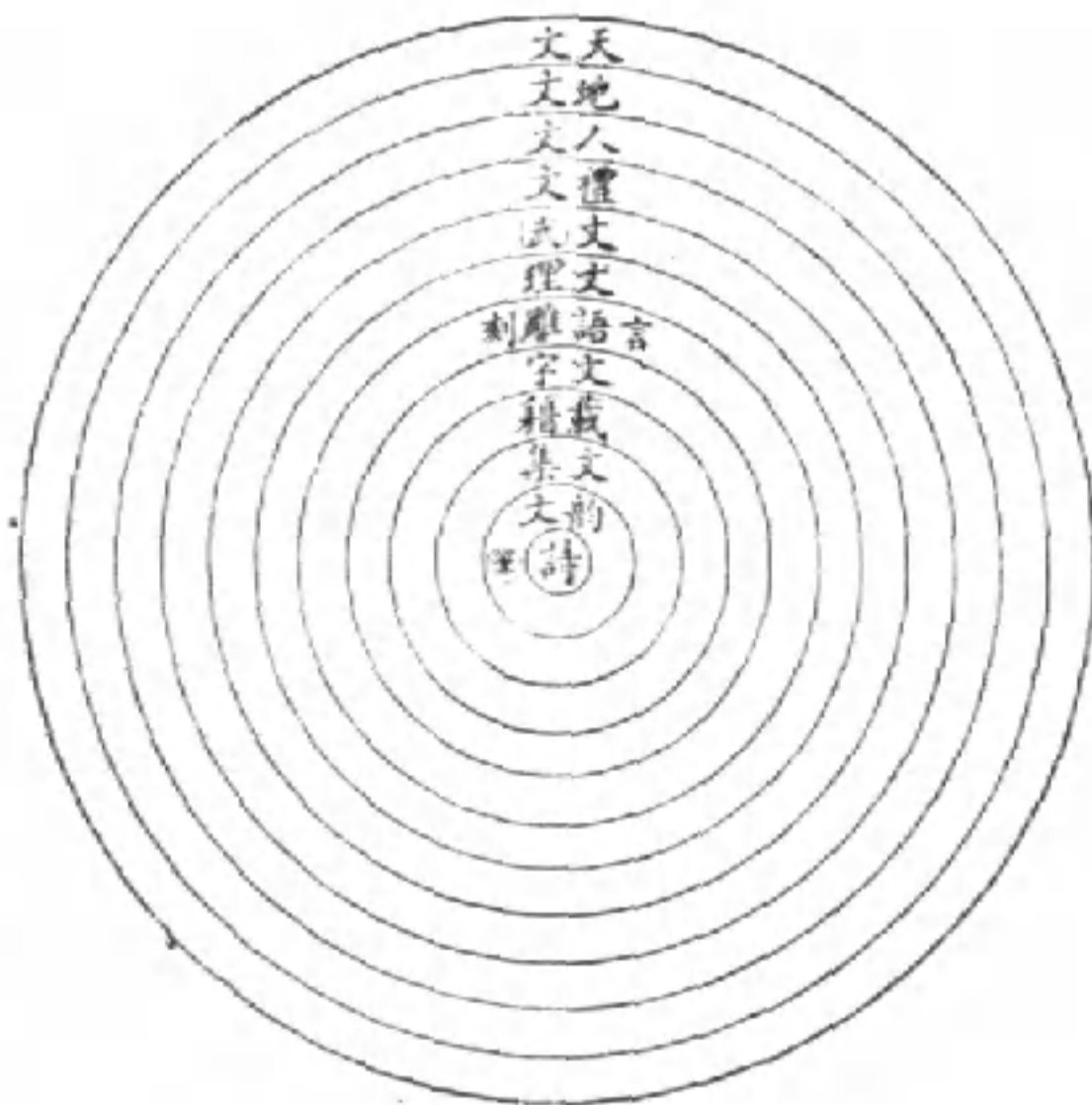
禮記樂記篇。發以音聲。文以琴瑟。

詩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荀子樂論篇。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節奏合

以成文者也。

先秦所說文之為義。大略不出乎此。即謂自古以來亦不外乎此。亦未嘗不可也。夫文義之大小歧異如此。則古來論文之說。欲折中至當。不亦難哉。是故言文者。或大而至於無外。或小無而入於無倫。各執一端。莫衷一是。要皆不能明其會通。故鮮能解其膠執。今略述先秦以來文義大小之範圍。並為圖以表之。



說文文字下云。錯畫也。象交形。然大而言之。則與周易物相雜之說。大氏相符。小而言之。則亦與詩樂合奏成文之說相合。詩樂之有相和。亦取其相雜而無離耳。是故文之為義。就其最大之範圍而言之。則宇宙一切形形色色。均謂之文。易之所謂相雜。所謂天文地理人文。韓非子所謂

成物之文之類是也。就人文而論。則一切禮樂刑政均謂之文。論語幾乎其文章之類是也。就禮樂刑政而論。則有文有武。文與武對。非武者則謂之文。如左傳文不犯順。武不違敵之類是也。就文武之文而論。則一切有文理者謂之文。禮中庸所謂文理密察之類是也。就有文理者而論。凡言語之有禮文者則謂之文。如左傳不及趙衰之文之類是也。凡刻畫之有文理者亦謂之文。禮哀公問所謂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之類是也。就言語刻畫而論。則一切文字謂之文。如左傳有文在其手之類是也。就文字而論。則一切載籍謂之文。如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類是也。就載籍而論。凡文詞之工者謂之文。如易稱旨遠詞文之類。凡後世文人之散篇。如傳狀書奏詩賦等均謂之文。後世所謂文集是也。就文集而論。凡有韻者謂之文。如六朝人所分文筆之文是也。就韻文而論。凡有音韻節奏者謂之文。如禮記詩序所謂聲成文謂之音是也。此古來文義大小廣陝之大略也。

然則文學之義當如何。不亦可得而略論乎。夫人類開化之初。仰觀俯察。凡燦然華麗者皆謂之文。此文義之所以包羅至大也。然凡所謂華麗云者。莫非由比較而後見。始則以天然為華麗。繼則以人事戰勝天然。故凡人事愈工者。愈謂之文。此文之為義。所以世愈降而愈狹。愈近而愈嚴也。夫就人事而論。禮樂刑政之屬。孰不為文。文之所包。孰能外此。然而尼山四科。文學與德行言語政事並立。然則文學者豈外彼三科乎。抑彼三科者絕不通文乎。是知文學之本不外乎彼。而為文學者則必其文之

尤工而非彼三科者之所能及。可斷言矣。蓋文之為義。不外文采。如上圖所示。天文地文云者。天地自然之文采也。自人文以降。重乎人事。禮樂刑政一切文武之事。人事之有文采者也。故謂之文。就文武而論。文教之事。尤其有文采者也。故離武而謂之文。自茲以降。至於載籍之文。其文采愈甚。其稱文亦愈嚴。文集之文。為文人專尚文采之作。比於其他載籍。文采尤甚。故比較而又專稱為文。文集之文。有有韻無韻之別。有韻之文。文采尤甚。故以無韻為筆。有韻為文。又豈得謂之謬論。再進一步而言。則有韻之中。有駢文與詩樂之別。詩之音韻又比駢文為工。故文之一字。又可謂專屬於詩。亦豈過言也哉。是故以人類之進化而論。文明愈進。學術愈專。學術愈專而分科亦愈嚴。則文學之範圍。惟詩而已。論語稱文學。子游子夏。子游之於詩。今不可考。而今之詩序。相傳出於子夏。則文學當以詩為本。孔門之時。已如是矣。是故進而言之。由詩充類。則其文之無論為駢為散。言理言情。而要以合乎詩之情韻者。乃謂之文。退而言之。雖具詩之形體。而無詩之情韻。亦不得謂之文。此吾所以斟酌古今。而定文之界說也。如是則既非章氏之汎。以一切為文學。亦非阮氏之陝。使一切散體均不足。以與文學。折中之說。或亦有取於是乎。

是故情理者文學之精神。音韻者文學之形體也。精神寄於形體。形體託乎精神。精神變則形體變。形體變則精神變。是故文學之文。不可改易者也。其文字稍有改易。則情理有變異。而失其真矣。非文學之文則異夫是。今夫言幾何學之書。可謂汗牛充棟矣。異國之書。文固各異。即同一

國之書。文亦千萬變。然而所述之理。未嘗異也。言物理學者亦然。同一牛端之法。則無論何人所述。其文爲何國之文。皆不失牛端之真面目也。而文學之文。則決不可以稍改。昔人嘗謂杜子美詩云。羣山萬壑赴荆門。或欲改羣爲千。以千山與萬壑相對。夫千之與羣。皆多數之稱。文義雖無大異。而情韻則已大非。又如陶淵明詩云。種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改見爲望。夫見之與望。相去幾何。文義雖無大異。而自然之味已全消。凡茲二例。一字之微耳。况其多者乎。

復次。文學最貴真。如書畫然。今世之石印珂羅版固甚精美。然景印之品。必不能及於真蹟。此人所共知也。况文學之文。而可改易字句乎。

準此以談。凡可以外國文翻譯者。均非文學之文也。凡文學之文。則決不可以翻譯。古人謂詩文之妙者。爲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亦以其文已如此。一以言語表演。則必已失其真。而神妙之處。亦全喪故也。何况以此國之文。譯爲彼國之文。文字之顛倒長短。各已不同。音韻之多寡高低。亦已大異。譯之雖工。去之實遠。蓋文學所寄在乎字句音韻之間。字句音韻既已全非。則文學之情意亦必差異。此雖有百喙無從置辨者也。乃今之學者。喜將中西詩文互相翻譯。不亦愚乎。嗚呼。審乎此。則文之定義可以明矣。參考拙著文學平議論文篇

附文章說

班固兩都賦序云。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

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問作。或以杆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此班氏所謂文章。蓋謂詩賦之屬。有韻之文也。予謂文學爲美術之一。其所以爲美者有四。一曰心之美。二曰目之美。三曰耳之美。四曰口之美。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故情意溢滿。發而爲文。流連哀思。足以引起人之同情者。是爲心之美。沈休文云。五色相宣。八音協鬪。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昭明太子文選序云。若其論贊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於翰藻。是文之詞句五色相宣。玄黃適宜。綜緝辭采。錯比文華者。是爲目之美。其八音協鬪。律呂適宜者。如是之文。聽之者則適耳。是爲耳之美。讀之者則適口。是爲口之美。凡爲文章。必備此四者。而後爲純美。吾觀文章二字。亦涵此四事。說文文部。文下云。錯畫也。象交文。音部章下云。樂竟爲一章。從音十。十數之終也。又音下云。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從言含。一。蓋文者就形而論。則爲象物之交。就情而論。則爲象情之交。章字從音。音字從言。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是言之主動。則爲情。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文章者名也。文章之實。則爲情。情之發乎形色者爲文。情之發乎聲音者爲章。其於文化也。則禮爲文。而樂爲章。其在文學也。則詞句爲文。聲韻爲章。文章之美。則必其情之美者也。是文章二字。就

其內容而言則爲情爲心之美就其外式而言則文爲色爲目之美章爲聲章從音音從言舍一詩序云聲成文謂之音謂聲之美者相和也聲之和者發於口則無詰詘之苦是口之美也聲之和者聞於耳則無囁晰之惡是耳之美也善哉文章二字一名而涵四義世之不知文學之界說者盍一究文章二字之美乎或謂文章當作彰彰說文彰部。妙下云。幡也。從多文。有部。幡下云。有彰彰也。多部。彰下云。彰彰也。從多章。章亦聲。然古書多作文章。無作彰彰者。疑文與彰。章與彰。本爲一字。文章爲古文。彰彰爲繁體。說文所釋雖異。在古實爲一字。猶丹與彤本爲一字。說文丹篆作丹。象採丹井。象丹形。古文作彤。其下又有彤篆。云。丹飾也。從丹多。段玉裁謂彤似是古文彤。而不知丹彤古一字。故古

文之丹。卽從古文丹加多。與彤從篆文丹加多者同也。唯丹與彤則今爲雙聲。文與彰。章與彰。則今爲同音耳。文與彰。章與彰。既同字。則或作文章。或作彰彰。其義一耳。

文章二字之涵義既明。故無論其文之爲駢爲散。爲詩賦爲詞曲。必其意主乎言情。詞主乎藻麗。句主乎音韻。而後可以謂之純文學。蓋必如是而後文學之四美具也。夫有於中者。形於外。必其人之有麗情奇志。然後發爲文章。乃能有聲有色。亦必其文章之有聲有色。故能使人觀之。而悅於目。使人讀之。而悅於口。使人聞之。而悅於耳。於是由耳目口之美感。而益增讀者之同情。庶可謂極文章之能事矣。

文 化 與 教 育

第 一 一 一 期
目 錄

國防教育之實施	張周勛
痛論今日學者的譁衆取寵與溺於所聞	卞鐸田
我對於教育改革的意見	王豐園
無情的批評	汪 宸
全國文化與教育界之救濟討張運動	袁 中
德國的勞工服役	馮光華
研究兒童心理的方法(續)	萬穆廷林
詩詞錄	尹

國民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文 化 與 教 育 旬 刊 社 編 印

社 址：北 平 宣 外 香 爐 營 頭 四 十 五 號

汪悔翁乙丙日記評

明齋叢刊本 (續)

張爾田

孟子語多不可通。惟富歲數語。通達治體。驕奢淫佚嫖賭衣食富者之弊。

然較盜賊兵燹。其輕重不可以道里計。故治民須欲民富。而欲民富當首

行溺女之賞。貧戶不準生女。及富戶或生二女之罰。民之清修為僧尼者

賞皆取其不生育而人少也行之三十年而民可漸減。行之六十年而天下皆富矣。卷十二

頁九

欲民富何必獎勵溺女。以中國之大。西北土曠人稀。自當講求移民之

法。溺女豈是生產之道。况自古無此政體耶。汪氏偏見太深。讀孟子宜

其不可通矣。

陸建瀛之率師迎剿也。自稱霜神助陣。云見赤身女子在前督兵。既敗歸。

賊圍城。陸堵禦城上。又稱觀音大士助守城。使城中人家家焚香。既而無

驗。又使人扛喪家方相上城以示賊。云天神相助。賊大笑謔。陸乃無如何。

城破後。不知誰何人傳言以紙寫楊秀清三字。刺以鍼。置婦人淨甯下。卒

無可如何。相傳賊至江北某所。我兵銳甚。賊高歌贊美。我兵以為有妖術

遂潰。此皆癸丑事也。卷二第 二十頁

陸建瀛之儒庸無能如此。亦孔孟教之耶。汪氏因此輩可笑。遂一切歸

之讀孔孟書之過。可謂無識。

賊兵二月二十九日復陷揚州。三月二十即由揚州分兵取淮安。恃其衆也。

孟軻所謂仁不可為衆。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安在。賊可謂至不仁矣。而

顧如是。何也。卷二第 十一頁

孟子所謂國君好仁者。亦必有仁政方可為好仁。洪楊可謂恃衆矣。與

之天下。能一朝居乎。孟子所言自是古今之通義。安可妄議。

汪悔翁乙丙日記卷三

此後蘇松常太倉杭嘉湖嚴徽必失。然後驅而之北。天下事未可知。孫伯

符已定之矣。曰賢聖之君六七作。孟軻殆無一言可信乎。曰不然。古者民

罔常懷。懷於有仁。今之民懷有仁否。且賢聖之君非如宋理宗講道學也。

講道學者無用之人。借以自高。如僧之坐禪爾。君德自以文武兼資為上。

談心談性談理談氣。拘文牽義。惡直好諛。此何賢何聖也。此事之誤。第一

在兵少。欲以寡擊衆。第二在不先併力。除其根株。而徒去其弱小之枝葉。

第三在好用翰詹。牧守缺放以翰詹。司道缺升以翰詹。督撫缺補以翰詹。

一似翰詹皆能文能武者。不知其人即能文能武。而我所以知之者由八

投試策詩賦楷書奏對之巧佞。拜跪之虛儀。何以即付萬籟之玉。必曰

讀書人必能武。則軍旅之末學孔子先言之矣。何以見得其能武。故今日之失與宋明末之失。皆篤信孔孟之禍也。

舉洪楊之亂。與宋明末頁之失。皆歸諸竺信孔孟之禍。若今日孔孟之道久廢棄。禍本已除。宜乎一治而不可復亂。而何以竟有南北之爭。中日之戰。內憂外患。且更烈耶。汪氏此言。豈非說夢。

翰林之無用。同於他途。而不得力甚於他途者。以其不明理。不識世務。而官氣格外重。架子格外成。而人心解體也。如歙具局內委員四十五人。皆三四十元一月經費。每食八簋。提一捐戶。須盤川三十元。帶鄉勇二十名。須費二三十元。一次約六十元不過供點張帶之班。聲啞侍立而已。捐貲幾何。而費若是。以累吾民。而無絲毫之用。故人惡之也。卷三第十頁

汪氏痛罵翰林。而豈知滅洪楊者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皆翰林也。此又何解。

觀於此書。汪氏思想。實不甚純正。疾惡大嚴。剛愎自信。眼無古人。惟其對於清廷。尚有尊君之一念。是其根本未壞處。胡曾二公延之贊之。殆以術牢籠耳。使洪楊當日。能禮賢下士。吾恐汪氏未必不為之用也。汪氏儒者也。對於孔子。尚可反背。則何事不可反背。觀人必於其微細。閱此書自見。或曰。此亦逆臆之言。余謂不然。觀書中敘洪楊事。皆無貶詞。且有微褒之意。此君心術。亦可知矣。吾言非刻。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軻荒唐之大言也。春秋既成。亂賊十倍於前。果何說也。蓋既為亂賊。何懼春秋。此猶後儒正統之辨。孤憤之詞爾。

成則為漢明。不成則為勝廣。成則為唐宋。不成則為安史。成則為曹馬。以來之禪讓。不成則為新莽。皆亂臣賊子也。成事之後。史臣諛之。謂之正統。憚其強盛。而無如何。謂之閏統。皆可笑也。彼豈知有春秋。又焉懼之。溺其冠而已。必不得已。論正統者。以本朝及元為正。敵國之常也。金雖敵國。未能一統也。然則春秋何書也。曰。其書亡矣。今所傳者。通鑑之大目錄也。其義具於其書。不可得見矣。若止今所傳者。則謂之斷爛朝報。非冤也。今春秋乃詩書序一類。孔子所修。疑各為一篇。而斷論之。若偽晉乘楚檣杌之類。後世東萊博議之流也。卷三第十二頁

道成以來。文恬武嬉。遂釀成洪楊之禍。凡國家承平日久。即不講孔孟之道。亦必有此現象。春秋之義。全在平時告人。以防微杜漸。使亂臣賊子無漸而生。若亂成以後。又豈空文所能懼耶。雖然。名其為亂賊。雖不能抗拒於一時。猶可補救於將來。則人心尚未盡泯也。若並此空言而無之。人且以亂賊為家常飯也。一年一亂。一月一亂。又何只十倍而已哉。惜乎。汪氏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赤子於物亦有爭心。何謂辭讓之心。皆有。卷三第十五頁汪氏主張性惡者。須知爭心亦未必是惡。總之人心皆有爭心。亦未嘗無辭讓之心。苟孟各說得一端耳。

孟軻戰國之辯士。大言不慙。剛愎自信。不足責之人也。其言乃國策之雄。後人則門戶之見。昧心之言也。性有善即無不善故有不善即無善故可性相近者。中人也。有性善則上知。孟軻有性不善則下愚。荀彞然二者甚少。不

及中人之多也。孟軻論匡章則必如彼而後謂之不孝。論陳仲子則以居於陵爲不孝。論管仲則卑之。而百里則譽之。論伯夷柳下皆有微詞。於後車從者則妄託堯舜。宋輕言不利或可息兵而救民。已言仁義。不行齊梁。能行秦楚乎。淳于讓名實乃在實功之大業。遁詞前哲。何解公儀。何解思柳乎。君可易位。故後世伊霍之多。君如寇仇。又後世莽操所薄。尙陽奉以虛名也制挺撻秦楚。真不通時世之談。効死築城池。何不爲無敵之說。有王者而魯在所損。無王者固可取南陽也。以豕獸則交有不可於儲任。何幣則皆受也。禦人可受。辭讓是非之心何在也。名世篤生。僅虛談大言。如此而已乎。毛舉其疵。指不勝屈。請掃除宋明人門戶之見。一證之。別聲食味。南北山澤迥殊。安得強同於牙曠。好色好貨。公劉太王相譬。乃責妾婦於衍儀。不能戰陣。搆仁者無敵之虛談。是不知伐暴安民也。妄附湯文。聘孔子而來之大話。是不知謙尊而光也。去周末遠。已爵祿之不知。博學安在。行地無多。乃江淮之不辨。詳說皆虛。卷三第十六頁

自來議孟子者始於宋代馮休。其後李泰伯蘇東坡輩皆常疑之。然尙不至如此謾罵也。賓退錄有謾孟子詩。是遊戲之作。又當別論。

此段亦純是謾罵。大言不慚。剛愎自信。汪氏亦未嘗不然。乃欲以此詆古人。何耶。洪楊刪論語。使汪氏得行其道。不但刪論語。必將焚孟子矣。孟子不過儒家一支流耳。大純小疵。百家皆不免。汪氏最竺信管韓。試取管子韓非子觀之。毛舉其疵。恐亦指不勝屈。立言各有宗旨。何必肆

行醜詆。

汪氏論性。仍主昌黎三品之說。此事至今尙是疑問。豈可輕駁。孟子不孝之條件本多。一是論孝。一是論廉。匡章仲子。豈能相提並論。管仲羞稱。是非關係其宗旨。孟子不重功利。故卑視管仲耳。汪氏不取廉士。又惡人之和尙同塵。伯夷柳下。正是此兩種人。□

又謂孟子有微詞。後車傳食。自是當時風尙。託言堯舜。以道自任。何害。汪氏亦作過八股。豈可謂非代聖立言耶。仁義不行。便不許談仁義。此又何說乎。君必不可易經。則又不知近世民權之義者。其□大多便辭巧說。有意求疵。今亦不必悉辨矣。孟英按此一節各句張先生尙有評語茲逐句錄之於下

論陳仲子則以居於陵爲不孝。

孟子未嘗言仲子不孝。此是汪氏添出。何以使孟子心服。

論管仲則卑之。而百里奚則譽之。

譽百里奚何害。豈百里奚不可譽耶。可笑。

於後車從者則妄託堯舜。

一時有一時風尙。不必鄙笑人。

宋輕言不利或可息兵而救民。已言仁義。不行齊梁。能行秦楚乎。

宋輕言不利雖可息兵救民。豈能常如此。今天下因多兼士矣。何以亂未已耶。功業有在一時者。亦不必在一時者。豈能一例而論。且亦必

視所處之地位。所遇之機會如何。孟子本客卿。能建實功大業乎。汪氏全是功利之見。以此詆孟子。而不知正孟子所不取者也。

君可易位。故後世伊霍之多。

使孟子無此言伊霍之事遂不見於後世乎真呆論

君如寇仇。又後世操券所薄。

此何解於桀紂。汪氏只知惡莽操。乃不知惡桀紂耶。須知陽奉虛名者。較之視如寇仇尤惡也。然孟子此語。是警戒君者。非真教臣視君如仇也。汪氏觀書何以粗心如此。

制挺撻秦楚。真不通時務之談。

此種究過甚之詞。讀書何必拘泥如此。

效死築城池。何不爲無敵之說。

教孟子說大話。太輕薄。

無王者固可以取南陽也。

孟子何嘗說無王者可取南陽。

以豕獸則交有不可於儲任何幣則皆受也。禦人可受。辭讓是非之心何在也。

辭受取與析義本最難。要在權其輕重。天下豈有刻板之行爲耶。孟子

此數章。說之已詳。須細心讀之。不宜妄肆責備。

別聲色食味。南北山澤迥殊。安得強同於牙曠。

孟子豈不知聲味嗜好大同之中亦有小不同。譬喻之言。不過略舉大類耳。

好色好貨。公劉太王相譬。乃責妾婦於衍儀。

責衍儀妾婦。又是一義。不能與好色好貨混爲一談。

不能戰陣。構仁者無敵之虛談。是不知伐暴安民也。

仁者不能戰陣。豈不能用戰陣之人。說得孟子全無常識。可發一笑。且伐暴而不言仁。是以暴易暴也。民何以安。豈非妄談。

妄附湯文聘孔子而來之大話。是不知謙尊而光也。

此種詰難。全是深文。無關實際。亦與大話等耳。

去周末遠。已爵祿之不知。博學安在。

周禮晚出。今考據家人人言爵祿矣。又何補於實際。孟子之學。本不在

此也。且制度隨時而變。博學但知考古。豈是孟子。

行地無多。乃江淮之不辨。詳說皆虛。以上皆卷三第十六頁

數千年水道遷徙不同。不能以今之江淮爲憑。而謂孟子不辨。

就今日水道言。淮自入海不入江。就孟子時言。淮自通邗入江。前人已

有考者。汪氏長於史地。奈何忘之。

學問宗旨不同。儘可辨論。但不可詆及人格。此段不是論學。直是罵人

矣。孟子亦拒楊墨。何嘗如此。噫。古人究竟不可及也。

爲政五字。曰明。曰公。曰威。曰信。曰勤。若恩乃在不言之中。廉吏更在四者

之外。

明公威信勤。與孔孟所言仁義道德不同。一大話空談耶。清代課吏。何嘗不講此等門面語。而何以政治日壞耶。

荀子其言文。一節告子其言訥。莊子其言誕。墨子其言辯。皆不辨。辨者淳于髡。然辨於事。不辨於理。孟子辨於理。其言支告子曰。猶以杞柳爲杯棬。

此言是也。孟子謂其戕賊。戕賊者即爲字而支離言之也。告子猶斷章取義。爲讀如人皆可以爲堯舜之爲。服堯服。言堯言。行堯行。爲也不必思及工倕之巧也。且子嘗以善事利器喻爲仁。百工居肆喻爲學。切磋琢磨喻聖德。獨非戕賊乎。抑順之乎。告子以水性無分東西喻性。此言是也。而乃支離曰。無分上下。告子何嘗言無分上下乎。且水有清濁。有溫冷。有盈涸。亦將引而駁之乎。設可即言水而附會於上下。則彼嘗言一暴十寒矣。今將就麥而衍之曰。植易生之物於南方肥壤。亦懼十日之寒乎。菟葵燕麥。易生物也。江南芟之不盡。豈無冰雪哉。又以專心致志責聽奕。則如其言。以詰曰。專心以聽秋矣。抑專心於非秋皆聽乎。唐德宗之於盧杞。宋神宗之於王安石呂惠卿。徽宗之於蔡京童貫。高宗之於秦檜。度宗之於賈似道。何嘗不專心以聽乎。率天下之人而禍聽言者必孟子之言夫。告子曰。生之謂性。此言是也。孟子渾其類於犬牛。夫告子未渾其類以言也。如渾其類。則孟子言性善而虎也。狼也。蛇也。蝎也。射工也。性亦善與。告子曰。食色性也。此孟子所不能辨也。而辨其仁義內外。此告子妄分內外爾。吾弟秦人之弟。是以吾爲愛矣。然吾弟而跖。亦愛之乎。吾弟則愛者。私己之情。不可以喻仁也。長人長馬。白馬白人。固不可以白喻長。然秦炙吾炙。從炙而生。莖麥之嗜。各從其好。仍在外不在內也。告子曰。性無善。即或所云可以爲不善也。告子曰。性無不善。即或所云可以爲善者也。孔子所云性相近也。或云有性善。有性不善。孔子所謂上智下愚也。好善好暴。中人多也。習也。爲杞樅之杞柳也。堯舜等七人不移者也。不可爲杞樅之杞柳與天然。

杞樅之杞柳也。謂四端爲皆有。亦謂其宜有爾。謂無之爲非人。亦罪之爾。其人之本無四端。有待於爲自在也。孔子論仁曰克復。曰敬恕。曰能行五者。曰先難後獲。皆爲也。孟子他日嘗曰亦爲之而已。夫仁有待於爲者正也。告子訥不能辨。而孟子之妄辨乃行。宋元以來左祖孟氏。遂不敢議其非。學者幾視爲固然。真陋儒之固也。卷三第
十七頁

告子孟子之論性。各有是非。愈辨愈不明。大可不必左右袒。然汪氏之爲此辨者。不過欲駁倒孟子耳。用心先不公。安能定他人之是非。

孟懿子問孝。使子不告樊遲。則懿子終以從親之命爲孝。樊遲問仁。使不問之子夏。則遲終未達。沈同以其私問。惟以燕爲可伐而不告。以爲天吏始可伐。故有伐燕之舉。欲宋釋以仁義說秦楚罷兵。其事行否。說以不利。可以罷兵也。釐食豆羹。由噉蹴而不受。萬鍾之來。非噉蹴也。何謂失本心。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何其侈也。其君未嘗用之。子弟未嘗從之。此萬鍾在理義乎。抑不辨理義乎。陳仲子之廉。則以爲蚓。妒其名之蓋己也。匡章之禮貌出於趨勢。以其人握兵權也。不孝之公論不顧也。王驩之拒半在腆。半在詐飾。淳于面譏。謬言衆人不識。實無解於名實之末加。卷三第
十九頁

此種一挑半剔。皆是有意求疵。莫須有之言。今人與人談話。亦往往有因故而言不盡者。或其人顏色不善。祇說一半而不能深言者。孔子之答孟懿子樊遲。安知不是如此。沈同之問伐燕。孟子不過私言耳。一時之談。豈能周到。汪氏竟以此坐罪聖賢。豈惟闕乏常識。用心亦太曲矣。

沈同以其私問。惟以燕爲可伐而不告。以爲天吏始可伐。故有伐燕之舉。孟子之答沈同。就事論事耳。彼既未問孰爲能伐。當然不必多說。此亦人情之常。未必便爲大罪。且伐燕亦非犯大不韙之事。汪氏何責之深耶。即便如汪氏說。齊王聞孟子天吏之言。卽不伐燕耶。此又是兒童之見。奈何以此責孟子。

欲宋輕仁義說秦楚罷兵。其事行否。說以不利可以罷兵也。

說以仁義不能罷兵。說以不利可以罷兵。何以戰國紛爭無已時。洪楊盤踞南京。使汪氏說以不利。能罷兵乎。全是想當然耳。

簞食豆羹。由噉蹴而不受。萬鍾之來。非噉蹴也。何謂失本心。

萬鍾非噉蹴。萬鍾不辨禮義。便與噉蹴同。汪氏讀書。未免太粗。

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何其侈也。其君未嘗用之。其子弟未從之。此萬在理義。抑不在理義乎。

戰國諸君多養士。後車從者自是一種風尚。若以理義而論。亦未見得卽不合乎理義也。且又安見子弟未嘗從。從者數百。安知不有子弟在其中。孟子嘗爲客卿矣。雖非重用。亦不能謂其君未嘗用之也。此段所言。殆等於空話。又若謂孟子無功。不應虛受萬鍾者。則孟子已自知其道不行。致爲臣而歸矣。此尙不以告無罪耶。汪氏責人太刻。殊可不必。陳仲子之廉。則以爲劓。劓其名之蓋已也。

何以見得孟子是妬其名。

匡章之禮貌出於趨勢。以其人握兵權也。

匡章其時握兵權乎。何以見是趨勢也。

王驩之拒。半在腆臆。半在詐飾。

不與驩言。正是自重。何以知是詐飾。又何以知是腆臆。深文之言。故加人罪如此。天下無不可議之人。無不可責之聖賢矣。

淳于面譏謬言。衆人不識。實無解於名實之未加。

淳於髡譏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使孟子如何答。豈能自稱我之名實上下皆無問言耶。故但就仁義言。何謂其無解於名實之未加。汪氏一肚皮功利思想。妄詆古人。何也。使孟子對淳于髡自誇其事功。汪氏又必譏孟子不知謙尊而光矣。旣欲駁人。奈何不設身一想。卽如今人條陳一事。有見之實行者。亦有因故未行者。或別有委曲者。其中甘苦。衆人本不能全識。孟子亦是實話。何謂謬言。

(未完)

更正

第二卷第二期「汪梅翁乙丙日記評」一題下，注「明齋叢刻本」五字，應在第四行「汪梅翁乙丙日記」之下。

虹廬筆乘 (續)

黃賓虹

占金七厄

潘伯寅尚書嘗引阮文達云。鐘鼎金石款識。國邑大夫之名。可補經傳。偏旁篆籀之字。可補說文。所惜從古至今。出土未久。隨而湮沒。考之著錄。不知凡幾。因言古器至今。殆有七厄。茲得略而陳之。一章懷後漢書注。引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此文較今史記多一器字。於義爲長。兵戈戟之屬。器鼎彝之屬。一後漢書。董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鐘簠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一五代會要。周顯德二年九月一日。勅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并寺觀內鐘磬鉦相輪火珠鈴鐸外。應兩京諸道州府銅象器物諸色。限五十日內并須毀廢送官。一大金國志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一宋史紹興六年。歛民間銅器。二十八萬斤。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諸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一馮子振序楊銜增廣銅鼎篆韻曰。靖康北徙。器亦遷金。汴季年鐘鼎爲祟。官殿之玩器。毀棄無餘。以上諸端。已可概見。而列朝銅禁。隨時搜括。沈埋毀棄。鑄改爲不與焉。牛宏謂書有五厄。此又過之。

漢畫之石刻

漢代畫像。其有文字者。皆細書淺刻。惟濰縣陳春卿所藏君車畫象。題字極大。每字約建初尺二寸。爲海內漢畫題字之冠云。此石出青州。今山左益都漢畫至夥。人家壁間及街市中多有之。江都徐乃秋觀察兆豐。言其曾於廠市得漢畫拓本一紙。以漢尺度之。縱三尺二寸。橫四尺九寸。通作竹籬紋。分爲兩層。界線一道。上層占三分之一。下層占三分之二。其鑄刻人物樓蓋等均陰文。如飛白式。四圍亦有界線。檢齋中金石圖考之。若武梁祠畫像。孝山堂畫像。皆不類。惟嘉祥焦城村畫。係竹籬紋。人物皆飛白。頗似之。惜無題字可辨。或金石家因無題字。遂不著錄。然其爲漢畫無疑也。因附記其大略如左。

上層中三人。皆正面拱而立。內二人年甚少。貌類婦人。左側三人。聲折相向。似文官。右側二人。右臂皆拳曲。如武士狀。疑中三人皆尊者。左右皆侍立之人。體態宛然如生。左側又隱約有一人。似弱小女子。不可辨。

下層中有岑樓。樓欄內三人正面坐。中一人衣冠甚偉。旁似二婦人。中一童子執杖作鋤地狀。樓柱外左右各一人。左者貌柔儒。右者貌獷惡。兩旁有鳳鳥對峙。高出樓際。延頸舒翼。栩栩欲活。樓之左右。各矗立寶蓋一座。蓋兩層。下各立一人。如擎柱然。蓋之上下尙隱隱有幡幢飄蕩。薄蝕

不甚可辨。其右邊蓋蓋中間近左又似有一人正立惟面目在疑似間云。又言廠市得木尺。上鐫周尺二字。篆書。下行書二十七字。云尺當宋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強。王得臣塵史曰。周之尺當今七寸五分。無書刻年月姓名。按周尺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六寸六分。此尺亦非近古之物可見。

古刻流傳固少。書法出自名手。而鐫刻之良。亦與有力焉。唐李北海諸碑。皆其自鐫。所云黃仙鶴伏雲芝皆無其人。北海所托名耳。若唐之萬文韶。宋之安民。元之芳紹之。明之劉雨若。洵不多見。近時嘉興張受之。揚州王袞白。亦卓卓者。張刻楊忠愍公奏稿石在京師松筠庵諫草堂。王刻定武蘭亭石在焦山。皆稱名手。

五代大造像

明時真定府大佛寺中貯銅鑄天齊神聖像。身高十丈。闊二丈。肩具六手。各執兵器。內一銅盃。可容米五石。佛閣尤弘敞壯麗。凡三層。下置坐身。中容六手。最上則神頭。其耳長與人身等。奇偉之極。宇內當無兩。考其創建。則始於五代時。有神僧募緣鑄像。工力不逮。乃往見石勒求助。問須銅幾何。曰。十萬斤。詔至藏者竭庫中所有畀之。而數不足。益以宮中銅器。置滿殿庭。問何由將去。僧指庭前井。令力士悉投其中。稽首而別。至真定。呼諸徒於後水潭中。撈出前銅鳩工鼓鑄。一年方成。僧遂往江濱。遇富賈販木過者。輒頂禮募化。賈慳弗與。則風濤大作。咫尺弗得全。許以喜捨。小者數筏。大者百株。其木隨沈江中。餘則順行無滯。將三載。計開料已備。

乃歸。復集徒於前潭中。搜出之。木有長數丈。大圍五六尺者。非數人不能舉。况真定皆平陸。去江甚遠。不知此僧施何神術。而遽得至此。聞西盛圖僧化銅像。至寺後觀水不盈半畝。上覆以亭。人傳潭底通大江。故木從此出。蓋亦域中一大觀也。

昭陵六駿圖

唐太宗昭陵六石馬圖。其中拳毛騶。平劉黑闥時所乘。身中九箭。青驢。平竇建德時所乘。身中五箭。颯露紫。平車都時所乘。身中一箭。一人拔之。金趙霖就石像摹畫。蹄鬣皆頓拙。此石今流傳。其二入歐洲。歐馬爲阿拉伯種。中國如採用擇種留良之術。必購求阿拉伯馬。觀於漢代之畫像。如漢武梁祠畫像等。晉魏間之陶器。如直隸磁縣出土之明器等。其所繪所範之馬。乃皆氣象雄駿。酷類今之阿拉伯種。倘當時無此駿品。彼畫師職工。恐不能憑空結撰。而想像得之。此足證古代講明馬政。所產多壯碩瑰奇。

金石百歲圖

吳門推金石。向不解拓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馬傳巖能之。釋六舟得其傳授。曾在玉佛龕爲阮文達作百歲圖。先以六尺巨幅。外廓草書一大壽字。再以金石百種。惟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以不見全體。著紙須時。乾時濕易至五六次。始得成事。裝池既成。攜至邗上。文達極賞之。酬以百金。更令人鐫一石印曰。金石僧贈之。陽湖李錦鴻亦善是技。乃得之六舟者。曾爲吳子苾劉燕庭吳荷屋吳平齋諸老所賞識。

現代進化學說與古代進化學說之關係

陳一白

自十九世紀以還，進化一詞，已成習語，其義亦為多數學者所接受。

反對之者多昧於神創之說與人數固有之誇大狂，驟聞進化論所言吾人亦不過由下等動物如畜牲之屬傳來，不啻將人類之尊嚴置之掃地，因此遂斥為大逆不道。其贊成者，除少數有識之士，又大抵趨之過偏，奉為神聖，實乃人云亦云，曾不知進化為何物。若叩之進化論為何將必答曰：達爾文之所主張者也。若詢以進化之義何指，不舉達氏「適者生存」『自然淘汰』之名為對，則必曰進化者進步也。蓋彼等以為一切進步，即是進化；欲半進化，胥在進步；吾嘗見有大聲疾呼，號召於衆者曰：『吾人欲求人類進化，必須從普及教育下手。』聽者亦信之不疑，以為普及教育能使多數人有進步，此種進步世世相傳，人類安有不進化之理！不知教育為善境之學（*Eristhenics*），其功效能使各個人心身上之進步及人類文明之增進，與人類之進化何有？此種誤解，多不勝舉；雖然，此又何怪，蓋「進化」一詞，用之者多，義遂含混，有指宇宙之進化者，有指生物之進化者，生物進化論中又有種種不同之學說，紛紜錯雜，綱領難尋，言之不明，聽者斯昧，此自然之勢也。

論（*Inorganic-Evolution*），即生物進化論，或有機體進化論（*Orga-*

nice evolution）是也。路勒 *Tull* 在所著生物進化一書中謂：『進化者，乃指從一最簡單之無機性原則逐漸演展至極複雜之宇宙，從某適宜之環境中所發生之最原始之生物，逐漸演展而成今日動物植物兩界中各種不同之生物之謂也。前者謂之無機體進化，後者則為生物進化。』換言之，所謂進化，即指吾人所寓之宇宙，所經驗之山川土石，皆由一種最簡單之無機性原質漸變而成，即動物界中最發達之人類亦不過出於一最簡單——比今日最高倍數顯微鏡所能窺見之最下等單細胞生物還要簡單之原生質。普通所稱進化論，大抵只指生物進化而言；以吾所見，無機物進化與生物進化二者儘可合而為一。蓋無機物與生物之界限，因生物化學之發達已日漸消滅；經 *Boisbaudran*, *Armstrong*, *Leo Errerd*, 及 *Leduo* 等精密試驗之結果，吾人已知生物有出自無生物之可能性矣。

往昔科學家對於生物各種屬（*Species*）之來源，嘗有各種不同之假設。最初民智未開，咸以為上帝逐一創造。二三百年前，韋爾施勒（*Vi-*

按性質而言，進化論可劃分為二：一為宇宙進化論，或無機體進化

elle）曾敘述由牛尾蕨屬而產生蜂子之方法，赫爾登（*Helmholtz*）謂

奶餅與破布之堆積可以產且是時自然生種 (Spontaneous Fermentation) 之說，大爲人所信仰。至十九世紀巴氏德 (Pasteur) 出，始證明生命乃有系統的漸次傳來。此非自然生殖之證明，予以達爾文進化論莫大之便利，蓋其證明物種不能從無生有突然而來，則爲前一生物遞次傳下可知。然溯本窮源，亦必有一原始之生命，則此生命果又何自而來乎？對此問題，又有四種不同之答案：

1. 神祕說 以爲地球之本質自來即賦有一種不可究詰之生命，地球凝結以後到某一適宜時期，此生命乃始出現。

2. 星球播種說 (Panspermia) 以爲吾人地球上之生命原素，乃由其他星體附於宇宙間之微塵或墜地之隕石傳播而來。此種細微之生命質，並能經過星球間之最低溫度而不損害。主此說者，大有其人，開勒榮 (Lord Kelvin) 及希末士 (Helmholtz) 其尤著者。

3. 上帝創造說 此派以爲凡百生物所同本之原始生物，乃上帝所特創，經此創造之後，生物進化之現象始成。達爾文亦其中之一人也。(注意：此說與平常所謂上帝特造論不同。)

4. 無機物產生說 此即予上文所謂打破無機物與生物之界限者。自特老白 (Traube) 及萊咀克 (Leuck) 所作之人工植物試驗後，大爲科學家所注意。其試驗方法，乃以由硫化銅及鹽粉所做成之小粒體加之於鉀的氯化鐵之溶液中(加以少許海

鹽及膠體)不久此小粒體之周圍即起一種微弱的沈澱而構成一種銅氯化鐵之薄膜，此新化合物因液體向其可滲透之厚度中慢慢侵入而變膨脹之結果，遂逐出許多氣泡而成爲一種極簡單之菌類與藻類之形態，此試驗雖不能直接製造生命，然已證明生物可由無機體製造之可能性。今日之化學家並能用無機化合物製成修酸、藍酸、咖啡精，及葡萄糖等，更足爲此說之佐證。

總觀以上四種解釋，神祕說荒謬無稽，全屬臆度，絕無科學上之價值可言。星球播種說言似近理，然彼只將生命之起源推諉於其他星球，至此生命之根本起源如何，仍未能答；且若其說果確，則播種之事實爲何於四十萬萬年之地史中只發現一次？地球上最古之生物約現形於六千萬年前之古生代 (Palaeozoic era)，爲何此悠久之年代中曾無第二次星球播種之事實發生？斯誠此說最大之弱點。持第三種答案者，其不澈底正與神祕說同病，且按理而言，上帝若真能創造則此創造又何止一次耶？雖然，在無他種圓滿之方法爲之解釋以前，將此責任諉之於不可究詰之神明，亦人類之慣性。達爾文雖認物種之變異而謂一切動植物皆由一種最低之生物逐漸演化而來，猶不能免蹈覆轍，在其一八五九年之種原論 (Origin of Species) 末段云：

「生命之義大矣哉，萬物生生之力，蓋早已爲造物主所注存於一種或數種之原始物種之中，而自吾人之行星依循吸力

定律而運行後，由此最簡單之原始不知已進化至幾許可驚可愛之動植物，而此進化之大法今猶進行未已也。』

宗教家每執達氏此點，違謂聖經與進化論無衝突；在達氏個人之進化論觀之誠然，蓋達氏所謂進化，可擬之一種法則，而此法則所由本之第一原因，猶不能不歸之於造物主也。然最近科學之發達，漸能將無生物與有生物之障柵摒除（註：近人 Gernoz, Ostwald 等之試驗皆已證明無機質之結晶物與微生物並無大別，）則生物之原始乃由無機物所進化，自較可信。且此說之成立，更足助近代進化論之推行，而生物進化與無機體進化之隔膜亦可消去，可納入於同一之進化軌道中。此綜合之進化論為何？今請述其異同如下：

A. 有機體進化論 一切生物皆由一原始之生命素逐漸進化而來。

B. 無機體進化論 宇宙上一切物質皆由一原始之無機性原質漸漸進化而來。

C. 綜合之進化論 今日之一切生物及無機物皆由一原始之無機性原質漸漸進化而來。

依此綜合之進化論，則今日宇宙上一切奇觀，無論賢愚，無論有機體抑無機體，皆同由一無機性之原始遞變而有今日。照拉普拉士 (Laplace) 之星雲學說 (Nebular theory)，則此原始無非一團熱氣，若再

問此熱氣之成因，又不過無數電子之紛飛馳突而已。此種純機械觀的

進化論，非但指示萬物進化之程序，且亦論及進化現象所由出發之第一原因 (First Cause)，余在此所以詳為論述者，蓋以近代進化論似已有此種趨勢，且以達爾文以前之進化論者，亦每有與此意相符，故不惜贅述，以便一見今昔進化思想之源流同異焉耳。

惟吾人在此有一事尙當注意，則『近代進化論』一名詞，並非專指此綜合之進化論，乃總括達爾文種原論出版後一切進化論學家所同具之進化思想，舉凡各家枝葉相異之處，皆非所計，蓋此等紛歧之見，尙有待於他日之證明，方能定其真偽，而吾人所以認為正確不移者，則各家思想之大體也。

若論近代進化學說之來源，殊足耐人尋味，其進化之跡，由簡而繁，由粗而精，與萬物之進化，理有同然，世人每以為達氏所創，謬之至也。夫進化之涵義至廣，應用至徧，舉凡一切有生物與無生物之遷化，個人與宇宙之變移，無一不由進化論為之解釋。古昔哲人智士，竭畢生之精力，求所謂顛扑不磨永遠之真理，以解決宇宙之謎者，雖類多蟄居斗室，默想沉思，言或可觀，理終疏闊，而其心力之結晶，實多有貢獻於後世，所謂近代之進化論，即集前哲諸說之大成，更驗以科學上之新證據，予以較正確之結論，其目的為考究此宇宙之起源與變遷之途徑，視以前哲學家固無殊異也。其目的既廣漠如是，則其所根據之科學，決非一二種所能勝任。故自太古之傳說，希臘前哲太里斯 Thales 等之理想，與及近代物理化學之進步，天文學地質學之發現，生物學與人類學之演進，無一

不爲進化論下一固定之基礎。證明吾人所居之地球與其他行星質性之相同，昭示吾人有機物與無機物相互之關連，「物質不滅」、「能力不滅」定律之確定，此物理化學對於進化論之貢獻也。太陽系之如何原始，宇宙之如何構成，此天文學之貢獻也。地球之如何造成，層巖之如何凝結或遞積，與其如何度此數百萬年之歷史，此地質學之貢獻也。生物學之突進，示吾人以最簡單之生物與生物之原素；人類學示吾人以諸民族變異之因緣，他如歷史學社會學，亦莫不供給絕多之材料。進化論之有今日，豈達爾文文章司慢 (W. Osborn) 三數人之力而已哉，其由來蓋遠且暫。雖然，古代之進化學說又安得與近代之進化論混爲一談，然吾人苟欲對於今日之進化論有深切之了解，則其來源與背景，又安可忽視。余前二章已將進化論所以致勝之由，與前此對於宇宙原始問題之諸種根本衝突之特創說 (Doctrine Special Creation) 災異說 (Catastrophism) 及進化論作一詳細之比較，茲章所論，特進化論過去之軌跡耳。

所謂近代進化論，乃指十九世紀中葉達爾文後之進化思想，上已言過。該世紀以來，所有進化論學者咸致力於進化的原因之研究，有以拉馬克 (Lamarck) 之「用進廢退」之遺傳爲生物進化之原因者，有奉達爾文 之「自然淘汰」爲解釋生物進化之唯一方法者，有以爲達爾文 之「自然淘汰」說，只能解釋生物進化之一部份，另外尚須他種學說以補之者，意見紛歧，不一而足，大而別之，可得（一）達爾文派（二）新

拉馬克派（三）新達爾文三派，孰得孰失，尙未由定。如新拉馬克派 斯賓塞 (Spencer) 奈蓋利 (Nageli) 海得惠 (Hertwig) 所主張之外界直接作用說 (Theory of Direct action) 及後得性之遺傳，在新達爾文派 專政下之學者，或一偏之見之發生學 (Genetics) 及優生學 (Eugenics) 者，觀之自屬可笑；惟最近俄國 生物學家 巴甫羅甫 (Pavlov) 及英國 博物學家 麥獨孤 (Madougall) 所作之試驗，則又證明後得性之足以遺傳。德佛來士 (DeVries) 之突變說 (Mutation) 雖能補達爾文漸變說 (Fluctuation) 之不足，然於突變原因，反陷於不可解答之地位。由此觀之，此派之所以爲天經地義確切不移者，彼派或以爲偏而不全，理且乖晦。然則吾人所謂確切不移之近代進化論，豈非矛盾？是又不然，蓋諸家學說所異者第枝葉上之解釋，論其根本，固皆莫能逃於進化論之範圍也。

此根本同點即皆信進化的事實之存在，而同認世上一切存在，皆由簡趨繁，循序漸進。無論有機體抑無機體，大而是人之宇宙，小而顯微鏡不能窺見之微生物，遠而古石磷砌層 (Challcon) 內之皮耳當 (Pilin) 人，近而執世界文明牛耳之黃白二種，莫不由一較低之階級發展而至較高之地位。或者疑曰：有此學說者，不自達爾文 始，而世人多以達氏 爲近代進化論之始祖者何也？若謂至達爾文 始有科學之根據，則十八世紀中葉珍奈來利 (Generelli) 德末來士 (Demarest) 及赫登 (Hutton) 等皆已從地質學上之證據，得同樣之結論，至萊爾 (Lyell)

及司克笠 (Serape) 二人，則更繼前三人之業，作多次之地質學探考旅行，打破歷來深入人心之特創論及盛極一時之居維葉 (Cuvier) 災異說 (Catastrophism)，而斷定吾人之宇宙亦不過由一極簡單之田地漸次變化而有今日，其功豈在達爾文下，然世人反推重達氏者何也？曰：子言甚是，萊爾等對於進化論之貢獻，原極偉大，其立言曾經過縝密的考索，更加以地質學之論據，於宇宙進化之原理可謂已言之無遺，達爾文以後之進化論又安能出其圈套，故英國皇家科學院科長側德 (John W. Tuzo) 嘗極力稱道萊爾，且稱爲達爾文之先導，誠不爲過。惟萊爾之論進化，只能驗之於天文地質及諸無機物現象；至於生物如人類等，是否仍能照此學理解釋，並未能證實。至達爾文乃本其天賦『拿證據來』 (Prove all Things) 之天性，在富有毅力辛勤困苦之多次考察旅行，仔細觀研凡百生物生生息息之現象，結果證明一切生物亦同受此進化大法之支配。從此進化論遂成爲宇宙上一切變遷之鎖鑰，故達爾文之功，不在原理之發明，而在事實之證驗。其所以超越前人之處，即在將進化之理，應驗於生物界中，予原有之進化論一穩固之基礎；其整理之工作，實開七十年來進化學說之曙光，然則近代進化論以達氏爲始，亦理所當然也。

達爾文之先進爲萊爾等諸地質學家，上已明言。然達氏之所受影響者，決非一二人所能盡，殆居其稍先之畢封 (Buffon) 拉馬克與其

祖父伊拉司馬達爾文 (Erasmus Darwin) 諸家，當亦有所影響。即遠在

二千餘年前希臘前哲太里斯 (Thales) 等對於宇宙本體之研究，與達爾文之進化思想，恐亦有血統之關係。若更極本窮源，則此進化論之原質，實可歸之於太古時農夫牧人所同具之心理，蓋對於宇宙與生物如何起源之疑問，即在人類文明全未現形以前，早已發生。證之今日之孩童，每每向其父母發問：『我何自而生？』『世界從何而有？』可知此種疑問，實出於人類固有之好奇心。且問題之發生，『從何而來』總較『向何而去』爲先；換言之，即求因之欲望遠較求果爲切。基督教之起源，實亦此好奇心之產品，惜其解答之方，適與進化論相背耳。

太古人類既受此好奇心之催迫，因環境之不同，遂不覺發生以下兩種之反應：

(一) 春風陣陣，春雨紛紛，無語無聲，嫩芽爭吐，由是百花滋長，蔬果叢生，耕者不諳化學之理，見一切植物皆由土中生，遂以泥土爲生命之因原。鳥獸既藉植物而生，人又不能絕穀食而活，泥土之重要，益爲所信，人爲紅泥塑成之傳說，遂以造成。至此雕塑者之爲何，竟又歸之於神祇之手。詩人密爾敦 (Milton) 曾有詩曰：

『地球聽著命令，立即

開了她多產的胎胞，生產了

無數的生物，各賦有完整的肢官，

美滿的形容。從地土中，

好像自己的巢穴一樣，起了野獸，

他們佔領了荒林，叢莽與山谷；

在樹林裏他們起身，屏走；

在葱青的草地卻遊牧着羊羣；

那野獸散處而單孤，

這羊羣一大堆地在吃草。」

此詩深可代表原人對於宇宙之一種理想，其重要處在否認物種之可變，而謂人與各生物之種屬皆由神祇分別製成，且自始各種屬即具有今日之形態。此反進化之論調，驟視之，似必有礙於進化思想之發展，實則有助於進化論之長成。

(二)第二種理想蓋出於古時之牧人獵者，因其所接觸與前者不同，故其所生之想像亦異。當其剝殺動物時，每覺此等動物之形態，性情，疾病等，大抵與吾人相若，細驗其血，又與人血無大差殊，於是竟有理想人與諸動物有血統之關係者，崇拜禽獸 (Sacred Animals) 及「圖騰」(Totemism) 之風因以發生。及犬馬相繼馴伏，而為原人之良伴，覺其理智，又與吾人相仿；人禽之界限，漸以消除，爾時實無所謂「下等動物」(Lower animal) 之稱號者。因家畜育種之變異，更顯示物種並非絕對不可變，而進化之觀念，遂於此萌芽矣。後世所有一切進化學說，蓋皆由此「變」之認識後，而始發生者也。

據此第二種理想而起者有印度之哲學思想。由空疏之理想，漸進而為熟考之方法 (Method of Speculation)。其說以梵天 (Brahma) 為

永久存在之唯一實體，在物質方面漸次凝結而成風火水土諸大物質，同時比永久之實體又認為一無所不包之宇宙之神，吾人之心靈皆肇源於此。其後所發生之 Samplya 之理想，謂吾人若欲窮因極源以求一事一物之來歷，則不難發現其最初之物質，萬物由斯而生，入斯而滅。因此種哲學思想，豈非進化論之前驅乎？然印度偏處東南，與歐西之思想殊少影響，若考近代進化學說之嫡系始祖，當求之於西洋一切文明之發祥地希臘，蓋希人遠在紀元前六百餘年已播下進化論之種子矣。

希人處地中海之中區，稟性靈異，頭腦清晰，生活安閒，對於不關實際之問題，每能加以有系統之研究，對於偷懶而不澈底之神怪說首先打破，以為吾人將宇宙之成因諉之於不可究詰之神，無乃不智，遂一改前人不負責之態度，而從事實在之改求焉。此首先之革命家即吾人所認為哲學之父及科學之原翁太理斯 (Thales) 是也。太氏為自然學家，尤精天文，且曾為工程師，時與埃及之幾何學相接觸，無怪其分析與綜合之技能，超越前人萬倍。對於宇宙本原之解答，即全憑其幾何式推理之方法與分析綜合二者之結果而生。故其立說，先出假設一端 (據 Cushma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for Beginners)

1. 宇宙之本體祇一，自然界一切變遷，皆出於是。
2. 運動之物即為生命。

然後本此假設，廣收材料，而盡其分析綜合之能。氏居近洋海，見水之質最柔而易變，受熱則化氣化雲，遇冷則成冰成雪，萬物有水則生，無水則

死，因遂斷定水為宇宙萬物之原因。此結論之幼稚，在今觀之，不啻夢囈；
顧吾所以述之者，蓋其影響於後代之思想至大，實開進化論之先河，蓋
氏既謂本體為水，即不啻承認宇宙出於一較簡單之物質，而今日輪困
離奇之世界，亦不過由此一簡單之原質逐漸蛻變而成者耳。

(未完)

待焚詩稿

排印二冊實洋一元二角

陳柱尊教授著。詩共千餘首。當代詩人如陳石遺先生。稱
其才力恣肆。在有清一代。甚似宋芷灣譚叔裕。又謂如見
桂林山水之奇。又謂足下豪傑之士也。根抵盤深。題至而
沛然暢所欲言。氣與識足以舉之。張孟劬先生稱其獨往
獨來。真氣橫溢。三百年中。極似湯海秋。而學力勝之。必名
於後無疑。蓋作者於詩無家不學。無家不埽。不分門戶。不
傍古人。於舊體詩中自闢領土。欲研究近代文學者。不可
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價銀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
柱尊教授收可也。

仿古字版精印

楚辭四種

- ▼ 楚辭補注
- ▼ 屈原賦注
- ▼ 離騷圖經
- ▼ 楚辭拾遺

本書集楚辭、屈原賦注、離騷圖經、楚辭拾遺
四種而成。楚辭由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為
集部中之鼻祖；屈原賦由戴震加注，多悲歌
慷慨之作；離騷圖經為蕭尺木繪畫，精緻活
躍；楚辭拾遺，則又以攷證為主，堪作讀者之
一助。

▼ 精裝一冊 實價五角 寄費掛號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十五年來之詩學

錢萼孫

自嘉興沈子培曾植先生之沒。於今十五年矣。海內所推詩壇領袖。陳散原三立。今年八十四。陳石遺。行今年八十一。鄭海藏。孝胥。今年七十。七。皆垂垂老。故此十五年中。實爲詩壇轉變之樞。論其趨勢。則由模仿而進於創造。由窘束而進於解放。而其成熟之果。則尙有待於將來焉。

十五年前之詩壇。其勢力幾爲宋詩運動所獨占。此十五年來。則宋詩運動衰落之時期也。采風錄可爲代表。是錄爲蜀人曹續。衡經沅所主纂。自民國十六年六月起。分期登載於國聞周刊。萃軍人黨人政客名流。遺老名媛於一編。而所錄則以閩贛二派爲主。大抵步趨海藏。皮傅散原。結習太深。千篇一律。一顰一笑。故爲矜持。欲於此中求一真氣洋溢跌宕昭曠之作。頗不易得。采風之目。殊覺名實不副。蓋散原海藏。已不免老筆頹唐。一則破碎彌甚。一則枯窘無味。餘子效顰。自不足觀矣。然後起英髦。寧無特絕之士。尙論宋派。仍標贛閩二宗。

江西詩人。陳散原而後。華爛石。焯既下世。夏映庵。敬觀。亦年逾六十矣。後起之彥。卓然名家者。王簡庵。易。王然父。浩。邵潭秋。祖平。皆南昌人。簡庵一字曉湘。爲然父之兄。早年兄弟同學。倚聲。窺片玉稼軒堂奧。刊爲南州二王詞。傳誦藝林。簡庵近主中央大學講席。爲詩致力於后山最深。工

哀悼之作。如清明蕭寺展令容。懺。夏夜檢然弟遺札。緩筆洩哀。慰晏弼羣喪偶。婦弟安定告墓諸篇。陳石遺稱其工力在鄭子尹江攷叔之間。心思才力。刻摯過人。實則以宋體寫情。爲簡庵兄弟所特擅。方之海藏。殆欲突過之矣。

然父一子瘦湘。已於民國十二年三月前沒。簡庵鑄其詩爲思齋遺稿二卷。跋稱其初學樂府。專研長吉。心摹力追。頗得神似。或曰。蟻刻太過。慮嘔心而不壽也。於是務自恢廣。馳驟杜韓。古體崇氣勢。戒輕儇。近體運典實。遠纖麗。積稿二三百篇。悉刊落不存。所存者皆二十以後宗奉宋賢之作。時義寧曹東蓐。用晦。方客南昌。輒共商榷。東蓐識高。而然父才敏。一篇脫手。相視而笑。華爛石獎飾之。益自奮。縱覽兩宋名家。尋其枝貫。味其神髓。語必深思。境必獨造。先後經陳散原點定。上卷評謂吐棄凡近。多骨重神寒之作。力追山谷。筆端可畏。然有摹擬太似處。下卷評謂句法如參曹洞禪。奇芬孤秀。亭亭物表。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曹東蓐於民國八年客死漢皋。有自定遺詩三十首。已不在十五年内。茲弗論。鉛山胡梓方。朝梁者。散原詩弟子也。以詩爲性命。浸淫于宛陵后山之間。京師所居廬。四壁張時賢詩翰。號曰詩廬。有詩廬詩稿四卷。瘦硬雋深。精氣內斂。見然父

詩。恨相識之晚。其贈詩有晚交得斯人。私喜吾道盛之語。又有彭澤汪辟疆。國華。新建胡步曾。光驥。皆含咀宋人。剝膚存液。雅善持論。當於後文論之。

嘗論江右詩人。泉明首出。至天水朝而極盛。然山谷而外。如廬陵南豐。臨川廣陵。俱不隸江西社中。清代名家。如蔣心餘。吳蘭雪。高陶堂亦然。其在今日。於西江派外。能參取異派之長。自標一幟者。則有邵潭秋。潭秋方壯年。主浙江大學之江學院講席。著培風樓詩集。散原爲作序。稱其冥搜孤造。意欲而力橫。雖取徑不盡依山谷。而句法所出頗本之。潭秋自序。則謂散原所言。微有不類余者。潭秋時蓋欲治唐宋於一鑪。以務刻精鍊之筆。而出以妍秀澹蕩。骨肉停勻。無江西派枯澀寒瘦粗獷之病。繪景設色之妙。尤爲特絕。他日一口吸盡西江水者。斷無第二人。

閩派領袖。海藏石遺已老。陳汝庵。寶琛前年下世。稍後一輩如李拔。可宜。龔何梅生。張公梁。衆異。編志。黃秋岳。皆卓然成家。然已在十五年前成名。茲可弗論。今日閩中詩人。如石遺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正續編所采。亦至夥矣。而皆可以無述。僕獨推閩縣黃公渚。孝野爲名家。公渚多才藝。有三絕之譽。又工駢文。擅倚聲。流寓海上。主劉翰怡家。賣文鬻畫。自給。與夏映庵諸老結康橋畫社。與朱古微。祖誦諸詞老結滬社。所著射庵詩載於青鶴雜誌者。精深華妙。極洗鍊之功。與近日閩派詩人。步趨略異。蓋公渚平生所與遊者。映庵外。濡染於陳仁先。曾壽者頗深。仁先爲新水

民國十年。茲亦弗論。後續刊蒼虬夜課一冊。爲民國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所作。所詣益進。散原評其上卷。謂沈哀入骨。而出以深微澹遠。遂成孤詣。陶令稱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固有曠世而相感者。下卷評謂杜云。淚痕血點垂胸臆。蘇云。脂膏盡精微。欲括二語。誦此卷。然仁先詩頗宗玉溪。有非近日宋派所能限者。且成名在前。茲論公渚詩。因附及之。

閩中詩人。又有林衆難。學衡者。後海藏一輩爲南社中人。近改名庚白。詩筆俊爽。而失之浮淺。方諸宋人。雅近後村。海藏題其詩卷。有喜子能詩通性命。何妨取徑近艱辛之語。有微詞矣。庚白近著詩話。頗爲大言。居之不疑。論近代詩。攻擊沈子培。可謂蚍蜉撼大樹。非閩人而爲閩派詩者。首推建德周梅泉。達。有今覺齋詩存。詩品靜穆深秀。雅爲海藏所稱。蓋宗趣相同。在海藏一派中。抗手李拔可。要無愧色。我輩交遊中。爲海藏一派者。有嘉興朱大可。奇奉賢莊呂塵。皆不失規矩。至如姚鷓鴣。編約輩。一字一句。摹擬海藏。幾如劇家之雙簧。不敢失一板眼。不失板眼時。固惟妙惟肖。一失時。便不成腔調。優孟衣冠。風斯下矣。

總之。宋詩運動。至今日已爲強弩之末。不容爲諱。閩派領袖石遺老人。近年卜居吳門。詩流奉爲盟主。而其持論。亦主解放。大異曩昔矣。其與吾師陳守玄。桂先生書云。鄙人論作詩。最不喜專學某家。無意似之則可。專學某家。愈似愈僞體。此明代詩人。皆優孟衣冠也。評尋常論詩者之詩。不免言其似某人。所謂苟能是。是亦可也。非所望於豪傑之士。又云。鄙人續刻詩二卷。似近來之我。頗非昔時之我。形容變盡。語音亦變。往昔爲海

陳太初之曾孫。詩筆精嚴。於海藏散原外推第一。所著蒼虬閣詩存。刊於

歲言之今則輪到我矣。今去兩年。尚有百首詩待刻。亦多非故我所讀時。賢所號稱能詩者。多不過癡。如何如何。蓋不特持論之變。并其所自造者。亦變。十五年來詩壇轉變之迹。觀於老人之議論而可以徵之。然則今日。閩派詩人。猶暖姝守一先生之言而不知變者。其不爲老人所呵者幾希。

當此宋詩運衰。落之期。有異軍突起。爲詩壇樹赤幟者。首推吳江金松岑。天羽。有天放樓詩正續集。松岑天才橫肆。極不喜近代閩韻諸派。閱世高談。自開戶牖。論詩宗旨。可於其答樊山老人書中徵之。書略云。詩之爲學焉。根乎性識。成乎服習。性習相守。流別以成。甄綜大要。蓋有三途。劉彥和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夫心之精微。不達於毫素。志之苑結。寧播乎聲樂。是故隱文譎喻。冥心絕迹。哀樂百端。驚聽回視。變雅離騷。是其初祖。浣花東野。尤工悴吟。趙宋一代。西江永嘉。遂成澀調。夫其激音內轉。妙思側出。腕駿足於蟻封。握鷲爪于蟠木。勁折奧良。遂足髮心。而末學滯固。依聲逐影。愛謝傅風流。吟當擁鼻。師德耀高志。出必椎髻。斥崔顛爲輕薄。呵阮籍爲老兵。枝調纖曲。華葉萎悴。空山啄木之響。里巷春杵之節。勞歌互答。以爲娛賞。論者謂爲山林文學。雖非精詰。良亦近似。此其一也。慘舒異節。身修殊音。六藝之道。有隱有顯。是以能文之士。含咀百家。韜會六籍。經典深富。方册隱曖。體憲乎兩漢。考文乎六代。振綺乎徐庾。駢秀乎盧駱。訂律乎元白。緘情乎溫李。至清代梅村。蔚成詩國。碧城瓶水。亦足附庸。然其敏也。豐詞少骨。繁采寡情。驅使故實。義隱迹晦。况今梯航四達。心靈楮通。詩歌文學。同乎政理。是以拜輪戈德。覽俄之倫。並馳聲區外。萬口吟諷。乃

如吾國文學。四傑七子。西昆長慶。一經翻譯。將割剝備偶。擬落典制。鴻裁雅什。聲理不爛。日角天涯之句。丁年甲帳之吟。生張熟魏之佳嘲。黃祖烏孫之勁對。味同嚼蠟。或將譁笑。故知倉頡造文。單音獨體。音通乎律。質有其文。二耦俶落乎典謨。四聲萌抵乎三百。遷地弗良。永爲國性。此其二也。有清一代。詩體數變。漁洋神韻。倉山性靈。張洪鼓氣於鞞鼓。舒王駢豔於江左。風流所屆。遂成輕脫。夫口饜梁肉。則苦筍生味。耳倦箏笛。斯盧吹亦韻。西江傑異。甌閩生峭。狷介之才。自成馨逸。纖文弱植。未工模寫。而瓣香無已。標舉宛陵。泊夫臨篇搦翰。乃不中與鍾譚當隸圍。文質兩敵。在乎偏霸。圖霸不成。齊晉分裂。世有大雅君子。發皇墜緒。振起宗風。張樂洞庭之野。敷座靈山之會。九幽覲怪。千仞刷翮。胚胎六義。吐納百家。揖讓莊馬之庭。出入朱杜之囿。體左鮑以樹骨。躡顏謝以振采。服陶韋以濼志。規韓孟以厲氣。狎坡谷以廣志。撫范陸以盡態。此數子者。皆情條敷鬱。思業高奇。景羨方矩。作程遐域。視彼任昧。雅鄭殊科。安得有縛藻之病。而鈎吻之勞乎。云云。其所自造。能副所言。自謂我詩有漢魏。有李杜韓蘇。有張王小樂府。有長吉。有楊鐵厓。有元白。有皮陸。有遺山青邱。而皆遺貌取神。不襲形似。自幼學義山人不知也。學明遠嘉州人不知也。學山谷人不知也。然於此數家功最深。斯蓋寸心得失之言。識者知其非夸。其在清代則掩有翁山石笥。東州漸西。人境肯堂諸家之勝。自清末黃公度。運惠倡詩界革命之說。梁任公。啓超輩和之。有詩界潮音集之選。而除公度外。成就皆未能如何期。松岑繼之。拓而益大。俯視人境。可無愧色。所作如都踊歌。蟲天新

樂府。黑雲都。花門強諸篇。以杜陵之史。寫荒外之經。前此詩家所未有也。近年在吳下創國學會。發刊文藝摺。採詩一以雄渾昭曠為歸。不為翡翠之戲。蘭若共期。鯨魚之掣。碧海一時。聲氣應求。隱然於采風錄外。別樹壇坫。吳江范鏞撰點將錄。其前十人為。

及時雨宋江

陳石遺

玉麒麟盧俊義

王晉卿

智多星吳用

金鶴望

入雲龍公孫勝

張豫泉

大刀關勝

靳仲雲

豹子頭林冲

楊雲史

霹靂火秦明

田星六

雙鞭呼延灼

路金坡

小李廣花榮

錢仲聯

撲天鵬李應

許際唐

蓋奉石遺老人為頭領。而松岑實主齊盟。之數家者。所謂不同。而皆有異於閩贛諸派。其中常熟楊雲史尤負時名。其江山萬里樓詩鈔刊於民國十五年二月。長篇大作。頗能接步梅村。天山曲長數千字。紀香妃事。自有七古以來。無此長篇也。歙縣許際唐有疑齋集。精鍊雅秀。自謂於宋取陳與義梅堯臣。集中多關隴行役之什。近作黃山游詩十餘首。尤工。蓋雖尚宋詩。而能拔奇於閩贛二派之外者。詳符靳仲雲有過江人洛北征

諸集。詩才富有。石遺老人以為不減易實甫。其清涼山紀遊諸作。足與疑齋黃山遊詩相伯仲也。

此外吳趨詩派。西崑極盛。蓋自清初牧齋鈍吟導其先路。近代吳縣曹君互元。常熟徐少達。兆璋。張璠。隱鴻皆名其家。名輩稍後。則有常熟張希孟。景賢。元和汪袞甫。榮寶。希孟為璠隱門人。有龍吟甲乙草。沒於民國八年。茲不及論。袞甫昔官京師。已與曹張諸子往還。從事崑體。相戒不作西江語。有西磚酬唱之集。西磚者。璠隱所居胡同名也。故其少壯之作。隱約綉麗。神肖玉溪。自東瀛棹回。乃參取異派之長。致力於荆公山谷。廣陵后山諸集。深折其清超道上。詩境益進。海藏亦稱其工。然西崑面目。固猶蛻之未盡也。袞甫弟旭初。亦宗西崑。與靳春黃季剛。同出章太炎所鑄之門。時稱二妙。季剛有繡華閣詩。近體學玉溪。三數年來。袞甫季剛俱下世矣。而常熟有楊讓漁。无恙者。學玉溪而能變。所刊无恙吟稿。散原仁先。映庵諸老。皆稱許之。兩年前璠隱无恙與僕合刻遊仙詩。隱文譎喻。義歸翰藻。蓋皆有意揚西崑之微者。然无恙近年論詩。亦頗擺脫陳法。自出手眼。由西崑入而不從西崑出。近年所作。如東遊雜詩黃山雜詩。亦進於解放之途矣。

至於浙派詩人。沈子培既沒。門下得其傳者。為金甸丞。善鑑。亦已下世。今日能承子培衣鉢而光大之者。要推吾友嘉興王璠仲。璠仲尊人部昉。甲榮先生。能為秀水派詩。璠仲淵源家學。益以天才高俊。少行神童之目。十五學詩。十八子培自海上回。璠仲以二嚴授之。託曰阿龍。子

培嘆曰。是近玉溪。是年夏。瑗仲謁子培於海上。子培遽稱曰。阿龍先生。旋大笑曰。好爲之。昔者我故疑吾子以爲之也。自後益致力於詩。由唐宋以上溯子建康樂及漢郊祀歌鏡歌十八曲。二十來錫山。執經吾師唐茹經尙書之門。尙書蓋亦子培門下士也。瑗仲既治經。餘力及詩。一日見子培於海上。子培曰。在在皆詩境。卽經亦可發詩。吾鄉竹垞。固以經發詩者也。而能結唐宋分馳之軌。瑗仲大悟。詩境由此益高。所著明兩廬集。有老杜之精鍊。長吉之奇麗。玉溪之幽婉。東坡之超逸。山谷之屈強。鎔鑄百家。自成面目。冥搜萬象。擺蕩乾坤。出奇制勝處。厥在琢字鍊句之生剗。而力能舉之。遂無做宋人一派者鈎棘之病。民國十九年。與僕合刊江南二仲詩。句承門下嘉興唐立厂。工倚聲。詩亦步趨宋賢。參以玉溪。與海藏諸老唱和。北方諸名宿皆推服之。永嘉夏瞿禪。承肅治詞曲之學。與立厂爲同調。詩筆秀奩。入宋賢高境。致力於山谷尤深。亦浙派中後起之彥也。僕生也晚。於子培爲再傳弟子。而未得親炙。居常與瑗仲大言。我黨二三子。當張新浙派之幟。本子培不壞一法。不取一法之惜。而光大之。爲詩世界拓新天地。乃比年以來。瑗仲立厂皆殫心考據。捨棄此事不再爲。僕江湖奔走。所學不進。徒碌碌於古人樊籬中。度此志終不能副矣。

十五年來。國事蝸蟻。玄黃龍戰。先則有直奉齊盧孫張諸內戰。及其匪之紛擾。繼以遼東之變。淞滬之役。熱河冀東之失。開有史以來未有之奇局。使少陵放翁遺山梅村處此。其所得於詩者。又當如何。而十五年中之詩壇。所謂哀時感事之作者。孫師鄭維輩之落葉唱和詩而已。王逸塘

輩之秋草唱和詩而已。此皆掃播詞華。堆垛故實。固不足以當詩史。卽如楊雲史以詩史自負。然亦但工詞藻。褒貶失宜。彈冠新朝。猥託攀髯之痛。委身藩鎮。特多阿諛之談。殊不足爲詩史生色也。其能以文爲詩。以詩作史。感慨淋漓。長歌當哭者。獨我師北流陳守玄先生。先生著待焚詩稿及變風變雅樓待焚詩稿續集。論詩高瞻遠矚。一空依傍。自序其集。謂有似謝似鮑似庾者。有非謝非鮑非庾者。有似李似杜似韓似白者。有非李非杜非韓非白者。有似唐似宋似元似明似清者。有非宋非元非明非清者。其似之也。非學而似之也。勢不得不似之也。其非似之也。非因非似也。勢不得而似之也。乃自作其詩。非爲古人作詩也。近復亦有進者。以爲今吾作詩。或誠似古人矣。誠足與古人並矣。然古來作詩之人。何啻千萬。卽誠似古人。誠與古人並。此亦與螻螳羣中添一螻螳何以異。故今日之學古者。欲依附於某家某派者。皆欲作螻螳羣中之一螻螳而已。曷足輕重乎。故近日大志。欲於古人詩國之外。別開領土也。又謂我之爲今爲故。千萬變而未始有窮。則我之思想。我之詩體。亦千萬變而未始有極。故先生之詩。隨物賦形。不專一體。前集中桂林紀遊之作最工。石遺老人以爲在清代甚似宋芷灣譚叔裕二家。蓋不期似而似之者也。至續集五卷。則哀時感事。痛哭流涕。嬉笑怒罵。舉以納諸五七言中。直字字以鐵血鑄成。如水災詩。國恥詩。贈十九路軍六十七韻。三月二日淞滬失守憤賦三十四韻。還書篇。哭書篇。鬻書歎。輻書歎。志士篇。詩人篇。猛士篇。達官篇。京城篇。兩都篇。兩飛將歌。和議歌。賈星。國殤諸作。皆奇偉。石遺評先生詩。謂香

山諷諭體。全主紆徐。不免拖沓平行。先生則到處能斬釘截鐵出之。又謂和議諸歌。比之香山樂府。有過之無不及。又稱先生詩如開鑛。愈開愈深。如電學。愈發明愈精。彼守舊者應愧死。並世勝流。如張孟劬。雷田諸貞壯。宗元葉遐庵。恭紳諸家。皆深致推許。蓋十五年來。詩家求解放之趨勢。雖同。而所以解放之者則異。或則解放而未潰古人之圍而出。上文所述諸家是也。或則盡挾詩之樊籬而破之。幾不成其爲詩。白話新體詩是也。其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厥惟先生。拙撰讀變風變雅樓詩一文中。見學藝雜誌已詳論之。茲但舉其要者。先生同里馮振心。有自然室詩稿。詩品略相同。受業石遺映庵二詩老之門。石遺稱其詩有雄直氣。不事矯飾。真力彌滿。蓋八桂詩人。自朱伯韓王定甫後。要推二家爲一時瑜亮。石遺門下。又有閩侯葉長卿。長青。與陳馮爲文字骨肉。有松柏長青館詩。傳其師法。近年倡爲散文詩。意欲力破桎梏。自關町畦。與陳馮面目雖殊。宗趣不二也。

復次。此十五年中。有所謂白話新體詩者。胡適之適嘗試集爲其開

山。劉大白劉復俞平伯康洪章郭沫若徐志摩諸家繼之。固亦從事於詩

體解放者也。然紫色蛙聲。餘分閭位。大雅所弗尙也。當嘗試集初刊行時。

胡步曾首爲專文評其得失。長二萬數千言。凡分八章。一緒言。二嘗試集

詩之性質。三聲調格律。音韻與詩之關係。四文言白話用典與詩之關係。

五詩之模仿與創造。六古學派浪漫派之藝術觀與其優劣。七中國詩進

化之程序及其精神。八嘗試集之價值及其效用。持白話詩之否定論者。

斯爲有力。其唯一之指歸。在以舊格律運新意境。然步曾所自爲。仍屬宋人一派。同時持論相同者。有吳雨僧。吳碧柳。方吉。李恩純諸家。三家論詩之作。載於學術雜誌者至夥。碧柳有白屋吳生詩集。有意以舊格律運新材料。然詩工太淺。所作蕪穢龐雜。不足成家。而陳登之評碧柳詩。至稱中國近代詩人。無論新舊。吾未見有能比擬吳君者。阿好之論。未爲定評。然亦尙論十五年來詩學者所不廢也。

至於十五年中關於詩學研究之成績。亦有可得而述。整理古詩成就最大者。爲順德黃晦聞。節黃氏歷主北平清華諸大庠詩學講席。著有曹子建詩注。阮嗣宗詠懷詩注。鮑參軍詩注。謝康樂詩注。皆精博。此外如夏映庵之漢短簫鏡歌注。古層冰直之陶靖節詩注。亦精。此屬於注詩者也。以說詩名家者。則首推石遺老人。石遺室詩話前編三十卷。刊於民國十八年。其後數卷中。已論及此十五年來之詩。讀編六卷。刊於二十四年。則最近詩家。胥論及矣。蓋自有詩話以來。未有如此之精且博者。此外陳子言詩之尊瓠室詩話。夏映庵之忍古樓詩話。陳融之頤園詩話。王逸塘之今傳是樓詩話。邵潭秋之無盡藏齋詩話。皆可觀。以外作者尙多。大抵摭拾舊聞。無關風雅。概無取焉。此屬於詩話者也。其專篇批評。有如梁任公之情聖杜甫。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諸篇。具有獨到。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則以陳散原爲宋江。鄭海藏當盧俊義。頗足以代表近時爲宋人一派者之目光。而專篇介紹名家詩集。立論精當者。則推胡步曾。步曾本治農科。而好讀詩。不阿時好。其所撰讀阮大鏡詠懷堂詩集。讀鄭

子尹集經集詩集評金亞勉秋戀吟館詩鈔評俞恪士解庵詩存讀張文襄廣雅堂詩評陳仁先蒼虬閣詩存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評亡友王然父思齋遺稿諸篇俱載學衡雜誌足以批評名家其能襄理古人論詩之說而爲扼要之述評者則有武漢大學教授朱東潤所撰司空圖詩論綜述滄浪詩話參證述方回詩評述錢牧齋之文學批評詩文王士禛詩說述略袁枚文學批評論述評詩文皆條理精密評述確當持較時人剽竊陳言絕無心得之作有上下床之別批評而外關於詩學考證之作所見殊多茲擇其精要者類述之關於漢代五言古詩之考證則有徐中舒之古詩十九首考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陳延傑五言詩發生時期之疑問漢代婦人詩辨偽李步書五言詩起源考朱雙五言詩起源問題再論五言詩的起原游國恩五言詩成立的時代問題張爲駢古詩明月皎夜光辨偽古直班婕妤怨歌行辨證諸篇其專論孔雀東南飛者則有陸佩如孔雀東南飛考證黃晦聞與陸佩如孔雀東南飛之討論胡適之孔雀東南飛的年代孔雀東南飛年代的討論跋張爲駢論孔雀東南飛張爲駢孔雀東南飛年代祛疑論孔雀東南飛致胡適之先生再論孔雀東南飛答胡適之先生劉大白孔雀東南飛的時代問題曹聚仁談孔雀東南飛伍受真論孔雀東南飛王越孔雀東南飛時代考陳士軍孔雀東南飛韻譜諸篇其專論木蘭詩者則有姚大榮木蘭從軍時地表徵木蘭從軍

時地補述徐中舒木蘭歌再考木蘭歌再考補篇張爲駢木蘭詩時代辨疑彭善彰木蘭從軍考等可謂沈沈夥頤矣其零篇雜論有如張壽林論樂府詩的起源陶嘉根五七言詩體成立考王耘莊七言詩起原考羅根澤七言詩之起源及其成熟胡笳十八拍作於劉商考史乃康江西宗派之人物及其詩體王靜庵國維韋莊的秦婦吟姚大榮風懷詩本事表徵諸篇而劉大白所撰中國舊詩篇中的聲調問題說中國詩篇中的次第律雙聲疊韻和句中用韻問題關於八病的諸說中國詩篇的分步諸篇討論音律尤爲精到此皆屬於詩學考證者也十五年來整理國故之風大熾詩學考證能有此成績蓋亦風會所造成然零篇爲多宏著罕觀至如陸佩如馮沅君之中國詩史蕪雜淺陋殊不足觀又如△△評傳△△述評一類之文更多至不可指數因襲剽竊了無瓶見此固不足與於述作之林矣。

十五年來之詩學略如上述在詩壇轉變之過程中有此收穫已屬不易然尙未足語於超唐軼宋也此後詩國新領域之開闢正待我人努力有隆準其人者出則此十五年之詩壇正如陳涉項羽爲賢者驅除難也。

秦漢時代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

鄒師許

(拙著秦漢史序論)

治史者每以成敗論人，秦自始皇帝統一，（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前

二二一）至秦子嬰亡國，（秦二世三年，子嬰在位四十六日，公前二〇

七）其間僅十五年事耳，讀者向謂秦刻薄寡恩，故享祚不永。賈誼至有

過秦之論，以爲「仁義不施，一故雖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

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屯隸之人，而遷徙之徒，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

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一夫作難而七廟墜，身死人手，爲天下笑。」甚者至謂：「秦之亡，不亡於

二世之荒淫，而亡於始皇之雄武。」（見魯一）（同秦論）晉秦辱秦，狗彘不食。有議及

秦政者，羣焉嗤之。千數百年來，秦之湮沒久矣！

及至近世始稍稍有爲秦政呼冤者，起而大聲疾呼之，曰：「秦皇微

點，獨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資徐福，諸巫食言，乃阮術士，以說百

姓；其他無過！」（說錄章炳麟秦政記文中語，其詳請自行參閱。）秦政

適爲世人所注視。聞嘗論之，秦以前，我國固未嘗統一也。小國寡民，世守

其地，強者崛起，因其故業，假以爵號，名曰封建，實則羈屬，天王政令，守府

而已；各部落之割據自主如故也。假無秦人大統一成功，則後此二千數

百禩，猶印度可也，猶歐陸亦無不可也。夫使百數十大小不同之民族，散

處寒、溫、熱三帶山川羅列之神區，雜揉而混同之，而必致之書同文，車同

軌，衣服不得異制，言語不得異聲，郡縣不得有諸侯，守財不得世官爵，中

央之命令地方，無遠弗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上下齊同，黔首樂業，其

卒也熙熙攘攘，不復自分爲彼我，同號曰大中華民族，追原備始，其功首

罪魁，當屬秦皇。雖然，使有秦焉，而漢不爲之繼，則猶曇花一現，是蒙兀兒

帝國耳，羅馬大帝國耳，非所以語於吾國也。柳翼謀師曰：「蓋嬴政稱皇

帝之年，實前此二千數百年之結局，亦爲後此二千數百年之起點，不可

謂非歷史一大關鍵。惟秦雖有經營統一之功，而未能盡行其規畫一統

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漢行之；秦人啓其端，漢人竟其緒，亦有秦啓之，而漢

未竟之者，故吾論史，以秦與漢相屬，而不分焉。秦與六國並立時，其內政

已完善，見稱於孫卿。至吞并六國，規模益大，長駕遠馭，非有適應時勢之

法，不足以爲治也。尉繚、李斯之徒，諸嘗學帝王之術者，爲秦立法，未嘗不

善，二世之亡，罪在趙高，非法之罪也。世徒以秦祚短，遂病其法，實則始皇

時代之法制，實具偉大之精神，以一政府而轄制方數千里之中國，是因

國家形式之進化，抑亦其時思想之進化也。」（拙著中國文化史）梁任公師

曰：「法家本從儒道墨一轉手，其世界觀念，亦多襲三家，但彼最晚出，正當列強對抗競爭極劇之時，故其中一派以「富國強兵」為職志，其臭味確與近世歐美所謂國家主義者相類，無庸為諱也。雖然，彼輩之渴望統一，與餘宗同，特所用手段異耳。勉以今語比附之，則儒墨可謂主張聯邦的統一，平和的統一，法家可謂主張帝國的統一，武力的統一也。其後秦卒以後者之手段完成斯業，然而不能守也。漢承其緒，參用前者之精神，而所謂「定於一」者，乃終實現焉。秦漢以降，以統一為常軌，而分裂為變態。雖曰干戈塗炭之苦亦所不免乎，而終能治為一體，則又何也？我之統一，雖物質上環境促成之者亦與有力；然其最主要之原因，則聖哲學說能變化多數人心理，搏之以為一也。」（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七章）此皆言秦漢時代在吾國歷史地位之重要。雖則或主尚秦，或主尊漢，而要皆視秦漢為一時期，宜合一鑪冶以治之，不得劃分二代也。吾嘗謂秦漢統一局面，其勢始於秦前，而時代思想之進化，先聖哲人之所宜揚運動，不啻摩托車之發動力，而秦漢時代則其前後二輪，吾全部中華民族之發展史，乃安坐於其上。則其重要，蓋可知也。述秦漢史。

曾文正公家書

仿古字版

附家訓 手札真蹟 大事記 榮哀錄

精裝一冊 實價三角（寄費一分）

曾文正公為清代大儒，並為一有數之軍事家，道德文章，名垂不朽。平生著作極富，數達百餘卷。其家書、家訓、手札三種，於處世立身之道，語多中肯，茲特刊行於世，並附大事記及榮哀錄二種，以供讀者之研讀。

世界書局發行

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

自秦漢迄隋

劉師培遺著

文學史者所以考歷代文學之變遷也。古代之書莫備於晉之藝文。

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別。志者以人為綱者也。流別者以文

體為綱者也。今藝文之書久亡。而文學史又無完善課本。似宜仿藝文之

例。編纂文章志。文章流別一書。以為全國文學史課本。兼備通史文學傳

之采擇。惟斯事體大。必以蒐集材料為主。今將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略

述如左。(蒐集文章流別材料方法俟另詳)

一、就現存之書分別采擇也。正史文苑傳因為蒐集材料之大

宗。然正史或無文苑傳。或文士別立專傳。如後漢書班固張衡崔駰馬融蔡邕不列文苑是則全史

之文均應按卷披閱。其涉及文學者單句隻詞均宜摘采。正史以外如

袁宏漢紀。常璩華陽國志。宜搜川崔鴻十六國春秋。雖係明人輯然均本

以及世說新語。劉注亦水經注之屬均宜博采。漢書注後漢書注其散見

子書者如法言論衡。潛夫論風俗通義抱朴子內外篇顏氏家訓金樓子。

鮑明遠諸書亦宜采擇。劉氏新論之屬彙而集之。或每書各為長編。或一人

分任數部。不出數月。宛然成冊矣。

一、就既亡各書鈎沈摭逸也。逸書之中其首應搜輯者為晉人

宋人齊梁人所撰各文章志。考隋書經籍志有藝文志四卷。唐志

後漢書李注三國志裴注世說新語劉注均引其文。其書體例雖不可考據

引有劉修著詩賦頌六篇各語後漢書桓彬傳注所引有桓麟文見在者十八篇碑九

首誦七首說一首各語似虞書體例人各為傳詳載所著文若干及現存文若干篇

有傅亮續文章志二卷。唐志宋明帝晉江左文章志三卷。唐志沈約

宋世文章志二卷。唐志同梁書舍沈書而外世說新語劉注文選李注

以及北堂書鈔各書並多甄引。隋志又有文章志不著撰名。世說劉注

亦多采錄。自是以外。隋志所載有荀勗雜撰文章家集敘十卷。唐志雜作

五張隱文士傳五十卷。唐志作荀書今鮮可徵。張書則自宋猶存。玉海

與書目文士傳五卷載六國文士起楚平原終魏阮瑀又引崇文書目文士傳十卷終

漢書注文選注以及太平御覽並多引錄。別有顧愷之晉文章紀。邱淵

之文章錄。雖書名不見隋志。然世說注各書所引並有明文。邱書劉注所

敘或作新集敘或作文章敘錄均係一書。此均古代文學史之專書也。今宜檢閱各書。刺取所引

逸文以備編輯。然逸書之應采擇者。不僅此類。凡漢魏六朝逸史以及

既佚子書均宜博采。如魏文帝與論魏桓範世其已有輯本者。如汪文台所

輯諸家後漢書。嚴可均全兩漢三國六朝文所輯各子書。如典論之屬嚴

又藝文文章流別李充翰林論之屬。保文。黃庭漢學堂叢書所輯子史鈎深。所

最為完備。以宜首先檢閱。太平御覽文。以省日力。惟單文隻句。偶與文學史

相關，必應另册摘錄耳。

一、古代論詩評文各書必宜詳錄也。劉氏文心雕龍集論文之大成。鍾氏詩品集論詩之大成。此二書所論。凡涉及歷代文章得失。及個人詩文得失者。均宜分類摘錄。自是以外。劉氏史通所論。雖以史書為主。其涉及文章者亦宜略采。又唐人評論古代文學。雖遜六朝之精密。然可采之詞。亦自不乏。似宜檢閱全唐文一過。凡各文之中有涉及評論前人文學者。另編抄錄。以備擇采。唐人雜史及筆記各書亦宜略事檢閱

一文集存佚及現存篇目必宜詳考也。自漢志本劉氏七略列詩賦為四類。諸家所作。均以篇計。後漢書各傳亦云凡著文若干篇。是兩漢并無集名也。集名始於魏晉。厥後齊王儉作七志有文翰志。此書多為文選所引於文學史多有關係亦宜輯錄梁阮孝緒作七錄有文集錄。隋志解題有今亡者皆據此書今皆不傳。其足考古代文集卷目者。實以隋經籍志為大宗。隋志以下則唐志為大宗。嗣則宋崇文書目。嘉定錢氏有輯校本廣東所刻南宋中興書目。見王氏玉海中龐氏郡齋讀書志。以兩朝刻本為完備陳氏直齋書目解題。武英殿本馬氏文獻通考經籍考。通志略多抄撮史志及崇文書目而成不足據。明文淵閣書目。讀齋書本焦氏國史經籍志。清四庫全書提要。均宜檢閱。明清詩家藏書目錄如范氏天一閣毛氏汲古閣黃氏千頃堂各書目宜就校中所有者分別檢閱次及其餘凡漢魏六朝各專集存於今者。卷數異同。均宜詳錄。其有今無專集者。宜就梅氏嚴氏所輯各詩文注明今存若干篇。以符樂氏文章志舊式。古詩輯本以梅氏古詩紀為大

宗文章輯本以嚴氏全案漢三國六朝文為大宗。梅氏所輯略得十分之六。所闕甚多。近梅氏守敬補輯其目錄不下十厚。層層均梅氏所未采。惜梅氏無刻本。其稿本亦難借閱。至嚴氏所輯實較梅氏為備。略得百分之九十五。其遺漏未采者。一為道光後續出之古書。為嚴氏所未見。如玉篇寶典之屬是也。一為單詞雙句見於古籍所引而嚴氏偶漏者。如文心雕龍

風骨篇引劉楨文。孔氏卓卓信含異氣。四語嚴輯。慎文偶未列入。是也。又嚴氏之例。於前人所作。有目無文者。亦附列其目。然所漏甚多。如據魏文典論。如王粲有征思賦。徐幹有玄論。漏題各賦。又據文心雕龍。各篇知崔暉有題。劉陶有黃。孔融有陳。陳。徐幹有。行女文。嚴均未列。其目是也。其他謬誤亦隨在。而有如誤以蔡邕封事。第六事。誤列張衡文。是也。然其大體則詳博。可據。今欲記古人詩文現存篇目。以補富順陳氏歷代文章志之未備。今輯文章志宜以陳書之例為主。以廣其未備。所謂廣其未備者。其例有三。一每代之文宜有總序。二唐志以下存目亦宜彙引。不得僅據隋志三宜彙詳現存篇目三例而外。謹守陳書之式可也。此則徵實之學也。

待焚詩稿

排印二冊實洋一元二角

陳柱尊教授著。詩共千餘首。當代詩人如陳石遺先生。稱其才力恣肆。在有清一代。甚似宋芷灣。譚叔裕。又謂如見桂林山水之奇。又謂足下豪傑之士也。恨抵盤深。題至而沛然。錫所欲言。氣與識足以舉之。張孟劬先生稱其獨往獨來。真氣橫溢。三百年中。極似湯海秋。而學力勝之。必名於後無疑。蓋作者於詩無家不學。無家不掃。不分門戶。不傍古人。於舊體詩中自闢領土。欲研究近代文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價銀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馮氏瀛奎律髓詩評

(續前)

金鶴神

閒適類

王右丞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連行到山窮處。連坐看雲起時。連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鈍吟云。

奇句驚人。連按無字一本作滯。

王右丞歸嵩山作。次聯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鈍吟云。暮禽是

陶語。非儉也。

王右丞韋給事山居次聯。大壑隨階轉。連羣山入戶登。連默庵云。幽

奇深秀。虛谷云。羣山入戶登一句奇。比之王介甫兩山排闥送青來。尤簡

而有味。默庵云。半山句不勝僧父矣。

王右丞淇上即事中二聯。日隱桑柘外。連河明閭井間。連牧童望村

去。田犬隨人還。虛谷云。右丞詩長於山林。河明閭井間一聯。詩人所未有

也。牧童田犬句。尤雅淨。鈍吟云。好評。

孟浩然歸終南山。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連多病故

人疏。連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連松月夜窗虛。連虛谷云。

八句皆超絕塵表。鈍吟云。不才明主棄。但云不為時用耳。竟以此件人主

命也。默庵云。一生失意之詩。千古得意之句。

孟浩然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一青山郭

外斜。一開軒面場圃。連把酒話桑麻。連待到重陽日。連還來就菊花。一默

庵云。此詩字字珠玉。又云。就字真好。虛谷云。此詩句句自然。無刻畫之迹。

浩然自有耐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真對假。見稱於世。默庵云。偶然趁

筆。何嘗認定真假。且唐人亦每每如此。指為一格便陋。連按月本孟集作開筵

杜工部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前半首。彩雲陰復白。一錦樹曉來青。

一身世雙蓬鬢。一乾坤一草亭。一虛谷云。花之驟開如錦。一曉來猶是青

樹未見花也。一默庵云。第二句緊出暮春。言昨是錦樹。曉來已是青枝。與

註正相反。四句言舉乾坤之大。只有一草亭。非謂天地為帷幙也。註言家

陋得之。鈍吟云。暮春花謝葉生。故云曉來青。又云。虛谷以開合起伏言詩。

小家氣。

劉長卿過鸚鵡洲王處士別業三聯。古柳依沙發。一春苗帶雨鋤。一

虛谷云。發當作岸。鈍吟云。岸字如何對得鋤字。發字有味。默庵云。岸字太

硬。連按風云發字稍屬以長字可也

韓昌黎閒遊前半首。雨後來更好。一遠池遍青青。一柳花開度竹。一

菱葉故穿萍。一鈍吟云四句佳。

賈浪仙題李凝幽居。閒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一鳥宿池中樹。連僧

敲月下門。連過橋分野色。連移石動雲根。連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虛

谷云。此詩推敲二字。待昌黎而後定。開萬古詩人之迷。默庵云。長江集作

池中。詩人玉屑引此。亦作中。鈍吟云。池中樹。樹影在池中也。後人不解。作

邊字。通句少力。

賈浪仙原東居喜唐溫琪類至。曲江春草生。一紫閣雪分明。一汲水

嘗泉味。連聽鐘問寺名。連墨研秋日雨。連茶試老僧鑪。連地近勞頻訪。鳥

紗出送迎。虛谷云。起句十字。自然而佳。中四句。用工而佳。末句放寬亦大

自在。鈍吟云。春草生時。言秋日雨何也。默庵云。虛谷會看。

賈浪仙原上秋居五六云。鳥從井口出。連人自岳陽過。連虛谷云。五

六謂經年乃下得句。默庵云。第五句亦過於矜莊作態。鈍吟云。賈長江詩

雖貴清僻。然有餘韻。所以高也。今人用露骨硬語學之。終自不近。

賈浪仙偶作。野步隨吾意。那知是與非。一稔年時雨足。一閨月暮蟬

稀。一獨樹依岡老。連遙峯出草微。連園林自有主。一宿鳥且同歸。一虛谷

云。只那知是與非一句頗俗。一默庵云。此詩細甚。非極細人不易知。首云

隨意野步。何曾有是與非。中四句言野步之景。末句忽然省得此誰家園

林也。依然是非在目矣。且與宿鳥同歸耳。又云。若以次句為俗。則起結精

神俱廢。紀曉嵐云 賈浪仙南齋。獨自南齋臥。神閒景亦空。有山來枕上。連無事到心中。

連簾捲侵牀月。連屏遮入座風。連望春春未至。應在海門東。虛谷云。白樂

天集亦有此詩。題云閒臥。恐只是白公詩。默庵云。此公不如此寬裕。鈍吟

云。寬閒非浪仙體也。白集第三句作有雲當枕上。更勝。

賈浪仙孟融逸人前四句。孟君臨水居。連不食水中魚。連衣衲一作

惟粗帛。筐箱祇素書。樹林幽鳥戀。世界此心疏。擬掉孤舟去。何峯又結廬。

虛谷云。若如三四。則太鄙矣。鈍吟云。未可云鄙。紀曉嵐云是朴非鄙五六一

顧非熊題馬儒父石門山居前四句。尋君石門隱。山近漸無青。連鹿

迹入柴戶。連樹身穿草亭。連虛谷云。三四奇。默庵云。第二句妙。鈍吟云。次

聯妙。

虛谷云。賈浪仙詩。幽奧而清新。姚少監詩。淺近而清新。張文昌詩。平

易而清新。鈍吟云。說得着。如此看詩。儘具隻眼。奈何偏譽黃陳。

溫庭筠題盧處士山居三四云。古樹老連石。連急泉清露沙。連虛谷

云。溫飛卿詩多麗而淡者少。四字此三四乃佳。默庵云。溫詩多名句。頗用

事耳。方公以崑體抑之。豈公論耶。五言佳處。不減張文昌。鈍吟云。溫詩多

清句。方公未讀也。

李商隱江村題壁。沙岸竹森森。維舟聽越禽。數家同老志。一徑自

陰深。一喜客常留橘。應官說採金。傾壺真得地。連愛日靜霜砧。連虛谷云。

三四好。五六亦是晚唐。義山詩體不宜作五言律詩。不淡不為極致。一而

黯而粗不可也。一默庵云。詩亦濃淡隨宜耳。五言律必要淡。又被黃陳誤

解。鈍吟云。律體成於沈宋。承齊梁之排偶。而加整也。若云。不淡不極。失其原本矣。

曹松鍾野陵步前四句。岡扉聊自啓。信步出波邊。野大風吹闊。連春

冰鶴啄穿。連默庵云。次聯真買鳥。虛谷云。唐詩自是一種風味。一只岡扉

二字便新。一鈍吟云。唐詩遠過宋人。不在工拙之間。正以風味不同耳。又

云。岡扉字亦不害。以此求新。則不可。

曹松山中言事。嵐霧潤窗櫺。連吟詩得冷癢。連教餐有效藥。多媿獨

行僧。雲濕煎茶火。冰封汲井繩。連片扉深着掩。經國自無能。虛谷云。冷癢

二字奇。一鈍吟云。入長江之室矣。四靈輩乃門外漢也。默庵云。言事結。紀

鳳云得冷癢三字
粗鄙三句佳結好

姚合題李頻新居。賃居求賤處。連深僻任人嫌。連蓋地花如毯。連當

門竹勝簾。連勸僧嘗藥酒。連教僕認書簽。連庭際山宜小。休令着石添。鈍

吟云。起好。結新居。虛谷云。姚合詩如此。亦可到也。必進至於賈島。斯可矣。

又進而至於老杜。斯無可無不可矣。或曰。老杜如何可學。曰。自賈島幽微

入。參以岑參之壯。王維之潔。沈佺期宋之間之整。默庵云。壯潔整三字尙

未圓通。諸公妙處高處不在此。鈍吟云。如此亦可矣。然老杜無所不有。任

從何處入也。壯潔整三字俱未當。只是虛谷見處如此耳。

姚合春日閒居五六云。蒼燕酬鶯語。連鄰花雜絮飄。連鈍吟云。好。效

之便醜。連姚合和元八郎中秋居五六云。酒用林花釀。連茶將野火煎。連虛谷

云。用字將字原一般。不可爲法。不得已則然。鈍吟云。避此非爲高手。

王建贈溪翁次聯。看日和仙藥。連書符救病人。連鈍吟云。三句妙。四

句較平。

王建閒居卽事五六云。小婢偷紅紙。一嬌兒弄白髭。一虛谷云。小婢

一句新。下一句嬌兒弄白髭壓倒上句。鈍吟云。未見壓倒。紀曉嵐云以小婢

僧字昭贈魏野五六云。藥就全離母。連詩高祇教兒。連虛谷云。母與

兒真假對。默庵云。爐火家以銀爲母。此實字。非假也。

梅聖俞閒居。讀易忘飢倦。東窗盡日開。庭花香自歛。連野蝶晝還來。

連漫數過籬筍。連遙窺隔葉梅。連惟愁車馬入。門外起塵埃。虛谷云。論宋

人詩。除黃陳絕高。一以格律獨鳴外。一須還梅老五言律第一可也。連雖

唐人亦只如此。而唐人工者太工。一聖俞平淡有味。一默庵云。如此可謂

不減周賀姚合輩耳。唐人高者尙不止此。若云聖俞反以平淡高之。此胸

中終有黃陳未化。若不信此言。則請還讀老杜。何嘗專尙平淡耶。鈍吟云。

請聖俞過唐人。非也。

梅聖俞村豪首聯。日擊收田鼓。時稱大有年。連鈍吟云。次句不緊。

魏仲先書友人屋壁。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連烹茶

鶴避煙。連聞唯歌聖代。連老不恨流年。連靜想閒來者。還應我最偏。鈍吟

云。五六妙。默庵云。高在第五六。此非吾家定遠不解。連林和靖湖樓寫望次聯。夕寒山翠重。一秋靜鳥行高。連默庵云。鳥字

換不得雁字。紀曉嵐云極有

虛谷云。和靖詩予評之在姚合之上。兼無以詩自矜之意。而渾含亦非合可望。五字默庵云。雖好亦無此理。

陳簡齋放慵前四句。暖日熏楊柳。連濃春醉海棠。連放慵真有味。連

應俗苦相妨。連虛谷云。朱文公謂薰字醉字下得妙。又何必專事晚唐。抹一

默庵云。此亦未見勝唐。想方公意畢竟疎梅瘦竹方為雅淡。有一味說楊

柳海棠。便謂濃麗。豈不可笑。紀曉嵐云二字佳正晚唐字法

陸放翁書適前四句。老翁垂七十。其實似童兒。山果啼呼覓。雙鄉儂

喜笑隨。鈍吟云。第三句不妥。虛谷云。老翁不應亦啼。當作號呼。鈍吟云。號

呼亦未穩。紀曉嵐云傷雅

陸放翁葺圃云。種樹書頻讀。齊民術屢窺。曾求竹醉日。連更問柳眠

時。連盧橘初非橘。連蒲葵不是葵。連因而掛名物。甘作老樊遲。虛谷云。竹

醉柳眠一聯極工。五六辨析名物尤奇。六字鈍吟云。此詩神氣不完。太碎

難。柳眠貪對而不切題。結草。紀曉嵐云後四句任意頗唐殊非詩格

陸放翁幽事三四云。掃梁迎燕子。插椶護龍孫。虛谷云。犯陳后山織

竹二字護雞雞字孫之聯。默庵云。織竹不如插椶。

陳止齋止齋即事首四句云。教子時開卷。逢人強整襟。最貧看看字

晚節。一多病得初心。連默庵云。誰看。紀曉嵐云三四沉著深至直逼古人

徐道暉貧居。既與世不合。一當合人事疏。連引泉魚走石。連掃徑葉

平蔬。連誰念交情淺。難如識面初。榮途多寵辱。連未敢怨貧居。連虛谷云。四靈詩專於中四句用工。尾句不甚着力。連今如此。乃可喜也。鈍吟云。今

人通病。

徐斯遠雨後到南山村家。衝雨入窮山。山民猶閉關。橋垂茅屋畔。連

梅映竹籬間。連奇石依林立。連清泉遶舍灣。連吾思隱茲地。凝立未知還。

鈍吟云。四靈無作用。然辛苦鍛鍊。氣味自清。但薄弱耳。此公亦近唐。但苦

於淡弱。

劉後村北山作五六云。字瘦偏題石。詩寒半說雲。一虛谷云。六句佳

甚。鈍吟云。正嫌第六句套子話也。不佳甚。紀曉嵐云亦是武功派

杜工部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

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

微軀此外更何求。鈍吟云。不必粘題。無句脫題。不必緊結。卻自收得住。說

得煞。不必求好。無句不好。聖人神人。默庵云。何處分情景。紀曉嵐云工部類唐之作已運放翁一派

韓致堯秋深閒興次聯。病起乍嘗新橘柚。秋深初換熟衣裳。默庵云。

夏時所着謂之生衣。故曰熟。方君不知。而改舊字。鶴野按杜詩歸棹生衣臥後人不知有指為語病者矣

趙叔靈贈張處士。默庵云。此亦近唐。

陳亞懷舊隱次聯云。排聯花品會非借。一愛惜苔錢不是慳。連虛谷

云。三四絕佳。亞黃蜀葵詩。秋風似學金丹術。連戲把硫黃禦酒杯。連尤佳。

鈍吟云。惡詩。

程明道郊行即事。芳原綠野恣行時。春人遙山碧四圍。興逐亂雲穿

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蓋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况是清明好

梅聖俞小村。淮關州多忽有村。一棘籬疎收設爲門。一寒雞得食白

吟伴。一老叟無衣猶抱孫。一野艇鳥翹唯斷續。枯桑水澗只危根。嗟哉生

計一如此。謬入王民版籍論。一按鈍吟云。幾不成句。紀曉嵐云。首句亦不成。詩又云。其詞怨以怒。

陳簡齋山中詩。默庵云。只是薄而短味。虛谷云。與許丁卯高下如何。

一鈍吟云。將金比鐵。

呂居仁雨後至城外前四句。日日思歸未就歸。只今行露已沾衣。雙

江村過雨蓬麻長。一野水連天鶴鶴飛。一鈍吟云。清話近人。

呂居仁孟明田舍結句云。欲識淵明只公是。邇來吾亦愛吾廬。雙鈍

吟云。幾時愛他廬。虛谷云。呂紫薇詩。荒城日短溪山靜。一野寺人稀鶴鶴

鳴。一所謂清水出芙蓉也。鈍吟云。此句佳矣。然何以服許用晦。

范石湖習閒。習閒成懶懶成癡。六用都藏縮似龜。雪已許多猶不飲。

一梅今如此尙無詩。一閒看貓暖眠氈褥。一靜聽鴉寒叫竹籬。一寂寞無

人同此意。一時時唯有睡魔知。一虛谷云。第四句標致可掬。鈍吟云。石湖

妙作。亦出白公。紀曉嵐云。詞俚而調野。

陸放翁山行過僧庵不入。垣屋參差竹隔深。連舊題名處懶重尋。連

茶爐烟起知高興。連棋子聲疏識苦心。連淡日暉暉孤市散。殘雲漠漠半

川陰。長吟未斷清愁起。一已見橫林宿暮禽。一虛谷云。詩不但豪放高勝。

非細下工夫有針線不可。但欲知老杜所謂裁縫減盡針線迹耳。此詩題

目甚奇。山行是一節。過僧庵而不入。又似兩節。垣屋參差竹隔深。只此一

句。便見山行而過僧庵。及過僧庵而不入矣。第二句即是曾游此庵。而今

懶入矣。第三句不入菴。而遙見煮茶之煙。想像此僧之不俗也。四句則妙

之又妙矣。聞棋聲而不得觀其棋。固已甚妙。於棋聲疏緩之間。想見棋者

用心之苦。此妙之又妙也。過僧庵而不入。盡在是矣。淡日殘雲下一聯。及

末句結。乃結煞山行一段餘意。前輩詩例如此。須合別有擺脫。老杜縛雞

行。山谷水仙花一律皆然。此放翁八十五歲時詩也。默庵云。詩妙。註又妙。

如此說詩。方公亦匡鼎矣。以余論之。懶而不入是一篇主意。三四是不入

光景。已下四句。卻又是天晚不得入。與第二句破題裂矣。末句又韓補出

晚景。大爲費力。不如第二句併出天晚。方爲天成無縫衣。只如此尙有可

商。此非深於詩者不能知。吾恐解人之難覓也。又云。第二句懶字喚不起

第二聯。不入只爲日晚。下四句汲汲補題。但爲破題懶字所累。意晦而不

得出。然此詩妙絕矣。

陸放翁閒中書事次聯。惜花萎去常遮日。連待燕歸來始下簾。連鈍

吟云。予二十歲作兩句。與此聯一字不差。乃知古人偶然相同。非盡偷句

也。又一首結云。登庸策免多新報。連老子癡頑總不知。連鈍吟云。落句含

蓄。

陸放翁西窗起句云。西窗偏受夕陽明。一好事能來慰此情。鈍吟云。

起好。

送別類

陳子昂送崔著作東征。及送魏大將軍。默庵云。二首結一例。

杜工部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後半首。御史新聽馬。

參軍舊紫髯。皇華吾善處。與汝定無嫌。默庵云。髯參軍合一紫字。及吾善處三字。畢竟不雅馴。雖不必為老杜病。然必是不好處。黃陳偏學此等。所以不佳。

杜工部送遠。帶甲滿天地。速胡為君遠行。速親朋盡一哭。速鞍馬去

孤城。速草木歲月晚。速關河霜雪清。速別離已昨日。速因見古人情。速默

庵云。妙在落句。

杜工部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鈍吟云。此詩出題。在五六

高。

岑參送李太保充渭北節度中四句。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

關山月。速一旗翻渭北風。速默庵云。詩至此。決不可及。

岑參送張子尉南海起云。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結云。此鄉多寶

玉。慎莫厭清貧。鈍吟云。落句有古人之義。沈德潛云。看眼起結。曉嵐云。入手為貧而仕。已伏末句之根。

皇甫冉送康判官往新安得江路西南尹中四句。猿聲比盧雀。速水

色勝瀟湘。速驛樹收殘雨。速漁家帶夕陽。速鈍吟云。清麗默庵云。韻聯可

用。

包何賦得秤送孟孺卿首四句。願以金秤銚。因君贈別離。鈎懸新月

吐。衝舉衆星隨。默庵云。可謂奇而切。然一落格。即入醜俚。

精裝一冊 實價七角

(分三角一號掛費寄)

楷書精印

黃山谷詩集

庭堅之詩。峭拔奇麗。	自闢門戶。後世推	為江西派之祖。文亦	雄偉可觀。與東坡齊	名。全書用楷書精印	而成。為最完美之版	本。
------------	----------	-----------	-----------	-----------	-----------	----

世界書局發行

吳學甄微

貝 琪

錢氏第五

自江良庭余古農外。其親炙惠氏之教者。有王西莊等。其服膺惠氏之說者。有錢竹汀等。然錢王之學。揆其意趣。實與三惠稍異其趨。尤以錢氏爲甚蓋益推其術以治史。不拘拘於說經矣。

竹汀初從沈歸愚屬文辭。蜚聲吳中。既忽棄置不爲。以爲此徒補其蟻蝮耳。於是閱覽羣籍。勉爲博洽之儒。故所造就。不專一家。舉凡經史金石算術無不通達。而其重要之貢獻。則在於史之校勘。嘗謂史之難讀久矣。二十二家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地則今昔異名。僞置殊所。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瞭如指掌。良非易事。因作二十二史考異。稽核典實。校正文字。識趣甚精。其自序曰。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爲齟齬前人。實開導後學。然如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摘沈蕭之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譌。由校書者之陋。非作史者之譽。而皆文致小疵。目爲大創。馳聘筆墨。誇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

過刻。亦予所不能效也。其言至爲公允。蓋竹汀一本實事求是。爲治學之態度。言必有徵。不務汎論。故考異雖僅採掇舊聞。辨析同異。有近於摭拾之學。而加惠後儒。固勝於枵腹空談者萬倍也。錢竹汀氏於元史之學。實爲有清一代首出之名家。按明纂元史。蕪漏實甚。竹汀嘗有志改修。未果。得舊時史料元朝祕史。因刊行之。祕史敘蒙族初起。兼并諸部落事。極爲詳確。可證宋濂元史之誤。徒以譯文質樸。悉用當時元人俚語。明初修史諸臣。鄙棄不加留意。任其湮沒。竹汀既得祕史舊本。稽考內容。乃知此爲可據可寶之史料。並考出其中與元史不合之各事。毅然認爲彼誤而此信。其識斷之明決。爲何如。所著書涉及元史者。於二十二史考異中元史考異外。尚有遼金元史拾遺五卷。補藝文志四卷。補氏族表三卷。而補氏族表。尤爲生平精力所萃。其表蓋據陶宗儀氏輟耕錄所載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而分列表晰之。屬稿時於前代史料之有關元事者。旁搜遠紹。正史雜史外。兼及碑刻文集。考其得失。審其異同。用力幾及三十年。可謂勤矣。

竹汀亦深於音韻歷算之學。頗多心得。如論反切七音。皆其精卓。一

痕。不叶年代。不投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相高。居子

沈雷同割說之談。金石文跋尾等專載金石。各有發明。闡出大興翁草書

方編鎮洋畢秋帆諸家之外。疑年錄考核漢末至清重要學者之生卒年月。惜未完備。又成恆言錄十卷。纂輯成語。分門排列。一一詳其出處。爲今人纂辭源之所本。其書雖無關宏旨。然吳派學者好爲支支節節之搜求。故科條詳密。亦從可知矣。

竹汀之弟曰竹虛大昭。亦淹貫經史。著述甚富。惟刊行者僅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從子澆亭精天算。十蘭坊精輿地。餘如亦軒東垣小虛。拜趙堂。皆淵源家學。各有選述。一門景從。蔚爲東南之望焉。

自然室詩稿

精印一冊實價壹元

北流馮振心教授。著作者得詩法於陳石遺夏劍丞二先生。與陳柱尊教授齊名。時稱二妙。自然室詩風骨高。騫參合唐宋白描設色。兩擅勝場。石遺先生稱其詩有雄直氣。不事矯飾。而真力彌滿。劍丞先生稱其清才勁氣。最不可及。有極近楊誠齋者。於近代詩家實能拔戟自成一隊。凡欲研究近代詩學者。不可不讀。寄售處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仿古 字版 詞 綜

朱彝尊選纂 汪森增纂

彝尊未冠。卽肆力古學。無書不覽。詩文並勝。詞尤清麗。是書由其手纂。而汪森增補之。採撫繁富。鑒別精密。迥出諸家詞選之上。本書所選。自唐而至於元。均係名家之作。得詞凡二千四百闕。蔚爲大觀。世之愛好詞者。此書當爲必讀之書。

▼精裝一冊 實價七角五分

寄費掛號
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箴膏肓後評

李源澄

隱公

不書即位攝也。

何休膏肓曰。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意。

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

鄭君箴之曰。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

稱薨云何。且公羊傳宋穆公曰。吾立於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

氏。春秋隱元年疏禮記明堂位疏

劉逢祿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非居攝也。何鄭俱生漢季。沿劉歆王

莽之邪說耳。隱公之讓。春秋探其意而成之。著立子法。名之曰攝而

不行即位之禮。非典要也。宋穆公之事。春秋大居正已歸禍於宋宣

亦未以穆公之攝為典要也。

源澄按左氏言不書即位攝也。與公穀本不相違。不書者。春秋不書。

新君即位。無不行即位之禮。惟君弑賊不討。不書即位。所以著其隱

痛。莊閔僖之不言即位是也。君弑後君書即位。則是與聞乎弑。桓宣

是也。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喪在外則不言即位。定公是也。隱

有讓桓之心。故春秋不書即位以明其讓。左氏之攝。探春秋之意而

言之。非直以隱公為攝位。何休之難。由不明左氏為釋經意。與事實

無關。鄭玄引宋穆公語以證成左氏說。亦非左氏本意。宋穆公言吾

立乎此攝也。欲讓殤公。故云然耳。非穆公當時亦不行即位之禮也。

劉逢祿謂名之曰攝。而不行即位之禮。亦非左氏義。左氏先師亦無

此說。左氏疏云。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

又引劉賈穎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

不書。杜氏釋例引賈氏云。不書隱即位。所以惡桓之篡。是左氏先師

亦不以隱公為攝政也。至劉氏以左氏解經之文。為非左氏之舊。左

氏誠多可疑。不合於經者甚多。惟至今尙未能證明其偽。若偽古文

尙書之顯白無疑。故置而不論。

士踰月。

何休膏肓曰。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為短。

鄭君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葬皆數

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

月。其實不同。士之二月。大夫之踰月也。元年疏王制疏

劉逢祿曰。諱月之文。蓋非左氏之舊。此短喪之萌芽。其禍發於王莽。不爲功顯君服矣。且士之姻皆在國中。安得有外姻乎。

源澄按禮記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云。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來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與箴膏肓可以互明。人君大夫士來往日異制。似鄭氏所推。經傳有明文者。惟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一條。亦不言大夫士國君異制。殯斂死者之事。人子傷其親之死。故從其死日計算。念親之甚故耳。服杖生者之事。人子不忍早除。故從其死之次日計算。卽大夫以來月計。士以往月計。則士之三月。實當大夫之二月。諱不得云諱月也。此蓋鄭氏欲牽合左氏與禮而通之。故云然耳。古書往往傳聞異辭。如未能決證一書之誤。不妨並存其說。何鄭之爭。皆由不知闕疑之義。劉氏直謂非左氏之舊。證據不足。未敢苟同。

桓公

周宰渠伯糾來盟。父在故名。

何休膏肓曰。左氏以宰渠伯糾爲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

鄭君箴之曰。仍叔之子者。讓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桓四年疏

劉逢祿曰。此條亦僞。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源澄按春秋之例。天子之三公稱公。宰周公是也。天子之卿稱字。毛伯是也。天子之士稱名。石尙是也。宰渠伯糾稱名且字。疑在卿與士之間。左氏穀梁二傳未言何職。公羊則以爲下大夫。證之春秋之例。正相符合。東漢公羊學者。已不達此義。白虎通義以爲敬老。何休公羊解詁亦云若是。可見其爲公羊學者之通說。鄭君以爲私覲。與春秋相違。春秋書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何得云私。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何休膏肓曰。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

鄭君箴之曰。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桓九年疏
劉逢祿曰。世子行聘可也。攝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舊文。

源澄春秋經例。凡諸侯來曰朝。大夫曰聘。內朝於外則曰如。若有變文。不可不測矣。經書曹太子射姑來朝。則非以臣禮來可知。春秋所讓。非以其父有罷病子不當理其政。讓其行諸侯相朝之禮耳。服虔爲之說曰。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攝而朝。曲禮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

來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諸侯上卿之禮也。王制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又曰。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左傳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魯語諸侯有卿無軍。伯子男有大夫無卿。諸侯者五等之總名。以皮帛繼子男。大國之世子也。若小國之世子。其位當不能踰於大國之卿。曹小國也。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待以上卿。猶嫌過禮。况行朝禮乎。

莊公

築王姬之館於外。為外禮也。

何休膏肓。據公羊傳於外非禮也。以難左氏。

鄭君箴之曰。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建於宮外。

莊元年疏

劉逢祿曰。羣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於前。何不可之有。魯既不能以

父讎辭天子之命。又以衰麻之服為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

不為隱討桓。又不為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弑兄而遭弑之桓

公。一則以王姬之貴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魯莊忌讎

奪親而為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此又天討黜周之大

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築於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

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

源澄按對說正也。然投之情勢。猶有未盡。莊公雖不肖。其親新死。豈

遺忘之。經不書齊侯來逆。原其心也。魯莊於齊襄無會盟之事。不得以後之聘取齊女。謂其始即忘父讎。何休所據公羊說也。左氏文略。其義不顯。穀梁則詳。曰。築禮也。於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惜鄭氏不知引證耳。

雖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

何休膏肓曰。楚鄧強弱相縣。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會不旋踵。若剝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為短。

鄭君箴之曰。楚之強盛。從滅鄧以後。於時楚未為強。何得云強弱相

縣。莊元年疏

劉逢祿曰。據左氏楚武王時已合諸侯於沈鹿。讓黃伐隨。圍鄢敗鄧。敗鄧覆絞盟貳軫矣。安得云未強乎。據經則殺鄧已滅於楚而為寓公於魯。固知左氏所據史文非夫子所據也。

源澄按此無關經義。史論之流。徒辯無益。凡此類者。皆付闕如。

鬻拳可謂愛君矣。

何休膏肓曰。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弑之路。左

氏以為愛君。於義左氏為短。

鄭君箴之曰。鬻拳楚同姓有不去之義。詩柏舟

劉逢祿曰。以兵臨君。較之同姓臣。以道去君。孰爲知禮。必有能辨之者。

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

何休膏肓曰。春秋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于社。朱絲營社。鳴鼓脇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之義。左氏爲短。

鄭君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識說正陽朱絲鳴鼓。豈

說用牲之義也。譏用牲于社者。取經宛句耳。禮記祭法疏

劉逢祿曰。經不曰鼓於社。鄭引通例。未足爲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附會。

源澄按鄭氏以用者不宜用爲春秋通例是也。穀梁亦以用牲爲非禮。鼓者脇陰以助陽。用牲者以求乎陰。二者不兼。故用牲非常。譏說更何足據。

僖公

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何休膏肓據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以難左氏。

鄭君箴之曰。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考異郵曰。襄公大辱。師敗於泓。

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護師敗也。公羊

不識。違考異郵矣。詩大明疏

劉逢祿曰。緯亦出於劉歆。固宜其附左氏而違經意也。何君之於緯。擇善而從之。鄭則固矣。

文公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何休膏肓曰。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

鄭君箴之曰。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

於古禮。何以難之。文元年疏

劉逢祿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俟三年喪畢。朝於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尚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

附益。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

源澄按君薨百官聽於冢宰三年。三年之中君不言。國事亦不廢也。文公即位。使叔孫得臣如京師。公孫敖會晉侯於戚。又使公孫敖如

齊。以事天子大國。而定君位禮之所宜。惟春秋新君即位。不能朝天

子以受命耳。何休注公羊以爲護喪娶。喪娶之譏。見於公子。遂如齊

納幣。不護公孫敖會晉侯於戚。而護公孫敖如齊。必無此理。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何休膏肓曰。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左氏爲短。

鄭君箴之曰。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宜。禮弓疏

劉逢祿曰。此鄭違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宜之禮乎。

源澄謹案吉凶不相襲心無君父何以爲權。

王使榮叔來含且昭公來會葬禮也。

何休膏肓曰禮尊不含卑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

鄭君箴之曰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椁次之。贈次之。

於諸侯含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椁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

二王後。於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

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護。文王年疏

劉逢祿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貴賤各

殊也。

源澄案鄭所謂禮。或亦禮家師說。含無論其可含與否。其不能及事

則顯而易明。天子於諸侯。遠者在數千里外。尙未斂乎。兼歸二禮之

非。鄭已據穀梁爲說。不從左氏。惟何休所非。則必與難。殊無謂矣。劉

逢祿之說不足以解鄭君之惑。妾子爲君。卽非夫人。亦爲貴妾。又何

能以衆妾相擬乎。鄭所言禮卽非臆說。亦不可據。鄭之誤在此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

何休膏肓曰。禮主於敬。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

非也。

鄭君箴之曰。若以爲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越人來弔。

子游何得善之。文九

劉逢祿曰。禭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足爲難也。

源澄案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一例。公羊左氏並以爲桓公之母。惟

穀梁以爲惠公之母。以春秋經例推之。當以穀梁爲是。蓋春秋有兩

仲子。左氏謂且子氏未薨。來弔乃承訃告。周室雖昏。想不致若斯醉

夢也。此由不知有兩仲子而云耳。僖公成風之死。旣不同時。成風之

薨在文公四年。上距僖公之薨已四年也。而歸禭於文九年。距僖公

薨已九年也。豈謂合禮。越人除喪而來弔。或由情勢有可原。子游許

之。謂得變禮之正。非許其緩。越秦之情。必不同也。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又此三族也。世濟

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

何休膏肓曰。孔子曰。蕩蕩乎堯之爲。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

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

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十而無誅。放

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文十八年疏

劉逢祿曰。鄭箴無考。據尙書注。鄭以放四凶之文。在封山濬川下。以

爲在禹平水土後。則非也。左氏引夏書曰。地平天成。自是禹作司空

之事。今以屬八愷。則未知孰爲禹也。布五教。自是契作司徒之事。今

以屬八元。則未知孰爲契也。顓頊卽高陽。今於高陽之子。曰世濟其

美。於顓頊之子。曰世濟其凶。誣矣。

詩之語言的研究

孔一塵

——中國詩韻律上之審美原理——

在詩，我們所注意的是它底表現，所以它用以表現的媒材（語言）之與媒材所體現的意義情感等等的關係，是我們爲着了解詩而須加以研究的了。

在通常的談話以及散文小說，語言底聲音是很少價值的，我們對於它們的注意，只在意義，及由意義的理解而生的行爲上。我們很少注意到語言底音質與韻律，一似我們只聽到意義而不曾聽到聲音也者，雖實則是由聲音以了解其意義。在作爲美化的語言的詩，則聲音本身便大有價值在。在聽詩的場合，我們不單獨理解到，而且諦聽到，不單獨欣賞它所傳達的觀念與情緒，同時也欣賞用以傳達此觀念情緒的聲音與韻律。在詩歌，情緒實成爲聲音底內容，情緒與聲音像不可分解的一體地進到我們底靈魂；例如聽一個外國人底歌聲，雖不懂其語言，亦不難曉得他底心事——他底喜悅，他底憤怒，或他底悲哀。所謂「情聲合兩無違」，情緒實流露於語言之疾、徐、剛、柔、起、落也。

不過聲韻所導出的情緒，畢竟是漠然的，且無目的的。所以聲韻在詩歌雖屬重要，卻不能離意義而獨立。反之，意義是可以離聲音而獨立的。在實務的場合，或科學的語言，意義居於第一位，給與我們智識，指導

我們行動的，實是意義。例如我問途於人而人告我，我只要跟着他告訴我的方向走就是了，他聲音之顫動，他對我娓娓而言時的興味，浮現於他心中的種種影像，與我都不相干。但在詩，情形又不然，它之表現本身便是目的，而不許於表現之上有所動作（例如讀長恨歌，我們不會上窮碧落下黃泉去找楊貴妃罷，）而所表現的情緒，及鼓起此表現的情緒，卻是我們所欣賞的東西之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在詩，情緒實居於第一位，而聲韻底價值，亦只限於輔助情緒之表現上。聲韻代表着情緒底情調，而意義則表出爲情緒所繫的具體的事象或觀念。不消說，情緒藉具體的事象或觀念而益強。

所以在詩，字字都是含情的，斯爲上乘。但這在實際上是不容易做到的。有許多字，是太抽象與太單調的了，例如許多虛字和接續詞，都是沒有什麼情感的；有些字，原是頗有情緒的色彩的，但以熟用或輾轉借用之故，而失其情緒的色彩了。也有些字，如「死生」，「魂夢」等等，是永不失其情緒的色彩，永不失其爲「詩的用語」的。在西洋批評史上有「詩的用語」之爭論，正非無故。也有一二字或一二行本身甚冷淡無情趣，直等到分受其整體的熱情，才栩栩欲活的，這正好比在通常的

談話，一字或一句往往不足明其意義，有待於數字或數句之集合一樣；如大家所熟知的杜甫詩：

岐王宅裏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一二兩句本身是毫無情緒的色彩的，全首合觀起來，卻是最潑刺的熱情的了。

關於經驗構成上的想像作用，我們當另行研究；現在卻要說一說語言上的象影（Image）。什麼叫做語言上的象影呢？此非他，只是語詞在我們心中引起的形象而已；如說馬字，我們心中立即有一馬底形象浮現，而且更因為各人的經驗不同，此馬底形象，或為黃色的壯健的馬，或為白色的瘦小的馬，或為趙子昂畫的馬（若果是見過趙子昂所畫的馬的話），或為杜甫所詠的「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的馬（若果曾見一馬剛與杜詩所詠的相同）。

關於語詞的象影，英國近代美學家布爾克（Edmund Burke）在他有名的論文壯美與美（*Essay on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裏

面說的話，仍然是對的。他底意思是說：在閱讀或傾聽時，我們接受語言底聲音、意義及印象，大抵相同；唯浮現心頭的象影（若果是有象影浮現的話），則太曖昧與不定了，從甲到乙，象影是常變異其種類與明瞭

性的。牠本質上是高度地個性的東西。無疑意又常是從因讀者底心理的組立（Mental makeup）而異的具象作用（Imagery）導出的，但意義實不同於具象作用。例如「海」之一語底意義，誰都無異地了解的；但我讀到這語時，也許因為我的經驗而得到深綠浩瀚與一片波光如鏡的視象，你讀到這語時，也許因為你某次乘船風浪交作而得到風濤澎湃的聽象。所以具象作用是多樣的和遇然的。因之想作出關於語言底象影構成的原理，是不可能的。但具象作用，在詩的語言之修辭上，實盡最主要的役務。感情之傾注於具體的感覺的事象上或象影上，實比結連於抽象的觀念上，更為生動與永久。詩實由語言底象影給與他底藝術以感覺性。象影當然愈明顯則愈佳。如：

驪頭流水，

流離四下；

念我行役，

飄然曠野。

詩中各語如「驪頭」，「流水」，「曠野」，以及「流離」，「飄然」等詞，俱能引起極明顯的象影，此詩之所以潑刺生動。又如：

冰冷，冰冷，你苦毒的天，

刺我，不如那人之忘恩。

這兒說的是詩人之怨恨，原甚漠然的，但他卻拿有生動物的味覺底象影的一苦毒，一有明白的觸覺底象影的一刺一等詞來作譬喻的表現。

故很能表白詩人緊張的含恨總之詩比普通的語言有更多的情緒所以愈須明白生動的象影。

以上我們既約略說過語言底聲音、意義、情緒、和象影，在詩歌底表現中，各佔着如何的位置，有着如何的作用。現在我們要進一步於每樣作更詳細的研究，以期從此種元素之研究，建立關於詩底功用與性質之綜合的見解。

順着次序先從聲音說起罷。

凡是藝術底媒介本身都是有表現的性向的。我們既一再說過：剛是詩底聲音，離了牠所代表的意義，亦很能喚起情緒及傳感情緒。美學家稱為媒介底第一位的表現性 (Primary expressiveness) 的東西，最能在詩底語言中看出。然而由聲音表現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如何表現？

凡是詩底愛好者都會知道語言底聲音之大有貢獻於詩底美。韻律與叶韻之美，固不消說，即在同一音之反覆，如「唧唧復唧唧」或「行行重行行」。我們亦獲有很大的愉快，此如在音樂，同一調之反覆，或如在繪畫，同一線條或色彩之反覆，能產生相似的調和感一樣。爲什麼呢？

其中有一共同的原則在焉：不論是我們說出的或聽到的語音，都會在心靈上留下記憶的痕跡——這記憶的痕跡並不是純粹的象影，而是想發這同一聲音之動向 (Motor acts) 或衝動 (Impulses)。任何一種行爲之做作 (說話或聽話也是一種行爲) 俱會產生重複做作牠的意志。這就是我們於通常談話中喜歡把同一語反覆重說的道理。在反

覆中，這個意志便得到滿足了。

當然不可有太多的同一音或同一韻之反覆，否則藝術的作品便會過於單調，而這個意志也會疲倦與壓飽。一個作品中有同一性同時又須有多樣性。這就是換韻之美的道理。

湖上，開望，

雨瀟瀟；

花園，煙橋，

路遙。

——溫庭筠：河傳詞。

X X X X X

洞庭白波木葉稀，

燕雁始入吳雲飛。

吳雲寒，燕雁苦，

風號沙宿瀟湘浦。

——李白：樂府詩。

我們試一讀這些詩，便覺得前一種音韻的意志，爲后一種音韻及其意志之出現所打斷。如讀到「湖上，開望」，我們還在等待着「上，望」一韻的音，可是接着來的是「瀟，橋」了。這令我們有游山陰道上之妙。

大概一方意志之滿足，與別一方的滿足，以保持一種均衡爲佳。我國舊詩換韻，大抵四句一換，誠合美學原理。

所以剛是聲音之組合，便有均衡，調和等形式感情 (Form feeling) 之體現。

聲音之美，應依從形式與內容調和一致的原則。即聲音之美，不是爲自己底緣故組成，而是爲強調思想底氣分和情調組成的。聲音底價值，是太缺乏獨立性的了，不足爲純然裝飾的。誠然，詩需要聲音的修飾。需要感覺之悅意的洗練，不可有刺耳之音；可是不可墮落爲專在聲音方面推敲，而失情緒之真。如宋人填詞，爲叶韻之故，把『瑣窗明』改爲『瑣窗幽』，叶則叶矣，其如把情景倒轉，何結合語詞的韻腳，同時應結合着思想；輕重抑揚，悉當協應情緒之馳張。如上引李白底詩，雲寒雁苦，情緒淒楚，音調也轉促了。

據說字之聲音，大都與其意義相應，派克氏 (Parker) 在所著美學原理一書中曾謂要發 *Struggle* 一語底音，便需要一種掙扎努力，即在發音之際，便能表現這語本身底情緒的色調底某種東西。又如沙士比亞底詩句：*Multitudinous seas incarnadine* (般紅色的廣漠的海洋) *Multitudinous* 一語語音之長度，便有廣漠廣佈之表現性。又如在 *Blow, blow, thou winter wind* 一句詩中，"Blow, blow" 等爆氣音性 (*Explosiveness*) 之字，便有『吹』的意味。其他擬音語 (*Onomatopoeia*) 在中國語如唧唧，丁丁，嚶嚶等是，) 語音中便有模仿的印象性，更

細，『通側』等等是。又如『疾徐』，『緩急』，『遲速』等字眼，其中表示快的字音都急促，表示緩的都舒長。又如『輕』字，其音甚輕；『重』字，其音甚重。日用語言爲民族心理現象之一種表現，這非無故也。在單語尚如此，有意地爲表現情緒而組合的詩句，其聲音可不與情緒適應嗎？

以上說的是單音，單音之連續叶調及轉換與情緒的關係，及語音本身底表現性。其實，詩底媒介之主要的表現性是在韻律，韻律亦是聲音與意義之交織。思想裏的韻律——情緒之波動，統配着聲音上的韻律。要明此義，請先問：

韻律是什麼？簡單地說：韻律 (*Rhythm*) 是語勢之波動 (*Undulation of Stresses*)，是輕重音或長短音之交替，以產生一種抑揚和諧的律動 (*Rhythmical movement*)。在西洋古代，詩底韻律存於母音量之長短 (*Quantity of Duration*)，諸音節 (*Syllables*) 都有一定的長短 (一個短的等於兩個長的) 由於此種長短音之規則化，而組成詩底韻律，這稱爲『量的韻律』。但在近代語言中，某一音節之長短，是沒有規則來決定的；因之近代的西洋詩，音量之長短與律動，很難一致，如沙士比亞這幾句詩：

Blow, blow, thou winter,
Thou are not so unkind,

As man's ingratitude.

念如『崇洪』，『寬闊』等等是，細音的字都代表狹小的觀念，如『纖

強於仄聲。按好些語言學概論的書，都說上去比平高。或王氏之所謂「強」，是指輕重而言乎？又按我國向來分別四聲云：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這也與現代語言學者底說法差不多。

我們於此即可以看出，西洋古代的詩，只有由音之長短組成的量的韻律，近代詩只有由音之輕重組成的質的韻律。而我國之詩，由平仄組成的韻律，其中有長短之相間，同時又有高低之抑揚。如把高低亦稱為質的韻律，則可以說量方面之長緩，適為質方面之低抑；質一方面之高揚，則適為量一方面之短促。剛就這點看來，已可以說中文詩一句裏面有兩重律動。比之西洋古代詩或近代詩都複雜得多了。若填詞作曲，又要分別上去，又平上去三聲皆分陰陽，辨別毫微，複雜更甚。王光祈氏云：「本來中國語言，因其兼有四聲，忽升忽降，忽平忽上之故，其自身業已形成一種歌調。再加以平聲之字，既長且重，參雜其間，於是更造成一種輕重緩急之節奏，故中國語言本身，實具有音樂各種原素。此為中國文學發達之最大原因，同時亦為中國音樂衰落之最大原因。」（見上舉一書）按中國文學並不見得怎樣發達，而中國語言之具有音樂性，由此組成中國詩特有的形式之美，則無可否認者也。中國文學內容上比西洋來得單調，似乎也因為在音韻方面太美了，向來作者大都注意於此，講神韻，講格調，都是在形式方面用功，因為中國文字本身實要求作者要這樣做。真的，往往有一首詩詞意皆佳，只因一字拗口，便覺全體

不諧的。

又按英詩，韻律底單位為音步 (Foot)，把一單句 (Line or Verse) 底韻律畫出，則一行裏的各音步全同。如是抑揚格 (Iambic) 則為：

(—) (—) (—) (—)

揚抑格 (Trochaic) 則為：

(—) (—) (—) (—)

此一長線間斷處則一音步也。由此推之，抑抑揚格 (Anapaestic) 及「(—) (—)」揚抑抑格 (Dactylic) 之「(—) (—)」以及抑揚抑格 (Amphibrachic) 之「(—) (—)」如是正規的英詩，一行中各音步莫不相同也（非正規的變體，不在此論）。而在中文詩，韻律當以行為單位。一音步即一行。就這點而言，在英詩，一行中拿完全相同的幾個音步重複着，不論是抑揚格也好，揚抑格也好，或不論是抑抑揚，揚抑抑，抑揚抑（此是英詩五個基本韻律形式）都好，總覺得有點單調。在中文詩，一句便是一個音步，亦即便是一個韻律單位，如：

平平仄仄平平仄（第一式），或仄仄平平仄仄仄（第二式），此一單位本身既極多樣，尤甚均衡；若與第二行對比而觀之：

仄仄平平仄仄平（第一式），或平平仄仄仄平平（第二式）

更極盡對稱之能事，形式之美，盡於此矣。美學上最基本的原則，為多樣中之統一 (Unity in Variety)。凡物太單調者不美，多樣而紛然無序者亦不美，必須多樣之中有統一，統一之中存多樣，才生美感。如第一式

第一句，一起兩平相重，繼以兩仄相疊，繼又兩平承之，而終以一仄踏出。當其相重相疊也，既有同一反覆底調和的美感，而合整句之相間相錯而觀之，極波瀾起伏之妙，多樣中又有均衡存。第一句與第二句，平仄之位置恰巧相反，而逐句演進，統配於句末及篇末之韻，美學上所謂統一底幾個形態，俱備於此了。五言詩底韻律，雖多樣稍遜七言，而和諧、均衡及統配，則無異也。

此種輕重長短之語音規則地相間相疊所成之韻律，與情緒之表現，其關係是怎樣的呢？關於這點，我們只要一觀察常人談話，便可以看出在理論上底要緊處，或情緒上底要緊處，必然會要求更大的注意，他內在理論上或情緒上的強勢，要表現於語音之高揚或低抑，長吁或嘆。如前所云，意廣者其聲便宏，義疾者其聲便促，聲輕清者所以表輕快，聲沈重者所以表沈鬱。我國向來說五音各有所主，如宮主中和，商主肅殺，聲音亦如色彩一樣，各有其本質的情調，蓋無可疑（通常以為紅者象徵熱情，白者象徵聖潔，藍者象徵平靜，這是色彩底情調。）王光祈氏指出德語稱「憂愁」為 *Schwermut*，直譯之則為「其心情甚沈重」；「反」之稱「輕浮」為 *Leichtsin*，直譯之則為「其心意甚輕易」。原是「心聲」的語言，固宜為情意之直接表現。古時的人，只唱其無意義之歌以達其情意，聽者亦只從其聲調以喻之。聲情息息相關之理，固古今中外之所同也。

在英詩，單音節中本無所謂輕重音，而一句詩底韻律，又是依照一

定的人工的格式劃成的，照格式非重讀之音節，以其在一句底意義中所佔之地位言之，倒應重讀者，往往有之。派克氏在所著美學原理指出

From aullen earth sings hymns at heaven's gate

一句，照抑揚格，*grave*之一語不重讀，而實際則此語在一句中當重讀。在中文，字之平仄出於字之本身，非如英詩之寫成詩句，才依式劃定某音讀輕，某音讀重，某音平，某音仄；又既然中文詩一句便是一個音步單位，其中有天然之均衡，對稱，與反覆之和諧，一句之中極波動起伏之妙。（還有字形與字義之相對，所以中文詩形式之美，真無以復加。而向來的詩人，又都多是形式主義者，爭一字之奇，鬪一韻之巧，所謂利之所在，而弊亦隨之矣。）據有些美學專家謂，與其說韻律在輕重音之交替，不如說在語勢之波動（*Undulation of Stresses*），而此種波動之單位，是一句而非一音步。此正可移以說明我國詩底韻律。

詩之韻律，既不在人為的音步底格式，而在語勢之順應情意的自然的波動，而且語音又往往與意義相應，則韻律底基礎，不在語言底聲音，而存於語勢之背後的思想，是顯然可見的了。語音本身原是有韻律的；把語言結合以表現思想，隨思想之波動，而韻律乃生。換言之，即語言從有意義的道白或傾聽之主觀的過程而獲得韻律。任何寫下的或說出的語言都是思想情緒之連續的流露，而思想情緒本身已自有其脈搏，如流波之前後相逐，不過在詩，此種脈搏較之在散文更為簡單，較為規律化罷了。所以詩底韻律，實基於內在的思想脈搏之韻律。例如

前引杜甫底詩：

歧王「宅裏」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一「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依這詩思想上底脈搏，即依各句中主格觀念與賓格觀念的關係，當然是可以這樣劃分的。即照牠底意思，「歧王」當連讀，不可分開；「宅裏」亦當連續，不可分開。但「歧王」與「宅裏」的關係，比之「尋常見」要密切得多。「尋常」與「見」關係是頗密切的，但仍有幾分分別。至於「歧」之與「王」，「尋」之與「常」，「宅」之與「裏」等等，是不能分開的。我們試看，開頭兩句底平仄，不是完全與這種意義相應嗎？

更有一種詩底韻律，完全不能從語言底平仄去劃分，語言形式上的韻律，完全為內容思想上的韻律所打破的。此種在我國古詩中尤為習見。如韓愈聽穎師彈琴詩；便是很好的例。

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
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

總而言之，詩句上的韻律，總是從思想脈搏底韻律得來的。前者或由后者決定，有時則被后者打破，若果后者本身是非常強烈的時候。

語言上的種種情緒，都表現於音調之高低 (Pitch)。據近代實驗心理學家溫德 (W. M. Wundt, 1832-1920) 氏底研究，一般的說起來，

凡關於確信，安頓，慰藉，及完成的語言，都體現於沈抑的調子；凡懷疑，期待，興奮——所有向前面展望的含有不完全性的談話，都有表現於高揚的語調之傾向。凡高音調都是動的與刺激的；低音調都是靜的與平和的。戰爭進行曲總是高揚雄壯的，催眠曲總是低沈的。在音樂學上，又有所謂漲縮律 (Dynamische Betonung)，依此律之作用。各句中一依其意義之緊張與否，以定其音勢之強弱。王光祈氏曾把木蘭辭「願為市駿馬，從此替爺征」兩句，應用漲縮律如下：

願 為 市 駿 馬 從 此 替 爺 征 (平仄的韻律)

由弱漸強 (強語聲)

「木蘭不用向書郎」一句，應由強漸弱，如下式：

木 蘭 不 用 向 書 郎 (平仄的韻律)

由強漸弱 (強語聲)

王氏云：「因為從「昨夜見軍帖」起，至「木蘭無長兄」止，皆木蘭苦訴伊父名列軍役無法解脫之情；其後木蘭之情，愈來愈熱烈，於是忽下決心，大呼：「願為市駿馬，從此替爺征」頗有不顧一切，決計犧牲之概。」

(中國詩詞之輕重律三九頁) 此即興奮緊張之情，表現於高揚語調之證。至於「木蘭不用向書郎」是陳述，是安頓，是慰藉，故表現於逐漸

沈抑的調子，前者是動的，刺激的；後者是靜的，平和的。此理至顯。

除高低外，則語調或語句之反覆，與情緒亦極有關係。我們曉得音樂是發抒情緒的藝術，所以同音或同調之反覆極多。反覆能使聽者底心靈徘徊於同一的主題上。還有，反覆則遲滯；這種遲滯性；使一種情感有受到充分欣賞之可能。在敘事詩，不容許有反覆；在抒情詩，則有再三再四往復迴環於同一事件，同一意思上者。此種例子，在詩經中，不勝枚舉。雖全篇，也不過是一意之反覆罷了。在新詩歌中也有許多人好以相同的句子起，或相同的句子收的。西洋詩亦然。抒情詩之反覆的傾向，可以說是極普遍的。續來的章節，負着同一的內容，不獨意義相同，文字亦無異，而我們不厭其重複，只覺得低徊無窮，如兼葭之詩，再三往返，益增遐思。此反覆之妙也。

但在反覆遲滯的動態與趨於鷓鴣的的進展中，便有了一種矛盾。所以在敘事詩，反覆就較少，甚至於沒有，而它之進展也頗近於散文。於此可得一個原則：情緒之表現要求反覆遲緩，而動作之表現則要求急促進展。

既然音調韻律之反覆，適宜於表情——也許可以說，情緒之表現，要求同一的音素或韻律之反覆；所以近體詩，尤其是律詩，最宜於表情。因為近體詩叶的是平聲韻，用平聲字又相當多，而律詩后一截的韻律，又剛是前一截之重複，當中兩聯的對句，也是一種反覆的形式。所以律詩底風格，常有紆徐爲妍之緻。即是牠底內容是抑鬱哀愁的，而牠底文

體總是頓挫的，情思總是蜘蛛似的，決不會一瀉而下。從放翁這詩便可證明：

客中多病廢登臨，聞說南台試一尋。九軌徐行怒濤上，千艘橫繫大江心。寺樓鐘鼓催昏曉，墟落雲煙自古今。白髮未除豪氣在，醉吹橫笛坐榕陰。

反之，音調無定規的反覆的，或多用仄聲字的古體詩，宜於表現奔騰激越的情緒，也可於此數句中見之：

北風捲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便飛雪。
忽如一夜東風來，
千樹萬樹梨花開。

——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常人說寫古詩要氣，所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蓋古詩多用於敘事，敘事則要求急速進展，而不宜低徊反覆。其所以氣盛者，蓋以平仄之相間無一定之規律，往往一連數平或數仄，一氣讀下去，無抑揚頓挫之緻，遂覺其氣盛。如上引第一、第二、及第四句，便是顯明的例證。又試再拿上引岑參之詩，與李白這幾句比一比：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

應是瑤頭月下逢。

一樣的咏風咏花，然而一緩一急，相差之遠何若是也！所謂高揚的韻律，宜於表現掙扎及不安定的情緒；低沈的韻律，宜於表現平和固定的情緒，也可於此見之。前者何其急激不安，而後者何其平和歡愉啊！統御着讀者底情緒的，即讀者底情緒隨之而馳張的，實是這種韻律之馳張。「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因為詩有韻律，故有這功效。若就內容而論，詩所表現的，散文亦能表現之，當沒有什麼分別；詩與散文如有分別，便在形式末了，我們引佛理采氏在藝術社會學底一段話，來結束本文罷：

「韻律，一方面在文化程度低落的人們，也是很容易接近，容易理解的東西，因為韻律是到處都有的。例如在自然界，太陽便有規則地出沒着，交替着晝夜。波浪便韻律地有規則地昇退着。在人體的構造（手和足，）或是有機體的活動（血液循環和呼吸，）也有韻律。同時從另一方面看，韻律本身是有點神祕的，牠有一種欲止不能的勢力強制着人們。韻律，如哥德所說，是有魔術的某種東西的。這事在以自己的歌魅惑了野獸和自然力的奧爾斐和阿里雍的希臘傳說，和老年的歌者衛奈美寧，不但把野獸，並且連把

諸神也用歌來魅惑了的芬蘭故事，是最具體的地被說明了。」

仿古元曲選

精裝二冊
實價二元

臧晉叔選 本書選雜劇凡九十六齣，類皆曲調悠揚文句綺麗，而其劇情之婉變，洵為古今所稀有。全書用仿古字版精印，不特澹靜古雅，抑且美妍悅目，惹人人愛，他如裝訂之美，價格之廉，與舊書肆中者相較，無不勝彼一籌。

世界書局發行

通鑑民族思想蠡測

(再續)

陳千鈞

四 外禍

溫公於嘉祐間上書宋仁宗，進五規狀，其保業論周以來歷代之興亡，天下之分合，謂上一千七百餘年中，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治

少亂多，而因外禍以亡國者爲尤烈；故於晉之亡則曰：「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八年……」於五代則曰：「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懼未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未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

見司馬文正公集 據四部叢刊本

其亂以此兩時

期爲最甚，生民之受禍爲最慘者何外禍也。溫公雖早知宋室之傾危，外禍當在且夕，雖欲引古以警今，然亦非張大其辭。如東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桓溫自江陵北伐，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嘆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見通鑑卷一百一而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滅晉後北歸，則記：「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又「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見通鑑卷一百一十六亦可見其梗概，則溫公所言爲不虛矣。

溫公之斤斤於復仇者，正以奇恥不可忘，不可不雪也。溫公歷記當時慘狀，欲以救當時之危機，所謂明古以鑑今者；雖然，豈獨宋也哉！卽百世猶當以爲鑑，況今日滅亡之禍迫在眉睫乎。茲將通鑑所最注意而記之外禍慘狀，分民衆帝王兩方面言之如下。

甲、民衆方面 嗟乎，民衆因政治之紊亂，國家無力安撫，以至流離無所依歸，或甚至被逼而依賴外人，亡國時之慘遭殺戮，及後種種待遇之不平等，所謂生民以來未有之慘者，皆可見之。孰謂溫公書祇知帝王之興廢也哉。

(子) 民衆無所歸

(1) 晉人附拓拔氏 卷八十二晉惠帝永熙五年：「拓拔祿官分其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奴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奴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奴猗盧招納晉人，猗奴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2) 中國人士多往依氏 卷八十二晉惠帝永熙六年：「初，略陽

清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3) 巴氏得衆心 卷八十二晉惠帝永熙八年：「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土，號曰巴氏。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關。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部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關，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4) 流民叛歸匈奴 卷八十七晉懷帝永嘉四年：「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巖，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蕃於漢。」

(5) 災民歸石勒 卷八十九晉愍帝建興四年：「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并州，招納流民，民歸之者二十萬戶……」

(6) 晉自棄中華民族 卷一百東晉穆帝升平二年：「燕秦山太守賈堅屯山莊，荀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衆少不如固守。」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殺羨兵千餘人，復還入城。羨進攻之，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將士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爲卿曹決鬪，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復顧我也！」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衆多，從塹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生擒之。遂拔山莊。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疆則託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脩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匆匆相謂降乎？」羨復責之，堅怒曰：「豎子兒女，御乃公！」羨怒，執置雨中數日，堅憤惋而卒。」

吾民族因災難無所依歸，而氏令狐茂搜之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巴氏李特兄弟之常營護振救，拓拔氏猗盧之招納晉人，而雍州流民在南陽者，晉朝廷不能安頓之，反欲以兵壓其歸鄉里，於是遂

挺而走險，攻城略地，且稱善於匈奴；及石勒之招納流民，諸事觀之，亦可知晉朝之顛倒昏昧，如此其甚也。荀羨責賈堅之不降曰：『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胡三省曰：『堅發此言，江東將相，其媿多矣。』云云。於此可知民之歸氏，拓拔匈奴……皆非吾民，忍棄中華，乃晉室偏安江左，置中原遺民於不顧，真所謂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矣。此爲政者之首當注意，勿謂民衆無愛國心也。

(丑) 待遇之不平

①石勒之苛虐華人 卷九十一東晉元帝太興二年，石勒即趙王後，首整頓律令：『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爲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按：觀此石勒之待華人，似已得其平矣。然若經詳細考察，則其中不平等可得而言者有三焉：以胡爲國人，則必擯華人於國之外，一也；華胡既不平等，主胡人辭訟，另有專職，其中情形如何，今雖無可揣測，而優待胡人則必無可疑，否則何爲不與華人共治於一機關乎？二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則胡人常陵侮華族可知矣；且胡三省泣謂衣冠華族爲衣冠之士，則所謂平民之被辱者亦無處可訴冤矣；三也。讀史者之所當留意者也。

(2)高歡以華人爲奴 按梁武帝中大通三年，魏高歡將起兵討

爾朱氏，首激怒其衆以反，衆共推歡爲主，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灑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頓頽曰：『死生唯命！』見卷一百五十五此爲高歡初起兵之約法，以此號召天下，意必其辱華將從此絕迹矣，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卷一百五十七梁武帝大同三年：『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治之。歡曰：『弼來，我語爾，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貴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弼乃頓首謝不及。』杜弼請治文武在位之多貪汙者，繼又言請先除諸勳貴之掠奪百姓者，謂之內賊。掠奪百姓，卽華人也，此不忍直言之耳。高歡不治其罪，反以刀兵以威服杜弼，負初衷矣。溫公於其下又云：『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

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

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一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

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為之華言，敖曹返自上洛，歡復以為軍

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為西道大行臺，與敖曹及行臺

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

敖曹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敖曹不時遣枷其使者，使

者曰：「枷則易，脫則難！」敖曹以刀就枷刎之，曰：「又何難！」貴不敢

校，明日貴與敖曹坐，外自治河役夫多溺死，貴曰：「一錢漢，隨之死！」

敖曹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敖曹鳴鼓會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

解諭，久之乃止。敖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敖曹引弓射之，歡知而不

責。按「漢民是汝奴」一語，則直以漢人為奴矣，雖勸之勿陵，徒虛

語耳，粟帛則當取諸漢人，真所謂「是汝奴」也。漢人疾之，宜矣。鮮卑

共輕華人，劉貴謂為「一錢漢，隨之死」，則當時之輕視漢人，或一錢

不值也。按劉貴與高敖曹因此一言，幾至大動干戈，而北齊書卷二十

一列傳第十三高乾傳附昂傳云：「劉貴與昂小有忿爭，昂怒，鳴鼓會

兵而攻之……」云云，此事不書其始末，而北史卷三十一傳第十九

高允傳附昂傳詳記其事，當為通鑑所本，惟「一錢漢隨之死」作「頭

錢價漢隨之死」，與鑑不同，抑溫公別有所本乎？疑此為當時俗語，溫

此亦可見溫公修鑑之旨趣矣。

(3) 權貴呵叱漢狗 北齊高阿那肱提婆韓長鸞三人共尊朝

政，號曰三貴，蠹國害民，尤以長鸞為甚。卷一百七十一陳宣帝太建五

年：「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

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帝常先引長鸞，願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

不視事，內省有急奏，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

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

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此

則又以漢官為狗矣。

(4) 漢官連名進諫即以為反 卷一百七十一太建五年：「齊國

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

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

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効以報恩，論

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官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

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

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厚，孝琰嘗

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會齊主將

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稟節

溫公以劉貴之草菅人命，或以其辱華太甚，不可不記也，故詳言之如

情狀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道殷等，意有

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摠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詰黜！」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暉、孝瑛及散騎常侍劉暹、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貨產。癸卯，遂如晉陽。按長鸞之言：「諸漢官連名摠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直以莫須有之罪加之，遂大事殺戮，以禁漢人之開口，其事亦慘極矣。

於此，可見漢胡之不平者有三，法律之不平者一也；漢人當供給其財貨，二也；以漢人爲奴爲狗，任其殺戮，則直不能比諸人類矣，三也。當時不平等之詳情，雖不可知，此亦可窺見其一斑矣。

(寅) 誅戮之慘

(1) 石虎之殘暴 晉哀中原大亂，夷狄交侵，戰爭之死傷，或尸骸滿谷，或枕屍千里，史不絕書之矣。士民若不死於兵革，則又遭胡主之殘暴，生人幾無噍類，而尤以石虎爲甚。晉書石季龍傳稱：「虎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又論：「虎窮驕極侈，勞役繁興，舂鋸相尋，工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猶，斯爲甚乎！」是也。通鑑卷九十七東晉成帝咸康八年：「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洛陽長安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

姓失業愁困，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敗黷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謏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雖有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耨，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爲也！」虎賜謏數帛，而與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縉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尙書，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使離爲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則民之死於役者，可謂慘矣。卷九十七東晉穆帝永和元年：「趙義陽公鑒鎮關中，役煩賦重，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趙王虎，虎微鑿還鄴，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爲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

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湖州牧官。增設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楊徐之民，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

金紫光祿大夫達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當時婦女大受其毒害，卽牲畜亦不能逃，於是民之不死者亦不能不流叛矣。又同卷其下永和三年：「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尙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袤數十里；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於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舍輦列人爲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立重行圍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迸逸，當圍守者，有爵則

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子遺。虎復命縉繼出，自并州，至於秦雍亦如之。而其子之殘暴，亦如出一轍，慘哉吾民，罹此兇虐！雖然，其後農冉之大殺胡人，事詳見前晉書所謂「世龍之殄，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是也。

(2) 契丹德光之肆暴 卷二百八十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滅晉後：「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詢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登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其劫掠殘暴爲古所未有，謂之「打草穀。」意猶不以爲搶掠也。及

契丹主北歸，途中仍不禁剽掠，殺戮尤慘；同上卷：「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獨餘產之，凡得十餘萬。」亦已酷矣。

乙帝王方面 夷狄侵迫，爲生民來未有之慘，已言之如上矣。而帝王亡國之受辱，亦非歷代帝王易代之可比。

(1) 懷帝之被虜 卷八十七晉懷帝永嘉五年：「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叡、尚書閔丘冲、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於是帝遂北遷矣。又卷八十八，晉懷帝永嘉六年：「漢主聰封帝爲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以堂堂中國之帝王，而受屈於夷人，亦古所未有也。

人，亦古所未有也。

(2) 愍帝之屈辱 卷八十九晉愍帝建興四年：「(上略)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琳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繼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甗，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琳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琳以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琳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御壁，輿擡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壁，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王。」以中國之帝王而稽首屈膝於胡虜，猶不止此也。卷九十，東晉元帝建武元年：「漢主聰出敗，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

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與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於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右司隸部民犇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戎服執戟前導，行酒洗爵，更衣執蓋，屈辱爲有史來所未有，士民猶不能忍受，而愍帝不能以一死殉國，何邪？

(3) 後晉齊王亡國之慘狀 卷三百八十六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

年：「辛卯，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食亦不得，慘矣。其下又：「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

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道中之苦，並欲死而不能，慘哉。

總上兩方面以觀，則民衆與帝王亡國之慘，雖今日不可考其詳，卽此亦可令人髮指矣。雖然，有石氏之殘暴，卽有中國人大殺胡虜以報之；(見上大復仇節)有契丹人之暴虐，卽有民衆相率逐契丹之舉。(見同上)雖帝王或可一時之忍辱偷生，而吾民族則受壓迫愈甚，其反抗亦愈烈，吾民族之終不滅亡者此也。
(未完)

待焚詩稿

排印二冊實洋一元二角

陳柱尊教授著。詩共千餘首。當代詩人如陳石遺先生。稱其才力恣肆。在有清一代。甚似宋芷灣譚叔裕。又謂如見桂林山水之奇。又謂足下豪傑之士也。根抵盤深。題至而沛然暢所欲言。氣與識足以舉之。張孟劬先生稱其獨往獨來。真氣橫溢。三百年中。極似湯海秋。而學力勝之。必名於後無疑。蓋作者於詩無家不學。無家不場。不分門戶。不傍古人。於舊體詩中自闢領土。欲研究近代文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價銀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荀子禮樂論發微

周策縱

(一) 導言

(二) 禮樂論思想的根據

(三) 禮樂的原起

(四) 禮樂的含義

(五) 禮樂的本體

(六) 禮樂的功效

(七) 禮樂論與階級觀念

(八) 禮樂一元論

(九) 禮樂論的影響

(十) 結論

(一) 導言

儒墨道法在周秦諸子中，是最有主張最有特色最有勢力的四大派；不像其他諸家推拾別人陳說，發爲議論，而自己全無明顯獨立的見解。這四家起初各各相衝突的地方很多，但後來因弟子出入不定，思想上常常互相融合。道家相信自然萬能，從這點出發，產生了「反弱」的

主張；儒家和道家大不相同，儒家想調和天人觀念，建設倫理政治，唱人我合一的大公主義；卻又不像墨子完全消滅人我之見；法家相信政府萬能，偏重於「物」的一方面。顯然地，這四家的四個壁壘，森嚴地自成其不可合性。但是，如果我們要在這四家當中想找出一個比較能連通四家學說的學者，也不是不可能。大概荀子便是一個。荀子在儒家的地位很重要，先秦儒家最後一位傑出者要算荀子。實孟子以後一人而已。荀子論天，與以前儒家論天不同，他是較趨近於自然一方面的，這是與道家略近的地方，雖然並不完全相同；荀子學說，有點近於功用主義，和墨子的重功利相近；至於法家，更有與荀子相通的處所，單從「唯物主義」方面說，便是大同小異。所以荀子在諸子中，要算是含義最廣泛，立意最切實的一個。

荀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應當要不比孟子低。孟子說仁義，固然是純儒家思想，但儒家孔子的治術，具體說來，完全是「禮樂」。荀子一方面主張以仁義爲本，同時發揚光大儒家的禮樂說，這種功績，實在很偉烈。不料在漢立孟子爲學官以後，荀子總被湮沒着，無聲無息。所以王先謙在荀子集解的序裏開首就說：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爲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而刻駁之徒，詆譏橫生，摺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爲重屈也。

荀子和孟子的大不同點，固然不能不說是「性惡說」和「性善說」，不過這兩種主張從另一方面觀，並不見得如何不同。陳登元先生的荀子之心理學說（東南大學南京高師國學研究會出版國學叢刊第二

卷第二期）一文中，曾比較兩家學說，結論說：

孟荀二家皆主心善。荀子性惡之性，非孟子性善之性。

荀子在解蔽篇論心，與孟子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的說法並不相反。荀子以情欲爲惡性，孟子的所謂善性，是指「我固有之」的良心，用詞本來不同。但我們可以說的是孟荀在性的善惡上所用的範疇不同。孟子所說性善的性，確實是善；而荀子所說性惡的性，也確實是惡。實不能強異強同。所以我們想要明瞭儒家的政治思想，不可不同時研究兩家的學說，使互相發明。但儒家政治思想，積極方面，以禮樂爲中心，而孟子對於禮樂方面，不多說及，卻只談趨重理論一點的仁義，故想要明瞭儒家政治思想，荀子的禮樂論實有特別研討的必要。

除了要檢討荀子禮樂論的本質以外，事先不能不要明白荀子的

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荀子生於戰國之世，當時政治大亂，民胥泯莽，邪

說橫行天下，而儒學不彰，所以荀子的思想，多半是針對時敵而發，同時

也在謀發揚儒術，禮樂論一方就是根據這點而來。更因周朝從成王周公以降，一切政教，都離不開禮樂，禮治和樂治的呼聲，充滿在當時，孔子以儒家之宗，而祖述周公，自然於禮樂不能不重視了。兩周社會，封建思想的勢力很大，因此，便產生了一種封建制度下不可避免的階級觀念。這種階級觀念，支配了許多學術思想，儒家思想也竟如此被支配着。在荀子書裏處處可以找到。

禮樂論在先秦時代，當然以儒家講得爲最起勁，孔子即說得很多，以後便當推荀子了。荀子可稱他做禮樂論的專家。經書中關於禮樂的見解，許多是荀子的。謝塘荀子箋釋序曰：

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

因此我們可以說儒家的禮樂論便是荀子的禮樂論，關於此點，汪中在荀卿子通論裏也說過：

荀卿所學，本長於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

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

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

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

樂任公先生也說：

荀子樂論篇與小戴記中之樂記，文義相同者甚多，疑樂記本諸荀子也。

從此處，我們至少得相信荀子傳禮樂的功績並不小了。至於劉中壘所謂：

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

則因荀子於諸經皆擅場，且於同時諸家的學說，無所不窺。胡適之先生在他的中國古代哲學史裏，對這點說得很詳細。

(二) 禮樂論思想的根據

1. 論天 荀子論天，本諸自然，上面已說及。他的所謂天，如「列星隨旋，日月遞炤，一如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都是指自然現象而說的，與孔子所說的主宰之天，孟子所說的主宰之天或運命之天，大不相同。他是用老子一般人的「無意志的天，」來改正儒家墨家的「賞善罰惡」有意志的天，同時卻又能免去老子莊子天道觀念的安命守舊種種惡果。（依胡適之先生說）如天論篇說：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疆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從王念孫校）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又說：

惟聖人爲不求知天。

這種自然的天的認識，使他把道家法天的觀念打破，而代以一種「人爲主義，」即不要以天爲轉移，只要盡其人事。天論篇又有：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

怎樣說天不足慕呢？他以爲天決不能加力於人事範圍以內的治亂上來，故治或亂，與天無關，如天論篇：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疇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

這裏的天是指狹義的天文說的，合天、時、地，都是天，關於天不能爲治亂，這一段說得很透闢。因爲他不歸治亂之因於天，所以對於道的解釋，便也與前人所解不同：

道者，非天之道也，非地之道也，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以道也。

（儒效，依宋本）

又說：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君道）

從這種天的認識出發，漸漸論到道，論到君，羣。因為人要有羣的能力才能生存，就不得不有一種範圍這羣的公律，於是便生出禮的學說來。

荀子言天，與孟子還有一點大不相同，孟子言義理之天，其中包含有道德的原理，荀子卻不然，荀子所言之天，並無道德的原理，又沒有理想，惟其如此，就不得不假人為來改正自然，這種人為的公律便是禮。

2. 論性 荀子論性，也和他的論天一般，天既不含道德的原理，性更是不含道德的原理，性屬於天，是自然的，道德卻是人為的胡適之先生說：

荀子論天，極力推開天道，注重人治。荀子論性，也極力壓倒天性，注重人為。他的天論是對莊子發的，他的性論是對孟子發的。

荀子下「性」和「偽」的定義為：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性惡）

又說：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正名）

按「偽」，楊訓曰：「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郝懿說：「性，自然也；偽，作為也。偽

與為古字通。一偽，可解作「人為的」，一性，可解作「天然的」。從前一般人崇拜自然，都以凡「天然的」都是對的，「人為的」都是不對的。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多少都是如此。而把天然的性說做善，尤以孟子最力。但荀子卻說：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

在這裏，我們所重視的，不是他有性惡的主張，而是重視他怎樣從性惡說底下來解釋禮的發生和必需。因為他不承認自然的是善，就不得不想拿一種人為的法則來改正，範圍它。因此便說：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文亂理，而歸於暴。是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性惡）

這個意思是：人的天性是一種欲望，這種欲望發達起來，必定會做出許多惡事體，禮樂的發生，原因在此。假使荀子不把性看做是惡的，他決不會知道去如此提倡禮樂，即提倡，也決不能那樣徹底，故荀子禮樂論，可說全部以「性惡說」為根據。他自己也說過：

故枸木必將待櫟栝蒸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櫟栝之生，為枸木也；繩

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性惡）

胡適之先生在這段話之後說：

這是說人所以必須君上禮義，正是性惡之證。

我以為這正是倒因爲果的說法。因爲荀子雖然也曾拿這點作證，但這個證據並不高明。貴禮義怎麼可以證明性惡呢？性善也未嘗不可有禮義，用禮義促性「更善」這也可以說得通。所以這段話，我們可以不要就荀子自己的用法看，我們卻要從背後推測他的禮樂說的根據，即說：因爲性惡，所以才要有禮義，性惡是因，有禮義是果。因爲性惡，才要有禮義，這點在荀子禮樂論的根據上極其重要。他雖然這裏沒有說到樂，但因爲他本把禮樂看成一片，故我們可以推論到。但單是性惡的觀念，還不够促成他的禮樂論，假若性是惡的，而又不能用人爲的法則改過來，又怎麼好辦呢？我們且看他說：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策縱案：這裏根據上面所說僞的定義而來，他還說過：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可以爲禹明矣。（性惡）

因爲塗之人可以爲禹，所以才有人爲的改善方法可想，但是什麼人爲方法可以改善天性？他說：

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執察，日加縣久，積善而不

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性惡）

在儒效篇裏更說得詳盡：

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塗之人百姓，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他的意思以爲人性雖不善，但人生來就有相當的聰明才力，若有最聰明的人告訴他以「父子之義」、「君臣之正」，人是可以學而變善的，積學久了，成爲習慣，即可成聖。（參看正名篇首段所論後王之成名。）所以荀子的教育論，其目的便在一「積善以去惡」，而其方法則在一「博學以知積」（此用陳柱先生說。）這個「積」便是指依照禮義去學習不止。故又說：

天非私曾、鯀、孝己而外衆人也。然曾、鯀、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性惡）

荀子從性惡說發揮出來，得到的結論便是一「積學」可以教人爲善，而積學的最大方法便在習禮樂。所以他說：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故學至乎

禮義而止矣。(勸學)

他所以能把禮樂論推廣到他的教育論裏去，也正是因為他的根本思想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欲研究荀子的禮樂論，這點最得明白。總括起來說，荀子禮樂論在思想上的根據是他的天論和性論。他根本以為人為重於天演，人為可以轉變惡的天性為善，而禮樂便是轉變惡的天性最好的人為法則。

七言絕句作法舉隅

全一冊定價五角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七絕一體變化多方自來詩人能之未必知之知之未必能言之馮振心先生歷任各大學教授本其經驗輯為此書示學者以規矩凡得七絕作法五十六類一類之中又析其同而異者先博舉其例而後綜括其法良工心苦金鍼度盡學者手此一編可以無師自通學校用為教本或參考書尤宜各地世界書局皆有發售

王摩詰全集箋注

仿古字版

王維之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成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千年來與儲太祝。王龍標。岑嘉州。孟襄陽。並驚天壤。文格亦華整超逸。不同凡向。

全書凡二十八卷。凡右丞之古詩。近體詩。賦。表。狀。文。書。記。序。讚。等等。無不搜羅殆盡。

本書由趙松谷箋注。趙君注此。可謂貫穿古今。採擷史傳。搜奇網逸。昔人評論。罔不俱備。松谷誠右丞異世之知己也。

精裝 一冊
實價 六角

(分三角一掛掛費寄)

世界書局發行

佛家哲學思想的基礎

楊同芳

——近代哲學家論戰之一端——

近年來，中國學術界人士，多承認佛家的思想與方法是徹底的辯證法。尤其是王季同先生更搜集許多事實，證明佛學不是唯物論，也不是觀念論或心物二元論。他以為佛家的哲學決不能與玄學混為一談。周叔迦的「唯識研究」（商務版）和王季同的「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差不多可代表這種中心思想。但是，國人反對佛學是辯證法的，亦有人在，像黃賓在前年冬季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一卷二期發表的「佛敎與科學」一文，就否認佛學是辯證法，並駁王季同的思想。其實，我們不應囿於一家一派之說，我們要放大目光，以冷靜的頭腦，科學的方法，去作整個佛家哲學的分析。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就在我要虛心體察，尋出一個系統出來。研究學術，本來也是需要這樣的。

孔德(Comte)分人類進化為三級，由神學，玄學，而科學。現在正是進化到第三級，於是有實證哲學的建設，而美國詹姆斯(J. Mas)的實用哲學也於同時產生。這兩派哲學，都把玄學置之不問，把哲學視為現代科學的綜和。然而科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如精神與物質究竟能否分開？宇宙間有無絕對的真理的存在？一般哲學家都想設法去求解答。科學家的研究，證明不能獲得圓滿的解決，如謂精神是物質的作用，而

宇宙也不外乎物質；絕對的真理就是唯物論。這種見解，姑無論其或是或非，但我們為免蹈玄學與科學論戰的覆轍，我們就不能不先有這二個認識：（一）佛家的思想是辯證法，並非說是辯證法的觀念論，或辯證法的唯物論；（二）辯證法之正確的涵義。（一般人對辯證法多缺乏正確的理解）

基於這兩個重要的因子，我們才可進一步去研究這個問題的核心理。從（一）來說，因為黑格爾(Hegel)和馬克斯(Karl Mark)思想的分野，一方用了辯證法創立了他的「觀念論」的體系，一方用它創立了他的唯物論的體系。辯證法仍是一樣的辯證法。馬氏稱其辯證法是唯物的辯證法，而黑氏則為「觀念論」的辯證法。至於說到（二），也是很明顯的，玄學家意識上常不免有「無運動的物質」「無物質的運動」等觀念。他們不知同樣的無物質的精神，無精神的物質，這由於他們本身對辯證法沒有正確的認識。關於這點王季同曾說過：「常識觀念論乃是玄學的學者們意識上無物質的精神底觀念；唯物論乃是他們意識上無精神的物質底觀念；二元論乃是他們意識上兼而有之的二種觀念。」這不是很顯然的告訴我們辯證法便非唯物論；唯物論便

非辯證法。從這裏看來，可知玄學的成見，是不能分析佛家哲學的思想的。

佛家哲學思想的基礎，建築在澈底的「辯證法」上。佛學的世界觀是一沒有無物質的精神，也沒有無精神的物質，「這種辯證法可說是最澈底的。馬克斯說：『沒有無運動的物質，無精神的物質。』這種見解，我們如以科學的方法去分析，當不難尋出其缺陷。乃是沒有認識辯證法的世界觀的體系；究竟還是由於他對於沒有無物質的精神，無精神的物質澈底的辯證法，沒有理解清楚。佛學謂物質是阿賴耶識的相分，精神的總和是阿賴耶識的見分，至於阿賴耶識的本身，既非無物質的精神，又非無精神的物質。阿賴耶識如此，即前五識亦如此，所以佛學確為綜合精神和物質的澈底的辯證法。我們看眼識的相分，即為網膜上的倒影——物質，眼識的見分，即為視覺——精神。至眼識本身既非無物質的精神，也不是無精神的物質。這種世界觀，當然超出「觀念論」「唯物論」和「心物二元論」了。

還有，黑馬二氏以為世間的一切都是流動的，瞬息萬變的，不是靜止的。他們以為這樣研究的問題，便是辯證法，便是科學的方法；反之，將一切看永遠不變而研究，便是他們認為玄學的。譬如拿生物學的研究來說，林賴（Karl You Lindé）謂生物是永遠不變的，後來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卻找了許多生物的遺骸，其生理構造往往與現在

後者為辯證法的生物學家。但黑馬二氏的辯證法，則有不盡同處。黑氏的辯證法糾正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邏輯底缺點，概言之，黑氏的辯證法不僅着眼於知識的對象的變遷，且着重於研究對象的知識之本身的變遷。馬氏說：『決定人類生存的，不是人類的意識；人類的社會的生存決定他們的意識。』從這句話演開來說，即生活需要的物質使人類的精神進化，決定人類的精神。所以黑氏是唯心論者，馬氏卻是唯物論者，他們二人的思想互相衝突，而他們的辯證法都是不澈底的。

關於黑格爾和馬克斯的辯證法，本文亦不欲多述，但為探討他們辯證法的基礎起見，這樣不得不略為提及。我們要知道，玄學的哲學家立了許多抽象的結論，卻認為是絕對的真理。即如黑氏說：『矛盾引導前進，』這更足證明他是玄學的哲學家，其辯證法的不澈底處，也在這裏。因為玄學的方法是保守的，是滿意於現狀的，而辯證法的方法是進取的，進攻的，反對的，不滿意於現狀的。馬氏是社會主義的倡導者，當然他必得利用這革命的武器，辯證法，所有現行的法律，政治，經濟，無一不產生在封建時代到資本主義的時代，大部份有利於資產階級，極少是有助於無產階級的，於是馬氏就利用這武器，推翻了一切現行的制度，但是推翻了資本主義，必定需要建設的。『辯證法對於資產階級及他們的空論的代辯人是一種苦痛，一種恐怖。』（註一）因此他便不惜把全世界人類幾十年的長期戰禍做代價，來博取他的理想的辯證法的唯一例外底共產主義，無疑的，馬氏的辯證法亦是和黑氏一樣的不澈

爲什麼佛家哲學思想的辯證法是最澈底的呢？佛家的世界觀，
括來說是在「諸法無常，是生滅法」八字中，（註二）用現在通行的文
字講，就是一切的自然現象和精神現象都不是永遠不變的，與前面所
說的辯證法底世界觀相同。所謂「生滅」即「生住異滅」，生是發生，
住異是發展，住是互相適應的發展，異是互相矛盾的發展。「滅」是「消
滅」或解作「滅除」。這與蒲立哈諾夫（Plachanov）所說「辯證法
是在發生，發展，消滅上觀察現象的方法」（註三）很相符合。哲學家對
宇宙的解释，各不相同。有說宇宙是一元的，或說宇宙非一元的，或說宇
宙是唯物的，或說宇宙是唯心的，或說宇宙有絕對的真理的，或說宇宙
無絕對的真理的，或是本體和現象相似，或說本體和現象各異，他們各
以其成見爲是，而佛家總稱這些理解爲「邊見」。（註四）一切邊見都
是玄學的，遠離一切邊見的「正見」，才是正確的澈底的「辯證法」。
我們要認清，辯證法沒有抽象的真理，而一般科學家，社會科學家，他們
所認爲是真理的，差不多全是抽象的；因此，他們所得的定律，幾全與辯
證法相矛盾。澈底的辯證法既不能用語言文字來描寫，也不能以意識
去思維。這便是佛學中的「慧學」，即「無分別智」。至此，一定有人發
生懷疑，這「無分別智」既不能用文字來描寫，又不能以意識去思維，
那簡直除了一個空泛的名詞外，再不會找到什麼實用了。我們決不能
這麼想，我們依着佛家的方法，訓練自己的身心，他們身心既合而爲一，

加上資糧位的三種磨練，加行位底四種尋思，總有一天會在不不知不覺
的境界中，得到頓悟的。語言文字是相對的玄學的；現實的宇宙，哲學乃
絕對的，辯證法的。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特速，一切的物質生活，比以前要
進步到幾十倍乃至數百倍，自然科學是物質的科學。以物質的科學底
知識來測量並評衡哲學，這個哲學當然也是唯物的。

前面已經說過，佛家哲學思想的基礎，是建築在澈底的「辯證法」
上，但我們認爲黑格爾的哲學不甚澈底，並非說它和黑氏的思想全部
不同。我不是存着宗教的偏私，卻願以學術的立場來探求其中的奧妙。
王季同先生將佛家的「真如」比之康德（Kant）的「物如」（Ding
an sich）謝冷（Schelling）的「絕對」，斯賓拉沙（Spinoza）的「實
驗」，（Substantia）黑格爾的「理性」。佛家哲學大旨和近代西洋哲
學不是相彷彿了嗎？佛學以入「見位道」爲親證真如。故知其精密處，
遠過西洋各派哲學的思想，這不過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吧了。

其次，佛家的天文學，有所謂「四天下」，「須彌山」，「四大洲」，
初聞之，似荒謬無稽，遠離真理，其實所說日月繞須彌山腰而行等等，演
繹開來，可解作「離心力」和「地吸力」。前人述之甚詳，載在典籍。天
文學家謂一顆顆的恆星，都是太陽，都被行星圍繞着，一顆顆的行星，都
是地球。佛家謂一千個四天下叫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叫中千世
界，一千個中千世界叫三千大千世界，我們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叫「娑
婆世界」，娑婆世界以外，又有無量數的三千大千世界。四天下我們可

把它解作地球，小千世界是太陽系，中千世界是許多太陽系的小集團，三千大千世界是天河全恆星系統，無量數的三千大千世界是別的星雲。佛家謂世界不是永遠不變的，有「成住壞空」四時期，恰與康德的星雲說不謀而合。

現在再就生理學來探討一下。生物學所研究的對象當然是物質。佛家的思想乃綜合物質與精神爲一的哲學，這裏面，很多和生理學謀合。一切質和能，佛家統稱「色法」，整理的自然界或宇宙，佛家稱「器界」，我們的身體佛家稱「根身」，自然界宇宙和身體在佛家都認爲是「阿賴耶識」的相分。「根」即生理學上所稱的「器官」，如耳根即是耳朵，眼根即是眼睛。但宗教家所稱的「根」，還有兩種說法，一種叫做「扶塵根」，乃是指他人所看得見的，如葡萄的眼，荷葉的耳，不能發識（即生感覺）；另一種叫做「淨色根」，這恰和前一種相反，是他人所不能看得見的，能發識。我們如果把生理學和唯識哲學作一比較。可知淨色根即是感覺神經（Sensational Neural），因爲他是物質（色法）能發生感覺（識），別人自不能看到。佛家謂八識生的時候都有四分，這裏不欲多述，只舉「前五識」的相分，（所謂前五識，可以解作五種感覺）以見一般。前五識生時，依五淨色根，緣阿賴耶識相分器界（自然物質之現象）爲本質即「疏所緣緣」，變成「影象」爲五識相分，即「親所緣緣」（註五）此處五識相分即指眼睛裏的網膜上的倒影。

心理學現已脫離哲學的藩籬，日趨於科學研究了，現代心理學的問題，莫不重實驗與比較，因一切的心理現象，均爲人類行爲的活動，僅憑玄妙的哲理，豈能給我們以正確的解答。佛學是徹底的辯證法，即繆鳳林胡適之諸先生，也莫不承認科學方法爲研究佛學的唯一途徑，佛學裏所稱的「法」，就是心理學。這點在民國十二年中華心理學會梁啓超先生的講演裏（註六）已經說得很詳盡了。所謂五蘊，十二因緣，八識，十二處，十八界，何一不屬心理學的範圍？即四諦八正道等法門所說的種種修養功夫，亦不外根據心理學上正確見解把意識結習層層剝落。梁先生的文章以科學的分析方法，很透澈的寫出心理學上所常見的記憶、意識、思維等和佛家五蘊皆空說對證引述，這裏不再贅敘了。

上面我已把佛家哲學思想的基礎，和佛家哲學之辯證法的含義，解釋一番，我們或者對於佛家的宇宙觀有了一個輪廓的明瞭了。佛學不是唯物論，不是觀念論，不是心物二元論，它的哲學基礎，實傾向於澈底的「辯證法」，這是我以正確的科學方法來研究批判的結論。近來研究佛家的哲學思想的人，雖不算少，而以科學方法去整理和解釋的除卻胡適之、繆鳳林、史美權、王季同諸先生外，其餘的人大都得不着方法，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學術界的缺憾。佛學是極不易理解的辯證法，僅靠幾本經典還難找出其哲學系統，我這篇文章是在很短促的時期內，雜亂地草成的，謬誤之處，在所難免，如果能因此而激起一場論戰，那更是著者所希望的。

附註 (一) 馬克斯資本論二版序。

(二) 涅槃經諸行無常偈中句。

(三) 史的一元論第五章。

(四) 唯識研究第十六章第二節。

(五) 唯識研究第十六章末節。

(六) 佛學心理學淺測。(心理雜誌選存下冊)

粵西詞四種

木版珠印本二冊實洋二元

陳柱尊教授編粵西詞人如王鵬運。况周儀為近世詞學大宗師。其實兩家詞學莫不有淵源也。粵西詞以咸同間龍啓瑞王拊蘇汝謙彭昱堯諸先生為最盛。均能肆力於重大拙一途。而無纖靡之習。至王况二氏更光而大之耳。龍王詞尚有傳本。蘇彭等詞或傳本已絕。或尚未刊行。陳教授特先選刊四種。(一)蘇汝謙雪坡詞。(二)甘曦編彭子穆先生詞。(三)龍繼棟槐廬詞學。(四)王鵬運校夢齋詞。皆世人未經見之本。刻工精美。初印珠本五十部。以三十部發售。欲購者。速將實價掛號匯至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歐陽修全集

仿古字版

精裝二冊 實價二元 (奇貴二角三分)

修博極羣書。以文章冠天下。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術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達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永叔之文。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實兼諸家之長。退之以後。一人而已。本書所搜凡一百五十餘卷。用仿古字版精印。卷首附年譜一卷。尤為名貴。

世界書局發行

兩漢書經說考(續)

蔣庭暉

尙書

多士

維三月。周公初於新邑維。用告商王士。

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都曰封。紂子武庚。庸管蔡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三監畔。周公誅之。遷邶庸之民於維。邑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前書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楊終傳。終上疏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般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

後書

肆子敢求爾於天邑商。

班固傳。典引曰。虎虜其師。革滅天邑。後書

無逸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郊祀志。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

德。桑穀死。愚案史記太戊號中宗也

古今人表。上中仁人太戊。雍已弟。以上前書

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曰。夙夜慄慄。不敢荒寧。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郊祀志。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武

丁懼。祖乙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

王吉傳。吉戒昌邑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微

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五行志曰。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以上前書

魯恭傳。恭上疏曰。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諒陰三年。聽於冢宰。愚案

諒陰。今作亮陰。王吉傳作諒闇。五行志又作涼陰。大傳作梁闇。白虎通論。引書並作諒。陰與恭傳同。此三家今文之異字也。段玉裁曰。諒涼梁亮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也。陰闇

古二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如鑄。鑄之鑄。謂廬也。其注禮記尙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鑄。讀如者。釋其音。大雅

涼彼武王。韓詩作諒。白虎通釋。禱於梁雨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同聲通用之法。可見矣。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劉向傳。向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雉登鼓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

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

杜欽傳。欽對曰。高宗遭維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

五行志曰。武丁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

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愚案。劉向杜欽及五行志皆以高宗為享國百年也。論衡

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又無形篇曰。高宗有樂。較之與。悔過反政。享國百年。又與。虛篇曰。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說與漢書同。蓋皆用今文尚書也。史記高宗享國五十五年。又與。今書五十九年。異。子長嘗從安國問古文尚書。疑此即用古文五字。或為九字之誤。以五十九年為享國之數。而以百年為壽數也。

以上前書

其在祖甲

古今人表。中下甲祖庚弟。

韋元成傳。王舜劉歆議曰。於殷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

宗。周公為母佚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愚案。史記

集解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尚書正義引鄭注。與馬說同。史記集解又引王應說。以祖甲為湯孫。太甲先中宗。後祖甲。謂盛德後有過也。儒孔傳從之。王鳴盛曰。三宗世次。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敘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禮疏有。功宗有。盛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稱祖甲。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段玉裁曰。漢石經。高宗之。聖國自時厥後。隸釋所載。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次為次也。是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大異。考。本紀。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丁則為高宗。漢書。下舜劉歆。曰。於殷太甲為太宗。謂非尚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詆。遺。賈。說。曰。順成之。期。稱。為。太。宗。帝。元。年。申。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為。太。祖。之。廟。考。文。皇。帝。廟。宜。為。太。宗。之。廟。其。本。尚。書。據。此。則。今。文。尚。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否。則。今。文。家。末。由。劉。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同。古。文。者。蓋。或。後。人。用。古。文。尚。書。改。殷。本。紀。曰。帝。甲。淫。亂。殷。復。喪。與。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相。合。太。史。公。既。依。無。逸。篇。云。太。甲。稱。太。宗。則。其。所。謂。殷。復。喪。者。必。非。古。文。尚。書。之。禮。甲。可。知。也。王。肅。用。今。文。家。說。以。注。古。文。尚。書。而。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為。湯。孫。太。甲。從。古。文。之。次。則。祖。甲。為。祖。庚。之。弟。帝。甲。各。不。相。謀。也。從。王。肅。之。說。則。後。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先。盛。德。後。有。過。

之云乎。故知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尚書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今文此條。實與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甲當之。帝甲非殷主。馬鄭之注。亦不得不失之。譚。矣。漢書。宣帝紀。贊曰。仲。德。宗。周。宣。帝。古。曰。殷。之。高。宗。玉。越。按。師。古。誤。也。殷。宗。象。太。中。高。宗。之。漢。人。今。文。尚。書。說。然。也。江。聲。亦。云。當。從。今。文。祖。甲。在。中。宗。上。實。為。太。甲。舊。為。小。人。者。舊。之。言。久。謂。三。年。於。闕。也。如。此。解。說。則。四。連。而。無。闕。為。集。註。音。疏。用。馬。融。說。實。未。允。協。陳。壽。穆。曰。今。文。古。文。兩。家。各。有。不。同。之。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蓋。亦。所。聞。異。詞。所。傳。隔。又。異。辭。耳。去。聖。人。遠。不。妨。各。存。其。是。不。必。據。今。文。以。駁。古。文。之。失。亦。不。必。據。古。文。以。正。今。文。之。非。也。殷。本。紀。有。帝。甲。淫。亂。殷。道。復。喪。語。此。蓋。本。之。國。語。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亦。推。本。殷。衰。之。由。上。溯。祖。甲。如。周。穆。王。征。大。戎。而。荒。服。不。至。國。語。亦。以。周。德。之。衰。自。穆。王。始。然。尚。書。載。穆。王。命。司。徒。作。君。牙。申。誡。作。罪。命。修。刑。辟。作。甫。刑。不。害。其。為。令。主。祖。甲。能。以。國。讓。自。是。賢。王。周。公。稱。之。尚。書。錄。之。蓋。亦。不。以。一。書。掩。大。德。也。古。文。家。馬。鄭。之。說。必。有。所。受。至。於。今。文。則。石。經。殘。碑。載。於。隸。釋。者。章。章。可。考。高。宗。享。國。百。年。之。下。直。接。自。時。厥。後。則。祖。甲。之。文。自。在。中。宗。之。前。確。然。無。疑。也。若。以。太。甲。不。稱。祖。為。疑。則。如。祖。乙。祖。辛。祖。丁。祖。庚。豈。必。皆。祖。有。德。之。稱。乎。王。說。未。免。近。泥。矣。前。書。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

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鄭崇傳。崇諫哀帝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

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

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

陽之害也。前書

苟爽傳。爽對策。陳便宜。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有克壽。是其明戒。愚案。時亦罔有克壽。今作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論衡。增。謂。作。時。亦。罔。或。克。壽。蓋。今。文。尚。書。然。也。陳。壽。注。曰。古。或。有。二。字。音。義。並。同。如。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亂。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及。中。論。作。罔。或。疑。是。後。人所。改。後。書。

或四三年。杜欽傳。欽說王風曰。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愚案。師古曰。周曰佚佚。與逸同。

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

古今人表。上中仁人大王。王季。公祖子。王季。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谷永傳。永對災異事曰。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

民畔者也。愚案小人今作小民。惠于作惠鮮。鰥寡。漢石經。非。勅。殘。碑。文。與。永。傳。所。引。同。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傍。誤。增。之。也。鰥。孔。傳。以。為。加。惠。鮮。之。鰥。寡。之。人。非。是。前。書。

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曰。惠于鰥寡。

班固傳。固典引曰。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決。愚案。章。懷。注。引。書。亦。作。小。人。以。上。後。書。

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文王順天理物。師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

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

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

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薛宣傳。宣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逸豫之

樂。愚案。仄。今。作。仄。仄。仄。古。通用。字。以。上。前。書。

楊賜傳。賜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

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

成。

黃瓊傳。瓊曰。詩咏成湯之不息。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以上。後。書。

文于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邛傳。傳上書。諫帝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人為憂。暴虎馮河。未至之戒。小臣所竊憂也。

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

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皋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

戒成王。無槃於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王者乎。愚案。今。作。盤。以。上。後。書。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谷永傳。永對曰。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

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愚案。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共。今。作。則。其。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周公戒成王。毋若

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

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

翼奉傳。奉上疏曰。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

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

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愓惕

而戒萬分之一乎。以上。前。書。

梁冀傳。冀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毋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

史弼傳。陶邱洪曰。昔文王瑞里。閔散懷金。後書

無能往來。

朱雲傳曰。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愚案亡今作無。前書

武王惟茲四人。

班彪傳。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

顛。閔夭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

平。愚案據班彪言則太顛等四人。成王卽位之初尙存無恙也。

多方

以至於帝乙。

古今人表。下中乙太丁子。

至於再。至於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文三王傳。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傅相中尉曰。今王當受詔

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於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愚案此引書今少至於字乃字

段玉裁曰。古今文尙書本然。

立政

其勿誤於庶獄。

陳寵傳。寵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

故唐堯著典。皆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

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後書

司空蘇公

地理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

古今人表。中上蘇忿生。愚案左傳成公十一年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樹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周司寇。卽書所云蘇公也。前書

(未完)

子二十六論

木版四冊寶洋四元

陳柱尊教授著。卷一。原諸子上。原諸子下。原儒上。原儒下。關孟。關荀。卷二。原道。關管。關老上。關老下。關莊上。關莊中。關莊下。卷三。原陰陽。原法。關商。關韓。原名。卷四。原墨。關墨上。關墨下。原從衡。原雜。原農。原小說。子要。共二十六篇。故名二十六論。於諸子之原流。派別。與其異同得失。言之均與衆不同。提出老子之惟反主義。與儒家之惟中主義。相對。道家之學。世皆視爲玄虛。此書獨能明其實用。莊子之道。世只知其爲曠放。此書則謂其可以爲達人。亦可以爲烈士。其他法家之出於禮。與夫諸子之於名學。均多言人所未言。誠治諸子學者所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將實價匯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便妥。

傅青主論書粹語

(續)

陳 柱

追論朝事者。率謂天下之弊。釀於萬曆間。此以齊梁公子待太平天子之言。其言意實大不敬。若爾則諸宸翰者亦當如徐偃王耳。伏觀當日御書海關五言十字。一字整於一字。一畫勁於一畫。威儀恂慄。無所不備。以前後四十餘年太平之福。曾不敢逸豫於筆墨之間。其黜黜變遷之中。覽道德之精剛者。從可知矣。凡事上有好之下有甚焉。當時以書法噪於縉紳者。莫過南董北米。董則清媚。米又肥臃。其爲顏柳足以先後書法者。無之。所以董謂趙孟頫爲五百年來一人。以若見解習氣。仰視神宗茲製。不違咫尺。有汗流浹背已耳。有君無臣。豈筆墨間亦有然者耶。言之於邑。不勝凌碎。臣山觀時。弗戊午之。又戊午三月也。書神宗御書後文集卷十七

古人法書至淳化大備。其後來樞勅工拙固殊。大率皆本之淳化。逮至有明。則有肅藩之淳化。仍其舊名。卷次不少變更。周藩之東書堂。晉藩之寶賢堂。則稍有顛倒增益。今此三本並行人間。泚帖樞勅無豐采。肅帖豐肥濃態。側出。晉帖圓秀。遺媚。出周肅上。二王鈎勒猶爲精妙。獨獻之授衣一帖。不及肅帖遠甚。然肅本此帖。亦不及汝刻也。故老或傳載取絳帖之石。而冒之以寶賢之名。往聞諸府中老尉言。取庫中分藩時所得絳帖鈎之上石。按絳帖始於藩師且。或謂爲潘駙馬帖。蓋潘氏世居絳郡故也。

單炳文考論最爲精密。曹士冕甚服其博。於其所謂東庫本下注謂潘所居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得其半。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由此言之。石在宋代已分爲二。晉藩又焉得載而取之。且寶賢次與絳帖差互。非絳帖之原石可知。單氏謂大令復面帖。面字右邊轉筆在石空缺處。新絳無右邊轉筆。第七行行書止字。新絳作草書心字。今寶賢面字不缺。右轉止字不作心字。鈎之絳帖之證一。曹氏言宣示帖報字右邊直畫向左邊鈎起。夢字下夕字微仰曲。今寶賢鈎起仰曲。皆與曹氏言合。鈎之絳帖之證二。又謂宋僭帖多燥筆。今寶賢此帖猶有燥筆。鈎之絳帖之證三。且其自序亦言取庫中淳化及絳帖鈎之。謂鈎之絳帖者爲是。石經亂不全。棧樞蕪壤。僅得七十餘塊。其廿餘塊有得之東門人家水竇中者。吾向稱此不全本爲寶本。遲至汝翁令君來。烹鮮之暇。流覽感慨於兵征催科。執掌之間。興及銀鈎鐵畫。乃延晉水段生。鈎補鐫勒五十三塊。而頗欲還其舊觀。迂人且以爲不急之務。非夫風流儒籍。孰能若此者乎。老來諸緣牽率。一切皆斷。惟水墨積習未除。復此勝舉。但有贊歎。全者不全。不全者全。時節因緣虧成之際。正自爾馨。但此工速成。當再因搨本而端睨修飾之。與寶本神彩不遠。即名寶賢寶本。亦可。使曹氏見之。不知快當何如。定

不作武岡新本觀也。實本余別有說。此不贅。補續寶賢堂帖跋 文彙卷十八

洪景伯天下碑錄。此碑有二。一曰郭有道碑。蔡邕文。並書在太原平

晉龍泉側。一曰郭林宗碑。在介休墓側。今所謂龍泉者。並其地而迷之。其

墓側但有元人真書。磨其文耳。其隸釋及集古金石錄。皆不列此文。唯引

水經注有之。而作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哀悼作哀痛。與今行文少異。每

疑景伯在南渡後。不得收北碑有之。而歐趙二錄。在北宋時亦不列此。何

也。洪於水經注所列碑後云。其碑今不毀者什財一二。凡歐趙錄中所無

者。世不復有之矣。乃知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得矣。而今乃有藏此碑

者。吾從汾陽曹孝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前篆書頗可可。而碑

字陋甚。至於篤鴻焉為庶下。皆作火。尤鄙陋可笑。不知□□公所賞識。以

為漢碑者。又為何本。或非吾所見者耶。吾家世習漢隸。間嘗與息眉孫蓮

蘇各以其手法書一本。藏於家。會介人士磨石要書。老人不復能俯石上

受苦。爰以家本令蓮蘇雙鈎過之石上。石工粗。鑿有畫而屬離石。王生良

翼對本修之。豈敢唐突中郎。聊以補晉金石之缺爾。王生貌樸野不文。而

實內慧。能文多解。兼能醫。運斤病字。良賴鍼砭。是舉也。董公正紳朱翁敏

清張長公佩實。憇患之。吾撫擬百石卒史。眉得泰山太守處多。亦間作梁

鵠方嚴體。蓮蘇專寫淳于長。略得其疏拙之似。一本出自平定者。是眉別

用梁鵠法。非家藏三本內者。僑黃老人傳山記。書補郭林宗碑 文彙卷十八

晉分藩時書畫。而孝廉又博學精賞鑑。以文章從龍池先生遊。是以收藏

精富。在嘉隆間為太原最。庚午辛未之間。曾留貧道冰龜。頗細為刪存之。

既而流轉好事俗人之手。轉供繭櫃。昭餘戴仲子以世家。郎不屑屑裘馬。

好書愛畫。真有土炭酸鹹之癖於中。不受毒藥攻伐。復得而藏之。此願物

遇之數之常。然遭此喪亂。天下名人書畫。囊盡灰燼。不知凡幾。即幸而未

壞。歸之市井腥羶之手。劫厄極矣。此冊何幸得歸然。公子補廣亦大良緣

哉。亦大良緣哉。其中枯柳寒鴉一章。則右玄得之甲申兵市中。梧桐美人

及毛女粗絹作綠楊紅杏三版。又係貧道冷眼物色於晉祠一財虜家。告

之仲。仲遂賤而有之附集中。其顛癡之趣。大似趙子固之於蘭亭佳書哉。

貧道僑西河則薛子文伯。王子子堅與遊。而西河之人謂薛王被貧道從而

廢。僑艾則白子居實。范子垂雲與游。而艾之人亦謂白范被貧道從而

廢。今戴仲數數自昭餘來徵書問字。則昭餘之人無亦謂仲被貧道從而

廢耶。仲勸題此冊。因感今世之從貧道游者。多招詬詈。仲若獨行獨斷。天

下之奇人難得者。尙當歸仲。況紙上書畫哉。若書畫則貧道亦好之而不

精。如有以趙孟頫書畫要貧道鑑者。貧道固非張伯雨也。書宋元名人會誌 文彙卷十八

右玄從孟廟藥市。致此素冊。命書近詩。道人之詩。道人之性也。支離

率易。不衷於法。右玄數謬賞之。謂特佳。道人實不欲妄自位置。極自知醜

劣不佳。則右玄之稱幾於無目矣。要之中瘦癯者酸鹹土炭本非正味。而

傳曰。今行中郎讀書惟汝帖定。書惟喜數字。及夏承碑耳。家此書。蓋斟酌於二者之間。

醫日精。必有攻癩癩妙藥石。且勿服之。服之則臭。許一旦棄藥之好。我不

此冊中多疑。風前羊。康家。福。孝廉之祖。有官。管官。承奉者。故多得

孝符讀禮時出先生一疏一書。令山書之。孝符謬謂山字足以書此。不知鄙書於古人字學。未略夢見。既屬之矣。亦復勉終復之。若先生忠孝之門。學傳在人間。又不復單在此二篇。又豈需野書以行。孝符但欲藏此忠孝之蹟於家耳。故題之。以忠孝傳家。孝符哀毀墓次。幾於滅性。天篤其誠。不至溘焉。非偶然也。一時人士。亦駭其過情。嗚呼。此何事也。而有過乎。試讀前書。知先生之所言。即知孝符之所行也。若論書此。須得端人正士。手筆方稱。山頗放蕩。無繩檢。且年來久不作楷。故手嫻腕疏爾爾。書此不無點辱莊語典文。然孝符亦不以方內與責矣。誠忠孝傳家 卷十八

李符明大理寺卿日葵張公子二篇謂甲申辭聘疏慶墓答梁廣文書平定州城東有皇清首聘名臣日葵張公神道碑相傳張公應聘中途忽曰何以見青主乃止臨終託作墓言先生史以首聘名臣題其碣今觀辭聘疏此說或是說傳齊記

向見邢太僕家所撫定武蘭亭。一味齊整標致。較今諸所行蘭亭頗懸鄙鄙。比之唐臨絹本則不無定勉之別矣。及見胡世安所得祕府十六種。第一卷即褚河南臨本。於今野本天淵絕也。始想書評龍跳虎臥之語。非無端造此景響虛舉。令人抹擦不得也。褚臨本已爾。不知右軍真蹟復當奈何。吾懸擬龍跳似之。尚恐虎臥不盡其變。丁巳六月八日佛陶頗靜忽復書此一過。題自臨蘭亭後 集卷十八

緩案急挑長波鬱拂八字。頗盡隸書之微。若翹首揚尾直刺邪擱。又

此吾鄉唐東巖先生倅蘇時所得。先生好文墨。學古文詞。喜聳牙。著有文集。子孫式微。不能梓行也。貧道猶及見先生之子近巖老人。質實無公子習。傳聞訪先大夫來時每騎一驢。隨一粗廝坐久廝睡熟。不能起。先生蹙之。令牽驢。不即應。笑而待其寤。先大夫喜道其盛德事。家藏吳中名士筆蹟頗多。其祖憲副公諱希介墓誌銘。是文徵仲小楷。此石見在晉城一人家。未毀也。題唐東巖書册一東巖名 頤字子觀 集十八

仔細想來。便此技到絕頂。要他何用。文事武備。暗暗底吃了他沒影子虧。要將此事算接孔孟之脈。真惡心殺。真惡心殺。書成宏文後 集十八

許氏說文敘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與役戍。官獄職務煩。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小字注徐錯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獄獄中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 班固云謂施之於徒隸也 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俯仰之勢 此句似 徐語

若爾則隸書亦無是波耶。與篆文齊頭無異。蔡文姬別傳云。臣父邕言去大篆二分取其八分。亦不言及點畫俯仰。仍似與篆書無異者。唐張懷瓘云。蔡邕八分入神。隸書入妙。東漢時 無楷則八分尚近篆。而隸則今之漢隸全以波拂勝者。今之學者謂隸書即今楷書。而漢隸是分書也。是說夢。

洪氏隸釋於白石神君碑後曰。漢人分隸。固有不可不工者。或拙或怪。皆

有古意。其語又合分隸爲一。是八分亦稱隸書耶。是以隸之帶篆者爲分隸耶。洪氏隸釋夏承碑後文。漢書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則宋人已不能的確見所謂八分者矣。成公綏隸書勢中有八分隸法之言。是隸法中具八分意耶。隸釋又曰。梁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曰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鐘鼎隸。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龜隸。鸞隸。此碑蓋其間之一體。

梁鶴宗聖候碑有隸法矣。近出張遷碑亦有隸法。隸書八分不知的稿如何分別 國粹學報五

期十一

洪氏隸釋題孫報碑後云。體豐而勢逸。字法與漢代他碑絕不類。唯

華山亭一碑。差相近耳。唐韓擇木史惟則輩。蓋得此筆意。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謂之分。殆不知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之。唐張懷瓘書斷云。蔡邕八分八神隸入妙。又云。張昶八分碑在華陰。今華山下存漢碑凡四。華亭一碑。乃昶分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時官務稍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漢和帝時賈魴用隸字寫三倉。隸法由茲而廣。漢隸蓋八分爲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捷。其贊八分則曰龍騰虎踞矣。勢非一。交戟橫戈矣。氣雄逸。其贊隸則曰摧鋒劍折。落點星垂。詳其說而察其字。則孫根及華亭碑爲漢人八分無疑矣。唐人自稱八分。蓋有自來。考古博雅之士。更爲辨之。分書隸書之別 國粹學報五十一期

更 第二卷第二期「論書法」標點符號，爲手民所誤加，錯謬甚多，特此
正 聲明。

儒家社會主義 (續)

王繼塵

(二) 仁與社會

古時字少，往往人類心腦中有其意義，而難以宣諸口，筆於書。老子之倡立道家，至欲說明『道』之意義，屢言『吾無以名之，乃字之曰道。』即此，可概見一斑矣！孔子所倡之儒家，雖亦曰『吾道一以貫之。』然此所謂『道』者，乃包刮一切學說教指，欲言其指，不得不別求多數之意義以實之。今姑舍是而一言儒家中心學說之『仁』。

解釋『仁』的意義者，古今人口頭之言，典籍上之語，固已不可數計矣！然縱觀此二千餘年，能為『仁』的正確解釋者，則概乎未有聞也。今撮其尤要者如次：

唐韓愈作原道云：『博愛之謂仁。』夫言博愛云云者，即言廣至無所不愛也。是則與墨翟所倡之『兼愛』有何殊別乎？

其次則宋朱熹作仁說，開端即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以『仁』喻天地之生物，其旨蓋取於易傳『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語，並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之意，義頗精美，然非確語。何則？生萬物者天地，死萬物者亦天地，反其語，亦可曰：『天地之大

德曰死。』則於『仁』毫無關涉矣！至老子則固鄙薄『仁』爲不足道者，故其所言，不足爲『仁』之正確解釋也。

夫韓朱二子，爲唐宋二代唯一大儒，而對於儒家中心學說之『仁』，均尙未明其真義，則其他可勿論矣！直至海通以後，歐化輸入，學者以泰西新說，與我國古訓，互相印證，於是有昔人未能明其意義者，今日乃漸漸得其真諦。至儒家倡道的『仁』，第一爲蔡子民氏，作中國倫理學史，其言曰：『孔子所說的『仁』，乃是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以人格訓『仁』，可謂得『仁』的全體大用，且與中庸所言，『仁者人也』，孟子所言，『仁也者人也』，義始貫通。次則梁任公氏，作先秦政治思想史，其於『仁』的闡發，更爲親切著明。茲節錄其說於此。其言曰：

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於『仁』。……『仁』者何以最粗淺之今語釋之，則同情心而已！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謂人類有同情心也。然人曷爲而有同情心耶？同情心曷爲獨厚於人類耶？孔子曰：『仁者，人也。』（中庸）此言『仁』之概念，與『人』之概念相合，再以今語釋之，則『仁』者，人格之表徵也。故欲知『仁』之爲何？當先知『人』之爲何？『人』何以名？吾儕因知有我，比知有

人。我圓顧而方趾，橫目而容心，因此，凡見有齟趾目心同於我者，知其與我同類，凡屬此一類者，錫予一『大共名』，謂之『人』。『人』也者，通彼我而始得名也。彼我通，斯爲『仁』。故『仁』字從二人，鄭玄曰：『仁者，相人偶也。』(周禮注)非人與人相偶，則人之概念不能成立，申言之，若世界上只有一個人，則所謂人格者，決無從看出。人格者，以二人以上相互間之『同類意識』而始表見者也。……智的方面，所表見者爲同類意識。情的方面，所表見者爲同情心。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度人之謂也。惟有同類意識，故可以相推度；吾所不欲者，以施諸犬馬，或適爲彼所大欲焉；未可知也。我既爲人，彼亦爲人，我感受而覺苦痛，則知彼感受焉而苦痛必同於我。如吾心以度彼而勿施焉，即同情心之消極的發動也。……積極的仁，則更有進。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者，比也。以有我，比知有彼。以我所欲，比知彼所欲，是謂能近取譬。……我現在所欲之地位，必與我之同類，相倚而並立。我將來所欲達到之地位，必與我之同類，駢進而共達。何也？人類生活方式，皆以聯帶關係行之。(即相人偶)非人人共立此地位，則我決無從獨立；非人人共達此地位，則我決無從獨達。『立人』、『達人』者，非立達別人之謂，乃立達人類之謂。彼我合組成人類，故立達彼，即立達人類；立達人類，即立達我也。用『近譬』

的方法體此理，徹底明了，是謂『仁之方』。……手足麻痺，稱爲『不仁』，爲其共同在一體之中，而彼我痛癢，不相省也。二人以上相偶，始能形成人格之統一體，同在此統一體之中，而彼我痛癢不相省，斯謂之『不仁』。反是，斯謂『仁』。是故『仁』、『不仁』之概念，可得而言也。曰『不仁』者，同類意識麻木而已矣！『仁』者，同類意識覺醒而已矣！……『不仁』之極，則感覺麻木而四肢痛癢互不相知；『仁』之極，則感覺銳敏而全人類情義利害之於我躬，若電之相震也。

梁氏此說，解釋孔子倡道的『仁』，可謂親切著明。而其原因，則從社會組織原理，並社會主義中抽釋而來也。進一步言之，其所謂『人類生活方式，皆以聯帶關係行之』，即社會組成之原理也。所謂『人格之統一體』，即社會也。近世社會學家，皆言社會爲有機體；一個社會，與一個人無異，即梁氏『痛癢相關』說所從出也。夫社會既爲有機體，則有一部份之人，感受苦痛，與一個人之身體，有一部份感受苦痛，理實無二。一個人身體，有一部份感受苦痛而不能醫治，必全身體均受其禍患，社會亦然。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無非欲使全社會之人，受同等之幸福，亦即一個人之身體，欲使耳目手足等肢體，同一健全，無所缺陷而已。故孔子所倡道的『仁』，以今語譯之，即無異社會之異名；而所言之『爲仁』，亦實有改善社會，爲社會服務各意義，包含其中，實言之，亦即社會主義也已。

上所言孔子倡道的「仁」，無異今人所言的「社會」，茲再晰而伸明之。按「仁」字，古文作「忝」，亦即言社會者，千人之心之集合體也。小篆改「忝」為「仁」，則以千心二字，恐人誤為人各一心，而易之為「仁」，明二人以上，即可集合而成社會；即吾上言古時字少，人於心腦中發生新的意義，不得不新造一字以資使用也。再按今人之解釋「社會」二字之意義，亦以多人結合為一體，而互有關係，即個人之精神結合體，然則與古人所說的「仁」，竟無二解矣！

社會無個人，不能成立；個人無社會，不能生存，實為必不可易之公理定例，而儒家之注重於「仁」，亦明與社會無異論語：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水火為人生必需之物，然人於病時，或數日不食，則與水火，可不發生關係；而社會則不然，人雖臥病牀榻上，與社會仍不能脫離關係，此「仁」即社會之又一證也。水火雖為人生必需之物，然有時或遇焚溺之災，此蹈水火而死之現象也。若「蹈仁」，則決不至死，何則？使社會組織完善，個人即不至有凍餓盜賊等禍患。故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故「蹈仁」者，即立足在社會中也。」孔子又曰：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此即個人不能離開社會之又一證也。「違仁」者，即與社會離開也不能離開，故雖造次顛沛，必於是也。

吾上言「為仁」，包含改善社會，及為社會服務兩種意義。「違仁」即不以改善社會與為社會服務存心，孔子自言於諸弟子中，體察至三月之久，能不忘棄改善社會，與為社會服務者，只顏淵一人；其餘或偶然一存此心，旋即忘棄也。故孔子曰：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孔子如許弟子，而其心「三月不違仁」者，只顏淵一人，若是乎「仁」是極難能之事矣！然存心改善社會，與盡其心力為社會服務，實屬並非難事，不過人或不知此義，或知而不行而已。故孔子又曰：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又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為仁」既並不難，且只要存心於是，即是「為仁」，豈非極易之事，無乃世人夢夢，不知為之。蓋世人只知以個人之利祿，無心於改善社會，為社會服務也。如：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

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亦也何

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夫治千乘之國，宰百乘之家，亦何嘗非服務社會乎？而孔子不以「仁」許之者，蓋知三子非以此爲心，故言「不知其「仁」也」。然則「爲仁」又似乎甚難也者，曰：不難也。如：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實極易之事，所謂「友其士之「仁」者」，蓋所與友者，必志同道合，始可爲友也。又如：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雖祇一「仁」字，實即寓有「爲仁」之意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同情心之消極發動；而爲社會服務，不可有所怨尤也。又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此即誠懇服務於社會之態度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雖夷狄，亦何嘗不可行此道乎！是故「仁」也者，近自家庭，遠至四裔，無不可行。

論語記：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弟「爲仁」之本，蓋家庭爲社會的一部份，在家庭而能孝弟，已爲服務社會之起點，移之而服務社會，與事父兄之孝弟，不相遠也。莊子曰：

「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盡之。」此言與有子之論，實可互相發明。蓋「仁」者，對於人類全體而言，「孝」則僅家庭中一部份耳。且世所稱之賢人君子，多以能孝弟得名，然而未必能存心於改善社會，或爲社會服務；至於不肖小人，祇知私利，不以社會存心，固彰彰明甚也。故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是故君子也，孝弟也，皆爲人之美德，而不足以當「仁」之全體，是則可深長思矣！且所謂小人者，其態度果何如耶？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正與「居處恭，執事敬」立於極端相反之地位。若是之人，而希其服務社會，得乎？且「巧言令色」不知者或竟誤認爲「仁」，此孔子所以有「惡似是而非」之歎也。

孔子弟子，最賢者爲顏淵，故其心「三月不違仁」。孔子稱許之不與其他之弟子等。孟子書中記有子之言似夫子，故其終竟目的，亦在「爲仁」。又世稱傳孔子之道者爲曾子，而論語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此所謂「道」者，即「人道」也；即「仁」也；即任「爲仁」之道也。孔子所倡之「道」，實以「仁」爲核心，其餘種種，皆從「仁」發出，世稱菓木之心爲「仁」，亦以由「仁」而發芽，而成幹，而生枝，而茁葉，而開花，而結菓，而其原實一「仁」耳。故「仁」即爲孔子所倡儒家學說

教指之核心，亦即蔡子民氏所謂「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者是已。

孔子之一世奔波，席不暇暖者，亦惟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而已。而

晨門之稱許孔子，以為「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此所說之「為」亦即

「為仁」而已。而「為仁」者，別無新奇奧妙之論，亦不過改善社會而

已。是故道也，德也，仁也，義也，皆平易近情，使人可行，舍此無所謂道德仁

義也。蘇俄領袖列甯氏曾有言曰：「所謂道德，不過使人類幸福，增高一

級而已，此外無所謂道德也。」而託洛斯基氏亦曰：「用一種高深的理

想，掩飾革命，簡直是侮辱革命！社會主義的革命，用不着清高的理想作

裝點。蘇俄的革命，實可謂破天荒的革命，需要浪漫的點綴做什麼？」（見

美人與斯達氏所著蘇俄的革命）然則「仁」也，社會主義也，皆無所

謂清高深奧的理論，無非改善社會，為社會服務而已。善哉！孔子之言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紅豆曲

木版硃印本一冊實洋一元五角

廣西容縣王維新撰。北流陳柱尊教授校印。廣西曲家傳

本甚少。王先生為嘉道間人。著作甚富。多未刊行。陳教授

先校刊此一種。佳製甚夥。欲購者請將實價寄上海大夏

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仿古字版

諸葛孔明評傳

諸葛孔明全集

八陣圖十餘幅 名貴之至

【諸葛孔明評傳】王縉撰。作者崇拜諸葛孔明。推為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對於孔明之言行道德。文章學業。頗有相當之認識。全書凡八九千言。一氣呵成。

【諸葛孔明全集】諸葛亮著。本書凡二十二卷。得十六萬三千餘言。為武侯三十六世孫義在崇禎壬申年所輯。孔明一生之著作。無不搜羅完備。凡唐宋以下。詩、賦、論、贊、碑、頌、巨公文人之筆。異同之論。咸並載之。

合訂一冊 實價七角

寄費掛號 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花外無春庵漫筆

陳夢士

漁洋秋柳詩釋

曲阜鄭伯臣作漁洋山人秋柳詩箋注析解。以爲弔明亡之作。余聞諸鄧張讓三先生曰。淄川高在午大令釋此詩爲鄭妥娘作。妥娘福王府歌妓。隨至南都。亂後流落濟南。每於酒筵客座。談及舊事。適漁洋會諸名士於水面亭。因爲賦秋柳詩。蓋別有感觸。詩中江南白門。指宏光南朝。洛陽梁園。指河南福藩。否則明湖會集。起興白下。不知所指矣。此說本之濟南朱曉邨。朱故新城王氏外孫。藏有秋柳亭圖。中畫一女子。謂卽妥娘云。按妥娘名如英。能詩。見牧彞列朝詩選閩集。乃孔東塘桃花扇院本。奚落妥娘。可謂與事實背馳矣。此說可與鄭注互相印證。讓三先生曾有二律賦其事。因并記之。鞠部班頭記小名。縷衣垂白不勝情。西風往事懷梁苑。南渡新聲憶帝京。弱絮飄零今老大。長條披拂尙輕盈。相逢莫問前朝事。回首章台百感生。(其一)浩劫雄藩續夢梁。小朝廷又閱滄桑。今看衰柳搖湖水。舊是名花種洛陽。歌舞未終人已散。風流垂盡國先亡。平生頗恨桃花扇。奚落能詩鄭妥娘。(其二)

調侃被虜婦

聶碧窗。江西人。宋京口天慶觀主。有哀被虜婦一絕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調侃中有警惕之意。

語溪集

宋僧顯萬。字致一。有語溪集。其菴中自題云。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作行雨。回頭方羨老僧閒。此決非熱中人所能道出隻字。余有題畫一絕云。懸崖結屋納斜暉。不誦楞迦釋氏文。黃面瞿曇長面壁。出山空漲一溪雲。與之暗合。

晞髮集

謝臯羽晞髮集。悲壯激越。類多能亢而不能墜。余愛其翠鎖亭避雨一首。有澹宕要眇之音。自注云。亭有魏王妃所題字尙新。王嘗以王子成德軍節度使鎮明。故妃至其處。詩云。客有遊山衣。着久如薜荔。行行萬翠亭。忽作風雨慙。仰面無所睹。梁間有題字。問此何人書。婉婉有弱氣。云昔魏王妃。書字學李衛。乘雲到此山。灑墨在空翠。塵風吹土花。倏忽景物異。

疑此夢與仙不類人間世

桃花夢叟詩

明初楊維禎。自號桃花夢叟。工詩。其娟麗之語。則另作續匳集一卷。如相見云。酥凝背甲玉。搓肩只訝紅。綃覆白蓮底。是太陰藏火性。狂夫夜夜為君然。私會云。月落花陰夜漏長。相逢疑是夢高唐。夜深偷把銀缸照。猶恐愁奴瞰隙光。成配云。眉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鬟撒枕棱。四體着人嬌欲泣。自家揉碎研縹緲。秋千云。齊雲樓外紅絡索。是誰飛下雲中仙。剛風吹起望不極。一對金蓮倒插天。皆極冶豔。而出浴一絕。則反典雅蘊藉。詩云。初訝洗花難抑按。終疑洗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帷外。剩取君王數餅金。蓋用漢宮軼事也。

題水墨草蟲

趙松雪臨宋徽宗水墨草蟲。高啓題云。宣和遺墨畫難工。惟有王孫筆意同。莫問吳宮與梁苑。一般草露覆秋蟲。其後楊基引趙自題云。不假丹青筆。何人寫遠愁。霧濃時菊晚。風緊候蟲秋。謂元末諸作者。不知公意。反有所謂。因次韻以慰之云。王孫老去向風流。畫裏新詩寫淡愁。莫道吳宮與梁苑。露蛩烟草一般秋。

濯絳宦詩稿

朱鄭卿於杭州書攤得濯絳宦詩稿一本。為江山劉毓盤子庚作。或云其人曾任北大教授。知者甚夥。遺詩百餘首。幾瀕於覆瓿矣。余愛其詩心向夕清於笛。海水經秋綠過汀。一聯。鄭卿謂子庚尚有詞稿及詞話各一冊。余尙未見。

詠西施

屠隆詠西施云。白日荷花語。青春小鳥啼。吳王宮裏月。不及若耶溪。只二十字。別是一番境界。

楊雲史句

江東楊雲史萬里江山樓集。有句云。天下英雄誰與操。江東人物既生瑜。甚佳。

紅豆曲

木版硃印本一冊。實洋一元五角。廣西容縣王維新撰。北流陳柱尊教授校印。廣西曲家。傳本甚少。王先生為嘉道間人。著作甚富。多未刊行。陳教授先校刊此一種。佳製甚夥。欲購者請將實價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吟芷居詩話卷二 (續)

張其淦

袁應文 字仲奎 溫塘人

杜少陵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相逢行可歎等詩。有兀稟粗獷之氣。自不如袁王孫哀江頭等詩之精純。黃山谷專學此等。遂成大家。今讀袁仲奎廉訪孤雁失羣歌。過大夷灘。前後度關行。知其從少陵此等詩入手。故兀稟之氣。時露行間。自屬作家。七律如壬辰除夕。澂江守歲云。守歲他鄉已十年。此宵何事不成眠。宦情一笑花燈下。鄉緒千條柏葉前。青鏡漸增潘氏鬢。壯懷猶繫祖生鞭。狂歌獨夜憑誰語。悵望關前思惘然。及公道未須嗟白髮。人生何處不浮萍。等句。是亦弓燥手柔之候也。

謝 賦 字崇勳 號 齊南社人

嶺南詩拔云。賦宰富川。判建昌。皆有善政。去讒害而卻猛金。察板盜而辨誣殺。民歌頌之。有詠懷詩云。人世隨化遷。幻寓何茫茫。龍鳥觸四隅。大道多亡羊。焉知昔之非。疇據今爲臧。時來亦轉組。剖木施青黃。澡浴必振衣。飢饉豈升堂。遠志成小草。故山還翱翔。大瓢慮爲樽。綠荷集爲荷。灼灼荔子丹。裊裊竹枝長。息陰果可食。靜挹南風涼。從前無乃誤。一笑歌滄浪。意趣甚佳。又有懷諸同社云。一自西來仍卜石。至今南望憶吳鉤。

譚清海 字永明 號見日 萬曆間布衣

譚見日山人。意氣豪縱。嶺南詩拔。羅浮山志會編。敘之甚詳。寶安詩

正。選其望湖亭七古長篇。然詞豪而意粗淺。刪之。山海關云。飄零湖海客。兩載未歸身。地遠關逾重。途危僕轉親。長城今護漢。諸島尙名秦。萬里金湯固。征東未可論。暮秋懷祁羨仲李敬可云。蕭蕭落木思難裁。旅食空驚短景催。世路艱危誰結駟。秋風雲物獨登臺。經年別緒詩千首。往事愁心酒一杯。詞賦憶君還自愛。雪花梁苑莫遲開。諸作與象深微。自屬佳構。又如聖世尙存周典籍。吾徒何用晉春秋。靈姬玉瑟秋仍響。仙客龍宮夜不眠。月中鼓瑟湘靈近。海上乘槎漢渚邊。湖海飄零貂欲敝。乾坤蒼莽鬢爲斑。事去古今詩有態。愁來天地酒爲家。敵金夏玉勝於古體多矣。

祁衍曾 字羨仲 順孫

祁羨仲孝廉。與黎文表。歐大任。有嶺南三子之目。可謂能繼祖武。著有匡夷錄。綠水園稿。惜不得見矣。古體詩。清氣泠泠。不同凡響。五律有初秋。歐伯招集青谿館。余值病不赴云。本無司馬賦。渴病亦相隨。伏枕誰堪問。酣歌聞爾爲。天清一葉下。日落萬山悲。留滯驚秋早。還家未有期。直是王孟律詩。七言如萬事風塵間。亦夢十年勳業醉爲家。九派洪濤孤檻外。萬山晴靄一樓中。飛花似下談經雨。落日猶傳避暑尊。地折銀河千派

盡風迴銅柱萬山孤。深杯竹葉浮雲盡。短髮楊花細雨多。諸作亦是中唐風調。

陳策字純伯 城內人

岳武穆由武科出身。詩詞皆出類拔萃。人所知也。陳忠愍由武進士出身。當明季戰功甚多。後以都督援遼。死事甚烈。嶺南詩拔云。策援遼時。有詩別親友云。諸君蘸筆懸相待。不是饒歌卽輓歌。其忠勇可想見矣。惜遺集不傳。寶安詩正祇有懷友一篇。詩云。軍前屯虎豹。仗劍不言家。出塞辭秋草。開營見雪花。故人金馬月。邊士鐵騎沙。磊落同搔首。相思托暮笳。

洪信號約吾 紹興人 子登靈坊人

洪約吾孝廉。穆霽之祖也。官福建連江知縣。崇祀連江名宦。嘗與尹守衡等結鳳臺詩社。倡和建鳳臺書院。其址尙存。詠福州西湖云。一帶柳堤紅叱撥。幾家花巷綠屠蘇。句甚綺麗。

尹守衡字用平 芹塘人

尹用平大令。性疾奔競。邑士有爲其父營祀名宦者。用平移書詆斥。謂武王以此尊文王。使禹亦以此尊鯀可乎。時論譴之。著明史稿一百五卷。論者謂當代史學。稱我邑陳尹兩公也。明史稿一書。於光緒間邑紳重鐫板。猶可見良史之才。惜詩文集已佚。有輓邑人陳少保策四詩甚悲壯。錄之以見一斑。詩云。六師何日不張皇。一旅能來捍朔方。誠折四千雄虎賁。屢傳草木盡騰揚。孤忠豈乏封侯骨。九死甯銷烈士腸。漢壘雲連成底事。軍中獨有一陳湯。曾職關白入朝鮮。已斬楊曾定蜀川。猿臂昔嘗稱上

將。龍頭今尙見長天。皇穹自長妖氛惡。國運仍多殺氣纏。遂使英雄盡塵土。又聞烽火照甘泉。李家貔虎盡稱雄。燕頰曾推賀總戎。今日盡同囚首輩。何人得似美髯公。沈沙赤血應成碧。麗日丹衷直貫虹。我欲招魂何處覓。鶴歸華表月明中。壯歲相從尙幾人。鬚眉長想舊精神。可怜燕市千金骨。化作龍堆一段塵。白草黃雲同慘淡。淒風苦雨共悲辛。君恩此日河山遠。莫道沙場不見春。

袁崇友字伯益 溫塘人 應文子

邑志張二果。謂袁伯益太守。爲古狷之徒。蹉跎郎署。位不配德。其文斤斤史漢間。所著道德數篇。成一家言云。有春夕驚泊云。推枕驚殘夢。呼醪定客愁。研鍊之句。其登風度樓云。張公放逐淪亡日。唐主淒涼幸蜀時。北向丹心渾未死。西來黃屋亦堪悲。長安實灑當年淚。風度虛勞去後思。便擬招魂知得否。登樓惆悵欲何之。神以氣行。所謂詩得源流之正者。此類是也。

陳襄字尚行 一字贊虞 龍孫

寶安詩正。有陳贊虞孝廉送瞿慕川還楚七古一篇。以措句太稚。刪之。廣東通志言襄祖鼂。景泰四年鄉薦。天順七年癸未。會場火。鼂躍身棘牆。以足屈伸。救舉子七十餘人。時稱陳神仙。成化間判瓊府。值生黎反。督臣以軍事委鼂。鼂以血沙塗皮。兩人共持一張。黎箭不能入。提八十觔鐵簡。擲其酋。黎寇平。陞廣西僉事。學士邱濬以詩褒之。有誰知別駕真丈人。秋毫無犯除妖氛之句。亦奇士也。

答熊子真論學書

張爾田

子真先生道席。昨有一簡。奉答來旨。茲再申之。凡一學之立也。各有其起點。非道有異也。譬如一花園而有四門。每門皆通此園。然從四門入者。其所見路徑曲折。必不盡同。而園則猶是也。道一而已。猶如一張白紙。而學則如白紙上畫成花樣。既畫花樣。必須先有起點。亦猶入花園者不能不從一門而入也。起點方位不同。則花樣亦發生不同。而白紙則仍是一張白紙。渾然一色。既無終安有始。離花樣而求白紙。不能也。謂我所畫之花樣爲白紙。他人所畫之花樣非白紙。不可也。故班馬之史。智者觀之。亦未嘗不可以悟道。以其同一白紙也。豈惟班馬之史。卽各種藝術。下至歌謠戲劇。莫不皆然。反之雖佛之唯識學。愚者觀之。其不能悟道。亦與班馬之史等耳。何則。以其同一白紙上之花樣也。試問此白紙究是何物。此則千古聖賢所爲仰思俯察。絞心血盡聰明以求之者矣。此處如指不自觸。刃不自割。難著言詮。凡一切真如性空圓成實性種種名詞。皆是符號。都無實義。譬如張孟劬三字。若未見張孟劬者。敢保其不識張孟劬是何等樣人。是故凡以此類名詞滿紙亂寫者。吾卽證之曰理障。然則此白紙終不可知乎。是又不然。吾人今日祇宜從下學入手。此卽是將白紙上之花樣。一一爲之填滿。又一一加以解剖。或從知識方面。或從心性方面。或

從各種科學方面。到得最後合龍。自有水窮山盡之一日。再開口說話不遲。雖然若欲先研究此問題。亦不妨用名學公例求之。預設一種假定。以待後來者之修改或證明。今之佛學固皆是也。佛學實出冥想其法相全是因明學上一套把戲由有推出無由有無推出非有非無由非有非無推出非非有非非無凡唯識學種種名詞或由一名詞而開出無數名詞皆是求立量上說得圓滿耳但假定終須還他假定。宇宙學問。日異而月不同。要不可認爲最後結論耳。故僕認爲今日求道。祇宜從下學入手。既欲從下學入手。則方法講求。實爲今日最要之急務。否則方法錯亂。或用之不得其當。必至學非所學。功力虛捐。方法亦有種種。非先認清對象不可。譬如石則用錘。紙則用剪。斷不能執一方以治百病。如近賢科學方法四字神咒者。今時人根漸鈍。大道理姑且不必輕談。言之徒亂人意。恐舊病未除。又添新病。則難治也。僕二十年前觀書。卽疑各種學術。必不無因而生。各種學術之不同。亦必不無因而異。有發源之不同。有流別之不同。一屬於空間。一屬於時間。故最樂比較其異同而說明之。至於結論。則以俟之達者。不敢妄下也。與人討論。亦必先立界限。凡在限外者。概不敢強不知以爲知。此僕一生爲學大旨。今亦無以易之。寫質於公。以完前說。維亮督焉。張爾田頓首。

文苑

文九首

潘少白先生文集序

陳繼昌遺著

昌以魯質。承先世訓。俯仰三才之中。惴惴持躬。如行山谿。望先路者而莫之跂及也。宦京師。聞東南有潘少白先生者。與其友姚鏡塘。駕部日相砥。各求寡過。以無玷古人交義爲事。心竊慕之。而駕部歿。先生哭之。泪盡赤。予聞而亟謁之。察吾用心有合。遂不吾隱。而得聞吾學。進退於見聞所不自及。終日所勉。夜以自質。每愉然寡疑恐者。恃其有以直之也。後數載。予轍四達。朝充暮糞。又養疴鄉里。與先生遠。動靜循習。慨然遠懷。不知溯洄之在何所也。甲辰歲。奉命司江藩事。則先生潛隱阜溪麓間。獨居自怡。不妄交際。余喜甚。因得復共朝夕。知身

所可礪者日多。所當事者日不遑。而中則轉自慊也。嘻。吾輩生古人後。望途跋涉。一步百歧。何以自信。古人師友之道。所以補天事而終就之者至矣。羣物受質於天。成之以人。人雖至靈。而百藝非幼習不善。矧士大夫於身心學術。習之不察。而行無所徵于內。交游滿前。莫舉所窺。故初受之質。糜爛殆盡。謂天下之生才不古若者。豈其然哉。亦師友之道失焉耳。先生無書不讀。少好奇節。多藝知兵。精於數而不言。澹名利。身不入場屋。初賞頗贏。道路遇飢歲。散之殆盡。蹤跡半天下。知民情地利。政事。布衣所至。未嘗不以風俗爲己任。疾惡如仇。拯疾苦。惟恐不及。抑然善下。冲然以和。而公私義利之界。凜然不可以毫髮犯。其規模宏闊。恆足以濟駕部之所不及。中年益專力於自治。其苦志過少壯。今年七十。人所

稱高曠奇逸。並可見諸藝。皆非其今之所事。駕部嘗言。知此翁世莫己若者。余亦得竊自稔也。先生具天挺之姿。獨造之力。蹟其行詣。殆頡頏於靖節康節之間。後世自有論定。半生所述不一種。檢稿多闕。存者筆不可認。又自昏弗能自辨。獨數十年志力所存。由奇反正。深造乎道。語出而理實。文至足以廉頑立懦。不可不令後人見之。俾知發古人所未發者。果何所在。古歛程少司空等曾敘刊其詩古文數種。歎其僅以文傳道。固在是者。洵非虛語。板在京師。江南北人不可得。余故因原刻增減。梓於署中之瞻園。後之覽者。讀其文。思其人。知駕部與余或先或後。所以交之慕之親炙之者。於古人自淑之義。庶亦小有合焉。時道光甲辰仲冬桂林陳繼昌謹敘。

吾鄉陳蓮史先生。陳文恭公玄孫也。詩文傳世極少。茲於潘少白集見先生序文一篇。因屬司書抄之。爲刊於此。柱志。

天柱閣記

沈曾植書

舒州山郡也。背岳而臨江。自唐宋以前。九能之士遊茲土者。靡不徵大宮小別之雅文。侈漢帝唐宗之遺蹟。墮山喬嶽。仙祠靈洞。宏廊殊觀。詠歌無數。蓋灊嶽之名。肇自漢初。而郡閣負嶽勝以爲尊。遂以舒州天柱閣名聞。當時嘉定避兵。徙懷甯於盛唐灣。舊城圯廢。迄元世別建灊山縣。於是昔之負嶽爲尊者。壹屬諸灊山。而懷甯獨得江濱狹地。背龍山而面江流。無復漢唐舊觀矣。明一統志猶沿宋舊。書天柱閣於懷甯。嘉靖中。天水胡繼宗守此邦。時於西門外復建天柱閣。顧已非復宋時舊址。而登高西望。晴峯湧翠。猶時時遠見於霜清霧霽之朝。縹緲崇巖。發人寤歎。司空司命之真靈。若頰弁而睠顧乎此都。居者遊者。藐然勿屬。惜已。余嘗有感於茲。而溯稽地志。恨不詳閣建於何年。偶檢郭功甫青山集。得輿地記勝所載詩之全章。題曰舒州使宅天柱閣。呈朱光祿。朱光祿者朱公綽樂圃先生長文公父也。官至光祿卿。見盧氏蘇州府志。其守舒當在熙豐間。詩云。城頭建閣舊丞相。窗戶重興光祿賢。檢乾隆通志職官表。熙

豐前。以故相來守舒者。惟李文定公迪。在天聖初年。閣蓋興於李。修於朱也。夫今懷甯非昔懷甯明之天柱閣。已非宋之天柱閣。余今重建此閣。則又非胡氏舊地矣。獨夫山以形勢軒偉。博大之觀。光景常新。亘千載而神期不貳。輪軒周流。瞻山眇隰。元封巡狩之壇。開元真符之廟。胖蟹芬蕙。蓋禮崇典肅。其皆受國家勝氣而百神受福者乎。相城宅山內朱邑所祠也。望江介山外麴信陵所治也。我思古人。庶或見之。三祖之山。龍眠石牛之邱壑。夾石挂車之阨。皆大嶽之支分。歷史賢達事功之記識。我所願遊而羈於執事。可望而不可即者也。功甫詩卒章曰。祝公自此早歸隱。幅巾藜杖詩中仙。美哉言乎。余以此爲上梁之祝矣。宣統紀元十一月冬至日嘉興沈曾植記。

唐迪風別傳 壬申正月二十一日夜

劉咸炘遺著

余年三十。而足不出百里間。所與遊者。惟姻黨及父兄門下。丙寅出教國學。始得新交數人。其一爲宜賓唐迪

風。交三年而迪風暴疾卒。余悼惜之甚。迪風平生非碌碌人。或怪之。或惡之。或感之。他日當不泯爾。顧以余所知其自成成人之志。皆未克遂。成書數卷。非其至者。弟子所錄遺言。亦非其獨得。余與交日雖甚短。而頗聞其自道。又頗有他語銘于余心。亦足以見其爲人。因綴之以爲別傳。知迪風者見之。或當以爲未盡。然余所見之迪風。與余所不忘之迪風。則在是矣。迪風謂余曰。子新交吾。止知今吾舊耳。不知故吾乃極新。又曰。吾遺腹生也。吾母卒而吾大痛傷。傷而病。病而萬念灰。灰而反求于先聖賢之書。力走金陵執贄於歐陽先生。又曰。子知吾之從歐陽先生乎。既見即請曰。弟子不願學佛。願學儒。先生不訶也。又曰。子知歐陽先生乎。即使其說教無一句是。其人要不可及。此皆迪風初交余所談。余於是知迪風之誦孔孟朱陸于舉世不喜之時。其故安在也。余固好談。而每怯不敢談。忙不暇談。迪風好談尤甚。亦忙不暇談。與余相見。甫坐定則談起。談于余塾。則諸生皆驚而來環于坐前。談于余家。則諸童皆驚而來環于

窗外余亦變怯爲勇。變簡爲繁。變默默爲叨叨。迪風長身疏髯。聲高而壯。其言多直致。不作步驟。不尙分析。其登講席也。隔舍乍聽之。如有所訶斥。人或輕之。謂非工於演說者。而余則覺其言多渾而警。足使頽者起立也。迪風持論不盡與余同。余好道家。而迪風稍輕之。迪風詆慎子爲鄉愿。而余稍寬之。迪風宗象山。而余嫌象山太渾。若此小小者頗有之。余奉家學。不敢以驟進于迪風。迪風亦略不及。余作三進篇成。以示迪風。而迪風漫是之。余亦不復進論。至今以爲遺憾。然當迪風與余高談。則相爭者一。而相應和者九。其尤兩快者。則人禽之辨。聖狂之異。大聲而疾呼。余嘗伺其間而笑曰。子誠大膽。夫我則未能。顧子乃衝鋒手耳。迪風亦笑而挺身曰。吾誠衝鋒。吾固願衝鋒。意蓋謂舍我其誰也。敬業學院者。迪風與二三同道友所設。沿俗男女同班已久矣。一日迪風忽慨然謂余曰。吾終當使此學院男女分班。余聞之乍驚。而肅然起敬。蓋雖迪風余亦不意其竟有此言也。一日謂余曰。吾近乃覺西方之學與吾華先聖之

學絕不同。吾輩談先聖之學。絕不可借西方語。余聞之愕然。以爲過而亦爲之肅然。又一日謂余曰。吾近愈覺古人不可及。邵康節黃石齋之數學。大有蘊蓄。吾當求之。余聞之。亦默然不敢論。嗚呼。迪風之舊。豈止今日之所謂舊哉。余亦以是知迪風爲不可及矣。迪風在敬業學院講孔學概要。宋明理學。嘗與余同下講堂。忽謂余曰。吾知吾今失敗矣。在講堂講理學。聽者多不得其緒。余曰。是固然。不獨學生向未習先儒書也。今人開口說治國平天下。曾不知有身心。子亦思子昔之歸心先聖賢者何由乎。子得問題者也。而彼豈有是哉。因相與太息。迪風又嘗從容謂余。子之史學。當多傳道。不可空講。必以史學爲軀體。當今非此不能止邪說。吾不能如子之多所涉。一指不能按數蟲。惟願得再溫五經。或當更有所窺見發明。他學余亦不屑措意也。迪風論學重心得。當今羣學競炫之時。若無一長可見。而時出一言。根極理要。足使博辨者廢。然嘗謂余曰。子勤於寫。吾胸中亦多可寫。而懶不克寫。余因勸以速寫。蓋使迪風爲長

篇論著。以辨俗學。未必能勝。若隨筆記錄而揀擇之。必多可觀。今迪風往矣。說經之願既未償。可寫者亦多未寫。其精言高論。即余所聞者。亦一時不可憶。今所記者。僅此耳。然已足見其精神矣。迪風名娘。初字鐵風。晚更書爲迪風。而友朋中或戲呼爲唐風子。觀其名字。亦可想見其人焉。

張氏姑墓誌銘

李源澄

姑諱素芬。先王父鏡蓉公次女也。幼而敏慧。明習詩禮。仁孝婉順。率德不愆。民國三年。王母杜孺人臥疴累月。姑年未及笄。侍寢問疾。一如成人。達旦不寐。率以爲常。族黨皆稱孝焉。澄時方五歲。猶能記其仿佛。歸于張氏。壻曰定中。在軍職有聲。張氏故吾鄉望族。衣食無乏。仰奉翁姑。竭誠致敬。娣姒之間。和順不閒。寢門以內。雍雍如也。天性明察。情又篤摯。睦嫻任恤。惟力是視。力所不逮。卽悲傷不能自解。以是不壽。二十一年春。澄將有遠行。相見於成都。姑始以澄家貧親老。不宜遠道求學。見

澄志已決。乃以大義相勸。不數語而別。何圖數年之間。遽不能再見。姑以二十四年廢曆七月五日卒於健爲龍孔場故宅。年三十二。有丈夫子二。長誼鎮。次誼焱。母杜孺人及君姑杜孺人皆在。極生人之哀慟已。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姪李源澄銘其墓曰。人生如客。死乃反其宅。夫何親老子稚兮。焉能妥其魂魄。傷士禮之久廢兮。欲終喪其未易。嗟山川之修阻兮。不獲視此窀穸。

義婢傳

周名輝

婢歐陽氏。王母顏大夫人媵也。既長而贅。生子女各一人。丁卯春。大母薨。婢撫其子女。孀居者四年。赤寇既東南。里中暴徒。嘯聚從亂。父伯被擄。全家轉徙無歸。獨婢慷慨留居家。頃之。爲匪所械繫。索財賄。使告主家匿處。嚴刑杖百數。不語。誘之。不聽。匪怒。拾巨石猛擊其腦。血湧如泉。殷殷污階下。婢呼曰。死。命也。我不背主。遂受戮。聞者莫不義之。

周名輝曰。世衰道微。讀書多能之士。猶以背主自高。矧婢尻窮鄉之中。死亡關其生命者哉。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勝於生者。然婢未嘗聞詩書之訓。其行合於聖道何耶。女笄。嫁陳姓。子字揚威。今肄業鄉校。未能一日忘其母之死云。

早田坂方氏塋碑

邵瑞彭

早田阪方氏。東漢黟侯之裔。宗支蕃衍。其居漠川村者。距吾家才七八里。故多姻親。早田阪一派。則由漠川徙居者也。潛德孔茂。流郁遐邇。○○府君。爲我表姑丈。又吾嫂之父也。我表姑母宋太孺人。諱甯英。富洪村人。富洪宋氏。自明中葉。迄於有清嘉道。簪紱濟美。代有令聞。身祖國學公。爲先王妣同懷昆弟。孝友克家。閭巷稱之。太孺人其季女也。太孺人以道光壬寅生。婉嫕性成。多才好義。曾就傅吾家。與先大夫同師受學。先王妣愛之若己出。維時承平日久。年亦屢豐。歲時伏臘。親饗往來。喧闐倍至。亡何庚申之禍作。吾鄉遭兵燹。三年之間。害

氣終結。室廬毀者什九。老幼丁壯死者什八。先大夫陷兵中。先王考妣。暨先伯父。相繼殂謝。身祖國學公。亦捐館舍。富洪宋氏數十戶。存者僅十許人。亂平。先大夫自杭州還。太孺人迺于歸府君。奠雁廟見。才得備禮而已。太孺人嫁後。府君資爲內助。家境日亨。育子一女三。不圖府君中歲告終。太孺人劬苦持家。朝夕惕厲。內則教養穉弱。外則圉侮捍盜。固已極人生之憂患矣。子經奎。弱冠娶吾鄰村族叔成和公之女章鳳。唱隨靜好。克恭以孝。長女適茶園某。次女爲吾嫂。三女適正溪洪聚年。皆明習女誡。經奎吾表兄行。以光緒○○年生。穎茂淵。懇恂然愷悌。讀書通章句。習舉業。入貲爲國子監生。孝思誠篤。不忍遠游。帶經而鉏。有高士風。處世接物。恭承母教。度量恢越。尤足多焉。吾家有田百餘畝。密邇兄家。收租糶穀。仗兄經營。耗財糜力。未嘗自曝。先大夫甚德之。自光緒丁酉。挂冠里居。歲必一至兄家。兄於戊戌歲。生子樹清。太孺人有抱孫之樂。於屋東構堂。榜曰承志。晚歲神意軒朗。玄髮不素。忼慨施與。周卹困厄。篤信佛

遷。後昆繩繩萬斯年。

祭蘇寓庸師文

陳柱

法。曾貨舟挂帆渡海。至落伽山。禮觀世音菩薩。鄰近寺院。檀施金帛尤衆。親霽鄉鄰。仰以自贍者。歲不乏人。以是頌聲四起。孺人邵氏。吾呼曰嫂。儀容端麗。賢而耐勞。與甬媪雜作。吻旦起炊飯餉耕夫。滌器澣衣無餘暇。而事太孺人。若甚蕭閒。鄰家有詬諍者。每舉○兄家事爲模槩。此十年間。爲全盛時。兄體幹在弱。屢遭疾疴。嫂則沈憂內蘊。日卽臞瘠。丙午歲。夫婦同病。○月○日兄卒。年三十。○月○日嫂卒。年三十。相距僅○日。太孺人邁此奇厄。強自寬解。幸樹清長成。悲戚少弛。○歲。太孺人寢疾卒。壽七十有一。戚族悼感。行人嗟嘆。瑞彭於太孺人爲中表從子。雖申以姻親。而稱謂弗改。呼之曰姑。回憶曩歲。噢咻煩悶。惠若慈母。兄嫂以弱弟相遇。無異孔懷。二十年來。人事萬變。追維往跡。心傷涕零。樹清爲太孺人卜葬於○○○。以○兄嫂祔。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孟冬月。瑞彭旅居開封。樹清遠來存問。爰撰文表墓。俾刊之元石。用示來許。銘曰。

共和十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業師容縣蘇寓庸先生病卒之十二日。其門人北流陳柱。得其家赴於上海客舍。旣爲詩以哭之。是夜悲悼不能寐。翌晨重爲文以哭之。曰。嗚呼吾師。師竟焉歸。下窮黃泉。上極紫微。八荒六合。何駐何之。曰仁者壽。聖不吾欺。如何一日。溘焉長辭。追維吾師。生而徇齊。少擅文才。彪炳其詞。筆掃千軍。一代卑睨。困躓場屋。屢蹈險巇。壯游扶桑。力學不疲。實業救國。欲奠邦基。暨乎辛亥。國舉義旗。師從滇返。多所謀咨。誅袁討段。文凜霜威。賊人喪膽。中興賴之。嗟彼武夫。安不思危。忠言不受。滅亡相隨。師隱復仕。重建鴻規。爰理財政。欲救渴飢。後生囂張。毀聖趨岐。公赫然怒。衆皆弗怡。時哉不利。不竟其施。爰賦歸田。幾載于茲。登山臨水。論文賦詩。方期休游。以享期頤。如何一日。與世長違。嗚呼哀哉。憶柱與師。卅載蒙知。管鮑屈宋。千載相期。少

爲文字。世人所嗤。師曰母然。後當怪奇。昔治鄉校。衆所病疵。師曰母然。後當有爲。愛我勛我。如師者誰。生我父母。知我吾師。師今往矣。吾其曷依。嗚呼哀哉。遙想師門。妻泣子啼。龍輻旣駕。千呼萬嘶。天地黯淡。風塵蔽虧。馬爲悲鳴。鳥爲驚飛。識與不識。俯首嘘唏。柱獨何人。相隔天涯。生不奉侍。病不扶持。死不得送。能無愧而。嗚呼哀哉。惟師之生。貞固不移。言論抗直。公不顧私。功雖不就。足爲世儀。如何一旦。哲人其萎。天乎命邪。孰實爲之。嗚呼哀哉。柱今哭公。柱言已窮。柱意無盡。如彼蒼穹。精魂不滅。長如侍公。嗚呼哀哉。

弔族姪迥凡

陳柱

嗚呼。姪竟逝也邪。吾嘗歎吾族吾鄉人才太少。如姪者。又竟不能久邪。姪家世貧寒。衣食外無餘貲。而姪刻苦志學。卒能畢業於梧州師範學校。在鄉邑辦團辦學。卓有勞績。鄉邑方賴之。豈謂竟得廢疾。遂止於是邪。姪有兄早世。其孤名鈞。姪教育之過己子。使得畢業於無錫

國學專門學院。繼乃遣次子起爲學於無錫。方謂諸子次第成立。得償姪之願也。豈謂遽得廢疾。使姪困於資。子旣輟學。而姪又繼之以死邪。吾嘗謂拚命教子。吾與姪有同心。而姪先兄之子而後己子。則吾尙有慚德。世之兄弟爭產者。聞姪之高風。亦可以稍止也。嗚呼。孰謂兄子甫能自立。而姪已病。病而竟至於死邪。吾客游四方。還鄉之日甚少。每三四年一歸。未嘗不與姪痛飲。姪嗜書畫。與吾有同癖。吾每歸必滿載古今名家書畫與姪同賞。平論得失。終日不倦。嗚呼。吾此後歸來。能與吾同賞吾書畫者何人邪。憶吾年二十左右。姪館於村之雲山寺。吾暑假歸。姪置酒寺外荔枝樹下。招兄弟朋輩與余狂飲。余放聲高歌。而姪等和之。聲震山谷。往往達夜半。村犬狂吠。一村盡驚。以爲寇來。與謝公游山故事相類。吾與姪嘗引爲美談。方擬他日老退林園。重尋昔年樂事。孰謂吾前年歸來。姪已抱病不能與吾同杯酒之樂也。然固謂姪不至於死。他日歸。必不負所期也。而孰謂姪竟一病不起邪。嗚呼哀哉。吾言至此。吾不能多

言矣。姪其有知也邪。其無知也邪。其有知也。當與吾同聲一哭也。

二凡樓記

陳千鈞

吾家東隅隙地。昔之棉花園也。民國二十年冬。闢以建屋三楹。高二丈許。爲閣兩層。所以紀念吾父及叔父者也。因請名於叔祖柱尊先生。先生曰。善哉。汝父字逸凡。叔父字迴凡。名之曰二凡樓可也。樓旣成。不華而敞。雖陋而雅。聳立於村舍之中。每登高而望。則大容白水一嶺諸峯。皆欲奔而趨前。綿綿延延。不知所止。其南則句漏桃源獨石諸勝。一覽在目。波詭雲譎。倏忽而異。壯哉奇哉。是真可讀先人之遺書者矣。其中曰祖德堂。懸先大母遺像。并藏遺澤焉。東西二室。則分置先君及叔父之遺書遺稿。先君不幸早世。遺澤十無一二。千鈞又幼稚。不知保存。故叔父所遺者爲多。計書籍千數百冊。照片數十幀。篆隸草楹聯若干幅。及平昔所用之筆研皆在焉。嗚呼。吾兄弟可親先人創業之艱難。而思爲子孫

者繼繩之不易矣。念吾先君則未嘗得行其志。而好學質樸。鄉人猶多知之者。叔父則嘗主邑中要政。辦學辦團。幾二十年。不慕名以求實。不趨時而獨行。當時或非議之者。及其成功也。人又莫不服其能。故其大者如一邑之學務。及公路。提倡之。整頓之。成績斐然。小而長一校。亦爲鄉邑培真才。講實學。吾邑人多能識之。每公餘則讀書寫字。蒔花樹。其書法人皆爭求之。卽其所蒔花樹。人亦爭移植。以爲必繁麗云。然則吾之先澤在他。人且愛慕之。吾兄弟宜如何寶貴之耶。廿三年冬。千鈞由滬南歸。過邑中學校。父老有指示之曰。此石山令叔父所築也。今枯涸矣。此樹令叔父所手植也。今無人灌溉矣。蓋深慨乎邑中近年士氣之消沉。而追思往昔學風之盛者。吾知其遺教在人。當可長存不朽。而柳子厚所謂好作思人之樹者。惟恐久則不可得而尋矣。嗟乎。吾兄弟又當如何夙夜黽勉。以繼志述事乎。叔父嘗語千鈞曰。吾家貧苦。汝大父因家累太苦而早卒。吾母以針黹資吾兄弟讀書。故吾兄弟皆能勤學自立。惜乎汝

父之早世。而汝不及見也。吾凡事必盡力爲之。不敢有所苟且怠惰。汝兄弟輩能如是亦可矣。又謂吾家所居狹隘。幼時與汝父常讀書於祠內。祠亦百年舊屋。塵泥滲漉。書籍衣服每沾溼而不自知。其後欲建書室於宅之東隅。取其幽靜可以讀書。又以在外時多。未達其志也。今此樓之成。距吾父棄世已廿餘年。叔父之卒亦一年矣。先大母於廿一年春棄養。亦不及見樓之全成也。樓前置石假山一。梅桃蘭數盞。皆叔父所手植。對此念先人之遺教。彷彿如昨。而音容則不可復覩矣。悲哉。

紅豆曲

木版珠印本一冊實洋一元五角

廣西容縣王維新撰。北流陳柱尊教授校印。廣西曲家傳本甚少。王先生爲嘉道間人。著作甚富。多未刊行。陳教授先校刊此一種。佳製甚夥。欲購者請將實價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可也。

詩六十七首

自龍門峽歷清音閣觀心坡至華嚴頂由仙峰瀑

元老洞下山作

陳衍

天彭井絡讓嵯峨。複嶂層巒疊翠多。杜白蘇黃俱未到。樓臺亭館渺如何。數峯削壁短飛瀑。一峽龍門小澗阿。那用爭誇天下秀。積高曰雍軼岷嶓。

灌口離堆口號

堂堂廟食坐離堆。玉壘蕭森眼倦開。偉績居然神禹下。奇才直接五丁來。洞庭萬頃成雲夢。惟甸三洲莽草萊。安得借君疏鑿手。爲他吳楚灑沈災。

青城道中二首

萬里岷沱駭底過。繩行度索比如何。度索蒼黃暮色青城道。安得陽公退日戈。

其二

盤輿追逐大江行。輪汝奔流日夜聲。流向巴渝過荆楚。入吳快下石頭城。

入青城至朝陽降魔二洞

青城何所有。四圍草木深。朝陽極其陽。降魔極其陰。

題山腴出峽避兵圖

三峽推奇險。胡然出避兵。彌天來草寇。何處有花卿。敢謂鄭君里。甯爲杜老行。連江入吳去。思蜀豈無情。

再題巫峽歸舟圖

西來東去路。同是一歸舟。淺汝還鄉樂。生余出峽愁。夔巫看不厭。巴夔可重遊。此意何人會。惟君與倚樓。

題劉嘉會松雲小照

酷似君鄉張大千。黑髯豐下近中年。松毛作筆枝爲管。落紙雲煙日百篇。

答方鶴巢次韻

宦蜀因居蜀。依稀杜拾遺。聞名知手筆。問歲恰肩隨。(君長余四歲)敢門尊前在。能無去後思。蒼蒼同此髮。差免不同時。

劍閣驅車便。蹉跎失往遊。嘉陵三百里。未許小句留。玉壘雲無色。峨眉月不秋。只應三峽險。緩緩下歸舟。

書憤

張爾田

亂世人心競向歐。更誰迴憶繞朝謀。山崩鐘應憂何已。苦竹辛停恨未休。尙自大名摧木鐸。請看流涕送金甌。從今寄語於湖史。切莫人前唱六州。國事分明厝火深。憂來聊作臥龍吟。漫漫長夜何時旦。戀戀危巢直到今。眼看黃龍掀地軸。空餘白月照潭心。聖賢遺蹟懸千古。留許殘黎子細尋。

讀史二章

瓦橋關上三軍奮。和尚原頭一戰奇。從此漚淵能御敵。遂令淮水不揚威。由來治國排羣小。豈有興邦倚市兒。零落陳編竟安用。前人休笑後人悲。西風寒打六更鐘。倚杖支離數塞鴻。誰使紅桑遍滄海。早知紫氣起關中。五千紹錫人何在。十萬橫磨技已窮。羅利江邊聞鬼哭。白頭愁殺釣魚翁。

九日對酒有懷三友晦聞隘堪

六年浪跡荆高里。黃菊清樽此日同。東海塵揚寒谷變。西山薇老首湯空。悲歌尙想橫汾客。席帽誰衝落木風。歎息故人多比鶴。斯文零落付衰翁。

自題書憤詩後

日出卮言亂復靡。廿年觀化此心降。冥頑羣衆誰能掾。暢好家居值幾撞。大長蠻夷猶可國。小侯滕薛不成邦。哀時賸有劉文靖。頭白淒涼賦渡江。

錢唐江

黃賓虹

靈骨海歸歸龍回萬鼓江心怒動雷推斤蓬窗苦秋熱。浮天倒捲雪山來。

桐廬

風蒲水閣入黃昏。烟樹天空沒遠村。一碧澄波寒浸月。荒江無處覓桐君。

富春山

天繪開張畫者師。苔岑異代許襟期。閣高環樹江沈影。淺絳秋山擬大癡。

綠港灘

三百六難竹盡頭。奔湍山峻喜安流。莫教貧賤疑子穩。漸汝錢唐盛早秋。

釣魚台

藏弓韓信功亡楚。覆瓿揚雲論劇秦。爭似清名冠東漢。客星江上理絲綸。

合江亭

歛瑟分流合入龍。漸江直下轉桐江。山奔水逝情何急。亭子開虛面面窗。

黃饒

典午黃墩族衍岐。逃秦陵谷說支離。禹餘玉帛防風戰。山越黔黎本子遺。

丙子九月由閩北遷居法租界蒲石路感賦

張其儉

廿載鶴鷗借一枝。春申江樹草鞋鞋。怕聽鴻雁哀鳴候。當道指示不歸。又是

龍蛇起陸時。日軍佔入華界示威龍蛇起陸時。華界示威。龍蛇起陸時。華界示威。龍蛇起陸時。華界示威。

波志。我願乘桴居九夷。

白石仙人煮作糲。菖蒲澗憶白雲鄉。屢看時事新花樣。可有療銀本草方。

淡定襟懷歸曠達。寂寥身世感蒼茫。窮愁已減登高興。黃菊東籬勸舉觴。

用前韻再賦

休憶瓊林最上枝。傷心芍藥贈將離。浮家范蠡九千日。計二十黃廡梁鳴

又一時。好月桂花仍吐豔。滿途荆棘問安之。陸沉真有神州感。聞欲還都

避島夷。

朝露秋英屈子糧。蓬臺吟老鐵厓鄉。惓懷遺宿詩千首。迴溯伊人水一方。

每憶舊遊心悄悄。北平山西皆舊遊地。聞消息不佳。大難來日事茫茫。陶然夢入華胥國。

曾醉羅浮桂酒觴。適遇有羅浮桂花酒。

丙子八月寄懷漢三前輩憶吾同學煥文季愷毅

夫聘三同館南屏莞珮同年暨粵中舊遊諸公

請雪和

戰雲消散粵西東。竹報平安付驛筒。幾夜夢魂看落月。一年離別又涼風。

舊歲梓鄉堪心馳蓬島瑤臺上。羅浮有古瑤臺。秋在蓉城桂苑中。聊寄衷懷託毫

素梓桑永茂薦鸞叢。

狂歌欲訪廣寒傳。世界紛紛照大千。獨立蒼茫成往事。平生蕭瑟况殘年。
青松尚繞篔簹溪屋。余家篔簹溪白髮誰憂杞國天。來歲春風喜攜手。珠江人喚孝廉船。用重宴鹿鳴詩意

敬和南屏同年七十二初度 次元韻

老向珠江戀物華。少年記寫玉堂麻。滿瓊書帶階前草。夢入瓊枝苑裏花。
天與蟠桃知壽永。人斟臘酒話年差。羅浮君食安期棗。我亦東陵學種瓜。

再步南屏同年七十二初度韻

羨君搗藻是春華。幼蕙離居寄折麻。吟侶尙能操寸管。遺民垂老似孤花。
錢敏齋詩遺民老似孤花在幼安東海情如見。元亮南山字不差。歲歲蜜筭分餉我。崆峒王母有靈瓜。

自然室詩稿

馮振

題黃賓老畫山園

吾所居

磐石山

絕壁千尋不可攀。綠榕疎翠綴雲鬟。依然坐我家園裏。閒看樓西一角山。

題黃賓老畫平遠山水

蒼蘆數筆見橫豎。近樹遙山一抹青。絕似太湖湖畔望。參差漁艇亂浮萍。

題夏映菴師畫山水便面

林壑何人此隱居。偶因送客出茆廬。幾時稍暹塵中熱。來傍青山讀異書。

題黃公渚畫松下聽泉便面

謾謾松風與散懷。不知潯暑向人推。似溫去歲山居夢。日日溪頭聽水來。

為柱尊題守玄閣注篆圖二首

萬木叢中寄一廬。端宜把筆注蟲魚。胡塵咄咄侵人急。未必深山許隱居。
何處桃源可避秦。眼中留此四時春。能消門外千山綠。不怕車頭十里塵。
柱尊時兼任上海交通大夏兩大學課

題陳蕙英畫山水

青山一派屋頭斜。知單朝烟抑暮霞。仿佛往年曾到訪。荔枝叢裏是君家。

題蕙英畫竹

可洗人間萬斛塵。蕭蕭雨意靜中聞。怪來筆致無纖滓。日日齋頭寫此君。

題蕙英畫荷

不染污泥最愛渠。田田照水若浮虛。一雙翠鳥低頭立。未必臨池不羨魚。

馬將軍歌

錢幕孫

關東作賊皆豪傑。將軍馬上技尤絕。白骨成山卷甲回。一馬如龍萬馬噉。幡然虎變作干城。十年坐嘯邊城清。豈獨雄威振殊俗。兒啼不敢聞姓名。一朝遼陽動鼙鼓。蝦夷跨海來縱橫。玄菟城頭角聲死。貔貅十萬餘空營。鐵騎橫馳一千里。投鞭欲斷嫩江水。將軍奮臂裂裳起。男兒報國此時矣。八千子弟從如雲。帳下誰呼各效死。巨刃在手摩天揚。會看驅賊如驅羊。九月癸亥賊大舉。飛船殷天彈如雨。驚翻地穴江倒流。血浴玄黃迷處所。將軍令出威如山。萬馬無聲齊出堵。黃雲下盡旗角開。將軍一騎突陣來。赤標射破鯨魚浪。將軍逐賊江橋上。回頭躍馬十丈高。十盪十決翻賊巢。是好男兒死此土。敢有後者腥吾刀。我氣益振賊益蹙。再接再厲無一撓。天搖地岌龍蛇走。不見賊前見賊後。四野惟聞辟歷聲。紛紛碎落貪狼首。將軍人馬皆天龍。入陣馬黑出陣紅。山河北戒獨撐柱。邊功第一今誰同。吁嗟乎一從胡騎牧邊野。七十餘城望風下。江橋一捷賊膽摧。相戒莫擾龍江馬。關河北望淚眼枯。失羣哀雁雲中呼。爲語將軍志莫渝。一心殺賊當如初。功成待繪凌烟圖。吾筆猶能一歌再歌爲君書。

飛將軍歌

航空軍第六隊黃副隊長毓全精馭空術二月五日在真如作戰隊員朱連負傷下降毓全復乘其機上飛拒敵因機已受巨創起升不

及百尺卽下墜人機並碎

毒龍噴火燒天根。雷車翻天天盡昏。吳淞江頭雲抹漆。梓焦鬼爛無逃門。我機三五敵倍十。上下環攻事益急。一機無聲忽下天。鴉陣來追勢將及。將軍天外忽飛來。眼見黑影顛塵埃。力拯同袍入生地。旋車重向天門開。將軍身手雲中翻。扶搖不覺天池窄。慣縛青虬絕海行。雷鞭風颯皆辟易。躍跨腥雲追賊飛。鵬翼已鍛猶不知。培風直上未十丈。人機立墮我成糜。將軍身死心未死。不能殲敵心所恥。今以一死酬國恩。氣作長虹燭天紫。安得將軍千百人。長飛直壓扶桑津。粉碎三山不知處。毋令碧海重生塵。

國軍撤淞防感書一百韻

辛未秋八月。妖星纏角芒。蝦夷一夕至。唾手舉遼陽。東師不戰避。賊勢遂披猖。我時被奇災。恤難且未遑。惟泗接江漢。千里通汪洋。啼宵萬鴉雁。哀哀覓稻梁。閨牆門不息。南北猶參商。楚天鬱兵氣。野哭多殘瘡。如人伐元氣。百病森一牀。賊來抵其隙。於何不立戕。鈞天幾高會。黨論仍蝸蟻。擊賊但以口。紙上兵空忙。烽火匝五月。滬變起倉皇。樓船跨海來。闕我奧與堂。國是乃再誤。一發成潰瘍。先是賊投書。限日撤淞防。將軍蔣與蔡。義憤摩穹蒼。裂書起大呼。我民慎弗惶。殲敵吾猶能。往事爲汝詳。二十學書劍。三十親戎行。曾及蒼梧狩。一戰全城隍。北征初出師。談笑收衡湘。破竹下中流。月黑搗武昌。再舉逐孫恩。餘孽清豫章。今秋定興國。赤眉聞風颺。凡此皆區區。未足壯旂常。試我屠鯨手。似足翻扶桑。戎衣聳山嶽。健兒翼兩旁。

相顧各兩泣。慷慨刺中腸。萬心併一心。誓死扞我疆。完我壁與壘。聚我熊與羆。瀝我最後血。滴滴殷沙場。腥風卷虎牙。吹角聲蒼涼。部分僅俄頃。突至奔大半。賊旌互天半。烈焰燒崑崙。西斷淞江水。東遮江灣鄉。維時冬春交。寒氣塞八荒。橫江轟檣櫓。誰架龍壘梁。萬礮射高岸。江水隨低昂。雷車碾九地。勢與長蛇長。星槎貫牛斗。九天如康莊。穿雲擲火彈。大聲崩雷礮。噓烟或作陣。日月為遮蔽。布毒壓原野。呼吸成夷傷。三路協一攻。六合論

玄黃。將軍當火立。從容喻兒郎。曰誰不畏死。隨我驅豺狼。豺狼豈足畏。健兒皆龍驤。三軍排牆進。擒賊爭擒王。辟塵忽透空。應聲灰飛煙。地軸為動

搖。天柱摧中央。幻容百虎士。一一神其狀。露胸赤兩膊。毛髮青鬢鬢。或醜染藍靛。或丹剖瓜瓢。厲或擬牛鬼。捷或如猿。變化極諸相。赴敵生死忘。

銀龍翻虎穴。滾地刀如霜。以我血肉軀。摧彼鐵甲強。自天下靈怪。不戰賊已僵。逡逃十八九。棄甲走踉蹌。驚突苦不速。足短憎耶孃。迴戈自爭刃。金

鐵交鏗鏘。破碎大和魂。欲歸不得將。亦有諸奸民。為虎作鬼。偃。鋤惡務求盡。積尸高於牆。歸來整行伍。袒臂各千創。全兵獲無算。如山堆車箱。初破

蘆蕩浜。鼠輩不敢狂。繼捷廟行鎮。盡取鴟勢張。毋謂秦無人。是真國之良。歡聲騰萬口。遮道傾壺漿。三軍益感慰。負國如此觴。方期不需時。電掃收

樓槍。奈何壁上軍。袖手多彷徨。賊援絡繹來。我援空相望。眾寡勢已殊。梯

米視太倉。亦知無幸理。敢避火與湯。橫戈三十日。鏖戰天無光。彼軍三易帥。會莫擾我。幡然忽變計。拊背扼我吭。孤軍百戰餘。過半為國殤。後援

力戰非不能。徒死無救亡。全師始一退。鼓聲死不揚。哀哉血戰功。一擲歸蒼茫。孤忠在大地。終足起膏肓。兵去賊屠村。池魚皆盡殃。我難與豚羶。我堂與甌。我流亡。藍樓我婦女裳。夷歌行如飛。一夕趨南翔。我時客孤館。聞變淚滂滂。海隅既淪陷。東南失保障。我援再坐視。勢終括蘇杭。諸公秉國鈞。即敵富有方。隔河竟觀火。寇深不知壤。縱未城下盟。罪已難具量。及茲塞甬舟。所失猶堪償。陳詩常罪言。號泣呼天閭。

讀書

李樹

大新我聰明。恐我讀書熟。予以好記性。書將不耐讀。經史百家語。其多如笱束。一覽倘無遺。豈非窮簡牘。縱極海內藏。不能令髮足。使之鈍如槌。卷帙日反覆。埋頭故紙中。勞勞几案伏。千卷不揮胸。一行常注目。晨起或忘食。夜闌更秉燈。旋誦而旋忘。宜受夏楚撲。倦即拋書走。無異兒逃學。如此不長進。令人欲捧腹。我恰矜頑劣。謂是天所福。當此擾攘世。流品多奸濁。一卷讀不了。何暇整華逐。閉戶日伊唔。翻可避塵俗。愚昧歸天賦。天意殊不惡。時作老婢聲。匿笑到童僕。抵死放癡。任人呼臣叔。

作詩

李樹

作詩寫我意。將意藉詞通。詞意苟能達。何必過求工。苦吟覓佳句。達者識雕蟲。鏤肝而鐵腎。豈非誠其躬。不聞三百篇。各自播其風。漢魏晉唐宋。作者

理亦然少從容。貴自樂其樂。何苦爲詩窮。我詩本拙劣。擬稱室西東。惟求適吾意。不求古人從。郊寒與島瘦。一任世所宗。極意爲艱深。無乃太玄崇。鍊愁入肌骨。踟躕視蒼穹。伐性矢謔吟。損壽博豪雄。丈夫雖儂蹇。西拓萬古胸。詎願作詩囚。白日受牢籠。

述教

楊文昭

慈婺耀中天。光輝客舍溢。恭逢設悅辰。歡樂騰萱室。親友共舉觴。言笑相促膝。備僕羅酒漿。庖夫進肥蜜。高堂對華筵。中情翻乙乙。云吾有素風。奢汰向所黜。生辰年一度。稱觴可不必。添籌固足慶。懸罄彌堪怵。吾初自鄉來。近事頗詳悉。故鄉百餘戶。饑者十六七。耕夫終歲勞。終歲腹不實。織婦不停梭。不如機器疾。粗麻及大布。入市棄不恤。自從機器興。生產異其術。富人易居奇。貧農被摧躓。昔農兼工商。今農工商失。祇餘耕與種。手足若桔槔。昔生之者三。今生之者一。以茲生計窮。菜色滿蓬蓽。即今三月旱。槁苗疎可憐。災難一朝成。將誰爲調劑。都市競奢華。鄉村苦蕭瑟。城中一樽酒。鄉下十石秫。城中一襲衣。鄉下布十匹。城中食一餐。鄉下食百日。惜福儼天庥。庶以永高秩。再拜受嘉言。此意敢淪汨。伊予繫微官。俛仰裁紙筆。原是困於耕。迫自鄉中出。輒聞鄉中事。遠道餘嗟嘆。誰能旋乾坤。賜雨正天躔。願播慈母懷。粟菽芽皆茁。願憑慈母心。槁苗重縹緲。

除夕

白話黃鐘不宜錢。魚蔬約略亦成筵。久安淺薄到今日。稍備甘肅爲過年。有婦下廚鄉味在。因官流寓客情穿。燈前何事杯深引。客裏妻兒一處圓。

中秋對月有懷

彭天龍

相思真欲損宵眠。起步樓廊一悵然。依舊中秋明月夜。可憐人不似當年。

無題

自悲飄泊鳳鸞身。重見雲英淚滿巾。我未成名君未嫁。算來同是不如人。

拔可先生惠貽精刻四種各系一絕題謝 陳寥士

一樓恐是滄桑外。檀板金尊憶大賢。承膝燃脂餘韻在。華髮小叔太纏綿。

雙辛夷樓詞附
花影水聲字詞

國士奇才出少年。奔車轅轍最堪憐。堅芳蕙忌天難問。一撫遺編一愴然。

寒碧詩

攤將跌宕悲愉意。化作蒼涼掩抑詞。出塞居鄉無一可。單絃鬱鬱寄愁思。

魯樓詩詞

闕海詩壇霸天下。考成強半掩荒邱。一編遺響分明在。字裏行間颯颯秋。

支社詩拾

衆異丈惠貽楊君天恚初稿題後

海虞羅秘籍。陶寫得清奇。爾繼松禪後。風求石谷遺。蒼涼南宋局。雋約晚唐詩。茗坐何時共。聞聲繫我思。

過味蕪園遺址

有序

胡懷琛

味蕪園。原在上海靜安寺路。本為西人格龍氏別墅。清光緒八年。為無錫張鴻祿購得。題曰味蕪園。又稱張園。初建時。僅二十餘畝。歷年展拓至七十餘畝。有廣廈一所。曰安壇第。頗宏敞。具饌可容千人。西南隅有高樓。可望遠。自光緒十一年開放。任人遊覽。約歷三十年而廢。今靜安寺路麥特赫斯脫路間。為其遺址。已改建市房及住宅矣。千人會記試芳尊。一客重來踏路塵。空負味蕪名字好。可憐不識太湖蕪。

淡井廟古銀杏

有序

淡井廟。在今上海金神父路西愛威斯路相交處。古所謂淡井里也。廟始建於宋代。今則屢次重修者。其前有古銀杏一株。相傳為元代物。今枝葉猶青。幹上有巨洞。鄉人謂。窺之有所見。可卜吉凶。蓋樹老。閱歷深矣。然上海市舶司始設於宋代。確為何年。則徧考不能定。便使此樹有知。問之。將亦不能答。因戲作此二十字。
銀杏老作怪。自負通今古。我問市舶司。銀杏卻無語。

暮春謁明孝陵深山老樹時聞怪鳥聲

虎嘯龍騰幾變遷。至今陞北有烽烟。可憐望帝魂常在。只向空山化杜鵑。

漫興

寇亦翹

敢嫌客舍似荒村。即此悠然畫掩門。詩可半成時有味。心無多慮日忘言。新情屋角培初筍。幽興床頭理舊樽。旅况三年更寥落。歸應里巷笑吾慚。
得丙子詩始知念會兒已歿悽然詩以哭之

兒歿將逾三月期。客中今日始為悲。豈因無食成餓卒。未免傷情際亂離。來玉詩有兵馬何知駐。小村亂離心緒不堪。啼笑不聞生已隔。寢魂相見。論幾覆山野。徒憐汝每伏荆榛。斷魂之句。啼笑不聞生已隔。寢魂相見。死猶疑。可憐坎壈多慚我。骨肉匆匆百有虧。

秋日雜詩

李猷

日月苦易逝。山堂有秋聲。流雲帶青松。秋花媚閒庭。於此肅心神。樂彼邱壑情。前山有野鳥。徘徊高林鳴。友聲頗相和。雜以松風清。良友不我顧。寂莫紫關局。幽居固所願。聊與猿鶴盟。
寒蟬抱枯枝。眷彼中庭月。白露不爾飽。孤鳴猶未歇。涼風動高樹。哀吟聲欲竭。甯若籬下花。望秋始競發。又如促織吟。深深居石窟。萬物貴當時。慎哉論出沒。

宿豆子井與譚戒甫談舊事

九年

陳柱

戒甫本書生。曾作萬人敵。叱咤并湘間。意氣凌斗極。去年西事遊。書在還本色。清靜如處女。前事但默默。豈無慷慨懷。持身益謹飭。歷盡國家危。屢養轉有得。爲我育英才。道誼足矜式。文章人所欽。武略誰能識。我國知君者。詳細苦未悉。世事久不談。奇字互解惑。頃來桂林行。看山忽成癖。願茲山水美。舊事觸胸臆。夜泊豆子井。飲酒慰憂恤。幡然慷慨談。四座同太息。自謂經年戰。一身冒鋒鏑。我軍本貧乏。奮志一當百。時或深山中。人馬同時失。朝登蒼鷹巖。暮宿毒蛇窟。時或大河旁。賊兵來倉卒。輕身赴怒流。隨流任滔滔。時或爲賊虜。生命係一髮。利刃加頭頸。吾膝定不屈。時或中宵遁。深山故人室。忽聞椎門聲。毛髮皆戰慄。時或友軍敗。奮袂往言說。轉疑我來侵。立欲施斧鑕。時或軍律嚴。無端有叛卒。十彈向我發。一一衣邊出。時或探敵情。隻身投虎穴。出入虎口中。幾死十六七。時或隨大軍。運籌在帷幄。指揮各如意。名城屢能奪。時或收殘隊。衝鋒肆馳突。我行如無人。萬賊皆氣失。時或嚴防守。衆心謀密勿。一發斃賊將。餘賊各奔逸。大小數十戰。勝負良非一。憶我本狂生。小小弄紙筆。十三學兵法。十五明劍術。功名非所慕。安危未敢忽。長抱中興懷。欲愈衆生疾。遂將父母身。拔劍輕一決。初謂事易就。國家安盤石。何期多奸雄。割據自娛悅。戰伐八九年。強暴乃愈劇。原野厭人肉。川谷流人血。征稅及雞狗。十室九空竭。疆吏擁大兵。金寶各盈溢。子弟寄專城。奴僕總干鉞。慾壑各難填。殺伐何時畢。蒼生豈殺盡。誰復爲憤惻。我行經戰場。痛恨深入骨。以此棄干戈。羞復事戎列。豈敢惜微軀。藉口作朋哲。平生方寸心。只合與君述。是時灘頭水。蕭蕭助嗚咽。

青山亦慘淡。浮雲出復沒。柱也聞此言。中懷益激烈。憶初我與君。憂時同內熱。同時整征衣。欲向武昌發。我忽憂斯文。遂爾因時輟。各有匡時念。同歸乃殊轍。君哭瀟湘雲。我弔蒼梧月。蹉跎事竟誤。空欲事高潔。念君久從戎。書信長斷絕。萬里勞夢想。疑已成死別。近來幸相逢。積憂聊一洩。聞君談舊事。聽之愁益切。未能同患難。能無媿偷活。所願勉日新。各爲山河惜。書劍兩無忘。乘時各俊傑。與君再一杯。千秋同不滅。

答嘉秀學姊

陳荔英

萬朵芙蓉刺眼明。又逢天末雁南征。疎疎數字供相憶。淡淡浮雲繫遠情。露冷中宵竄看月。樓高獨坐苦聞箏。何時得送西窗話。瑟瑟梧桐葉滿城。

九日登惠山

籬菊半開佳節至。登高何處望鄉關。常尋家夢疑非夢。每踏龍山憶故山。黃葉寺中秋色老。平湖烟外客心閒。漫將杯酒歸來酌。望斷茫茫暮靄間。

冬日雜興

陳松英

飄飄落葉客心驚。獨坐無端百感橫。天下至今誰俊傑。生民自古怨戈兵。愁風愁雨朝難保。憂國憂天氣不平。四序漫云北我有。春陽早晚復關情。

夜雨

斗轉星移月影沈。無情風雨競相侵。淒淒滴斷三更夢。颯颯吹愁一夜心。恍憶家鄉猶在目。依稀慈語卻難尋。客懷恨極大多忘。孤枕思量淚不禁。

雪

玉龍蛻甲滿空飛。一片清光溢四圍。獨倚欄干貪看雪。不知寒氣上征衣。

詞十一首

寒食詞

江甯鄧邦述詞 臧式彙

甘州

蝶

盪春陰一桁翠簾開。倩影避人低。正錫簫吹暖。箏絃弄
暝。香草生時。寂寞王孫歸暮。棲老醉鄉遲。便有花深處。
無限斜暉。莫是生前結親。被酸風苦雨。攙入愁絲。甚
尋芳路曲。曲曲總煙迷。待飛向、蜜官隊裏。鬥要支。又怕
舞衣肥。怎消得、蒙莊夢好。栩栩忘機。

水調歌頭

潯陽張致庵司馬。招飲琵琶亭。慨風雅之道衰。
懷佳人兮難得。塵網束縛。廬山笑人。酒酣耳熱。
書此以遣旅懷。

天氣晚來好。一櫂出南湖。恰當明月招飲。不速客來初。
留得壺觴共醉。沒箇琵琶相伴。勃鬱酒懷孤。拍手問鷗

鷺。曾見昔人無。暮煙暝。風卷起。浪花轟。清魂麗魄沉
沉幽怨咽。菰蒲。不是青衫紅粉。也向天涯淪落。涕淚到
今吾會且打包去。長住在匡廬。

八聲甘州

蛙

悵陰晴不定熟梅天。水上豁雙眸。看青袍錦襖。昂然坐
嘯。俯視清流。霸主曾經一式。願與子同仇。莫被螳螂笑。
井底悠悠。卻向閒庭中立。更苔深疊巖。草嫩含鈎。沸
喧闐兩部。鼓吹幾時休。傍宮牆、殷勤致訊。奈官私不辨
使人愁。算只有憑伊閣閣。鬧過殘秋。

高陽臺

新霜和孝先舍弟

淡抹疑煙。輕颺似霰。纖寒霏上窗紗。一葉庭柯。無端搖
落棲鴉。西風不怕吹雙鬢。怕星星、慘盡年華。更銷磨幾
度清鐘。幾處悲笳。當前自有蕭晨感。况吟蛩消夜。旅

鴈辭家。白露無多。相思冷到蒹葭。癡心待續東堂夢。奈
擣衣聲斷天涯。但淒迷湖上尊絲。江上蘆花。

江城梅花引

綠窗喚醒夢迷離。是鴉啼。是鶯啼。鶯勸留春。鴉又勸春
歸。寂寞雨絲風片裏。對流景。憶天涯。共此時。此時此
時。君不知。枕半欹。簾半垂。望也望也。望不見。海燕雙飛。
簌簌楊花撲面墜。羅衣。兜轉癡魂重拂鏡。願照取。兩邊
人。愁鬢絲。

滿庭芳

萍

飄泊無根。翻反多致。臨流也自堪憐。浮蹤浪跡。滄海任
迴旋。苦憶三春絮影。託微波。不解纏綿。東風軟。偶然吹
皺。青紫漫無邊。田田荷葉底。明漪一片。澹欲生煙。更
淒迷高下。暗覩輕圓。聞道鴛鴦密語。要憑伊。抵算水衡
錢。西風峭。驀然吹動。聚散兩無緣。

前調

苔

廢院庭塔。貧家院落。春來點點如錢。東皇設色。榆莢共
鮮妍。一任風風雨雨。閉重門。生意盎然。闌干外。翠茵綿
軟。雅稱醉時眠。年年游冶處。縈花藉草。綠暗無邊。奈
香填蟻穴。腥染蝸涎。認取從前行跡。怕西風。吹盡餘煙。
還知否。水村山郭。焦卒更堪憐。

齊天樂

寄奉天季垂家叔時余將赴南昌

憑高欲問南來雁。亂愁滿懷如織。塞草心枯。土花血凝。
可有回春消息。冰天沙磧。怕魯酒吳綿。禦寒無力。兩字
平安。謝庭雪夜耿相憶。塔前幾多玉樹。漂搖長念我。
雙鬢垂白。秋扇捐涼。春帆趁暖。身世真如過隙。青衫飄
泊。又聽到琵琶。山村水驛。悵望東流。有家歸未得。

百字令

寄友

葉恭綽

相思一片到江南。早被冷楓紅染烟。雨。吳江愁獨客。閱
盡去帆千點。簫鳳迷人。籠鸚密語。摻入長亭怨。與花爭
發。可憐心火猶暖。卻念俊侶清遊。黃鶻過了。佳約成
虛踐。不分燕鴻千里志。漫作愁鴛悴燕。江上芙蓉。山中
薛荔。遼海文章賤。西窗清話。幾時蠟炬同翦。

蘭陵王 調張紅蕖女士百花卷

漫春惜。一片花飛褪碧。金壺裏。依約返生。照海千紅鬧
裙屐。風流遡往日。誰識鷗波妙墨。瑤臺路。撩亂衆芳。春
燕秋鴻苦相憶。空中本無色。甚海印生光。彈指成實。
雲泥朝市。渾如客。任丈室輕散。梵天微笑。華鬢回首幾
過翼。好常住常寂。香國夢曾覓。奈蕙炷霜清。羅帳塵
積。吟風泣露都無力。剩炫畫桃李。弄晴葵麥。青蕪如錦
顧恨影。粉淚漬。

渡江雲 得公緒海上寄詞依韻和之

大江流日夜。佳人空谷。千里寄愁心。頽波空極目。一髮

中原。蔽日白雲深。迷空蜃氣。儘迸入瀛客悽吟。蕩橫流。
稽天巨浸。噉雁不成音。幽尋。危峯費屐。古刹留衣。感
歸期無準。憑夢想。松風解帶。蘿月開襟。星辰昨夜虛延
佇。隔銀河遙睇商參。時夕過琴韻杳。移情海水惺惺。

子二十六論

木版四冊實洋四元

陳柱尊教授著。卷一。原諸子上。原諸子下。原儒上。原儒下。
闢孟。闢荀。卷二。原道。闢管。闢老上。闢老下。闢莊上。闢莊中。
闢莊下。卷三。原陰陽。原法。闢商。闢韓。原名。卷四。原墨。闢墨
上。闢墨下。原從衡。原雜。原農。原小說。子要。共二十六篇。故
名二十六論。於諸子之原流派別。與其異同得失。言之均
與衆不同。提出老子之惟反主義。與儒家之惟中主義相
對。道家之學。世皆視爲玄虛。此書獨能明其實用。莊子之
道。世只知其爲曠放。此書則謂其可以爲達人。亦可以爲
烈士。其他法家之出於禮。與夫諸子之於名學。均多言人
所未言。誠治諸子學者所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欲購者請
將實價匯寄上海大夏大學陳柱尊教授收便妥。

世界學術消息

杭州舉行浙江文獻展覽會詳記

十一月三日報。杭州通訊 浙江文獻展覽會。經數月之籌備。於三十一日舉行開幕典禮。到各界代表二百餘人。特由外埠來杭參加者。有葉恭綽張壽鏞柳詒徵諸氏。由教育廳長許紹棣親臨主席。九時開會。儀式隆重。禮畢並招待來賓參觀。該會爲浙省教育廳所發起。實際上悉由浙江省立圖書館主辦。會場亦即設在大學路浙江省立圖書館。惟一部份金石拓片陳列於孤山分館中。一日爲該會展覽之第一天。上午未至開放時間。參觀人已十分擁擠。總計全日人數達四千五百餘人。聞由外埠來杭參觀者有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長蔣鏡寰。上海開明經理章錫琛。上海高等法院刑庭郁庭長等多人。此外由嘉興湖州紹興來杭參觀者亦頗不少。聞此次展覽共分陳列室十二。每室最珍貴之品。均用玻璃陳列。加以保護。凡參觀人有不明瞭之處。均經各室管理員。本服務之精神。分別指示說明。又在會場人口處。該會爲使觀衆明瞭起見。特分送特刊。其內容包括弁言。參觀須知。會場分配。陳列方法。展覽內容。並附載應徵人姓名。用資表揚之意云。

珍品一覽 浙江省教育廳爲表揚浙江文獻。推進學術。以期彰往策來之效起見。決定於本年度舉行浙江文獻展覽會。而以省立圖書館向措意於蒐集本省圖書文獻。特屬其主辦其事。經數月之籌備。刻已竣事。並於本月一日正式開幕。該會徵品之際。訂有詳細辦法。並在浙省九行政區及上海南京北平等處。組設徵品分會。經各公共機關及各地耆宿學者之贊助。蒐集徵品多種。茲就該館所發表。其內容包括圖書。字畫。遺像。古物。金石拓片。及革命文獻。計自開始徵集迄今。已得各種文物六千餘種。二萬餘件。其中最重貴罕見之品。分類約誌如次。

(一) 鄉賢遺稿 如明山陰張岱手稿石匱書。(即世傳爲谷應泰所剽竊者)及陶庵雜稿。諸暨陳洪綬手寫寶綸堂集初稿。永嘉吳彥匡花史。青田王一中靖匪錄。以迄清秀水朱彝尊經筵初稿。天台齊召南玉芝堂文集手稿。瑞安孫詒讓各原手稿。定海黃以周儼季雜著原稿。餘杭章炳麟遺書手稿等。

(二) 校本 如嘉興錢泰吉手抄手校老子道德經。瑞安孫詒讓校禮書通故。

(三) 鈔本 如明豐道王手寫魯詩世學。徐潤手寫文集。傅中黃手

寫詩稿。清呂無黨手寫其父晚村詩稿。查初白盧抱經手寫詩。並爲書林瑰物。

(四)鄉賢遺像 尤多罕見。自吳越錢武肅王像外。若宋楊慈湖像(明季繪)。明劉文成三世授經圖(陳老蓮繪)。王文成公七代台像。范東明(欽)像。清毛西河。姜西溟。鄭寒邨像。西湖與朱竹垞台像(丁小雅繪有紀明等題詠)。全謝山像。謝小與杭大宗合像。先烈如張蒼水。錢忠介像。其他遺像之攝成大照片者。無慮百數。

(五)鄉賢遺物 錢武肅王之鐵券。雖多方面商借而未得。但武肅之天册堂寶玉印。亦至可貴。此外如元梅花道人。嘉興吳仲圭畫硯。明雲和王懷彬朝笏。海鹽鄭曉禦倭時用鐵盔。張蒼水硯(慈溪楊氏藏向不示人)。樂清河山人白遺硯。清天台陳桂芬武狀元之羽杜甲。嘉興張叔未跋秦度會稽陶七彪之陶公床陶公櫃等。皆有足珍。其間爲革命先烈之遺物。則與其遺墨等別開爲

(六)民族革命文獻一部(仍限於浙人)因徵訪之不易。蒐得有。限。然如光復會首領會稽陶煥卿殉難前三日鉛筆書之光復會歷史。嘉興敖夢姜之秘密宣傳品祖宗教福書及禱詞。山陰徐伯蓀早歲繪中國沿海圖。要亦國人所罕見。不如秋女俠遺墨及山陰諸烈遺像之曾在本省展覽者。至如陳英士先生之血衣。爲湖社所珍藏。向不輕以公世。此次由本會多方商洽。得以攜來供衆瞻仰。應與湖上銅像相輝映焉。

(七)鄉賢遺墨字畫 選存五百餘軸。尤美不勝收。或爲軸幅。或爲

手卷册頁。各臻其美。其著者如明王文成公家書。劉蕺山手札。元和鎮。做宋山水。明瑞安任道遜山水直幅。烏程關九思夏木垂蔭圖。諸暨陳老蓮溪山讀書圖。清蕭山毛西河畫玉玲瓏石立軸。銀塘戴文節公墨竹。此外佳作。難更僕數。若宋錢塘夏珪夏。則以真偽可疑。岳忠武遺墨真蹟。臨海葛孝先信稿。則以寓賢作品。尙未數計焉。其他

(八)刻書文獻 則有傳古刻本之湖州天甯寺發現後周顯德刊「寶篋陀羅尼經」。一(較雷峯塔經卷猶早二十年)宋監本陳解元書籍鋪本。元西湖書院本以迄明清浙省精槧。應有盡有。可作浙江刻書史觀。

(九)藏書文獻 自明范氏天一閣。祁氏淡生堂。清朱氏潛采堂。鮑氏知不足齋。以迄丁氏八千卷樓。孫氏玉海樓等藏本。咸擇要陳列。其尤罕觀者。如嚴久能跋藏周益公書稿宋本。潛采堂藏吳梅村手抄。臨浦周先生集。尤稱書林瑰寶。

(十)科舉文獻 蒐羅明清鄉試錄極夥。甯波天一閣之明代登科錄。並擇要大部應徵。其中最觸目者。尤數明山陰祁承燦祁彪佳父子鄉會試硃卷原本。及張氏涉園之清初海鹽張惟赤赴宴鹿鳴之銀杯。台州徵集之清天台。陳省欽進氏衣暨殿試策等。

(十一)檔案 徵集最多。然如清順治間之大學士胡兆龍糾舉張大捷計告過州進士沈影行賄案奏摺。嘉慶十四年浙撫阮元題本以迄餘杭縣抄存楊乃武案定讞奏稿等。亦殊有價值。

(十二) 浙江地方志 蒐羅極富。自宋版四明志赤城志以及明清諸志。除浙館卅年來所收者外。復華天一閣嘉業樓九峯舊廬北平圖書館金陵大學及其他私家之珍藏。用能合流衆長。蔚爲大觀。

(十三) 圖表有新繪浙江歷史地理。各圖四十幅。暨北平圖書館借陳之明清浙省舊輿圖。亦尙彙備。而建設機關所送各種經濟交通圖尙不與。

(十四) 譜牒一門 明清本省各地大姓家乘。浙館原有蒐集。益以地方徵借。亦多陳列。就中尤以諸暨楓橋陳氏寶藏之宋代宗譜最稱名貴。譜首有紹興十五年宋高宗御題。陳省筆陳堯佐堯咨等四儀贊。並「皇宋之章」一國璽。聞各地宋元舊牒。傳世者頗不鮮。然能慨做本會陳列。僅此一種。尤爲譜中哀首。世所罕睹者。

(十五) 金石拓片 此次陳列者金石原物甚少。所陳如吳越金塗塔。與唐石經幢。亦頗珍貴。拓片則合浙館歷年之所蒐集與各方之應徵者。至爲夥頤。其中近拓之外。亦間有唐宋舊物。

(十六) 碑帖陳列非夥。有東陽本蘭亭而孫陟甫先生徵借之南唐證心堂紙所搨王右軍洛神賦爲內府舊藏。朱章斑斑可珍。雖非與浙江文獻有特殊之關聯。要爲斯道之尤物也。徵集文物既夥。屬稿時陳列未竣。倉卒編記。掛漏失當。願俟他日詳考而細述之。

此次展覽品目及題記。將在浙江圖書館出版之文瀾學報二卷三四合期展覽專輯上揭佈之云。

又五日報(杭州通信) 文獻展覽定展覽時間半月。一日適值星期日。參觀者達四千餘人。次日亦復不少。爲第三日。至午刻止。合計參觀人已逾九千人。杭市往觀者。耆老青年。僧道外僑。多有所見。且有遠從京滬蘇南昌各地特來杭垣參觀者。足見各地人士之注意。展覽會場共分十二陳列室。係分類爲序。每室均用標牌說明。該會雖不及預編詳明目錄。但爲使參觀人明瞭內容大略。編印參觀指南式之特刊一種。分送參觀人。又在每室加製總說明。將各室之要點及珍品指出標明。各物則皆附詳明之說明卡片。統計應徵之品物。不下二萬件。而以地位及內容關係。頗有不陳列者。又定交換陳列方法。則以手卷字畫應徵太多。定五日或七日更換一次。該會徵品日期。本早經截止。惟各界應徵者。仍甚踴躍。團體方面如南京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浙江民政廳。財政廳。高等法院。商務印書館。義烏縣政府。私人方面如夏丏尊。袁叔萍。楊見心。葛靜瀾。王展成諸先生等。皆有徵品送來。均經分別陳列云。

杭州舉行章太炎先生文物展覽

十一月十四日杭州通訊 浙江省立圖書館舉辦浙江文獻展覽會後。又在省垣發起章太炎先生追悼會。即在該館舉行。爲表揚先儒以資後人觀感起見。該館特增闢章先生文物展覽室。徵集章先生之遺像遺著遺墨遺物(如用筆手杖等)凡數十種。一百餘件。除章氏友好外。多爲向章氏家屬及章氏國學會商借自蘇連來者。殊爲難得。十三日起

開始展覽云。爰錄其遺物、遺墨等分誌於下。

遺墨 共十八紙。(一)楷書中堂。(二)篆書屏三件。(三)篆書聯一件。(四)橫幅、立軸各一件。(五)吳門潘祖同加與李俊三墓誌銘各一件。(六)書張母事稿一件。(七)光緒末年在東京爲民報社撰文原稿。(硃墨鈎勒)一件。(八)古文尙書拾遺手稿一件。(九)卮言原稿本二册。(十)終制原稿。(書貽章覺生。可與劉文誠墓碑文相印證)。(十一)跋鄒適廬秦器拓片屏四件。(十二)手批古文訓。(十三)手校積古龔鐘鼎款識。(十四)手批說文解字注。(十五)手寫碑文一件。(民四被袁世凱幽禁北京。自付必死。嘗語青田劉祝羣。願得文成公墓地以葬。劉咨其族人立券贈之。章氏爲寫碑文。乞劉刊於文成墓上)。(十六)手札一。與杭鄒安手札二。二與孫琴西太僕手札一厚册。內言俞曲園事。瑞安玉梅樓珍藏。三、與龔寶銓手札(十七)民元至十九年。內言葬地稅契。及被幽禁時。黎黃陂竭力營救。張南皮幕僚錢念劬與李桂中。至南洋籌費。並力爲援助等事。章氏不僅深遷醫學。對於佛家。亦甚信仰。此可於其書札中窺見之。

遺物 (一)手杖。(二)大銅墨合(唐繼堯贈)。(三)霽紅水盂。白瓷印合。(四)竹刻鐘鼎文之筆筒。(五)香烟漆盤。及盛灰具。(六)牙章。(七)大石章四方。韓登安等三人所篆刻。有章氏述懷詩。語頗悲壯。銅尺。(此尺係章氏特令銅工。仿周秦漢物而製者)。(八)竹書鎮。(爲清錢

中設一椅。懸有章氏遺容。椅旁倚一木杖。宛然如章氏生前一般。關於遺容照片。則有民五年宋墓前留影。祭黃花崗留影。在滬與孫總理林主席等合影。無錫昭忠祠留影。游杭中山公園留影。國學會師生合影。劉復所攝之近影。章氏家屬合影。六十八歲誕辰合影等。不下數十幀。綜合章氏文物。有四百餘件之多。一時難以盡述。各地到杭參觀者達萬人以上。誠空前盛況也。

翁文灝繼任科學社社長

明年年會地點定在杭州

十一月十五日報。中國科學社本屆理事爲任鴻雋。趙元任。翁文灝。李四光。胡適。馬君武。楊孝述。胡剛復。周仁。秉志。孫洪芬。嚴濟慈。王璣。胡先驥。竺可楨等十五人。昨日下午在南京該社生物研究所舉行年會後第一次理事會議。照章互選職員。開票結果。翁文灝當選爲社長。周仁會計。竺可楨秉志胡剛復趙元任爲常務理事。翁文灝主席。首由總幹事楊孝述報告該社基金情形。山西省邀請在太原舉行年會。京社地產向市政府登記等項。後通過預算及新社員等要案七件。並議決明年年會在杭州舉行。散會後。即赴安樂酒家參加該社南京社友會與工程師學會南京分會聯合聚餐會。聽馬寅初博士演講法幣問題。席間討論甚久云。

陳柱尊叢書又刊成一種

唐戴熙遺物)所有遺墨。遺物。陳列五大長桌。文房四寶。安置井井有條。

陳柱尊叢書。一名變風變雅樓叢書。分由南京上海兩處鑄板。已刊成出書者計有待焚文稿第二集五卷。子二十六論四卷。粵西詞四種四卷。紅豆曲選二卷。現待焚文稿十卷。在南京鑄板。已定在月內刊成出書云。

陳著公孫龍子集解及中國散文史出版預告

十二月十一日報載。交通大學陳柱尊教授。教課之暇。專以著書爲務。本期已著成者。有公孫龍子集解約二十萬言。中國散文史。亦約二十萬言。內容極爲豐富。公孫龍子一書。爲古代名家僅存之籍。亦爲最難讀之書。陳氏網羅衆說。約六十家。成爲此注。冰釋理解。爲治古代名家言者不可不讀之書。中國文學史。現善本尙少。散文史尤爲缺乏。大抵皆過於簡單。陳氏此著對文體之源流。及各家承先啓後之處。闡發無遺。於三代鐘鼎。兩漢石刻。晉人法帖之散文。均有介紹。又六朝之文人。皆注重其駢體。而不知其散文亦萬塗競發。體多特創。陳著於此。均能詳人所忽。

仿古 字版 陶淵明評傳

王繼塵著 本書先述淵明之家世及其少年時代。次述其求仕與歸田之趣旨。再論其文章道德。立身處世之大旨。淵明澹泊寧靜。亮節高風。自爲後人所崇拜也。

仿古 字版 陶淵明全集

(附蘇東坡和陶詩一卷)

陶 潛著 淵明之詩，蕭散沖澹。出於自然。東坡一生服膺淵明作品。謂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此書凡十卷。附諸家評陶彙集。及靖節先生年譜考異上下各一卷。用仿古字版精印。古雅精緻。不損目力。

以上兩書 合訂精裝一厚冊 實價四角 寄費掛號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世界書局發行

字典辭典

(各書減低定價 概售實洋)

▼中文字典辭典

標準音小字典 一冊八角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一角二分 乙種一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二角二分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英文文法作文辭典 一冊二元

▼中文專科辭典

文法白話兩部合璧作文辭典 一冊七角

小學模範作文辭典 一冊六角

中學模範作文辭典 一冊七角

思想家大辭典 一冊二元一角

社會科學大詞典 一冊二元八角

政治法律大辭典 一冊二元七角半

中國法律大辭典 一冊二元一角

經濟科學大辭典 一冊二元七角半

新醫藥辭典 一冊二元八角

中國藥學大辭典 三冊十四元

(附中國藥物標本圖影)

世界漢英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出版

學術世界

第二卷 第三期

編輯人 陳柱尊
上海海格路一九五四號

出版者 學術世界編譯社
上海海格路一九五四號陳柱尊住宅內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印刷所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售價及郵費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訂購辦法	價洋	郵費
零售每冊	國幣二角	國內	二分半	日本
		香港	一角	澳門
		各郵國	五分	會
預定全年一份十二冊	國幣二元		三角	
			二角	
			三元	

▼預定而委本局郵寄者郵費須同時繳足▲

本刊已依法呈請登記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封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底面	三十元	二十元	十元		
文字前後	三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須用特種紙張及彩色印刷者。價目另議。凡連登半年者照碼九折。連登全年者照碼八折。欲登者請向上海大連灣路世界書局推廣科接洽。

